

---

## 步兵攻击

作者：埃文·隆美尔

出版：ATHENA PRESS, INC

出版时间：1979

页数：325

翻译者：J10

来源：sonicBBS

### 出版者言

攻击是一部经典的军事文学著作。首次在1937年于德国以“步兵攻击”(INFANTERIEGEFIGHTAN)的名字出版，它对推动隆美尔走向成名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当这位传奇的战士在1944年由于卷入暗杀希特勒事件而被迫自杀的时候，本书已经印刷了18次。

美国陆军在1943年翻译了本书，乔治·巴顿将军对本书颇为熟悉。巴顿据说被本书“震惊”，他阅读了一遍一遍直到铭记在心。其他美国军官对本书也很感兴趣，1944年步兵杂志以“步兵攻击”的名义出版了本书的删节版。

今天，在美国首次出版35年后，作为隆美尔富于想象而成功的战斗领导能力的辉煌记录，本书被人广泛引用。战时出版的英语版本是个人藏书里最有价值的书籍之一。国会图书馆和五角大楼里陆军图书馆的所有本书都神秘地失踪了。

---

《攻击》的这个版本是本书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完整，未删节的版本。早期的版本省略了很多可能对我们的盟友造成尴尬的段落，以及大量的绘画及草图。陆军的版本，很容易理解地，受限于战时的忙乱和急于求成。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J.R. DSCOLL重新翻译了德文原文并修改了陆军版本里数以百计的段落。BOB HITTMAN根据德国和美国的战时版本，辛勤地修改了速绘和草图。他们将这些草图尽可能的和本书所提及地区的大比寸地图比较并提供了大致的度量比例。在少数的例子里，他加入了额外的细节。速绘源于德文原本，可能是隆美尔本人所作。

作为一个伟大上尉的自传，《攻击》具有历史趣味和历史重要性。在追踪隆美尔从一个中尉新手成长为一个自信的，有适应力的，非凡的指挥员的过程中，本书对隆美尔的思维和性格提供了敏锐的观察。本书也是一部关于战斗领导能力和战争心理学的论文，包含了大量对军队训练者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主要的教训就是提醒人们：人才是战斗中的主要元素；赢得战争的是在称职而勇敢的军官领导下的士兵的意志，精神和技能；高昂的士气来源于能够完成困难的任务。

在历史发生后61年，本书成书后的32年，埃文。隆美尔的信息在今天和过去一样地清晰。

LEE ALLEN

---

## 历史处境

1914年初的欧洲是如此掩人耳目地平静。在薄薄的和平外表下，压力正在酝酿，将会很快把现存的国家结构撕地粉碎。

在整个大陆上，德国由于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以及快速的工业化取得了主导地位。到1914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以及一个保护其帝国的海军。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走在和其他欧洲强权冲突的道路上。

法国已经从1870年恢复过来，但是失败的屈辱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失去没有被忘记。到1914年，法国是欧洲大陆上仅次于德国的强权并时刻准备复仇。

英国日渐担心德国海军对它的海外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在东方长期存在着俄国和处在最终衰弱阶段的奥匈帝国的摩擦。在巴尔干，尤其在塞尔维亚（它对部分奥地利领土有领土要求），建国的鼓动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俄国急于向巴尔干然后向达达尼尔及地中海扩张它的影响，他和塞尔维亚并肩反对奥地利。

俄国对土耳其帝国的解体也很有兴趣，它支持了几个巴尔干国家在1913年成功的把土耳其逐出它的欧洲省分。土耳其因而对俄国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到1914年，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已经建立了三国联盟，英国，法国和俄国建议了相对的协约国。双方都在准备战争。

---

双方的对立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让欧洲陷入战火。1914年6月28日，一个塞尔维亚人暗杀了奥地利大公FRANZ FERDINAND和他妻子，这就是导火索。

一系列最后通牒，动员，宣战紧接而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当这个要求被俄国不屑一顾的时候德国对俄国以及遵守俄法同盟的法国宣战了。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本书的故事所开始的地方）把英国卷入了战争。

至8月4号，德国和奥地利所组成的中央帝国（CENTRAL POWERS）已经和比，法，英，俄，塞组成的联盟处于交战状态。意大利保持中立，宣称它只有在三国联盟的其他成员受到攻击的时候才有义务相助。

不久，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了中央帝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了协约国。

隆美尔在战争中的经历从其广度上来说是奇特的。他曾服役于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和意大利，并和法国人，比利时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战斗过。他的故事开始于1914年7月31日，战争爆发的前夜。

出版人

---

## 1937 年版的前言

本书描述了我作为步兵军官在一次大战中所经历的无数的战斗。为了从某个战斗行动中提取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我对一些事件加以了评论。

这些我在战斗后即刻作出的评论将会显示德国年青人的战斗能力，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国士兵，尤其是步兵在 4 年半的战争中为德国而战斗的勇气。我所描述的例子表明了德国步兵超乎寻常的战斗能力，即使在面对着敌方的优势兵力和装备；本书中的速绘再一次证明德国初级指挥员相较于对手的优越性。

最后，本书致力于让人们永远铭记那些痛苦的战时经历；那些以巨大的物资贫乏和痛苦的牺牲为代价所获得的经历。

埃文·隆美尔中校

---

## 第一章 运动战

比利时，法国北部 1 9 1 4

### 第一节 出发

乌尔姆（U L M），1 9 1 4 年 7 月 3 1 号——战争的危险不详地笼罩着德国。到处都是严肃的，困惑的脸孔。令人难以相信的谣言以最快的速度充满了所有的空气。从破晓开始，所有的公告牌都被人们围住了。报纸号外一个接着一个。

早些时候，第 4 9 野战炮兵团所属第四炮兵连匆忙的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威严的城市。“D I E W A C H T A M R H E I N”在狭窄的街道回响。

作为 F U C H S 连的步兵中尉和排长，我正骑着马。自从 3 月以来，我被分配给这个连。马儿迎着早晨明亮的阳光小跑着，我们完成了正常的练习，然后在数以千计的热情的人们的陪伴下回到了我们的营房。

下午，当马匹被系在营房院子里的时候，我才从执行任务中有了喘气的机会。形势变得如此严重，我渴望我的团，K I N G W I H E L M I，能够返回和 1 2 4 步兵团（6 T H W U R T T E M B E R G E R）第七连在一起，在我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在监督训练那些家伙。

我迅速地和列兵 H A N L E 一起把自己的东西打包。那天深夜，我们到达了 W E I N G A R T E N，我们的驻地。

1 9 1 4 年 8 月 1 日，在团部那幢有围墙（C L O I S T

---

E R) 的大楼里一点也不平静。野战装备在被试装！我向 7 连连部报道并向那些将和我一起进入战场的人们问好。所有年青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活力和期待。还有什么能比带领这样的战士迎向敌人更美好的事情呢？

1 8 点整，团里检查。H A A S 上校在仔细检查穿着灰色军装的人们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正当我们散开的时候，动员令到了。现在，一切都决定了。德国年青人急于战斗的吼叫声响彻了这个古老而灰色的建筑（C L O I S T E R）。

8 月 2 日，是个预示性的安息日。团的礼拜服务在明亮的阳光里举行，晚上，光荣的第 6 团（WURTTEMBERGER）在缭绕的军乐伴奏下出发，乘火车向 R A V E N B U R G 开进。川流不息的军列往西向受到威胁的前线流动。我们团于黄昏时刻在欢呼中离开了。让我极感失望的是，我必须留守几天带上预备队。我担心我会错过第一场战斗。

8 月 5 日，通过祖国优美的山谷，在人们的欢呼中前往前沿的旅途是如此难以描述的美丽。部队唱着歌，在每个车站都受到了雨点般的水果，巧克力，面包卷欢迎。通过 K O R N—W E S T E I M 的时候，我有几次看到了我的家人。

晚上，我们穿过了莱茵河。探照灯穿过天空搜索着敌人的飞机和飞艇。我们的歌声渐渐平息了。士兵们睡觉的姿势横七竖八。我在火车机车里盯着炉膛，然后向外望着瑟瑟的，湿热的夏夜不禁疑惑接下来的几天里将会发生什么。

---

8月6日晚，我们到达了D I E D E N H O F E N附近的K O N I G S M A C H E R N，很高兴能摆脱拥挤的军列。我们穿过D I E D E N H O F E N向R U X W E I L E R行军。D I E D E N H O F E N肮脏的街道和房子以及沉默的人们并不让人高兴。和我在S W A B I A的家比起来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继续行军。到入夜的时候，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很快，我们身上就没有一寸干燥的衣服，被雨浸透的包裹变得沉重。多好的开端！偶尔还能听到远处的枪声。在午夜左右，经过6个小时的行军，我们排完好无损的到达了R U X W E I L E R。



---

## 第二节 在前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艰苦的训练把我们这个具有战争体能的连队牢固的熔成了一体。除了排和连的训练以外，我们还要求进行一系列广泛的强调锹的运用的战斗演练。此外，在几个无事可做的雨天，我在BOLLINGEN附近为我的排作警卫。在这儿，我的几个部下由于吃多了新鲜面包和油腻的食物而导致胃不舒服。

8月18日，我们开始向北部推进。我骑着连长的第二匹马（SECOND MOUNT）。我们高兴地唱着歌越过了德国—卢森堡边境。人们很友好，给行进中的部队带来了水果和饮料。我们进入了BUDERSBERG。

8月19日清晨，我们在法国LONGWY堡垒大炮的眼皮底下，向西南移动并在DAHELM搭起了帐篷宿营。第一场战斗已经接近。我的胃带给我很大麻烦，甚至巧克力和ZWIEBACK饮食都不能缓解。我不会告诉人们我不舒服，因为我不想让人当做逃兵看低了。

8月20号，经过闷热的行军后，我们到达了比利时的MEIX-LA-TIGRE。第一营驻扎在外围，第二营维护当地治安。当地人很沉默寡言。有几架敌机出现，受到我们的火力攻击但毫无战果。

---

### 第三节 L O N G W Y附近的侦察以及为初次战斗做准备

第二天应该是个休息日。一大早，我和几个军官向H A A S上校报道。他命令我们每个人率领一个5人侦察组对L O N G W Y附近C O S N E S方向B A R A N C Y和G O R C Y以远区域进行侦察以确定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到那儿的距离大约为8英里，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得到允许搭乘马车到最外围的我军阵地。当我们还在M A I X—L A—T I G E的时候，我们的比利时平板马车跑开了，结果撞到一个肥料堆上。破马车再也用不上了，我们步行继续前进。

人命关天，我们比在和平时期演习更小心的向前推进。沿着路旁的沟渠我们离开了镇子。这条道路弯弯曲曲的穿过麦田通向据报几天前被小股敌人占领的B A R A N C Y。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它无人占领。我们然后离开公路穿过麦地以及比利时—法国边境到达了B O I S D E M O U S S O N的南部边缘，接着向G O R C Y下行。K I R N中尉带领的小组紧跟着我们，在一个山顶上掩护我们通过G O R C Y。

在G O R C Y 到C O S N E S的公路上，我们发现敌军的步兵和骑兵正在向G O R C Y方向移动。必须更为谨慎，我们离开公路在路两侧茂密的庄稼里继续前进，最终到达了C O S N E S西面500码的一块林地。我用望远镜(F I E L D G L A S S E S)观察了地形，但没有发现法军。当我们穿过一片开阔地走向C O S N E S的时候，我们碰

---

到一个在平静地干活的老妇人。她用德语告诉我们法军在一个小时之前离开了C O S N E S开向L O N G W Y，没有在C O S N E S留下部队。这个老妇人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穿过麦地和牧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手指不离扳机地进入C O S N E S，所有的眼睛都盯住门和窗户寻找任何伏击的迹象。然而，居民们显得很友好，并证实了老妇人说的话。他们给我们拿来了食物和饮料，不过我们依然保持警觉，在自己享用之前让他们先品尝了这些东西。为加快速度报告，我弄到了6辆自行车，并给军需官打了个收据。利用我们新的交通工具，我们沿路向L O N G W Y方向骑了1英里。L O N G W Y的外围阵地（O U T E R W O R K S）已经受到过大规模炮击，远处没有敌军的动静。侦察组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排着严整的队形（A T F A S T C L I P），穿过G O R C Y往B A R A N Y行进。保持着相当的个人间距，我们把枪挎在手上随时准备开火。从B A R A N Y开始，我走在前面以便尽快回去报告。

在M E I X—L A—T I G E的大街上，我遇到了团长并作了汇报。又累又饿，我向自己的营房跑去希望能休息几个小时。很不走运，在营房前面，我们营正整装待发。H A N L E，象往常一样迅速，已经将我的东西打包，为我的马上好鞍了。在出发前，我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弄点东西吃。

我们行军到了S A I N T L E G E R西南0。75英里

---

的一个小山。天空很阴郁。从西南方向传来了步枪射击的声音，偶尔还有炮声。我们知道布置在V I L L A N C O U R T一带充当前哨的一营有关单位已经在下午和敌人接触了。

入夜的时候，我们团，除掉1营，在S A I N T L E G E R以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宿营了，警戒部队被派在大约3 / 4英里以远的地方。当有电话找我要求我到离我们排的帐篷50码远的团部报道的时候，我正准备好好睡一晚上。H A A S上校问我是否愿意穿过树林到V I L L A N C O U R T的1营去一趟。我的任务是用最短的路径到1营转告团里让他们后撤到312高地（H I L L 312）的命令，我被任命为1营的向导（草图1）。

我带着G O L Z军士和两个7连的人上路了。依靠指南针，我们在黑暗中穿过了312高地南面的牧场。在右侧，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哨兵询问口令的声音，以及偶尔的枪声。我们很快就爬上了一个陡峭的，树木茂盛的山坡。我们不时地停下聆听黑夜里的动静。经过艰苦的攀爬及摸索，我们最终到达了V I L L A N C O U R T西面的小山头。往东南，我们可以看到L O N G W Y被炮兵轰击后引燃的大火的火光。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我们向V I L L A N C O U R T下行。突然从近处有哨兵呵斥，“站住，谁在那儿？”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我们知道法国人经常用德语问口令。我们迅速趴在地上。口令？我们谁也不知道。我报上了我的姓名和军衔，马上被认了出来。一营的一些哨所就

---

布置在树林的边缘。

离V I L L A N C O U R T不远，在镇子往南4 0 0码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营的连队。他们正沿着V I L L A N C O U R T—M U S S Y—L A—V I L L公路休息，几个连队靠的很近。

我向营长K A U F M A N N少校转达了团里的命令。命令不可能被执行，因为一营依然配属L A N G E R旅。我被带到L A N G E R将军位于V I L L A N C O U R T西南半英里处一个山头的指挥所。L A N G E R将军命令我回到团里，告诉他们在他们旅的其他部队赶到V I L L A N C O U R T之前他不可能放开一营。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且精疲力尽，我的三个同伴和我沮丧地往回向3 1 2高地走。

当我们到达团部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我叫醒了团部副官（A D J U T A N T）W O L T E R S上尉并作了汇报。H A A S上校也听到了。他并不很高兴，并命令我不管骑马或步行赶到S A I N T L E G E R的4 3旅，直接向旅长V O N M O S E R将军报告L A N G E R将军不肯放弃对1 2 4团一营的指挥。我向上校报告我已经在外面跑了1 8个小时，已经没有力气去完成这个任务了吗？没有，虽然一个困难的任务在前，它必须完成。

我摸索摸索的找到连长的副马（S E C O N D M O U N T），抓紧缰绳向北驰去。在离S A I N T L E G E R东南不远的一个山头我找到了V O N M O S E R将军的

---

帐篷。他对我的报告非常不高兴，他命令我通过团部回到 V I L L A N C I U R T 告诉 L A N G E R 将军，1 2 4 团一营必须在破晓前归还团里指挥。

一半骑马，一半步行，我在黑夜里上山下坡，穿过树林，勉强走了大约 6 英里回到 V I L L A N C O U R T 完成了我的使命。当我回到 3 1 2 高地的时候已经是拂晓了。连队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也已经用完了，厨房早已开往后方。我的好帮手 H A N L E 帮我用他的水壶灌了满满一壶。当我们被浓重的大雾所包围的时候，天已大亮。团部的命令到了。

作者观察：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侦察分队的指挥员意识到了他的责任。每一个错误都意味着伤亡，也许是部下的生命。因此任何推进必须经过极端的谨慎和思考。利用所有可能的掩护，侦察分队应该离开道路并反复用望远镜（F I E L D G L A S S E S）观察地形。分队必须具有相当的纵深。穿过开阔地形前，必须安排火力掩护。进入村庄的时候，把部分单位安排在建筑物的左边，其余安排在右边，并随时准备开火。报告观察结果要迅速，延迟报告将会减弱这些信息的价值。

应该在和平时期训练用夜光指南针保持方向感；并在困难的，无路可寻的树林里进行训练。战争对士兵的体力和勇气提出了极端的要求。出于这个原因，在和平时期的训练中，应该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你的部下。

---

#### 第四节 在 B L E I D 的战斗

大约在凌晨 5 时，第二营开始向 B L E I D 北部 1。5 英里的 3 2 5 高地出发。浓雾掩盖着满是露水的地面，把目视距离限制在短短的 5 0 码。营长 B A D E R 中校派我到前面探路。我已经马不停蹄 2 4 小时了，几乎都在马鞍上呆不住了。乡间道路两边到处都是篱笆和用做篱笆的树丛。在地图和指南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 3 2 5 高地，全营上来了并被部署在东北面的斜坡上。

随即我们部署在 3 2 5 高地南面和西面斜坡上的先遣单位在雾中撞上了敌人。从几个方向都听到了短暂的射击声。偶尔有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飞过。多么奇特的声音。一个骑马往敌人那头走了几百码的军官被人从近距离开火射击。步枪兵冲上前成功地拦下一个穿着红裤子的法国人并俘虏了他。

现在，我们听到德国指挥官跑向左后侧，”一半向左，前进，拉大间距！”。一条散兵线突然从大雾中出现。这是一营的右翼。我们连长命令我展开我的排，和一营的右翼保持接触向 B L E I D 的东南推进。

我向 H A N L E 掉转马头，用我的自动枪换了他的带刺刀的步枪后，然后展开了我的排。我们呈散兵队形穿过 3 2 5 高地南坡上的土豆和白菜地向 B L E I D 前进。大雾笼罩着地面，可视度依旧被限制在 5 0 至 8 0 码之间。

突然间，一排子弹从近距离向我们扫射过来。我们猛扑到地上，躲在土豆藤之间。子弹从我们头顶高处扫过。我用

---

望远镜搜索了一下地形，没有发现敌人。很明显敌人不可能在远处，我和我的排向他冲了过去。可是在我们看到他之前，法国人就跑了，不过在白菜地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们向着B L E I D方向继续追踪。行动的迅速使我们失去了和一营右翼的联系。

又有几排子弹从大雾中向我们排射来。每次当我们冲锋的时候，敌人就迅速的撤退了。我们继续前进了半英里，没碰到什么麻烦。忽然雾中显现了一道高耸的篱笆，在右后侧我们看见了一个农场的轮廓。就在同时，我们又分辨出左边的一簇树木。我们所一直追踪的敌人的脚印转向左边上了斜坡。B L E I D就在我们前面吗？我把我的排留在篱笆下，派出一个侦察组带着全套装备（W I T H O U R O W N O U T F I T）去和我们的左邻联系。到目前为止，我的排尚无损失。我和O S T E R T A G军士以及两个测距员继续向前观察我们前方的农场。我们到达了建筑的东边，发现一条狭窄的土路通向左下方的公路。在最边上，我们可以从雾中辨认出另外一组农场建筑。毫无疑问，我们在B L E I D的M U S S Y — L A — V I L L W一侧。我们谨慎地接近公路。我仔细的察看了建筑的拐角处。那儿！大约在右侧20步，我看到15至20个法国人站在公路中间，或喝咖啡或聊天，他们的步枪随意的拿在手上。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后来知道，这些部队是法国101步兵团L A P L A C E营第5连的一部分，派来掩护B L E I D东南出口的。

我很快的撤到建筑物后。我要把部队拉上来吗？不，我们



---

4 个人能够对付他们。我很快地告诉他们我想开火的意图。我们打开枪的安全扭，从建筑物后跳出来，站直身子，向附近的敌人开火。一些敌军马上被打死或打伤，但大部分跳到台阶，花园矮墙或木头堆后寻找掩护并向我们开火。因此，激烈的交火在近距离展开了。我站着瞄准一堆木头。我的对手大约离我 2 0 码，躲在一幢房子的台阶后面，掩护良好，只露出部分头部。我们几乎同时瞄准开火，但都没有打中。他的子弹擦过我的耳朵。我必须快速将子弹上膛，冷静迅速的瞄准，并且保持瞄准。在 2 0 码用标定 4 4 0 码的枪射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平和时期训练过这种战斗。我的枪响了，敌人的头向前倒在台阶上。大概还有 1 0 个法国人和我们对抗，有几个完全被掩蔽起来。我向我的人发信号冲上去。一声大喊，我向下冲上了小村的街道。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突然从所有的门洞和窗户里向我们开火。他们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后撤时和我们上来时一样快。我们到达了篱笆而没有损失，我的排正在那儿准备救援我们。这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命令他们回到掩蔽处。敌军依然从街道远处穿过大雾向我们射击，不过弹道很高。我用望远镜勉强找到了 7 0 码外的目标，发现敌人同时从一幢农屋的屋顶和底层射击。有几支枪管从屋顶里伸出来。敌人的射击方式使他们不能很好利用前面和后面的视野，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子弹高高从我们头顶飘过。

我应该等待其他部队上来吗或者该和我的排一起冲击 B L E I D 的入口？看来第二个选择是适当的。最强的一股敌

---

军位于路远端的一幢建筑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攻占这幢建筑。我的攻击方案是使用 2 分队（2 D S E C T I O N）向底层和屋顶的敌军开火，同时 1 分队（1 S T S E C T I O N）绕过屋子到右边强行攻占该建筑。攻击组很快就近找到几根圆木准备用来砸门，我们还捡起一些稻草好把隐蔽的敌人熏出来。在 2 分队沿着树篱笆趴下准备射击的时候，攻击组已经在良好的掩护下做好准备。一切就绪（草图 2）。

一声令下，分队开火了。我穿过街道随攻击组冲到右边，那条几分钟前我曾经经过的路径。敌人浓密的步枪火力开火了，大部分是对着树篱笆后的 2 分队。攻击组这时已经处在建筑物的阴影里，敌人火力不及的安全位置。门在猛烈的撞击下被撞开了。我们把燃烧的稻草丢进了满是谷物和饲料的入口（T H R E S H I N G D O O R）。任何想跳出来的人都会落到我们的刺刀上。不一会儿，火焰从屋顶冒出来。那些依然活着的敌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我们的伤亡不过是几个轻伤。

我们从一幢建筑冲向另一幢，2 分队被叫了上来。每当我们遇到敌人，他们要不投降，要不就在建筑的凹凸处寻找掩护但很快被击败。和一营交错在一起的 2 营其他单位现在奋力冲进已有多处起火的村子。到处都是步枪火力，伤亡开始大增。

在一条小街上，我冲到一个被墙围着的教堂，法军的浓密

---

的步枪火力正从这儿向我们射击。利用现有的地形掩护，我们从一幢房子冲到另一幢房子，很快接近了敌人。当我们准备进攻的时候，敌人放弃了，向西撤退，消失在雾里。我们的左翼现在到处受到 B L E I D 南部地区发射的火力打击，伤亡开始上升。从每一面，我们都能听到救护兵惊恐的大叫声。一个临时包扎站在一个洗衣房后面建立起来。令人恐惧的场面，大多数人的伤都很严重。许多人痛苦的叫喊；其他的看起来好像死了，眼里带着英雄的平静。

法国人依然占领着 B L E I D 的西北和南部地区。在我们身后，村子在燃烧。太阳这时已经驱散了大雾。在 B L E I D 在也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召集起每个我能找到的人，为伤员安排了担架，然后向东北移动。我想逃出这个火炉，重新建立和我的部队（O W N O U T F I T）的联系。大火，窒息的烟雾，燃烧的木头，摇摇欲坠的建筑，在建筑之间受惊乱跑的牲畜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半被窒息的我们最终到达了开阔地。首先照料了伤员，然后我召集了大约 1 0 0 个人向 B L E I D 东北 3 0 0 码的一处浅浅的洼地前进。在那儿，我把我的排布置在西边，然后和分队长（？ S E C T I O N L E A D E R）一起出发对下一处高地进行侦察。

在我们的右上方是依旧被大雾笼罩的 3 2 5 高地。我们不能辨认在南部山坡的谷物田里的是敌是友。距离我们大约 0 。 5 英里，在右侧一个 D R A W 的远端，一片黄色麦地边缘的土垒后，我们看到了法国步兵的红色裤子，人数大

---

约有一个连（他们属于法军 1 0 1 步兵团的第 7 连）。在通往左方的洼地，我们的下方，B L E I D 的战斗依旧在激烈进行。我们连和 2 营到底在哪？难道他们的一部在 B L E I D，而大部还拉在后面？我该干什么？我不想和我的排无事可做。我决定攻击位于我对面属于 2 营负责的敌人。我们在山岭后部署，快速进入阵地，全排开火，一切都象在和平时期演习一样镇静和准确。很快，我们形成了梯形编队，一部分在土豆田里，一部分隐蔽在橡树后边，士兵们缓慢而准确的开火了，就像他们在训练中所要求的一样。

先头班一进入阵地，敌人的步枪就大批开火了。但是敌人的火力弹道还是太高。只有几颗子弹打在我们前面和边上，我们很快就习惯了。1 5 分钟火力的唯一战果就是在杂物包（M E S S K I T）上穿了个洞。在我们后方半英里，我们看到自己的散兵线经过 3 2 5 高地向前推进。这保证了我们能在右侧得到支援，我们排可以进攻了。我们成组向前冲击，各组间相互支援，这是我们在和平时期经常进行的练习内容。我们穿过一处敌军火力不及的洼地（D E F I L A D E F R O M F I R E）。很快，几乎全排都在对面斜坡上的死角。感谢敌军糟糕的射击术，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伤亡。上着刺刀，我们向上到了可以向敌军阵地冲击的距离。在这当中，敌军的火力没有给我们造成麻烦，因为敌人向着我们身后相当距离的我排剩余部分开火，因而火力从我们头上扫过。突然，敌军火力停止了。怀疑敌人在准备对我们发起冲锋，我们冲击了对方阵地。可是，

---

除了找到几具尸体外一无所获，阵地被放弃了。敌人撤退的痕迹穿过和人一样高的庄稼地通向西方。我和我的排再一次处在我们战线的前锋。

我决定等待我的右邻部队上来。我的排占据着他们刚刚占领的阵地；我和1分队的队长，一个来自6连的一级军士，以及BENTLEY军士出发向西侦察敌军刚刚逃往之处。排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大约在BLEID以北400码，我们到达了连接GEVIMONT和BLEID的公路，一路上没有碰到敌军。随着公路向北延伸，路体高起，穿过了一个山口（CUT）。路两边大簇的灌木丛妨碍了向西北和西面的视野。我们利用其中的一簇灌木作为观察点。奇观的是，没有看到撤退之敌的任何痕迹。突然，BENTLEY用手指着右边（北方）。大约在150码之外，庄稼杆在移动，其间我们看到堆在法军背包上方的明亮餐具表面的阳光反射。我方的火力在山脊和325高地西面之间来回扫射，法军就在我们的火力下撤退。我估计，大约有100个法国人成纵队笔直的向我们前进。没有一个人把他们的头抬起高过庄稼杆（这些士兵属于法军101团第6连，他们325高地的西坡上遭到123榴弹兵团的攻击，正在向西南撤退）。

我要叫上排里的其他人吗？不。他们现在的位置可以给予我们更好的支援。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步枪弹药的穿透力。在这种距离可以打2—3个人。我站起来，迅速的向纵队的前部射击。这个纵队马上散开了，过了一会他们继续以相同的队形向相同的方向前进。没有一个法国人抬头找这

---

个在如此近的距离突然出现的新敌人。这次，我们三个一起开火了。纵队又一次消失了，变成几个集群，迅速的向西朝G E V I M O N T — B L E I D公路散开。我们迅速地向逃跑的敌人开火。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受到射击，即使我们站得高高的，为敌人清晰可见。在左边，我们所处的灌木丛的边上（F A R S I D E O F），法国人沿着公路跑下来。我们从灌木的间隙于10码的距离向他们射击，他们轻松的被击倒了。我们分散火力，几十个法国人被我们的步枪火力结果了（P U T O U T O F A C T I O N）。

123榴弹兵团从右边沿着斜坡向上前进。我招手示意我的排向前，然后我们沿着G E V I M O N T — B L E I D公路两侧前进。一路上，我们惊奇的发现有一些法国人躲在灌木丛里，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们从藏身之处出来放下武器，因为他们被教导而相信德国人会杀掉任何俘虏。我们从灌木丛和谷地里找出了大约50名法军101步兵团6连和7连的成员，其中有一个上尉和一个手臂受了轻伤的中尉。我的人向俘虏提供了香烟，这相当地减轻了他们的不信任。

在右侧，123榴弹兵团已经到达了G E V I M O N T — B L E I D公路和山头的交界处。从L E — M A T山坡（一个在B L E I D西北1英里的名胜）上的森林方向有人向我们射击。我尽快的把我的排带到山口的右边，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掩护并可以从该点向L E M A T进攻。突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晕了过去。过去一天一夜的劳顿，在

---

B L E I D 以及北部山头的战斗，最后还有我糟糕的胃消耗了我最后 1 盎司的力气。

我一定不省人事了一段时间。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B E T E L E 正在我身上弄着什么，法军的子弹和炮弹不时地打中附近的地方。我们的步兵正从 L A M A T 的树林方向朝 3 2 5 高地撤退。这是什么？撤退？我代理指挥部分步枪兵沿 G E V I M O N T - B L E I D 公路占领了斜坡，并命令他们挖壕据守。从这些人那里我了解到他们在 L E M A T 的树林里遭受了重大损失，失去了指挥官；一名更高军衔的指挥官命令他们撤退。不管如何，法军的炮兵火力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迷惑和惊慌。一刻钟后，军号手吹起了“团召集”和“集合令”。我团的成员从各个方向奋力向 B L E I D 西部地区集结。连队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军衔出现了很多断层。在首次战斗中，团里 2 5 % 的军官和 1 5 % 的士兵死伤或失踪。我沉痛地了解到我最好朋友中的两个已经阵亡。在部队重组后，我们营通过 B L E I D 南部向 G O M E R Y 出发了。

我们在 B L E I D 看到了糟糕的一幕。仍在冒烟的余烬里躺着死亡的士兵，平民以及动物。部队被告知，德国第五军沿着整条战线都被打败了，正在撤退中；虽然我们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但是同志的损失所引起的悲痛大大的降低了自身成功的意义。我们向南行进，但是行军经常中止，因为我们老远看到敌人的纵队在行进。4 9 炮兵团的炮连一路小跑地到我们前面占领了公路右侧的阵地。当我们听到他们的第一声炮声的时候，敌人的纵队已经消失在远处

---

了。

夜幕降临了。累得几乎要死，我们最终到达了早就被我们的部队占满而拥挤不堪的 R U E T T E 村。我们在开阔地搭起帐篷。到处找不到稻草，我们的人也累得根本不想去找。湿凉的地面使得我们不能睡个好觉。快到早晨的时候，天气变得寒冷，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冻地很可怜。在早晨的那几个小时里，我那爱闹毛病的胃让我不得安生。浓雾再一次笼罩了地面。

作者观察：在雾中保持联系是困难的。在 B L E I D 的雾中作战中，在和敌人相遇后我们很快和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并且重新建立联系是不可能地。必须演练在雾中使用指南针前进，因为大雾经常被利用。拥有最大火力地一方能够在雾里和敌人的战斗中占上风，因此在推进中应该使机关枪保持随时待发的状态。在居民区地战斗通常发生在极短的距离（几码），手榴弹和自动手枪极其关键。在攻击前，应该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和突击枪（A S S A U L T G U N）提供火力保护。在村镇的攻击通常伴随严重的伤亡，因此应该尽量避免。用火把敌人拖在村镇外，用烟来迷盲他们然后在村镇外打击他们。

高大的庄稼杆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但闪亮的器具比如刺刀和餐具会暴露部队的位置。法军在 B L E I D 的警戒措施是完全不充分的。类似地，他们在此次的撤退和野战中也没有适当的警戒。在初次交火后，德国步枪兵充满了较法国对手更胜一筹的优越感。



---

## 第五节 在马斯河(MEUSE)上

### 在MONT, 和DOULCON树林里的战斗

在LONGWY的战斗之后，我们向西南和西面追击敌军。在CHIEF和OTHAIN地域，我们经历了短促而激烈的战斗。法国炮兵用密集而准确(WELL PLACED)的炮火掩护步兵撤退，有时甚至以牺牲炮兵本身为代价。在8月28, 29日的晚上，124步兵团7连在JAMETZ南部执行前哨任务，所有的阵地和哨兵都构筑了壕沟。8月29日，我们继续推进到马斯河。在休息的空档，走在纵队前部的13工兵(连)在LAMETZ西部遭到从附近树林里发射的敌人火力的攻击。紧接着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工兵们用铁锹和斧头袭击了敌人。双方都蒙受了重大损失。123榴弹兵团和124步兵团的3营也参加了战斗。战斗以俘虏(法国)MONTMEDY堡垒的长官和200名驻军而告终，他们当时试图抄近路到VERDUN去。我们后来经过了血腥的战场。

在MURVEAUX东部，法军从马斯河西岸的阵地上用炮弹向我们致意，但是几乎没有造成损失。他们的引信被设置地太高了。接近正午时，我们正在炽热的太阳下在马斯河上向DUN进发。法国人的炮火变得更猛烈了。我们营被部署在DUN东面1英里的树林里，各连在高大的树木间组成几个纵队。不久，法国人向树林的这部分开火了。我们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然后是炮弹呼啸而来的声音，几秒钟后炮弹穿过我们头顶的树林轰轰地爆炸了。一些在

---

树木的高度触发，另外的深深的钻进地里。炮弹碎片尖叫着穿过空气，草皮和树枝纷纷掉在我们头上。炮弹落点时远时近。炮弹每一次爆炸，我们都缩成一团，趴在地上。我营留在原地直到晚上，我们的伤亡令人惊讶的少。

在我们前边的树林边缘，离D U N南部半英里的地方，4 9野战炮兵团4连，一个月前我曾经服役过的部队，正从半隐蔽的阵地和敌人激烈地交战。他们不能抵挡法军的炮火，法军在装备上有优势，炮兵连的装备和人员都遭到损失。

2营在暮色中回到M U R E A U X。我们在开阔地过了夜。我的胃又难受起来，一整天我除了几把谷物之外什么也没吃，我们缺少面包。

8月30日晨，法军的炮火打断了我们的宗教仪式。马斯河上的炮战变得激烈起来。令我们很高兴的是，装备着橡胶轮胎的驮马牵引的210MM重迫击炮小跑上来进入了阵地。不久，他们巨大的炮弹就向着敌人雷鸣而去。

8月30—31日晚，我们都呆在马斯河附近拥挤的宿营地。早晨，2营通过工程兵在马斯河上搭建的便桥途经M I L L Y向S A S S E Y进发。作为53旅的前卫，2营前出至S A S S E Y前方的M O N T（M O N T—D E V A N T—S A S S E Y）。到那儿后不久，我们搜索了地下室，俘虏了26个法军步兵。他们属于法军124步兵团，和我们团的番号一样（草图3）。

在M O N T西南的入口处，我们的前卫步兵遭遇到从M O

---

N T 西面居高临下的山头上的树林里发射的重火力。不久，我们自己的炮兵火力开始从 S A S S E Y 西南的山头上向 M O N T 开火，导致我们单位出现伤亡。半小时之前，骑兵侦察小组曾经受到 M O N T 方向的射击，炮兵就是根据这个报告开火的。炮兵连过了一会才纠正错误停止射击。

7 连的一个排出发去攻击 M O N T 西面山头上的敌人，但是敌人的火力阻止了他们的进攻。投入另外一个排也没有改善糟糕的处境。远占优势的法军从控制性的阵地给攀爬陡坡的我军步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进攻部队不能还击。

在我们的进攻被击退后，7 连被撤了下来去协助 1 2 7 步兵团，该团在 M O N T 以南 1 。 2 5 英里处的 D O U L C O N 树林里被敌人紧紧地压制。7 连穿过 M O N T 镇向西南行进，在山岭后以纵队移动。敌人不能观察到他们，他们攀上了 2 9 7 高地。当连队到达 M O N T 树林向前靠近的时候，法军的炮火迫使我们卧到在地。我们在树木后边，洼地里和地面上都发现了掩蔽体，但是没有 1 2 7 步兵团的踪影。

在连长的命令下，我和两个人向 D U N L C O N 树林的南部边缘运动以便和 1 2 7 团建立联系。在到达树林南部边缘之前，我们有好几次遭到射击，但还是没有发现自己人的迹象。在下方的马斯山谷里，D U N 受到法军的猛烈炮击。经过对这些炮击的分析（R E P O R T S O F T H E G U N S），我们估计法军的炮兵阵地位于马斯河西岸

---

一系列山脊的后面。这时既看不到敌人的步兵，也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步兵。

我返回之后，和连队越过一条林间小路（F O R E S T R O A D）向西前进。在到达一条大约 1 0 0 呎宽的林木砍伐导致的空地时，我们在各个方向设置了哨兵，然后保持着行军队形休息。为了找到 1 2 7 团的下落，连长接着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组。他们还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我们休息了大约 5 分钟），这块空地受到了法军的猛烈炮击。炮弹象雷雨一样落下。我们试图以树木为掩护，并用我们的背包组成应急胸甲。猛烈的炮击使我们不可能向任何方向移动。虽然炮击持续了几分钟，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背包挡住了几个弹片，一个人的刺刀流苏被撕成了碎片。法军炮兵如何在森林中这么快地确定我们的位置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对我们开火对我们来说是个谜。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就在这个时候，侦察组的一个人带着 1 2 7 团的一个重伤员回来了。这个伤员说，1 2 7 团在几个小时前已经撤退了，除了阵亡的和伤员，上面的树林里别无他物；两个小时前，两个法国营从他面前穿过向北面走去，他相信这些部队仍然在森林里。

光我们一个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前景不妙。我们应该返回吗？我们营在我们身后出现了，这解决了我们的疑问；在和营长商议后，我们连作为前锋向西移动，我们排是连里的尖兵。

---

5 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沉重的小型武器射击声以及叫喊声。声音来自我们的右边，我估计距离为 2 / 3 英里。我们转向枪声的方向，穿过一条两侧都是浓密附生灌木（长在大树下的灌木或小树）的狭窄的小径。在小径的一块笔直路段，我们能辨认出前面大约 1 0 0 码处的一些黑色物体。从我们耳边湍湍飞过的子弹表明了它们的身分。我们以灌木为掩护，连队部署在小径的两侧。敌人的火力浓密，但是大多数漫无目标，倒是跳弹使我们一些人受伤了。我们匍匐穿过灌木前进，直到离敌人阵地 1 5 0 码的时候才开火。由于灌木密集，我只能看到几个我的部下，更不要说指挥他们了。光线变亮说明我们接近了一个树木砍伐后造成的空地。从前面的声音判断，我们距敌人约 1 0 0 码。我和我的排向前冲锋，到达了一块空地，想不到这块地长满了黑草莓以至于我们不能穿过。猛烈的敌人火力迫使我们卧倒，我们和另外一边的敌人展开了枪战。尽管距离很近，但是敌人躲在树叶和地表植物下面（使射击不易）。其他的两个排上来了，我们展开了呈散兵队形，每个人保持 2 — 3 步的间距。连长命令，“继续射击，挖战壕”。我注意到连长 B A M M E R T 中尉也在前线，躺在一棵橡树边上。任何移动都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敌人的弹道很高。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中弹了。

一些步枪兵缓慢的射击以保护其他人挖战壕。这里的土质使得挖战壕并不轻松，树叶和树枝哗哗落下。突然，我们听到有人从新的方向向我们射击，从我们后面！子弹打在我周围，溅了我一脸的土。我左边的人突然大叫一声，倒

---

在地上痛苦的卷着身子。他被子弹打穿了。他痛苦的叫喊，“救命，卫生员，我快流血死了”。我爬到这个伤员边上，但是他已经用不着帮忙了。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地面直到一次从头到脚的战栗使他松开了手，就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一个英勇的士兵。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几乎没有掩护的位置，前后的火力使我们非常紧张。看起来，我们营的部队一进入敌军的射程内（W I T H I N T H E R A N G E O F E N E M Y）就和敌人开火了，厚厚的灌木使得纠正这个错误非常困难。在右边，射击的声音变稠了，这导致了敌人射击火力的相应增强。一颗子弹猛的射到我正在挖壕沟的铁锹上。过不一会，B A M M E R T中尉的腿上中了一枪。因此，我代理指挥了全连。在我们右边，我军正在进攻，因为我们能听到鼓声，军号声，叫喊声，以及法军机枪有秩序的射击声。这是个短暂而愉快的间歇，我随后命令7连从左侧绕过空地进攻。部队冲向前，很高兴能离开这个糟糕的地方，决心杀出去。敌军决心延迟我们（和右翼）的会师，向我们开了几枪。但是当我们已经冲到空地的边上的时候，敌人已经消失在灌木丛里了。我们开始追击，我的即刻目标是D U N L C O N树林的南部边缘，因为在那儿，我们也许能乘撤退的敌人穿过一片开阔地的时机给他们额外的杀伤。我们前面，在下一个山岗的南面以及一块广阔牧场的边上，是B R I E R E农场。在同一个山岗的后面和我们的右边，我们看到一个法军炮兵（连）在向D U N方向的M E U S E山谷射击。奇怪的是，没有看到敌人的步兵。从表面上判断，

---

他们已经撤到西面的树林里了。我们现在和连队失去了联系，我手上只有 1 2 个人了。一个 1 2 7 团的侦察组从左边上来告诉我，1 2 7 团正要从 B R I E R E 农场方向的树林里发起攻击。很快，我们看到散兵线从左边向前推进。我的问题是不要等连队的其他部队上来，还是用我手上的 1 2 个人去攻击那个炮兵连。我决定不等连队上来，而是期望连队的其他部队能跟上来。我们箭一般的到达一块洼地。在 B R I E R E 农场西面大约 7 0 0 码的地方，我们开始向法军炮兵连的方面攀爬。从炮声判断，我们之间的距离少于几百码。在我们左侧，1 2 7 团的前锋部队正逼近农场。天渐渐变黑了，突然，我们自己的部队从农场向我们射击。1 2 7 团一定是把我们当成法国人了。

火力变得稠密起来，我们被迫卧倒。我们挥动头盔和手绢企图告诉他们我们的身分，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们附近也没有掩蔽物，步枪子弹打在我们周围的草里。我们紧紧的趴在地上，顺从地被自己人射击——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这已经是第 2 次了。这时的几秒钟好像一辈子那么长，当子弹从我们头顶上方穿过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我的部下在叹息。我们祈祷天黑，因为它能给我们挽救自己的唯一机会。他们最后终于停火了。为了不招徕更多的火力，我们留在原地，等了几分钟后，爬回后方的洼地。我们成功了，1 2 个人一毛不伤。

现在攻击法军炮兵已经太晚了。我的胃也不允许这么做了。当我们返回下午的战场，D U N L C O N 树林的时候，暗暗的月光从稀疏的云彩里透出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本连

---

队的踪迹。后来，我了解到有个士兵告诉一级军士我在树林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军士于是集合起部队回到了MONT附近的我营（其他部队）。

在穿过DUNLCON树林的时候，伤员的呻吟声包围了我们。这是些可怕的声音。从附近的灌木丛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KAMERAD（同志），KAMERAD”。一个胸部受伤的127团的年青人躺在寒冷，满是石头的地上。当我们弯身下去的时候，可怜的小伙子抽泣起来——他不想死。我们用他自己的外套把他裹起来，给了他一些水并尽可能的把他弄得舒服一些。这时，我们从四面八方都听见了伤员的声音。一个人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叫着他的妈妈。另一个在祈祷，其他的在痛苦的苦喊。在这些当中还夹杂着说法语的声音。“DES，BLESS，COMRADES”。听着这些受尽折磨或者快死的人发出的声音简直太糟糕了。我们不加区别的救助同僚和对手，给了他们我们的最后一片面包，最后一滴水。没有担架，我们没法把重伤员带出这样的地形。我们换着背的方式只能导致更多的死亡。又累又饿，我们在午夜之前不久到达了MONT。这个村庄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几幢房子被炮击所完全摧毁了。死马躺在狭小的街道上。在一个房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医疗连。我向他们的指挥员描述了DUNLCON树林里的那些伤员的方位并为此事做了安排。我的一个部下志愿做向导。然后我试图寻找今晚的栖身之处。依然找不到本营的一点踪迹。

我们看到灯光从一幢房子的百叶窗中透出来，便走了进去。



---

里面大约有 10 来个女人和女孩，她们对我们的出现显得很害怕。我用法语向他们为我和我的部下要了些食物和一块睡觉的地方。我们得到了满足，很快就在干净的床垫上睡着了。天明的时候，我们开始寻找 2 营，发现它就在 MONT 的东部。

大家对我们的归来普遍感到惊讶，他们原以为我们都完了。一级中尉 EICHO LZ 现在指挥着 7 连。晚上我们在 MONT 找到了宿营地，在西南的入口处连队派上了哨兵。我强迫当地的法国门房（BILLETING）为我和 HANLE 弄了几瓶酒后在一张帝王般豪华的床上睡了。这张王子般的沙发给我们留下了纪念品：臭虫的叮咬。

作者观察：对于正在大部队前部休息的工兵连的袭击教育了我们：一个团体的任何成员都应该负责他们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在复杂地形（CLOSE TERRAIN）和面对高度机动的敌人。

在 DUN 东面的树林里，7 连受到了相当长时间的法军炮火的袭击。如果有一颗炮弹击中纵队的话，至少有两个班会被同时消灭。随着现代武器火力的增强，散开队形和挖掘散兵坑对于任何单位的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在敌人轰击开始前挖好壕沟，宁可挖了用不上。多流汗就是少流血。

在 MONT 的例子说明，对敌人曾经占领的任何地方进行仔细搜索是必要的。那 26 个捕获的法国兵也许是逃兵，也可能是留在后面等待我们穿过镇子时伏击我们的。

---

骑兵侦察组关于他们半小时前曾经遭到M O N T方向射击的报告导致了我们的炮兵在1 2 4团占领M O N T后仍旧向M O N T炮击。这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必须保持良好的步炮联系。炮兵必须对战场进行不间断的观察。

法军对我连在D O U L C O N树林内的炮击表明在敌人炮火射程内维持密集队形行军或暂停是个糟糕的做法。现代炮兵的火力极可能导致惨重的伤亡。在D O U L C O N树林的战斗显示了丛林战斗的困难性。一个人可能看不到任何敌人。子弹打中树木所发出的声响，以及无数在空中乱飞的跳弹，使人难以辩明敌人的方位。在前线保持方向和部队的联系是困难的。指挥员只能控制他周围的人，而导致其他的人失去控制。在树林里挖掘壕沟是困难的，因为有大量树根的存在。在D O U L C O N树林的例子中，我们的阵地变得难以防御。我们自己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开火，把我们困在敌我双方的火力之间。不论在推进中或丛林战斗中，在前沿尽可能多的部署机枪火力总是可取的。机枪火力在遭遇战（C H A N C E E N C O U N T E R S）和进攻战中都是必要。

---

## 第六节 在GESNES的战斗

1914年9月2日凌晨，我营前出至DUN前方的村庄（VILLE—DEVANT—DUN），在那儿我们短暂地休息了一会。然后，我们在灼热的阳光下匆忙地通过ANDEVILLE和REMONVILLE到LANDRES和我团会合。敌人撤退了，马斯河现在已经落在我们后边。尽管有前几天的折磨，部队的士气很高。乐队吹吹打打，好像部队在演习一样。在南面的DUN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大炮发射时的闪光以及炮弹爆炸的声音。我们在热浪和尘土里向西前进。

下午，在LANDERS我们突然转向东南方。124团经过糟糕的道路和树林茂密的地形匆匆去援助被敌人压制（HARD—PRESSED）的11预备师。在GESNES西北1英里的树林里，我们进入了法军炮火的射程，受到了法军炮火的洗礼。我营暂停前进，我被派往GESNES方向去寻找一条可以使我们避开炮击的路。和一个军士一起，我们穿过密集的灌木到达树林的南部边缘。在这儿，我们遭到从右侧射来的火力袭击，被迫寻找掩蔽处。我们向左摸索，发现了一条掩护很好的道路。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发现营里已经转移了。HANGLE一个人和他的马在那儿等我，他告诉我全营向右侧转移了。敌人的炮火依然沿着树林边缘轰击。为了把部队带到我刚发现的那条路上去，我，HANGLE和军士骑马向GESNES飞驰。离开树林的边缘后，我们没有找到营里的去向。也许他们已经穿过了山头往GESNES去了。11预备师的一个

---

没有指挥员的连要求我接替指挥他们。很快，其他三个无人指挥的连队也跟在我们后面了。我带领着这支不算小的部队从树林南缘向G E S N E S方向前进了。我们在G E S N E S西北3 / 4 英里的一个斜坡上暂停前进，形势逼人。我们前面的山脊受到法军步枪，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看起来我们的部队正在那儿接战。当我的部队正在重新编组的时候，我骑马向前在我们的散兵线后边找到一个安全的斜坡（P R O T E C I V E S L O P E）把马系在灌木上。在前方，我找到了1 2 4 团1 营的部分部队。他们和1 2 3 榴弹兵团的一些单位交错在一起，正和G E S N E S南部及西南部的一些山头上的敌人激烈交战。我们的进攻被密集的小兵器火力和炮兵火力所阻挡，大家都在挖掘壕沟。

敌人隐蔽地很好，即使用望远镜也很难发现他们的位置。他们的炮兵火力让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没人看见任何2 营的踪迹。它还在我们后方的森林里吗？在骑马返回在路上，我碰到了1 2 3 榴弹兵团的上校，我向他报告了我对山头上形势的担忧并告诉他我所掌握的几个连的位置。使我非常遗憾的是，一个年长的军官被赋予了这些连队的指挥权。现在我可以自由地继续寻找1 2 4 团2 营了。没有找到他们，我骑马返回了位于G E S N E S西北1 3 0 0 码山头上的第一线。我收集了依然留在那儿的1 2 4 团1 营的部分部队，很快我手下就有大约1 0 0 0 人了。

法军炮兵开始了短促射击，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的周围象天塌了一样糟糕。然后，一个接一个，法军的炮兵

---

连停火了，一切又都平静下来。夜幕来临了，除了偶尔的射击，步枪火力完全消沉了下去。我继续在G E S N E S西面的山头上寻找2营直到很晚。很不走运，我只好回到我的部队那儿。大家都精疲力尽，又饥又渴，从早晨开始我们就没吃什么东西。非常不幸的，我不能向他们提供口粮。我怀疑厨房是否能够通过G E S N E S的森林。我的意图是在天明后向E X E R M O N T出发，希望在那儿能找到我团。一夜平静的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接近清晨的时候，气温无情的下降了。别扭的胃象闹钟一样准时弄醒了我。

黎明的时候，法军的小型兵器火力又在宽大的战线上响开了。我们向E X E R M O N T方向撤退，在E X E R M O N T东面1.5英里的一个洼地里找到了团指挥所。在指挥所附近，我找到了124步兵团2营。报告完毕之后，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任务。营里的副官（A D J U T A N T）伤亡了，我被命令接替他的位置。这里的食物一点也不比前方好，我吃了一些小麦以此来平息胃的抗议。

我又听到了步兵轻火力的射击声，但炮兵已经停止射击了。大约9时整，营长带我上去侦察。1营和2营占据了E X E R M O N T和G E S N E S之间的山脊。在行进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昨天战斗的遗留。到处是尸体，其中我辨认出了前一天阵亡的R E I N H A R D T上尉和H O L M A N N中尉。我们在第一线的人都挖了壕沟。据守在T R O N S O L农场的敌军则看不出什么情况。我们回到了营里。

---

我的下一项任务是找到营里的厨房，把他们带上来。这是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部队已经超过30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战地厨房在那儿。我开始在GESNES和ROMAGNE的森林里寻找，然后又在ROMAGNE找。ROMAGNE充斥着属于11预备师的车辆。我的下一站是GENES，因为我记得战地厨房曾经被要求途径EXERMONT到达GESNES。GESNES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又向位于两条战线之间山谷里的EXERMONT奔去。两边的高地上已经停止了射击。在GESNES西南1英里处，我碰到了2营的全部战斗列车（ENTIRE 2D BATTALION COMBAT TRAIN）。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超越了战线。不久，几个侦察兵带来了我团已经在15分钟前出发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把厨房留在原地。

没有遇到进一步的抵抗，TRONSOL农场周围的山头就被占领了。敌人留下了一些尸体和伤员从南面撤走了。全团在农场周围搭起帐篷宿营。我的马在兽医那儿找到块地方，在几天的劳顿和几个寒夜后，它也需要休整。

---

## 第七节 通过A R G O N N E的追击

### 在P R E T Z的战斗

9月4日，我们沿E G L I S F O N T A I N E—V E R Y—C H E P P Y和V A R E N N E S向B O U R E U I L L E S进发。路上满是敌军仓促撤退的迹象，到处是被遗弃的步枪，背包和车辆。由于天气炎热和路上的尘土，我们行进缓慢，晚上很晚才到达B O U R E U I L L E。我的胃在晚上又把我给弄醒了。第2天，我们途径A R H O N N E向B R I C E A U X前进，一路上经过了C L E M O N T和L E S I L E T T E S。我们没有和敌军接触，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后卫在1个小时前刚撤出。我们在B R I C E A U X被安顿的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有一个床垫，有一口饭对我们就足够了。U L L E R I C H上尉接掌了对2营的指挥。9月6日破晓的时候，我们派出了一个骑兵侦察组。他们受到从B R I E A U X稍南的一个树林子里发射的火力。大约9点，我团离开了B R I E A U X，部署在西南方。在L O N G U E S B O I S，我们的先头部队遇上了敌人。1营展开攻击，很快占领了T R I A N C O U R T和P R E T Z间的公路。几个法国兵作了俘虏。

2营跟在1营后头沿着公路向P R E T S推进。公路两边是高大的树林。左侧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到达树林南部边缘的时候，一营遇到了优势敌军。双方在100码之内的距离展开了交火。法军的炮兵再一次使我们的前进变得

---

困难。很显然，法军炮兵弹药充足，他们的炮火有效而多变。2 营进入了树林，但是法军炮火很快使这个地方难以防御（草图 4）。

接近正午的时候，2 营接到命令要求沿树林南边行进至 P R E T Z 以西 1。2 5 英里的先头部队处，然后在 1 营的右侧发起攻击夺取 2 6 0 高地。我们和指挥该先遣队的 K I R N 中尉一起出发了。我们顺利的到达了 2 4 1 高地，没有碰到敌人。从这儿，我们不得不骑马穿过几乎覆盖着整个道路的高大灌木。在大约离树林边缘 1 0 0 码的地方，我们突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强大的法军侦察组。双方在近离开火。法军撤退了，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伤亡。了望四周，我们发现自己和营里失去了联系。先遣队停顿下来。为了和营里取得联系，我骑马返回，发现全营正卧倒在树林的左侧。我报告了最新的战斗情况以及法军的撤退。我们继续向 2 1 4 高地前进，但在行进几百码后，法军的炮火迫使全营卧倒。大约有几分钟，我们完全处在弹雨中，动弹不得。大家尽力的寻找掩护，树干后面，洼地里，甚至在堆起的背包下面。我们只有一个伤亡。

当法军的炮火不那么猛烈的时候，我跳上马企图从左侧穿过树林和 1 营的联系。但是树林的地面是如此湿软，我被迫返回，沿树林的东侧边缘勉强步行前进。占据着树林东面 3 5 0 码处一个高地的敌军频繁的向我射击。不论如何，我确定了 3 连的位置。3 连暂停了进攻正等待我们攻击的



---

结果。

一等我返回，我营马上以 6 连和 8 连作为攻击部队向 2 6 0 高地方向发起攻击。法军放弃了阵地，后撤了。即使是给我们的生存造成莫大威胁的法国炮兵也不见踪影。我们夺取了 2 6 0 高地，向撤退的敌人倾泄着火力。夜幕的降临终止了战斗。侦察兵被派了出去，各个单位都在挖掘工事。在我们的右前方，我们看到一个废弃的炮兵阵地上堆满了弹壳。我被派回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并把厨房带上来。大家自从离开 B R I E A U X 以来就没吃过东西。

H A A S 上校表扬了 2 营的工作。

我在 P R E T Z — T R I A N C O U R T 公路上找到了战地厨房。他们于晚上 9 时到达了我营，饥饿的人们终于得到了一些滚烫的食物。

我们现在有了一条电话线直通团指挥所。午夜之后，我们收到了为隔天的行动而下的命令。我们自己的侦察兵来来往往。虽然敌人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却难得有时间休息。

---

## 第八节 对 D E F U Y 树林的攻击

晚上，我们的侦察单位判断敌人已经在大约 2 英里外的 D U F E Y 树林里建立了防御阵地。团里命令 2 营在凌晨 6 时穿过公路占领树林。1 2 3 榴弹兵团的有关部队将在我们的右侧向前推进（草图 5）。

在 H 时（H O U R），我营以 2 个连（6 连，7 连）发起了攻击，另外 2 个连（5 连和 8 连）部署在左后侧，4 个连成梯形队形。我们的左翼向树林的西北角推进。我骑马行进在 6 连和 7 连之间。右侧看不到榴弹兵的任何踪影。这时，我们接到了命令，“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我传达命令之后骑马到了位于 2 6 0 高地的团指挥所试图找出发布这个命令的缘故。H A A S 上校希望暂停攻击直到 1 2 3 榴弹兵团上来为止，但是他也毫无把握他们什么时候会上来。在同一时刻，法军的炮兵活跃起来，敌军向在开阔地里挤在一块的两个预备连（5 连和 8 连）倾泻炮火。从树林的北部边缘，法军炮兵观察员对我们的战线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带着要求我营成梯形攻击队形在土豆田和蔬菜田里挖壕据守的命令返回。在返回的路上，一个法军炮兵连盯上了我，我不得不走之字来躲避冲我而来的炮弹。

法军炮兵加入了中口径火炮，炮火变得更密集了。第 5 连成封闭的圆状队形（C L O S E D C O L U M N）卧倒在地面上，一颗炸弹毁灭了两个班。一线的部队已经挖掘了

---

壕沟，隐蔽地很好，因此免于和 5 连一样的噩运。

4 9 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在 2 6 0 高地附近的阵地参与了战斗，但是惨遭法军反炮兵火力的打击。

我营指挥所和团指挥部都设置在 V A U B E N C O U R T 东北 1。2 5 英里的公路和山口交叉处，相互挨地很近。法军炮兵不久就向这个山口用极其密集的炮火轰击。一点也不奇怪！通信兵和骑兵（在指挥所）来来往往，更不要说无数的指挥所把这个方位给泄露了。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将瀑布般的碎片，泥土和石块倒在我们头上。炮击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根本无法继续攻击。

精疲力尽，我躺在路旁的沟里试图补上一觉。到这时，我已经对炮弹无动于衷了，即使是落在最靠近我的地方的炮弹也不能吵醒我。虽然和我们这一路段相邻的树林的大部分都被炮火撕碎了，我们只有很少的伤亡。

接近黄昏，我们接到重新向 D U F E Y 树林攻击的命令。我们躺着捱打的局面结束了。3 营作为攻击先锋，2 营在它的左侧，1 2 3 榴弹兵团在它的右侧。当部队占领攻击位置时，法军的炮火已经明显减弱了，不久就沉寂了。

我骑马向前，带动了整个营的运动。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即没有遇到法国人的炮兵火力，也没有遇上步兵攻击。敌人已经再次撤退了吗？

我们的前锋——一条大约间隔 4 步的散兵线，穿过了树林西北 6 0 0 码的低地开始在山坡上向上攀爬。预备队（1 2 4 团 1 营和机枪连）在攻击部队几百码后跟着。

---

我骑马跟在已经处于最左侧的 7 连的后面。黄昏降临了。

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我们到达距离树林 1 5 0 码的地方。法军出乎意料的向我们开火了。一场战斗迅速展开。预备连急匆匆的赶上前，被迫和第一线的部队一起卧倒在地上。几乎没人有什么掩护，密集的火力迫使全团的人都在寻找掩护。机枪排的一些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就向法国人开火了，他们试图超越一线部队射击，但是前方传来的叫喊声表明机枪火力打在了一线部队的阵地上。整个进攻行动结束了，时间甚至比我在叙述所花费的时间还短。

我正骑马走在在我营的最左侧。从那儿，我策马向机枪阵地跑去，让他们停止了射击。我跳下马，把马交给了离我最近的一个，接管了这个我引导到我营左侧的机枪排。在那里，机枪被设置在合适的位置，向敌人开火了。由于得到了这个额外的火力支援，我们和右侧的部队重新组织起了进攻。所有劳累这时都不翼而飞；我们的战斗热情（FIGHT PITCH）高涨，想尽可能的靠近敌人（COME TOGRIPS WITH THE ENEMY）。步枪火力不断的射中我们，但是没有阻止我们。我们冲进树林，再一次发现敌人放弃阵地撤退了。团里命令我们清理整个树林，但是厚厚的灌木使得这个任务很不轻松。为什么不绕过树林把法军分割开来呢？我不久就作出决定。带着 2 个班以及机枪排，我们攀上树林左边的斜坡。在这儿，没有灌木延缓我们的速度。我们不认为法军在树林里前进的速度能和我们（绕过树林）一样快。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终于到达了树林的东部角落。这时依然有足够的光线进

---

行射击。我们观察到我们的火力可以控制几百码远的树林南部出口。我们热情地将重机枪搬入阵地，步枪兵们沿着树林边缘掩蔽在树林东侧角落里。敌人随时可能从树林中出现。在右后侧，我们可以听到德国人的（军号）信号。

几分钟过去了，敌人没有出现，光线渐渐的暗了。在左上方，REMBERCOURT燃烧的建筑映亮了天空。我自觉不安，因为我没有经过团长的同意就带上了重机枪排。看来这里不会有什么战斗了，我决定把重机枪排归还给建制连。就在他们刚刚离开的时候，一个步枪兵用手指向一队人在REMBERCOURT的火光映照下依稀可见的人马。在160码外，他们正跨越光光的山脊。法国人！毫无疑问，敌人正在以密集队形撤退（INCLOSEORDER）。我后悔几分钟前让重机枪排走了，现在收回命令已经太晚了。

我们的16支步枪向敌人迅速地开火。和我们设想的相反，法国人并没有四散而逃，而是高喊着“冲啊”（ENAVANT）向我们冲过来。从声音判断，他们一定有1到2个连。我们尽可能快的开火，可是他们仍然向我们冲来。很明显地，我们的火力迫使敌人卧倒。要从REMBERCOURT燃烧的火光里辨认出等高的草地上的敌军士兵很困难。法军最靠前的部队离我们只有30—40码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法军不拼刺刀进攻，我决不放弃。拼刺刀冲锋没有发生。

我们的火力削弱了敌军进攻的热情。“冲啊”的叫喊声平

---

息了。只有 5 匹机枪驮马，载着 2 挺机枪继续冲到了树林边缘，在那儿，他们被我们俘虏了。四周开始安静下来。很显然，敌人当时正在向 R E M B E R O U R T 撤退。进一步的侦察行动俘虏了几十个敌军士兵，侦察组并报告大约有 3 0 个死伤的法军躺在地上。

2 营在哪？他们显然没有按命令所要求地穿过 D E F U Y 树林。为重新建立联系，我和两个人带着那些俘虏和驮马返回树林的东北角。另外的两个班被我留在阵地上。

在路上，我碰到了 H A A S 上校。他对发生的一切很不高兴。他认为我开火射击的不是法国人，而是 1 2 4 榴弹兵团。甚至那些俘虏和驮着机枪的马都没有说服他。

作者观察：9 月 7 日对 D U F E Y 树林的攻击行动不得不在 2 英里宽的没有掩护的地形上进行。根据团里的命令，攻击被暂停，因为右翼的部队还没有向前出发。同时，法军炮兵开始了猛烈轰炸。2 营的部队迅速地在土豆田里用铁锹挖掘了壕沟，在法军的火力下构筑了掩蔽体保护了自己。尽管敌人的炮兵整日炮击，他们没有受到伤亡。另一方面，预备连的密集队形使他们在法军的炮火下遭受重大伤亡。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部队不允许聚集在一起，这个教训强调了铁锹的重要性。

团和营的指挥所都位于公路山口（H I G H W A Y C U T）而且靠地很近。人数众多，从各个方向会聚于此的信使暴露了指挥所的方位。敌军的反应很恰当，他们用炮兵猛轰了这一区域。

---

所有的交通，不论步行或骑马，都必须使用不为敌人观察所及的道路和小径。指挥所绝对不能为敌人所辨别，因此不要挑选那些引人注目的山头设置指挥所。入夜以后，法军的炮火停止了。他们向后方转移，也许是为了防止在德国人夜袭时被俘。法军步兵让德国人前进到150码以内方才开火。在几分钟的交火之后，法军在树林和逐渐来临的夜幕掩护下，脱离和德国人的接触撤退了。我们的损失很大。9月7日日间结束的时候，7个军官和240个士兵被列在我团的伤亡表上。

为战斗所兴奋，机枪连的部队试图超越在400码远的上坡上挤成一团的步兵向600码外树林边缘的敌人射击。这导致了一个对一线部队来说非常危险的局面。相信敌人的抵抗已经结束，我们放弃了纵深攻击队形，把预备队和机枪部队都带上了第一线。我们为这个战术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敌人在150码的距离用准确的步枪火力向我们开火。

在类似的情形下，一些士兵会失去勇气，四散开寻找掩蔽物。指挥员必须采取有力而积极的行动，必要时使用他的个人武器。

---

## 第九节 D E F U Y 树林中的战斗

团里要求 3 营以左翼依托 D E F U Y 树林的东部角落沿树林的南部边缘建立防御阵地。2 营在 3 营的左侧将战线延长横跨了整个树林。1 营在 D E F U Y 树林北侧建立了团预备阵地。团指挥所在 1 营的左侧。

分配给 2 营的地段是一段狭长的，没有任何掩蔽光秃秃的山脊，这使我们很沮丧。山脊上的阵地完全暴露在法军的炮火之下。我们宁愿要 3 营在树林中的阵地。

最近的经历教会了我们一个保持低伤亡的方法—深挖战壕。各连的防御地段分配下去了，各连连长—3 个年青的中尉都感到了不顾劳累挖掘工事的必要性。主要工事必须在午夜之前完成。在午夜和拂晓之间，我们可以有几个小时休息；但是工事作业在黎明后不久必须继续。对战壕的要求是 5。5 英尺深。

很快，整个营都忙碌起来。一天前敌人炮火的猛烈让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了铁锹的价值。即使是在位于战线右翼的 8 连正后方的营部人员，包括营长，副官和 4 个通信兵，都给他们自己挖掘了 20 英尺长的战壕。挖掘工作使人疲惫。这里的地面象石头一样坚硬，用短短的铁锹几乎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我们只有几把镐，所以工事进度非常地慢。士兵们自从凌晨 5 点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晚上 10 点 30 分，营长派我到 P R E T Z 去把厨房给带上来。我带回了信件还有食物。这是我们自开战以来第一次收到信件。



---

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之后，战壕的深度达到了18英寸，但还不能防御敌人的炮火。这意味着黎明前我们得完成更多的工作。不过此时此刻，在午夜时分，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了。他们首先得吃些东西然后休息一会。厨房到了以后，大家领取了食物，分配了信件。士兵们在狭窄的战壕里，昏暗的烛光下阅读着几个星期前家人寄出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我们并没有远离多年，不过是几个充满戏剧性的星期而已。饭吃完了，我们继续拿起铁铲和镐。营部人员直到早晨战壕深度达到40英寸的时候才有时间休息。我们起了水泡的手开始作疼。9月初的早晨是如此安静，我们太疲劳了，以至于倒头便睡；即使在石头地上也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各连又开始干活了！在树林东部边缘2营和3营交界处，我们看到49炮兵团的一个分队正在一线阵地后方30码处进入阵地。

9月8日凌晨最初的几个小时，一切平静。在山谷的另外一边，可以用望远镜看到敌人在267和297高地上的防御阵地（REMBERT的西面和西北面）。在左侧，可以用肉眼看到我们的邻居，285高地上的120步兵团；我们已经做好了用火扫荡这600码缺口的准备。在我们这个地段，一个重机枪排已经进入阵地。5连和8连位于在第一线，6连和7连分别部署在右后方和左后方，呼应组成梯型队形。营长带上我去检查阵地，我们发现士兵们干活都很卖力。在有些地方，战壕深度达到了4英尺半。

---

法军炮兵在凌晨 6 点开火了，密集的炮火直冲我们而来，把我们的阵地笼罩在阴影里。空气里充满了爆炸和狂暴，我们周围的地面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在颤抖。大部分炸弹装置了定时引信（T I M E F U Z E S），因而在我们头顶爆炸，有一些也使用了碰炸引信（I M P A C T F U Z E S）。我们把身子抱成一团，低劣的战壕丝毫不能使我们免于那些在我们周围爆炸的炮弹碎片的伤害。这种强度的炮击持续了大约几个小时。有一次，一颗炮弹击中了我們前面的斜坡，向下滚进了我们的战壕。幸运的是，这是颗哑弹（D U D）。所有的人都在挖掘加深战壕，我们使用了所有能弄到手的工具，镐，锹，刀，饭盒（M E S S T I N S）甚至用手。当炮弹在附近爆炸的时候，可以看到士兵们惊恐的蜷着身子。大约到了中午，敌人的炮火减弱了，我们才有了一个机会派人到各连去。一切正常，看不到法国步兵的影子。幸运的是，我们在炮击中的伤亡率只有大约 3 %，比我们先前所担心的要少的多。敌人很快地又一次加强了炮击的密度。他们手上一定有大量的弹药。和敌人相反的是，我们的炮兵由于缺乏弹药，几乎一整天都保持沉默。

敌人的炮火持续了一个下午，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战壕以经有 7 英尺（原文为英寸）深了。一些士兵甚至在战壕前壁里为他们自己挖了猫耳洞（F O X—H O L E S），即使是定时引信炮弹也不能伤害他们。而且他们头顶上有了 2 0 英寸的硬土保护，再也不会受装配碰炸引信炮弹的威胁。

---

接近傍晚的时候，敌人的火力达到了狂暴的程度（T O A T E R R I F I C P I T C H），他们用所有的武器都向我们开火。敌人的中口径火炮产生的黑色烟幕飘过我们的阵地。炮弹把山坡炸得坑坑洼洼，空中充满了泥土和石块。这可能是他们为步兵攻击所做的准备。“让他们来吧”，我们说；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

法军炮火去得和来得一样突然。他们的炮兵停火了，但是步兵还没上来。我们从战壕里钻出来，我并巡视了所属的4个连。伤亡令人惊讶得小（全营一共16个人）。尽管很紧张，士兵们都精神饱满。他们在炮击前和炮击时进行的挖掘作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最后的几缕阳光照亮了战场。在右方，我们看到了49炮兵团的两门火炮，炮组成员不是阵亡就是负了重伤。（机枪？）排的阵地设置使得射击根本不可能。我们右侧树林里的第3营看起来一样糟糕。在浓密的灌木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事作业。密集的法军炮火，尤其是侧击火力在树林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炸断的树木倒在士兵身上，给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跑到团指挥所索取命令和食物。H A A S上校为3营的惨重损失感到极度不安，3营不得不从树林里撤退。即使没有两翼的支援，2营被命令守住D E F U Y树林东侧的山头。最后H A A S上校说道，“124团将死守阵地”。

我一回到营里，8连的右翼被重新部署在一块和后方弯曲相连的一线阵地。6连的前锋沿D E F U Y树林东部边缘

---

占领了阵地，挖起了战壕。其他单位继续巩固现有阵地。厨房在午夜前不久到达了。他们又一次带来了邮件。几乎是前一晚的重演，士兵们又在光秃秃的地上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法军炮兵几乎在和9月8日炮击的同一时刻发起了攻击；不过，呆在深深的战壕里我们对此并不多加理睬。我们和团部在部分时间里保持着电话联系，但是炮击不停地炸断电话线。我在5连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和7连的BENTLEY军士一起观察了敌人的阵地。法军的炮兵大都设置在开阔阵地，即使是法军步兵也相当缺乏警惕。

我准备了一个报告，附上草图，把他们经过营部送到团里去了，并要求派炮兵观察员到2营来。

120步兵团的左翼位于285高地的南坡上，大约600码以外沿着铁路是法国人。法军预备队集结在VAUXMARIE车站以西半英里的一个山口（CUT）。从一个小圆丘到我们的左侧，我们可以用侧击火力打击他们，也许能给他们造成相当的损失。我向机枪排长作出了这个建议，但是他表示怀疑并拒绝了（我的提议）。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了，我重新开始了对机枪排的指挥。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工作，以避免法军的炮兵反击。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机枪对聚集在一起的法军预备队展开了射击。（我们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迷惑并导致了敌人的一些伤亡。任务完成，我们迅速撤出并寻找掩蔽。虽然我们没有伤亡，但是机枪排长向团长抱怨我霸道地指挥了机枪排。团指挥所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此事就此结束。

---

白天，有好几个炮兵观察员来到了我们的防守地段。我们告诉他们法军炮兵的位置，但是他们的弹药供应是如此地小，以至于敌人的炮兵几乎没有被我们微弱的炮火所影响。但是，我们的一个重炮连迫使法军在 R E M B E R C O U R T 的一个炮兵连转移位置。

夜晚是前一天的重复。法军炮兵用源源不断的弹药和我们接吻道晚安（K I S S U S G O O D N I G H T）。然后是万籁俱寂。据我们了解，法军炮兵向后方转移了。

为了让掩体能抵御炮弹攻击，我们继续加固工事。几个小组被派到树林里去砍树。幸运的是，我们的伤亡比前一天要小；对 6 连的侧击炮火造成了一些伤亡。大约 1 0 点，厨房到了。7 连的 R O T H E N H A U S S L E R 一级军士带来了一瓶红葡萄酒和几束稻草。午夜前不久，我躺在离营部不远的稻草上（睡着了）。

---

## 第十节 夜袭

1914年9—10日晚

我在我的稻草沙发上睡着了。午夜左右，我突然惊醒了。战斗在我们的前方和左侧激烈地展开。雨下得非常大，我浑身都湿透了。左侧，我看到信号灯在闪烁并听到了连续的步枪射击声（CHATTER）。一个通信兵告诉我营长在团指挥所。

射击的声音靠近了。我开始怀疑法国人在进行夜袭。我带上一个人向着嘈杂的方向走去，试图摸清情况。突然，在前方50—60码的地方，我看到有认你以双人（IN A COLUMN OF TWOS）队形向我们接近。我认为他们是从124团和120团的间隙里渗透进来试图攻击2营侧后的法国人。我盘算着应该怎么做。我跑到右侧把这情形告诉了6连的COUNT VON RAMB ALDI上尉并请求拨一个排归我指挥。请求被批准了，我然后带着我的人接近了敌人。当远处的火光照亮了对方队形轮廓时，我让士兵们进入阵地并打开步枪保险。当他们离我们50码远的时候，我还是不能确认他们的身分于是向他们问了口令。7连回答了我的询问。年青的中尉连长正带领部队撤退（从营左后侧的梯形队形一角）并试图移动0.25英里以到达后正方。他的解释是：将会有战斗发生，但是他的连仍处在第二线。出于对他的行动的不快，我给他上了一堂战术课。一想起差点对自己的战友开火，我仍然不禁地打了个寒颤。

---

不久，营长从团部带回了夜袭的命令。我们营（在团的第一线）被要求用突袭攻占位于 R E M B E R C O U R T 北面 5 0 0 码的 2 8 7 高地。协同作战的团（1 2 3 榴弹兵团在右侧，1 2 0 歩兵团在左侧）将同时发起攻击。攻击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营里要求马上做好准备。团里的命令保证我们不受法军炮火的干扰。目标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希望把 R E M B E R C O U R T 周围山头上的法军炮兵阵地也包括进去（草图 6）。

在原有阵地的左侧，全营在瓢泼大雨中和沥青般的黑夜里做好了攻击准备。上了刺刀，步枪保险也打开了。口令是“胜利或死亡”。左边一直不平静。步枪射击的火光此起彼伏。

1 营已经上来了。团长和 2 营呆在一起。对敌人我们所知有限，只知道他们部署在铁路沿线，铁路南侧的山口（C U T）以及 S O M M A I S N E—R E M B E R C O U R T 公路沿线。我们的士兵着急地等待着 H 时（H H O U R）。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候而且冷地快冻僵了。H 时过了，最终在凌晨 3 时，我们得到了攻击命令。

排着密集队形，我营顺着下坡向着铁路沿线的敌人冲去，并压倒了他们，夺取了 S O M M A I S N E—R E M B E R C O U R T 公路上的山口（C U T），随即向 2 8 7 高地冲击。敌人的抵抗都被我们用刺刀粉碎了，营的其他部

---

队绕过了局部地抵抗。四个连都参加了战斗，我营占领了 2 8 7 高地。由于在我们两侧参与攻击的部队没能和我们同步，我们只好把两翼向着后侧进行弧形部署以保护我们的后方。各个战斗单位混成一团，部队的重组进行地很慢。拂晓到来，雨渐渐地小了。部队疯狂地挖着战壕以防护预期不久就要到来的法军炮击。在湿湿地，黏土质的土壤里，工事作业非常缓慢。铁锹上地粘满了一层厚厚的黏土，很难清理。

这时，R E M B E R C O U R T 周围山头的轮廓在灰色的清晨里已经可以大概地分辨出来了；他们俯视着我们的新阵地。突然，我们的外围响起了警报。大股的法国人在 R E M B E R C O U R T 北面的洼地里被发现。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在营的右翼和 C O U N T V O N R A M B A L D I 上尉的 6 连在一起。法军纵队（C L O S E D C O L U M N S）从西北开进 R E M B E R C O U R T。6 连和 7 连一部开火了，双方在 3 0 0 — 4 0 0 码的距离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一些法国人试图在 R E M B E R C O U R T 的街道上寻找掩护，躲避我们在山坡上的居高临下的火力，但是大部分法国人开始反击。大部分士兵因为看到法国人而高兴地站起来射击。大约 1 5 分钟后，法国人的火力渐渐稀疏起来。在我们前面，R E M B E R C O U R T 的北部入口处，有相当数量死伤的法军士兵；我们自己的热情导致了我们的伤亡（L A R G E G A P S I N O U R O W N R A N K S）。早晨的战斗比夜袭的代价更高昂。



---

我们开始后悔没有得到同意袭击 R E M B E R C O U R T 镇和它两面的山头。尽管经历了一夜的战斗，我们的战斗情绪高涨；我们都希望和法国步兵近战，他们在目前所有的接触中都被证明不如我们。

战斗平息以后，所有的部队又开始挖掘。在工事还不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法军炮兵以他们惯有的方式开火了，从而阻止了我们在开阔地进一步的挖掘作业。

到目前为止，营部成员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挖掘掩蔽工事，在 2 8 7 高地和 R E M B E R C O U R T 北部入口处的战斗使我们一直处在运动中。现在，在 R E M B E R C O U R T 西面的山头，一个法军炮兵连正从一个没有掩蔽的阵地向我们开火。距离大约为 1 1 0 0 码。幸运的，由于地面很湿，有相当比例的炮弹都是哑弹。我们猛的扑在浅浅的壕沟里以躲避敌人的炮击，并在自己身上盖上一簇簇的橡树希望能逃过法军观察员的眼睛。天又一次塌了（H E A V E N O P E N S A G A I N，指下暴雨？），我们的小土沟变成了小河。法军的炮弹猛击我们的阵地。由于锹面上有一层黏土，我们在暴露的阵地上挖掘工事并不成功。我们从头到脚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黏土，穿着湿湿的衣服，冷得难受。我的胃尤其难受，每隔半小时，我就被迫换弹坑。

我们两侧的攻击停止了，剩下我们营处在我师战线的最突出部。大约 1 0 点，4 5 野战炮兵团的一个榴弹炮连试图从我们后方的阵地帮助我们。敌人的炮兵优势太大了，结

---

果反而给我们招徕了更猛烈的炮火。就像前几天一样，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法国步兵。他们的步兵火力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时间似乎凝固了。就在几个月前，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一定会笑话他的。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处境，并不太在乎用什么方法。进攻，当然是种可取的方式。

法军炮击了一整天，向我们在 2 8 7 高地上的阵地倾泻了无数的炮弹。就在天暗下来以前，我们又和往常一样被法军的炮弹亲吻道晚安。我们清晰的看见他们把炮挂上车拉到后方去了。他们一定信奉夜间要求绝对安全的信条。

我们在 9 月 1 0 日的损失不小— 4 个军官和 4 0 个士兵阵亡； 4 个军官和 1 6 0 个士兵负伤； 8 个失踪。

在这次夜袭之后，法军的凡尔敦要塞（V E R D U N）被我们包围了。只有在凡尔敦南部，一条 9 英里长的狭长地带把 T R O Y O N 堡（F O R T T R O Y O N）以东的第 1 0 师和从西部进攻的第 8 集团和第 1 4 集团的几个师隔离开来。和凡尔敦唯一的铁路联系通过马斯河谷，这也在德国的火力控制下（草图 7）。

夜幕来临了，我们又忙于挖掘。厨房在午夜左右到达了。细心的 H A N L E 给我带来了干衣服， 内衣，和一条毯子。因为我的胃，我没有用餐。只要我还能占起来，我就不会说我病了。穿着干衣服，我恶梦连连地睡了几个小时；拂晓的时候我们又捡起了镐和铁锹。

---

9月11日，法军炮兵继续和以往一样炮击，但是我们已经筑好了完备的壕沟，因而损失很轻微。连续的雨天和凉飕飕的气温使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厨房又一次在午夜到达了。

作者观察：在夜袭中时非常容易向自己人开火的。在2营，我们几乎就这样作了。9月9日的夜袭使2营前出到了我师战线前半英里；我们以很少的伤亡完成了赋予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被允许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雨天有利于攻击。沉重的伤亡只发生在大批法军撤入REMBERCOURT以及我们在法军炮火下修筑工事的时候。如果法军在我们的壕沟挖到一英尺深之前开火，我们的伤亡还会更大。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黎明前进行充分的挖掘作业。由于弹药短缺，我们的炮兵在9月9日和10日几乎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援；法军炮兵不受干扰地从显露的阵地上我们开火。

### 补第9节评论

作者观察：3营在树林南部边缘建立了阵地，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阵地上，他们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法军密集的炮火给沿树林边缘驻扎的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部队没有妥善的挖掘工事。许多在光秃秃的山脊上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的炮弹由于在树梢高度爆炸以及炸倒了大树而（给部队）形成了损失。树林边缘靠近敌人的一侧是个死亡陷阱，法军很容易就向该处调动了炮火。今天的炮弹引信更为敏感，类似的例子里所造成的损失将会

---

更加巨大。

和 3 营形成对比，2 营在光溜的山脊上的土工作业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炮火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很小。定时引信炮弹很讨厌，因为很多炮弹碎片直接飞进了战壕。

2 营阵地上的硬土使工工作业很困难。在 9 月 7 — 8 日的夜晚，要求又累又饿的士兵们最大限度的进行挖掘，没有强有力的指挥以及指挥员的身先士卒是不可能的。

9 月 7 日到 9 日，法军炮兵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法军有整个仓库可以利用，他们的附近就有军需存放地。在德国方面，我们缺乏炮兵弹药，从而使远距离火力不能为步兵提供足够的支援。

现代防御的组织和 1 9 1 4 年有很大不同。那时候，我们有第一线，其余的部队储备在第二线。今天（1 9 3 7），一个营的阵地由一条外围线以及一个主阵地组成，这样组织形式具有相当的防御纵深。在长宽约 1 1 0 0 码至 1 2 0 0 码的防御面上，我们几十个相互支援的拥有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的支撑点。这样的布置迫使敌人分散火力而使己方的火力集中。在火力掩护下，（部队的）局部运动是可行的；如果敌人渗透到了主阵地，也能够组织起积极的反击。敌人不可能轻易，迅速地突破防御。

---

## 第十一节 途经A R G O N N E撤退

9月12日凌晨2时，我向团部报道要求命令。2营后方几百码，在一个用门和木板粗糙地覆盖着的战壕里，H A A S上校在烛光下发布了他的命令，“拂晓前放弃阵地，后撤到T R I A N C O U R T；2营和所属连队作为后卫坚守S O M M A I S N E以南1100码的阵地直到11点，然后跟上团的大部。”

一方面，我们衷心的为能摆脱这个鬼地方而高兴，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撤退。敌人对我们战线的压力显然不是原因。我们后方20英里，凡尔敦要塞和法国其他部分的铁路联系已经被切断，却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隆美尔此处有误）。多么地遗憾啊。当然，最高指挥部掌握大局，他们一定有理由的。也许，其他地方需要我们。

黎明之前，2营和敌人脱离了接触。我们的衣服因为黏土变干而起了一层硬壳，再加上低下的身体状况，使得我们的行军非常艰难。我们在R E M B E R C O U R T以北1.25英里的居高点留下了两个连作为后卫。黎明的时候，法军炮兵又恶狠狠的炮击了空荡荡的阵地，这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快乐。营里的幽默大师们又有一些笑料了。

我们在P R E T Z西面的树林里集合后在T R I A N C O U R T遇到了我们的外围部队。U L L E R I C H上尉和我骑马上前去察看情况。大雨再一次瓢泼而下。我为又能骑上马背而高兴。5连和7连被分配去了外围阵地，2营

---

其他的部队进入 T R I A N C O U R T 作为外围的预备队。整个下午，我都在检查外围阵地，然后回到营部睡得象死人一样，不论是在我耳边吼叫还是晃动我的身子都不能弄醒我。我们营长曾经试图叫醒我，让我草拟一份完整的报告（但没有成功）。9月13日，我为此而被打电话训斥了一通，不过我一点也没有他们试图叫醒我的印象。

9月13日凌晨6时，我们正处在回到团里的路上。经过 B R I C E A U X 以后，我们前往 A R G O N N E 方向。几天以来太阳第一次在天空中明晃晃的。重型补给车队把路面弄得坑坑洼洼的。车队在 B R I E A U X 以北1英里 A R G O N N E 的入口停顿了。大多数火炮和大车都陷进泥坑了，用了加倍的人手（D O U B L E T E A M S）才使这些装备和车辆通过。幸好敌人没有追击或用远程炮兵打击我们。

我们被耽搁了3个小时。在软软的林间道路上频繁地被前面的炮兵堵住不仅仅让人疲惫。部队经常被叫过去推车子。当我们到达 L E S I L E T T E S 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在继续向北通过 A R G O N N E 以前，我们在 L E S I L E T T E S 短暂地停留，吃了些东西，休息了一会。24小时的行军和糟糕的道路几乎使部队耗尽了力气。尽管如此，我们继续行军直到午夜以后。不为我们所知的目的地显然还很远，精疲力尽的士兵们已开始逐渐掉队。每次停顿都有人倒下去，不一会儿他们就听着像是睡着了。当又一次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们必须晃动这些士兵的身子才能弄醒他们。我们前进，停顿，又继续前进。我因为瞌睡而

---

频频地从马背上摔下来。

午夜之后，我们接近了V A E E N N E S。市政大厅着火了，这是个恐惧而美丽的场面。我被命令骑马到前面在M O N T B L A I V I L L 为部队寻找营房，但是小小的镇子只有几张床而没有稻草。

9月14日凌晨6时30分，疲惫而沉默的士兵们跌跌撞撞的走进了M O N T B L A I V I L L 黑暗的道路。住处立刻就被分配完毕，不过几分钟，M O N T B A I V I L L E 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很快睡着了，根本顾不上床有多硬。

同一天，S A L Z M A N N 少校接管了2营的指挥。下午，我们行军到E G L I S F O N T A I N E，找到了一些拥挤而肮脏的住处。营部人员被安排在一个长满虫子的房间，这起码比露营好多了，外头又一次下起了大雨。我的胃现在昼夜不让我安宁，我经常失去知觉。

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法国炮兵轰炸了战线后所有的村镇，包括E G L I S F O N T A I N E。我们在镇子附近挖掘了壕沟。9月18日，我们行军到S O M M E R A N C E 以便休整几天。我被分配到一间有床的房间；希望能把我的胃养得好一点。我们有了机会洗漱，刮脸，换内衣，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成了豪华待遇。

在休整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凌晨4时被叫醒开往F L E V I L L E；在那儿2营得到命令充当兵团的预备队。我们在大雨中站了三个小时，然后回到了我们开拔的地方。

---

9月20日，我们真正得到了一整天的休息。士兵们保养了武器和装备。

作者观察：9月11—12夜晚，在敌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我们和敌人脱离了接触。即使在9月13日，敌人也没有追击。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我们退入ARGONNE狭窄山道的行动将会是很不愉快的。9月13日，部队在前一晚执行外围任务后被安排进行27英里的撤退行军。多次的停顿以及帮助陷入泥泞的车辆使这次运动更加困难。2营不停地行军超过了24个小时。



---

## 第十二节 MONTBLAINVILLE附近地行动

### 对BOUZON地突袭

9月21日下午，我们再一次紧急集合并开进到APREMONT。在那儿我们受命去救援125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位于MONTBLAINVILLE西面一英里处的一个山脊上。救援行动将在天黑后进行。我们的新阵地很糟糕。位于前斜坡上，所有的地方都在敌人的观察之下，战壕潮湿，步枪和炮兵火力每天都造成一些伤亡。和后方的联系只有在夜间才可能。

夜象沥青般黑的黑，在所救援单位派出的小组指引下，我们踩着松软的土壤在瓢泼大雨中穿过了乡村。救援行动在午夜时顺利完成了。我们所占领的地段只有短短的满是积水而且时断时续的壕沟。驻守的部队在不远的后方裹着大衣躲在单人帐篷里（SHELTER HALVES）。我们被告知，敌人就在几百码远的前方。

我们的部队很快就熟悉了环境。他们用饭盒把水从战壕里舀出去，然后开始加工和改进战壕。DEFUY树林的战斗已经教会了我们工事的价值。在松软的泥地里，挖掘工作进展地很快。几个小时之后，战壕都相互连接上了。2营可以安心地等待明天来临了。

9月22日，太阳终于又一次出现了。日间的早些时候，我们的地段一切平静。敌人在ARGONNE森林的边缘，离我们右侧大约有500，600百码。MONTBLAINVILLE—SERVON公路静静的躺在我们前

---

面，沿着公路看不到敌军的任何迹象。在左侧，敌人沿着公路占领了一小块树林。尽管离敌人比较近，我们还是能够移动到战壕外而不被敌人射击。因此，离我们阵地较近的梅树上成熟的梅子很快被采光了。9点左右，法军炮兵开始对我们的新战壕炮击。感谢一晚上的挖掘作业，我们的伤亡轻微。30分钟以后，炮火停止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处在敌人的炮火骚扰之下。直到中午，我们还是看不到法军步兵的踪影。一个侦察组被派到右边的树林里侦察敌人的方位和实力。

离树林边缘50码，侦察组受到了敌人活跃的火力射击而被迫留下几个重伤员返回。我们一直在阵地上为这次行动提供火力支援。当火力渐渐平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法军步兵和一个救护组接近躺在法军阵地前面的伤员。

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要撤出我们的伤员，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开始向躺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的士兵射击。这种行为（BASE CONDUCT）激怒了我们的部队，我们向法军报复性地开火了。为了挽救我们的同志，我们必须攻占这块树林。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的确占领了这个地方。

下午，厨房到了我们阵地北部半英里的洼地。尽管敌人的各种骚扰火力很积极，运输队还是把食物送到了前线的部队手里。

下午三点，我到了MONTBLAINVILLE西北1英里处180高地附近的团指挥所，接受了新的任务（S

---

I T U A T I O N) 并领取了给 2 营的攻击命令。大股的敌人在 B O U Z O N 沿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 S E R V O N 公路部署在防御木桩后面。我们右侧的 5 1 旅所发起的所有正面进攻都失败了。在 A R G O N N E 的东面，我们的左侧，1 2 2 步兵团 1 营在 1 2 4 步兵团 1 营的增援下正通过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向镇子南侧 1 1 0 0 码的山头进攻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黄昏的时候，2 营将要对驻守在障碍物后的敌人展开袭击，从侧翼进攻并把他们向西挤压。这是个干脆利落但是艰难的行动。

在返回的路上，我仔细察看了地形并思索着完成进攻任务的最好方式。从目前的阵地出发直接进攻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 S E R V O N 公路看起来并不吸引人，因为这不能达成突然性，而且还受到位于 ( A R G O N N E ) 树林里敌军侧翼火力的威胁，在我们到达公路前就回给我们造成很大伤亡。最重要的是，这不会使我们到达法军的侧面。

转达了团部的命令之后，我向营长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我们撤出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以西 1 英里山头上的阵地，并在有一定掩蔽物的该山头北面的山坡集结；然后组成纵深队形，以前锋 ( D R A W ) 进出到目前阵地的东面，占领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西面 7 0 0 码的小树林 ( 草图 8 ) 。

这块小树林在不久以前刚被我们的炮兵轰击过，各种迹象

---

都表明它被法军遗弃了。从地形学的角度，我们是能够运动而不被敌人观察到的。

一旦到达树林之后，2营可以部署在西面从公路南面进攻ARGONNE东部边缘的法军。这样的攻击能够打击沿MONTBLAINVILLE—SERVON公路部署的敌人侧翼。如果我们立即出发，我们仍然能能在黄昏时发起攻击。

我的建议被接受了。我们一个接一个，排接排地撤出了在南坡上的阵地。有几个士兵被步枪火力击中负了轻伤。全营不久就集合在北坡上。敌人继续向撤空的阵地开火。在营部的率领下，我们成单人多路纵队向MONTBLAINVILLE西面700码的小树林前进。

我们在不为敌人觉察的情况下到达了小树林。我们沿树林的北部边缘发现了一条浅浅的步兵战壕，发现了一些装备，比如背包，水壶和步枪。阵地的前主人大概下午在德国的炮兵轰击中放弃了阵地。我们部署在西侧准备攻击位于（ARGONNE）树林边缘处的敌人。敌人视乎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至少我们还没有被敌人从那个方向射击。我们的目标在1 / 4英里外的一个斜坡上。在公路以南600码，我们找到了一条直接通往那个位置的有掩蔽的道路。营的前锋5连已经前出至离树林边缘100码的地方，同时7连和8连在公路和5连之间集结，6连被用作营的预备队。命令被下发到各连。我们的计划是包围沿公路部署的敌人。部队向左构成梯队阵型（草图9）。

---

当S A L Z M A N少校发出攻击信号的时候，天已经相当黑了。我们毫无声息地接近了敌人，很快先头的5连纵队就到达了森林。7连和8连距离树林边缘大约300码。没有发现敌人的迹象。敌人的注意力很明显的被我们在公路北面的原有阵地吸引了。

5连和营部人员一起继续在灌木丛中穿行，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突然，7连沿着公路撞上了敌军，短暂的交火在100码以内展开了。5连和营部转向右侧，8连和7连的左翼转向右前方（H A L F R I G H T）。随着威严的杀声，冲锋开始了，全营向敌军压了过去。

法军阵地前的木障被证明毫无用处。我们的突袭（象尖刀一样）狠狠地插进了他们的侧后翼。恐慌笼罩着防守（木障）法军和他们的预备队。那些幸免于子弹，刺刀和枪托的法军一头向西逃窜。这是对下午被谋杀的伤员的全力复仇，只有夜幕的来临才阻止了这场屠杀的继续。50个俘虏，数挺机枪和10个炮架，以及一顿仍在锅里冒泡的热乎乎的晚餐被我们缴获了。我们也有损失，P A R E T中尉和3个士兵阵亡；1个军官和10个士兵负伤。

我们的攻击产生了副效应。右翼的恐慌感染了整个法国旅，他们迅速的放弃了位于木障后的一个坚固阵地。在晚上，第51 W U R T T E M B E R G旅在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 S E R V O N和R O M A N公路的交叉处捕获了大量跑散的法军士兵（草图8）。

---

2 营就地宿营。在充满寒意的 9 月的夜晚，我们没有稻草铺地，只有外衣裹身，潮湿的地面使我们凉透心骨。我们的马匹倒是能享受缴获的麦片饲料。

9 月 23 日黎明，我陪同 H A A S 上校侦察远至旧罗马路（O L D R O M A N R O A D）。此后，2 营接到命令沿 A R G O N N E 森林东侧边缘向南移动至 L E S E S C O M P O R T E S 农场。当我还在团部的时候，2 营和所命令的相反，出发进入了树林，我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沿着树林边缘试图下行到 L E S E S C O M P O R T E S 农场，但是注意到农场仍然被法军占领，而且他们有机枪。我直到中午才找到 2 营。这时，他们已经绕过了农场，到达了农场南部 1 1 0 0 码的一个山头，赶走了敌人设置在当地的几个外围哨所。当我赶上 2 营的时候，法军又用炮兵向我们开火了。对我来说，这真是神秘，法军是如何在树林中确定我们的方位并迅速地向我们开火的呢？

又累又饿，士兵们或躺在树底下或躺在法军留下的用树枝构筑的临时掩体里。自从早晨以来，他们就被迫空腹行军。我骑马去找在 A P R E M O N T 附近的厨房，最后在 M O N T B L A I N V I L L E 北部半英里找到了他们。然而，他们的马匹完全不适应他们驻地和我们阵地之间的软泥地。他们被阻碍在 L E S E S C O M P O R T E S 农场东部半英里的地方。部队直到午夜和凌晨 3 点之间才陆陆续续地得到了食物。

---

同时，我们接到了团里的命令，要求我们在凌晨 5 点之前到达 L E S E S C O M P O R T E S 农场；因而我们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作者观察：在夜间去救援前线的一个营，向导必须能够在夜间引路。行动必须毫无声息，否则敌人只要简单地向我们开火就能中断我们的运动，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在黎明前，2 营又一次很好的利用了他们的铁锹并在敌人随后的炮击中生存了下来，仅有几个伤亡。

战斗侦察一为 9 月 22 日下午那样的侦察行动安排有力的火力支援是明智的，损失可以因此而避免。在某些条件下，应该使用机枪作为火力支援。

9 月 22 日，尽管敌人就在 600 码外，2 营几乎没有伤亡，成功地在白天撤出了位于正斜坡上的阵地。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撤出。我的观点，这样的行动在今天仍然是可能的。当然，必须得用炮兵和重步兵火力挡住敌人。使用烟幕能使这样的行动容易些。

对于在 A R G O N N E 森林里有坚固驻垒的敌军，2 营对他们侧后翼的夜袭是个巨大的成功，并且伤亡很小。由于地形，我们分散了左翼连队并仍然能够发起攻击；当我们和敌人接触的时候，我们的进攻队形有了回报，因为我们能够调动我们的右翼。在整个法军旅中弥漫的恐慌使我们占领了整个阵地。

9 月 23 — 24 夜间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说明了在运动战中食品补给的困难性。

---

### 第十三节 沿罗马公路（ROMAN ROAD）的丛林战斗

9月24日凌晨5时，2营受命抵达了LES ESCOMPORTES农场。我们暂停休息了一会。在一个狭小，黑暗的农舍里，HAAS上校命令SALZMANN的营（2营）通过森林夺取并坚守FOUR—DE—PARIS—VARENNE（通往巴黎和VARENNE的公路）公路和罗马公路的交叉点。

新任务所带来的兴奋使我们都忘记了疲劳，我甚至忘记了我的胃病。当2营上路的时候，太阳像个红色的火球出现在早晨的迷雾里。我们依靠指南针维持着方向，朝着交叉路口在无路可寻的浓密灌木丛里钻行。我走在纵队的前面，队伍经常被迫绕过那些难以通行的灌木。在战前的最后几年和平岁月里，124步兵团的初级军官接受了深入的夜间使用指南针的训练，这种训练现在得到了收获。

我们花了1个小时到达了距离我们目的地2 / 3英里的旧罗马公路。我们保持通常的行军戒备，继续向南出发。营部人员骑马跟在前卫的后面。在几条林间小径的会聚处，靠近一个破败的木屋，我们发现了一个重伤的法军步兵；由于寒冷和焦虑，他不停地颤抖，看起来很糟糕。根据他自己说，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撤退的同志拉在了后面，自从MONTBLAIVILLE的战斗以来他就躺在这里。我们的救护兵弯下身给他包扎了伤口。

一个骑兵侦察组从FOUR—DE—PARIS—VARENNE公路回来了，他们报告敌人已经沿着公路挖壕



---

据守了。我们需要小心。连和 6 连都在前面派出了警戒单位，他们沿不同的路径向公路前进。高大的树木已经清晰可见了，但是灌木仍然非常浓密。当我跟随 6 连的先头部队出发的时候，营长和 7 连，8 连仍然留在木屋附近。几个已经死亡的法国兵躺在路边。突然，我们听到前方传来马匹快速接近的声音。是敌是友？在这条长满植被的路上，最大的可视距离不过 80 码。尖兵忽地都趴在路两旁的灌木里。接着，一群没有骑手的马在拐角出现了，他们看见我们就停顿了，然后向右边冲去。

6 连平安地到达了主要公路。在左边，5 连开始交火了（ENGAGE IN LIVELY SCRAP）。

我骑马回营里报告。同时，5 连报告在木屋以南 500 码的地方和木障后面的敌人接触了。5 连暂停推进并紧急要求支援。不久，两个重伤的 5 连军官被带了回来。5 连正面的火力密度加大了，6 连方向也听到了枪响（草图 10）。

SALZMANN 少校在 5 连的左侧投入了 8 连，两个连队将同时进攻以把敌人击退到 FOUR—DE—PARIS—VARENNE 公路的另一边。8 连刚刚离开，第 5 和第 6 JAGER 营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木屋。我们了解到，他们和我们的任务相同。经过一番商议，SALZMANN 少校把第 5 JAGER 营部署在 5 连和 8 连的左侧，他要求 JAGER 营帮助我们的连队把法军赶过公路。

45 分钟内，攻击被迫终止。根据很多伤员的报告，相当

---

数量的敌人躲在木障后面并且阵地上有很多机枪。大约这个时候，负了轻伤的6连冯。RAMBALDI上尉回来报告他被位于阵地以东大约200码的FOUR—DE—PARIS—VARENNE S公路上的一个连的法军挡住了，而且他们连西面的树林也还没有扫清。我前往6连察看情况。6连的一个大侦察组和我在FOUR—DE—PARIS—VARENNE S公路南面侦察，我们在在6连刺猬型阵地（HEDGEHOG POSITION）东面60码遇上了敌人。根据侦察的结果，我认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法军大的外围据点。

回到营里，我建议我们沿公路两侧同时进攻，夺取VARENNE S；当7连和第6 JAGER营各沿公路一侧进攻时，6连直接沿公路推进。这次行动将从侧翼击破目前阻挡着其他部队的敌人。

进攻还没有进行，我们就接到团里的命令要求我们扫清VARENNE S公路。第5和第6 JAGER营被配属给2营执行此次任务。同时，6连报告，法军纵队（CLOSED COLUMN）正从FOUR—DES—PARIS方向接近，因此我们急需在东面打开局势（CLEAR UP THE SITUATION）。

我们尽可能快地为进攻做好了准备。第6 JAGER营将运动到公路的南面但其左翼留在公路上；7连被部署在公路北面。6连在FOUR—DES—PARIS公路上布置有力的警戒组后在7连左侧进攻。

---

当所有单位报告就绪后，我们发起了攻击。营部跟着 7 连。在距离木障 1 0 0 码的地方（J U M P—O F F），敌人的火力迫使我们卧倒。在厚厚的灌木丛里，我们勉强只能看到 2 5 码内的情况，根本看不到敌人。我们连开火了，我们运用矮灌木尽量向肉眼看不到的敌人运动。由于步枪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不可能估计敌人的距离。敌人的火力密集起来，我们的进攻被迫中止。

为了让 7 连继续向前推进，S A L Z M A N N E 少校和我到了第一线。我从一个受伤的士兵身上拿了一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并接管了几个班。在那种树林里，不可能控制更多的部队。有好几次，我们穿过灌木丛向距离我们理应很近的敌人冲去，但我们从来没有成功。敌人的快速火力迫使我们卧倒。呼喊救护员的声音告诉我们伤亡在上升。

平躺在地面上或者粗厚的橡树后边，我们让敌人开火，等到敌人火力第一次减弱的时候，我们试图乘机往敌人方向前进。让士兵向前推进变得困难，我们前进的速度也变慢了。从战斗的声音判断，我们的友邻部队应该和我们并行。

我们再一次向前方灌木丛里的敌人冲过去。我刚招纳的几个部下跟着我在灌木里前进。敌人又一次疯狂地开火了。最后，大约在 2 0 步远，我看到前面有 5 个法军士兵在站着射击。我立即在肩上架起了枪。两个法国人，背靠背地站在一起，随着我的枪响倒在地上。我仍然面对着 3 个敌人。很显然，我的士兵在我后面掩蔽起来了不能帮我。我又一次击发。枪没有打响。我迅速打开弹仓，发现已经空

---

了。如此近的距离使我没有时间重新装子弹了，附近也没有地方可以掩蔽。想跑是没有用的。刺刀是我的唯一希望。在和平时期，我是个热心的刺刀搏斗爱好者并且相当熟练。即使是1对3，我对我的武器和我的能力绝对有信心。当我冲上前时，敌人开火了。我被击中了，头重脚轻地在敌人面前继续跑了几步。一颗子弹，从侧面打碎了我的左大腿；血从拳头般大小地伤口喷出。我时刻准备着敌人给我来另一颗子弹或来一刺刀。我试图用右手按着伤口，同时滚到一颗橡树后边。在敌我之间，我躺了好长一会。最后，我的士兵终于突破灌木的阻拦，敌人撤退了。

1等兵（L A N C E C O R P O R A L）R A U C H和列兵R U T S C H M A N N照料了我。他们把一条大衣腰带用做止血带，并且包扎了我的伤口。然后他们用一个单人帐篷把我送到木屋里。

从上头传来消息，说敌军被从木障后面赶出了树林，留下了200个俘虏。我们自己也有相当的伤亡，仅仅2营就有30人阵亡，包括两个军官；以及8人负伤，包括4个军官。后来，团史里记录，这是2营在3天里第3次脱颖而出。

离开这些勇敢的人并不容易。日落的时候，两个士兵用两根木棍撑住单人帐篷把我后送到M O N T B L A I V I L L E。我并不感到疼痛，因为失血我昏了过去。

当我在M O N T B L A I N V L I I E的一个谷仓里重新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营的外科医生，S C H N I D E R，

---

正在我身上工作。是H A N L E把他带来了。我的伤口再被次清理了一遍，然后我被装进了救护车，躺在3个负了伤，不停呻吟的同志边上。我们前往战地医院。马在被炮弹蹂躏过的路上小跑。震动引起了我的巨痛。当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的时候，有一个伤员已经死了。

战地医院已经不能再拥挤了，裹着毯子的伤员沿公路成排躺着。两个医生心急火燎地工作着。他们重新检查了我的伤势，在一个铺着稻草的房间里给我找了个地方。

天明的时候，一辆救护车送我到了位于S T E N A Y的基地医院。在那儿，我在几天以后得到了2级铁十字勋章。在做了一次手术后，我于10月中旬被一辆供军队医院使用的私人马车带回了家。

作者观察：沿F O U R—D E—P A R I S—V A R E N N E S公路部署的敌人使2营经历了最大的困难才完成任务。3个营最终加入了树林中的攻击。只有在承受了相当的损失后，我们才将敌人赶出了茂密的树林。

战斗一开始，伤亡率就居高不下。我们损失了3个军官。很难说当时是否有法军的狙击手，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或捕获一个。

由于高昂的伤亡率，我们在要求士兵前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指挥官的身先士卒只有对他就近的部队才起作用。

在面对面的战斗中，胜利属于弹匣里的子弹多一颗的人。

---

## 第二章 在A R G O N N E的战斗

### 第一节 在C H A R L O T T E山谷的连队防线上

圣诞节后不久，我出院了，但我的伤口还没有痊愈，仍然妨碍我走路。在替补营服役可是够讨厌的，所以我重新回到了我的连队。

1 9 1 5 年一月中旬，我在A R G O N N E西部找到了（团）部队。从B I N A R V I L L E到团指挥所漫长的道路代表性地显示了A R G O N N E森林里的情况。一条狭窄的用树干铺成的小路从团指挥所向外延展到约半英里外。偶尔有几颗步枪子弹从树林里钻出来，或有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迫使我卧倒在黏土质的交通壕里。当我到达我们连部的时候，我制服上的战伤标志已经不见了。

我接管了2 0 0 来个胡子拉碴的士兵和一段4 4 0 码的防线，法军欢迎委员会用一大串密集的炮弹（W H I Z B A N G S）向我致意。我们的阵地由连续的战壕以及加强这些战壕作用的胸墙组成，通过几条交通壕和后方相连。由于缺少铁丝网，阵地前面没能竖起障碍。总地说来，阵地布置得很差，地表水使战壕的深度只能在3英尺，在有些地方甚至更浅。阵地上必须的可容纳8—10个人的挖掘掩蔽部也是同样地浅，掩蔽部的顶板突出地面成为上好的靶子。这些顶板不过是几层细原木，顶多能阻挡碎片。在我接替指挥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有一颗炮弹落在其中一个掩蔽部上，重伤了9个士兵。我的第一条命令是：当敌人炮兵开火的时候，所有的掩蔽部都必须撤空，所有人都必

---

须在战壕里寻找适当的掩护。我还命令加强掩蔽部的顶部，使他们至少能抵御野战炮兵火力。这项工作在天黑时开始。我们发现阵地附近的几棵大橡树对我们很危险。一旦他们击发了炮弹，弹片会直接飞进我们的战壕；因此我安排了几个人把他们砍倒了。

受到新任命职务的激发，我很快就找回了“旧”我。对于一个23岁的军官来说，没有比指挥一个连队更好的职位了。要赢得士兵的信任，对指挥员有相当的要求。他必须谨慎小心，照顾好他的士兵，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律。一旦他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士兵们将会跟随他冲锋陷阵。

每天都有很多工作。我们缺少木板，钉子，夹板，铁丝，用于屋顶的防水纸以及工具。由我和一个排长一起盖成的连部有4.5英尺高，放有一张桌子和用山毛榉树，钉子，绳子做成的简易床。墙壁是光光的泥土，成股的水不停地沿墙壁流下来。在下雨的天气，水还经常从由两层橡树树干和一浅层泥土构成的屋顶漏出来。每四个小时，我们就得向外舀水以防止掩蔽部被水淹。只有在晚上，我们才生火；在潮湿的冬天，每时每刻天都很冷。

由于厚厚的灌木，我们看不到对面敌人的情况。法国人的情况比我们要好。他们不用自己砍树，因为他们能从军需仓库里得到必须的材料。他们位于树木非常密集的树林里；由于缺乏炮兵弹药，我们的火力对敌人的干扰很有限。敌人的阵地大约在300码外小山谷的另一侧。为了阻碍我

---

们的工作，敌人频繁地用小型武器向我们开火。虽然这使我们很不愉快，但我们更不喜欢那些炮兵火力，因为他们射击和爆炸的间歇很短。不管是谁在开阔地碰上一颗这样的炮弹而不想被弹片击中的话，他必须得赶快趴在地上。

1915年接近1月底的时候，天交替地下雨和下雪。1月23—26日，连队在第一线后方约500英尺进入预备状态。那儿的掩蔽部更糟糕，敌人的炮兵更恼人，每天的损失和前方的连队一样。连队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比如，运输材料，构筑掩蔽部，改进交通壕以及用树干铺路。当再次得到命令上前线的时候，我们反而都很高兴。大家士气很高，为了保卫祖国赢得最后胜利，军官和士兵们都愿意忍受艰难困苦。

1月27日，我和两个士兵从阵地的左侧沿一条通往敌军方向的壕沟出发执行侦察任务。这时，我们驻扎在一个于1914年12月31日被我们占领的旧法军阵地上。在搬开战壕里的一些障碍后，我们小心地出发了。沿着战壕走了40码，我们碰上了一些死亡的法军士兵，他们可能自进攻以来就被留在双方的战线之间而不能被掩埋。战壕的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墓地，在战壕末端离我们阵地几百码的地方，一个被废弃的医疗站竖立在双方战线之间洼地的最低处。这个医疗站挖掘得很好，有良好的掩蔽，能容纳20个人。一路上我们没有看到敌人，但敌人和往常一样地用骚扰炮火射击我们的阵地。从炮火的声音判断，他们大约有500码远，在山谷的另一边。我决定把这个医疗站改建成一个前进据点，那天下午我们开始了工作。从这



---

个位置，我们可以听到路哪边法国人说话的声音。我认为向前派几个侦察兵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很难穿过那些浓密的灌木而不被发现；他们可能在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前就被射杀。

---

## 第二节 1915年1月29日的攻击

为了尽可能多地盯住（P I N D O W N）在A R G O N N E的敌人，（上级）组织了多次将于1月29日进行的牵制性小型攻击；27师的各团都将参与。我们计划在炸开我们所发现法军地雷区后（M I N E S H A F T），我们团就在右侧2营地段进行有力的突袭。同时，炮兵开火缠住在3营10连正面的敌人，炮火然后向右侧延伸，接着向9连以及左侧延伸。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得到了49野战炮兵团的一个榴弹炮连，炮连在27，28日完成了准备工作（R E G I S T R A T I O N）。虽然行动时10连需要离开阵地，9连不需要向前推进但是要切断敌人任何在侧翼逃脱的企图。

29日的黄昏伴随着寒冷以及地面的冻结来临了。在行动的开始阶段，我和三个步枪班在我们那个新据点里。我们处在我们阵地前100码，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炮弹从头上呼啸而过。有一些击中了树，一些落在我们后边。炮弹触发了地雷，把泥土，木棍，石块雨一般地泻在地面上。炮击之后，在右侧响起了手榴弹爆炸和小型武器密集射击的声音。一个法国人孤零零地向我们的阵地跑过来，被射倒在地。

几分钟以后，3营的副官跑上来告诉我们右侧的进攻很顺利，3营长并问9连愿不愿意加入他们一起享受一下。我们当然愿意，任何能让我们摆脱战壕和无止境掩护任务的事都行。

---

我意识到连队不能以战斗队形（IN DEPLOYED FORMATION）从战壕里运动出去。我们处在敌人的炮兵和机枪射程内，任何推进都会被树顶上的敌军观察员看到。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让我的士兵从阵地右侧沿着一条通向前线的壕沟爬行。他们到达壕沟末端后就部署在左侧，15分钟后，大约50名士兵就在阵地前方通向敌人的一个斜坡上集合。我们仔细地在裸露的灌木丛里向敌方爬行。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凹地，敌人的步枪和机枪就向我们开火并挡住了我们。没有掩蔽物，我们可以听到子弹钻进冰冻地面的声音。我们头顶的几棵橡树遮掩了我的几个士兵。即使用望远镜我也不能确定敌人的方位。我知道即使敌人盲目地射击，我们留在那儿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敌人密集的火力弥补了射击精度的不足。我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不须蒙受重大损失就能摆脱这个糟糕处境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对士兵的苦难负责的责任感使指挥员的心里很沉重。

当我们右侧远处响起了进攻信号的时候，我刚刚决定要冲到前面60码的凹地里，因为那儿能比目前的地形提供更多的掩蔽。我的号手就在我后边，于是我让他吹起了进攻号。尽管敌人的火力不减，9连的士兵们跳起来，使劲地欢呼，向着敌人冲去。我们很快地穿过了凹地到达了法军地铁丝网障碍前，只见敌人匆忙地放弃他们坚固的阵地逃跑了。法军的红裤子和蓝色燕尾服在灌木丛里四处飘散。我们完全顾不上敌人阵地上的战利品，急匆匆地追击着法军。我们紧紧地跟在敌人后面，闯过了两条有良好铁丝网

---

障碍的防御线。阵地上的敌人在我们赶到之前就跑了。由于法军的轻微抵抗，我们任何损失都没有（草图 1 1）。

我们越过一个高地之后，树林开始稀疏起来。可以看到敌人聚成一团在我们前面跑，因此我们从后面猛击他们，边跑边射击。连队的部分清除掩蔽部的敌人，余下的人继续追击直到我们到达 F O U T A E — A U X — C H A R M E S 以西 6 0 0 码的树林边缘。我们已经在原先阵地以南半英里了。这里的地势又一次向下倾斜，逃跑的敌人消失在低矮的灌木丛里。我们和两翼，后方都失去了联系；从两侧听到了双方鏖战的声响。我把连队集结起来，占领了 F O U T A E — A U X — C H A R M E S 以西的树林边缘，并试图重新建立起和友邻部队的联系。在大家的笑声里，一个士兵从掩蔽部里拿出几件女性的衣服。

一个后备连赶到了。把和其他部队建立联系的任务交给他们后，我们穿过灌木下山向西南方出发。这一地段的地形基本上已经没有树木。连队派出了强大的警戒组，其余的在后头成一路纵队前进。我们刚刚穿过一个凹地，从左侧射来的强大火力就迫使我们卧倒，但是我们看不见敌人。为了维持我们的攻势，我们转向西侧，绕过了敌人的火力，然后重新开始向南推进穿过开阔的树林。

在树林的上部边缘，我们突然遇到了铁丝网障碍，其延伸的广泛程度前所未见。据肉眼所能观察，铁丝网在两侧都纵深几百码。法军在这个突出部清除了所有的树木。这片

---

障碍设在微微升起的斜坡上，在远处我可以看到我的三个士兵在发信号——其中一个名列兵M A T T，我们最年轻的志愿兵。很清楚，敌人还没有占领这块坚固阵地。这突然提醒了我，如果我们占领它并坚守到后备部队上来将会是一个很有价值，很重要的工作。我试图沿着穿过铁丝网的小路向下运动，但是敌人从左边射来的火力迫使我趴在地上。敌人大约在1 / 4英里以外，由于铁丝网的密集，他们不可能看到我。当我四肢着地穿越阵地的时候，跳弹在我周围乱飞。我命令部队成单列跟我前进，但是先头排长丧失了勇气，什么也没干。其余的部队也学他的样子趴在铁丝网后。向他们喊叫和挥手毫无用处。

这个阵地构造地像个加固堡垒，不可能靠3个士兵就能守住，必须把全连拉上来。我在西面摸索，找到另外一条穿过障碍区的通道后，猫腰返回。我告诉我的先头排长，要么服从我的命令，要么被当场枪决。他选择了服从命令。尽管敌人从左侧射来密集的小型火力，我们都猫着腰穿过了障碍区，到达了阵地。

为了守住阵地，我把部队呈半圆形部署并开始土工作业。这块阵地叫中央阵地，是根据最新的设计构筑的；是一个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这个防御体系一直穿过A R G O N N E，由相距60码的碉堡（B L O C K H O U S E S）组成；这样法军可以用侧翼和正面机枪火力覆盖大片的铁丝网障碍区。成线的胸墙把单个的碉堡连接起来；这道胸墙是如此地高，以致于从墙后台阶上发射的火力可以到达在射程内的所有障碍区。一条深沟把胸墙和障碍区隔离开

---

来。墙后有深深的掩体，往后大约 11 码有一条和墙并行的狭窄小路。墙的高度能掩护在小路上行使的任何车辆。

右边的敌军阵地显然没被占领，但在左边，我们受制于相当密度的小型火力。大约早晨 9 点，我向营里发出了如下书面信息：9 连已占领了位于我们出发战线以南 1 英里的部分法军坚固工事。我们坚守在一处穿过森林的地段。要求立刻支援并补给机枪弹药和手榴弹。

同时，部队试图用铲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凿，但是只有用很少的镐和鹤嘴锄才能取得一点进展。我们工作了大约 30 分钟，这时左边的哨所报告敌人在东面 600 码处成集团穿过铁丝网撤退。我命令一个排开火。一部分敌人忙着寻找掩护，仍然在障碍物北边的敌军转到更远的东面。他们很明显到达了被胸墙掩蔽的道路上，因为我们开火后不久就受到了那个方向的射击。

我们的挖掘工作进展不值一提，我只好另外找个地方布置连队。在右侧 200 码，我在敌人阵地上找到了一个弯曲部。如果我们要在敌军工事里保留一个桥头堡的话，这是个很值得防守的地方。全连一路杀到这个叫做“LABORDAIRE”的位置，很快就用散落在地上的树干搭起临时防御工事。我们从这儿向敌人开火，迫使右侧的敌人在 300 码以外停止前进。敌人开始在彼处挖掘掩体，不久他们的火力就平息下来进而停止了。

我们的桥头阵地包括 4 个碉堡，全连成半圆形部署；一个 50 人的排被安排在阵地和铁丝网之间的隐蔽处担任预备

---

队。在这儿，另外一条之字型的通道穿过设置铁丝网的地段。时间在流失，我们开始对援军和补给尚未到来感到着急。突然右侧的部队报告距离我们大约 50 码更多的法军在穿过铁丝网撤退。排长想知道是否应该开火。（除了开火）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可干吗？我们很快就要卷入一场恶战了，让法国人毫毛不损的通过对我们有害无益。如果我们立即开火，那么法国人会转向西面沿下一个通道进入阵地；他们也有可能穿过我们的通讯壕（LINE OF COMMUNICATION）而包围我们。我开火了（草图 1 2）。

我们子弹从高高的胸墙后射向附近的敌军，但是法军战斗得很勇敢，一场艰苦的战斗展开了。幸运的是，大多数新出现的敌军，大约有一个连，转向西面，在 350 码以远穿越了铁丝网区，然后从西面沿宽大的正面向我们推进。除了一条穿过铁丝网和营里相同的狭窄小路，9 连被完全包围了。即使是这条生命线也处在敌人从东西两面的火力之下。在右侧，我们的重火力把敌人死死地压在地上，但是左面的敌人取得了进展，非常危险地靠近了我们。弹药逐渐变得稀少，我把预备排的大部分装备都拿走了。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弹药，我命令降低发射频率，但是西面的敌人继续猫着腰向我们靠近。要是弹药用完了我该怎么办？我仍然对营里的支援报以希望。现在的一分钟好像一辈子那么长。

---

围绕着最右边的碉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在防御中投出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几分钟后，一个法军攻击班成功地夺取了它，并从它的枪眼里向我们的背后倾斜步枪和机枪火力。在我收到这个报告的时候，营部派出的一个信使（RUNNER）隔着铁丝网大喊着向我传达营里的命令，“我营进入了北部半英里的阵地并挖壕拘守。隆美尔的连队撤退，支援不可能”。前线又一次呼唤弹药，我们只能坚持10分钟了。

作决定的时刻到了。我们应该和敌人脱离接触并在敌人的交叉火力下通过铁丝网区的小路后撤吗？这样的行动至少会造成50%的伤亡。另外的一个选择是打完我们的弹药后，向敌人投降。投降不予考虑。我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向敌人进攻，瓦解他们然后撤退。这时我们唯一的出路。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法国步兵还没能有一次承受起我们的步兵攻击。如果西面的敌人被打退，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穿过障碍区，只要考虑较远的东侧敌人的火力。速度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在敌人受到攻击后还未及反应前摆脱他们。

我毫不迟疑地下了命令。每个人都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因此每个人都决心全力以赴。预备排跑道右边，重新夺取了碉堡，他们的攻击动摇了敌人的整个战线。敌人崩溃并逃跑了。当法军向西逃窜时，摆脱敌人的机会到了。我们迅速向东，成单列尽快地通过了铁丝网区。东面的法军向我们开火了，但是在300码的距离射击移动目标并不容易。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打中了几个。当西面的法军恢复过



---

来重新进攻的时候，我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在铁丝网的安全一侧了。除了五个重伤的士兵我们不能带上，部队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而顺利到达了营的阵地。

2 营部署在三个法军占领阵地正南方的茂密森林里，我连在营的左翼。一营有了麻烦，和我们的左翼也失去了直接接触。但是靠着联络班（L I A I S O N S Q U A D S），我们勉强和他们的右翼保持联系。我们连在离森林边缘几百码的地方挖壕据守。在冰冻的地面挖掘可绝不是开心的事。

到目前为止，法军炮兵的注意力全击中在我们的旧阵地或是我们的后侧。在我们进攻时，他们没注意到我们，可能是因为步炮联系太差。不过这个缺陷现在已经被弥补了。由于森林前缘（F O R W A R D E D G E）受到了特别注意，我们遭到了法军大量报复性炮火攻击以致我们的挖掘作业受到妨碍。我在一张信息表上详细地报告了早上的行动并附上了中央阵地和L A B O R A I R E阵地的简图。

此后不久，1月29日下午，法军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开始了反冲击。法军的大批新部队，在军号和大声命令的激励下，冲过了灌木丛，但是受到我们小型火力的迎击。到处都有小群的法军徒劳地想尽量靠近我们。我们的防御火力造成敌人惨重损失，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大量死伤的敌军躺在我们周围。在夜幕的掩护下，法军撤退到100码以远的森林边缘，挖掘据守。

步兵火力开始消沉下去，我们也开始挖掘，因为我们的战

---

壕只有 20 英寸深。没等我们挖地更深些，法军的炮弹就开始落在了我们中间。美国式设计的钢壳（STEEL CASED ROUND）炮弹在四周爆炸，四散的尖锐弹片，呼啸着刺破冬天的夜空；连相当粗的树干也被炸断，就好像他们是火柴杆一样。

我们的阵地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掩护，除了少数时间，法军的骚扰火力几乎使我们彻夜不宁。我们裹着大衣，单人帐篷和毯子，靠在浅浅的战壕里瑟瑟发抖。当集束火力击中我们附近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士兵们猛地跳起来。一晚上，我们损失了 12 个士兵，比我们在整个进攻中受到的损失还大。没有食物能送上来。

黎明的时候，敌军炮火开始减弱，我们又开始深挖我们的战壕，但我们并没得到很多时间。早上 8 点，法军炮火又迫使我们停止，紧接着是敌人步兵的大举进攻，但是进攻被我们毫不费力地打退了。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也遭到相同的命运。到了下午，我们的战壕已经深得让我们不再为法军炮火担心。我们没有通向后方的交通壕，因此我们等到天黑以后才吃到第一顿热饭。

作者观察：1915 年 1 月 29 日的进攻显示了德国步兵的优越性。9 连的进攻并不出乎意外，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失去了勇气并放弃了准备良好有铁丝网，3 线纵深和机枪火力的防御阵地。敌人知道进攻的来临并试图用火力的阻止他。我们敢于从被包围的 LABORDAIRE 阵地进攻充分说明了德国部队的战斗能力。

---

不幸的是，我们营和我们团都没能利用 9 连的成功。由于在一线使用了 3 个营，我们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步兵弹药和手榴弹的缺乏增加了我们防御 L A B O R A I R E 阵地的难度。几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的处境很不妙： 1，敌人夺取了最右边的碉堡。 2，我们接到营里撤退的命令。 3，我们缺乏弹药。最后，我们撤出障碍区的通路处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任何其他的选择都会导致重大的伤亡，如果不是完全被消灭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法等到天黑，因为最后一发子弹在 1 1 点之前就被用完。打击东面较薄弱的敌人将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更凶猛的进攻来自西面。如果我们进攻东面的敌人将会使西面的敌人得到一个极好的机会打击我们的后侧。在 L A B O R A I R E 和敌人脱离战斗接触验证了“战地条令”里的条款：“在成功的进攻行动后脱离战斗是最容易的。”

在我们匆忙地为攻击做准备的时候，我们没想到携带任何重型挖掘工具。坚硬的冻土使我们的小型工具几乎毫无用处。即使在进攻中，铁锹和步枪同等重要。

虽然从森林边缘我们有更好的火力视野，我们把新阵地设在森林内侧 1 0 0 码。我们不想重复在 D E F U Y 树林的错误，把部队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但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火力视野来击退法军步兵的数次进攻并给他们造成重大损失。

---

### 第三节 面对中央阵地

(CENTRAL) 和BADATELLE

新阵地是个进步。我们处在较高的位置，地表水不再给我们造成麻烦。更重要的是，地面很适合挖掘作业。我们在进攻中夺取了防弹坑以及法军炮火不能穿透的位于地下13—20英尺的掩体。我和一个来自UHLANS的军官分享了一个防弹坑。和我一样，他也是个连长。我们只能匍匐着去联系我们的连队。天明之前，我们被寒冷折磨得够呛，因为我们不敢生火。只要一缕烟雾绝对能带来法军猛烈的骚扰炮火。

我们建立了10天轮休制度：大家轮换着在前线，后备阵地和休息营地各呆10天。感谢良好的阵地和工事，即使法军一天天加大了骚扰炮火的强度，前线的损失轻微。和我们相比，他们的炮兵显然有充足的弹药，而我们的弹药是如此缺乏，炮兵只能偶尔开火。

我听说我们在1月29日留下的5个重伤员被敌人俘虏了，但他们情况不错。几个星期以后，我因为那次战斗而被授予一级十字勋章。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着重调整和友邻部队相连的战线。右侧的120步兵团从1月29日的阵地向前推进了一些。左侧的123榴弹兵团独自向CIMETIERE推进，该地和CENTRAL相邻。攻击战壕不停地向前延伸并相互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一线阵地逐渐接近法军，最后终于到达了他们主阵地之前的铁丝网设障

---

区。

敌人的野战炮兵和战壕里的迫击炮妨碍了我们的挖掘作业，其中迫击炮是第一次出现。有很多士兵在攻击战壕里被击中。交通壕，通往后方的通道，指挥所，以及军需点时时处在法军的炮火骚扰下。当士兵们后撤到休息营地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这段休息时间里，我们通常也担任埋葬阵亡战友的伤感任务，森林里的墓地日渐扩大。

从5月初开始，法军用有翼的中小口径迫击炮轰炸我们位于“中央阵地（CENTRAL）”地段的最前沿阵地。炮弹出膛时的轻微声响对于我们这些ARGONNE的老兵们是太熟悉了。虽然这种声音比其他各种战场上的声响都轻，它还是足以把我们从熟睡中惊醒并迅速地跑出露天工事（DUGOUTS）。白天，我可以看到这些炮弹在空中飞过并有足够的时间躲藏起来（DUCK）。在晚上，我们最好完全避开被威胁的区域。另一方面，当法军骚扰炮击的时候，大家都懒得起来离开露天工事。

尽管每天都有伤亡以及战斗造成的紧张，大家的士气很高。大家都不为所动平静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ARGONNE的这个浸透鲜血的角落，我们甚至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了。最困难的事是向那些负了重伤或阵亡而被抬下去的战友道别。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一个腿被迫击炮弹炸飞了的士兵。黄昏的时候，这个士兵被放在沾满鲜血的单人帐篷里从我们跟前沿着狭窄的战壕被抬了下去。当看到一个优秀的年青战士这样地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

---

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我只能握着他的手鼓舞他。但是他说“中尉，这并不是太糟糕。即使我不得不戴个木腿，我也会尽快回到连里的。”这个年青的小伙子再也没有看到太阳升起，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路上。这种责任感正是我们连队精神的典型表现。

5月初，我们收到了第一批坑木。我们曾经以此在战壕的前壁上构筑供1—2人使用的防炮洞。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下哨的士兵布置在哨所里了。我们的第一线已经非常靠近法军的主要工事，法军已经不能对我们开炮而不误伤自己人。他们转而增加了对我们后侧的攻击，包括供应线，预备阵地，指挥所以及营房等。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没有什么战地经验的资深少尉接管了9连。团长希望把我调到另外的连队，但是我推辞了并继续和这些我曾经指挥过的士兵在一起。

5月中大约有10天左右，9连被配属67步兵团。该团位于ARGONNE中部靠近BAGATELLE的地方，123榴弹兵团的西面。在经历了多次战斗之后，这个雄心勃勃的部队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在这儿，一种不同形式的堑壕战占了主导。大家并不太注意在阵地上挖掘掩体以防御野炮（ARTILLERY）和迫击炮的炮击。整个战斗在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展开，士兵们都蹲在浅浅的战壕里或用沙包堆成的沙墙后面。在BAGATELLE，几乎看不出来ARGONNE原来是个浓密的森林区域。法军的炮兵把树木完全给摧毁了，在长达几英里的地段能

---

看见的只有树桩。在下级军官正进行接管阵地前的侦察时，短暂而激烈的手榴弹战在宽大的正面展开了。战斗尚未结束，我们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个例子说明了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们熬到了战斗间隙。

出于习惯，我们加深了战壕并为自己挖掘了掩体。突然而猛烈的法军野炮和迫击炮火力，以及伴随着的在整条战线上展开的手榴弹大战使我们免于沉闷。在温暖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恶臭令人恐惧地飘进阵地。很多法国人的尸体仍然躺在我们前面，双方阵地之间的地方。由于受到法军的猛烈射击，我们不能焚烧这些尸体。

夜晚也非常令人兴奋。沿着宽广的战线，手榴弹战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我们感到很迷惑，因为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敌人是否在某处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或绕到我们后面去了。不仅仅于此，侧翼的几个法军炮兵连也会加入了这个场景。这样的景观每天晚上都要重复好几次。我们很快发现这对我们的神经造成了压力。

我从前任手里继承的排指挥所位于排所在地段的左后侧。在和战壕底部水平的地方，大约离地面 6 英尺，在战壕前壁上有个狭小的直立的凹陷（S H A F T）。这个凹陷的宽度只能让一个人低身而过。它的另一端开口在往下 6 英尺，也就是地下 12 英尺的一段横向隧道，隧道大小如一个大棺材。地板是软木木板的，墙上挖了一些口子以盛放口粮和其他物品。墙和天花板都缺乏生气。整个掩蔽部由黏土支撑着，如果入口被炮弹炸踏的话，里面的人肯定会

---

被活埋。因此，一旦有炮弹在附近爆炸，我就跑出我的洞穴和我的排在一起。然而这无论如何也比站着和敌人展开手榴弹战要好。手榴弹战往往迫使我们有一半夜不能睡觉。

这些天的热气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一天，E N S I G N M O R I C K E，一个特别优秀的士兵，拜访了我。我正在我的洞穴里，不得不和他隔着墙说话，因为我的这个迷宫容纳不下两个人。我告诉M O R I C K E，即使在地下 12 英尺，我也确信我们跑不过那些苍蝇。M O R I C K E 说，这毫不奇怪，因为整个战壕的边缘全是苍蝇而变黑了。他找到一把镐开始在那儿挖，刚凿了一下，一个法国人黑黑的，半腐烂的手臂就露了出来。我们在地上撒了些氯化石灰，不再打扰这个已经安歇了的人。

我们好不容易对付着过了这 10 天，当我们回到团里的时候又被扔回了第一线。我们发现堑壕战已经越来越使人沮丧，在不断增加的野炮和迫击炮火力之外又加入了地雷。对方的外围阵地就在几码之外的半遮盖的攻击战壕里，战壕被密集的铁丝网所加强。夜晚充斥着此起彼伏的手榴弹战，战斗不时地将阵地上所有的人都卷入其中。双方都试图破坏对方的前进隧道和阵地，几乎没有一天听不到爆炸声。

一天，法国人成功地切断了我们的一条攻击战壕（S A P T R E N C H），我们连的 10 个士兵当时正在其中挖掘。敌人被我们赶跑了，但是战斗和挖掘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有好几个士兵被完全埋在土里了。



---

我们企图俘获邻近法军哨所的行动通常会导致相当的损失。这些哨所和与其相连的战壕完全被铁丝网包围了。即使是最轻微的动静也足以使碉堡里的法军用机枪向设障区扫射。这种情况很快激怒了我们，我们希望通过突袭中央阵地（CENTRAL）来消除这种不利的处境。

---

#### 第四节 对“中央阵地”（CENTRAL）的进攻

计划在3个半小时的野炮和迫击炮火力准备后，我们将夺取在LABORAIRE，中央阵地（CENTRAL），CIMETIERE 以及BAGATELLR的法军据点。敌人自从1914年10月以来就在这些阵地上活动。为了这次进攻，团里已经作了几个星期的基本准备。中重型迫击炮被部署在紧邻一线的防炮炮台里。预备连队不分日夜通过狭小的交通壕输送给养，拆散的迫击炮以及弹药。法军的骚扰炮火变得更为猛烈了，很多炮弹击中了运输组。将近6月底的时候，9连在休息营地呆了几天以后又回到第一线。我们惊讶的看到这么多的大中口径火炮被部署隐蔽在BINARVILLE周围。我们并且很高兴地注意到这次看起来有充足的弹药。大家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进入了阵地。

团里为5个进攻连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进行准备工作时，我们排在“中央阵地”（CENTRAL）以北2 / 3英里的地方担任预备队。进攻前不久（JUMP OFF），我们在出发阵地后侧向前移动。我们紧紧地跟着进攻梯队，以便向他们供应手榴弹，弹药和挖掘装备。

6月30日5时15分，所有的炮兵都开火了，包括8。3英寸和12英寸迫击炮。炮击的效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爆炸把泥土象喷泉一样地喷向空中，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个大坑。法军的坚固工事被炸得粉碎，好像被一个巨大的榔头打中一样。士兵，原木，树根，路障和沙包被抛向空

---

中。我们怀疑敌人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猛烈而集中的炮火。

攻击前 1 小时，中重型迫击炮对碉堡，铁丝网设障区以及胸墙开火了。法军徒劳地集中起他们的炮兵火力企图击破我们的进攻。我们的第一线只由少数人守卫而且很靠近法军的主阵地。法军的炮火只能在我们后方炸起尘土。一颗炮弹在我前方 1 0 0 码爆炸，把一个在 1 月份战斗中死亡的法军遗体抛起挂在树上。我不停地看表，还有 1 5 分钟。由于双方都加大了炮火密度，炮击引起的浓密烟幕阻碍了双方的视线。

分配给我们的交通壕暴露在敌军的强大火力下，因此我决定稍稍偏离给我的命令，把部队靠边布置在 1 0 0 码以远的地方。我们穿过延伸的开阔地逃生，在一个低洼地里找到了掩蔽处；然后沿着交通壕，冒着在我们周围四处乱飞的法军火力冲到了第一线。突击部队正并排躺在一起，我们对面的枪支和迫击炮吐着火舌（A C R O S S F R O M U S , T H E L A S T G U N A N D M O R T A R S H E L L S A R E B U R S T I N G）。

8 时 4 5 分，我们的攻击部队在宽大的战线上向前移动。法军的机枪向我们喷射着子弹。士兵们绕过弹坑，越过障碍，跳进了敌人的阵地。我们连的攻击梯队受到来自右侧的机枪火力射击，几个人倒下了，但是大部队继续向前冲，隐蔽在弹坑里和路堤后面。我们排紧跟而上。每个士兵都背着东西，几把铁锹或是几个装满子弹和手榴弹的袋子。

---

右侧的法军机枪仍然在扫射。我们穿过了它的火力场，爬上了胸墙，回到了这个在1月29日曾经被9连占领的地方。阵地上是一片狼籍。死伤的法军四散地躺在扭曲的工事废墟，原木以及连根拔起的树干里。这些工事导致了很多法军伤亡。

在我们右前方，手榴弹战正在进行。法军后方阵地上的机枪向战场的各个方向扫射，迫使我们寻找掩蔽。太阳很热。我们弯着腰向左侧运动，转移到我连攻击梯队的底部（HARD ON THE HEELS OF COMPANY ASSAULT ECHÉON），向通往第二道阵地的交通壕压过去（草图13）。

炮兵已经把火力向南移动160码转移到法军的二号中央阵地上（CENTRAL II），这个阵地只有在野炮和迫击炮再次轰击后才于7月1日被攻占。我团攻击队形中没有参与扫清一号中央阵地的部队继续向二号中央阵地推进。

我们前方30码，手榴弹战正如火如荼。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90码以外的二号中央阵地的轮廓。法军的机枪火力使我们不可能在交通壕外运动，前方的攻击组好像停顿了。年轻的攻击组长，ENSIGN MORICKE，受了重伤躺在战壕里，耻部还带有一颗子弹！我们想把他抬下去，但是他说我们不必为他操心。担架队接手了。在最后一次和他紧紧握手之后，我接管了一线攻击部队。

---

ENSIGN第二天死在了医院里。

我们和二号中央阵地的守卫部队交火了。炮兵已经停止了射击。投了几轮手榴弹后，我们冲锋占领了二号中央阵地（CENTRAL II）。部分守卫部队沿着交通壕跑了，其余的一部分跑过了开阔地，剩下的投降了。我们留下部分部队继续扩大突破口，大部分攻击部队则继续向南压迫。我们在沿着一个10英尺深的交通壕运动时走了大运，出其不意地俘虏了法军的一个营长和他的所有营部人员，他们完全没有抵抗。交通壕往下延伸100码，其开口处是一片宽大的空地。我们面前的地势急剧下降，在VIENNE-LE-CHATEAU和山谷融合。由于视线被树林遮断，VIENNE-LE-CHATEAU并能看清楚。我们和两翼及右侧的友邻部队都失去了联系。在200码以外的森林边缘，我们看到有一股相当数量的敌人。我们开火了，在激烈的交战后敌人撤进了树林。当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在左翼和推进到此的一营部分部队建立了联系。然后我重新调整了我指挥下的部队，这时我的属下已经包括了3营的全部单位。我把部队部署在二号中央阵地以南350码的防御阵地上。由于我们的整个右翼都暴露给了法军，而且我们的后侧继续传来苦战的声音，我认为继续向南推进是不明智的。在1月29日的战斗中，我走得太远以致失去了所有后援，这个事情仍让我记忆犹新。

侦察组向我报告，我们右边的部队仍不能扫清一号中央阵

---

地上的敌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封锁阵地以防止敌人从西面进攻夺取我们刚到手的阵地。为了增强防御，我把我所有的最好的老兵部署在第一线，我后来为我的这个决定而高兴，因为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法军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反击试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这时我也随时保持向营长通报进展。

在左侧，一营的几个连队已经沿山谷向下推进到H O U Y E T T E峡谷。外围阵地报告3 3 0 码以外山坡上的树林里有大股敌人。我和一营长U L L E R I C H上尉讨论了一下我们的处境，他决定让一营在9 连的左侧挖壕坚守。

我们立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留了一个排做预备队，让他们输送弹药和手榴弹以及从事2 号中央阵地侧翼阵地上的工事挖掘（W O R K）。法军侦察组向我们的一线试探，但被我们轻易地驱逐了。

挖掘工作很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战壕的深度就超过了三英尺。法军的炮兵自进攻开始以来相当地平静，但是现在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武器向二号中央阵地开火了。法军显然相信我们用大批部队才夺取了阵地，因为他们消耗了极大的弹药。他们的唯一战果是把他们自己的阵地炸个粉碎以及切断了我们通往后方的交通壕。我们的补给处在敌人火力威胁下，唯一的一条铁丝网也给炸飞了。不过我们成功地把重机枪排设置在连队阵地上。

到了晚间，战壕深度达到了5 英尺，法军的炮弹仍不停地落在我们后面。树林中突然响起了军号声，敌人以他们惯

---

有的密集队形从 1 / 8 英里外的树林里向我们冲击。不过，我们的火力很快把他们压倒在地。地面上有个轻微的突起，因此我们只能在敌人前进到 90 码以内的时候才能找到射击目标。也许往后接近 2 号中央阵地的位置会好一些。在那儿我们肯定会有更好的火力场。但是另一方面，法军的炮兵或许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法军的进攻很积极，到处都爆发了手榴弹战，甚至一直持续到入夜以后。我们的手榴弹供应有限，因此我们在大多数战斗中使用步枪和机枪。夜很黑，手榴弹爆炸产生的烟雾降低了我们照明弹的效用（ROCKET FLARE）。整夜里战斗的火光此起彼伏，但我们击退了敌人所有的进攻。天明的時候，我们向外扩展（MADE OUT）到了 50 码远的沙墙。看起来法军步兵正忙着在他们的临时掩体后挖掘工事。在夜里，法军步兵不能让我们不得安宁，到了早晨，法军炮兵接班了。幸运地是大部分炮弹落在 1 号和 2 号中央阵地上，只有少数接近我们的阵地，几乎没有炮弹打到我们的一线阵地上。我们因此相对感到安全，而没有去羡慕那些在受到炮击的交通壕里来回搬运食物和其他补给的运输队。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继续加固阵地。战壕深度达到了 6 英尺。我们构造了由树干强化的小型掩体（WOOD—LINED DUGOUT），安置了装甲盾牌以及用沙包堆成了火力发射点。炮火在一线造成的损失很少，但是在饱受炮击的通往后方的交通壕里每天都有人伤亡。

为 6 月 30 日的攻势而集中使用的炮兵转移到其他战线去

---

了。我们薄弱的有组织火力因为缺乏弹药而不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前线总是有一个炮兵观察员，这使我们步兵很感激。

7月初，敌军开始从那些允许发射一定侧翼火力的阵地上每天用带有稳定尾翼的迫击炮弹破坏我们的战壕。这些迫击炮构造简单但是侧向散布很小，因此有很高的直接命中率。我们并不能每次都能及时地从危险区域撤出以避免损失，这给我们造成了相当的伤亡。单单一颗100磅炮弹的爆炸就杀死了好几个士兵。

在7月，我接受了为期5周担任10连代理连长的任务。

4连和5连接管（RELIEF）了该连防守地段。我们这些连长根据统一的方案正一同在地下26英尺构筑一个有多路出口的防炮掩体。我们日夜执行这个计划，几个组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开工。军官们也加入了工作中（PITCH IN），我们发现一起工作有助提高士气。

阵地经常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被法军炮兵炸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用少量原木加固的工事象纸板箱一样被炸塌。幸运地是，法军的炮击很古板。他们总是从右侧开始炮击然后把炮火移动到左侧。留在猛烈的炮火下被证明代价高昂，因此当法军开始炮击的时候，我们就从战壕里撤出来直到他们的炮火挪动到另一侧或是转移到我们的后方。如果法军步兵在炮击后进攻我们，我们就用反冲击打退他们。步兵进攻并不使我们厌烦，因为在面对面的搏斗中，我们感觉自己比法国人优越。



---

一号中央阵地上的行动具有重复性，我们开始象以前一样往敌人方向挖掘进攻战壕以及地下隧道。8月初，我们接管了（R E L I E F）1 2连在M A R T I N地段的阵地。1 2连在一天前敌人持续一整天的进攻中受到了重大损失，敌人的这次进攻中首先爆破了一个地下隧道。增援在黄昏的时候顺利完成了。当法军炮击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成阵地布置。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紧张地俯卧在地上，和周围的法军尸体躺在一起。当炮火减弱并平息以后，我们拿起铲子开始加深工事。当战壕深度达到8英尺，而且在战壕的前壁上也挖了无数的洞穴的时候，我们不再为法军的野炮担心。不管如何，我想把这些跟我来的士兵一个不少地都带回去。

辛苦的挖掘作业有了回报。我们在两天以后离开了阵地，尽管法军用火药骚扰我们，但我们只有几个轻伤。接近8月中的时候，我把连队移交给接替我的人并得到了14天的假期，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

作者观察：6月30日，为了避免敌军察觉进攻时间，（我们）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野炮和迫击炮炮火准备中设置了无数的间歇。尽管炮火很猛烈，但是敌人的阵地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在进攻中仍然有一些机枪火力点进行了抵抗。

德国步兵的进攻威力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我们并没有在实现预期目标后停止，而是前进并夺取了下一个法军阵地。进攻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法军的一个营长和他的参谋人员被我们出其不意地俘虏了。从攻击向防御的转变很迅速。

---

因为法军很熟悉他们的原有阵地，所以我们避免使用他们。安排输送队携带弹药和挖掘工具非常有远见，因为法军的报复性火力阻止了后续攻击梯队对我们的补给达几个小时并切断了我们的电话联系。

7月1日，在击退法军从附近树林对我们发起的反击中，步枪和机枪火力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

天明之前，法军步兵利用沙包墙在我们战线前大约50码挖掘了掩体。很显然，这些沙包的一部分是他们在进攻中夺取的或是他们的后方单位在进攻陷入停顿后输送上来的。

在我们发起进攻后的几个星期里，一旦敌人用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我们的阵地射击，我们就时刻准备撤空那一地段以降低损失。现行的步兵条例允许防御中的连长在受到敌人猛烈炮火骚扰的时候进行局部撤退。

---

## 第五节 1915年9月8日的攻击

在我休假回来以后，我被任命为4连连长。该连几天后将在团的右翼参加进攻。我在C H A R L O T T E山谷的一个预备阵地上接管了4连。在亲自对集结区域和进攻地形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在山谷里的原有阵地上进行了演练，用这种方式以使连队在执行即将到来的艰苦任务是具有充足的信心。我所感到遗憾的是我的指挥只持续了几天，我的资格太浅而不足以担任常务连长。

9月5日黎明前，我排通过交通壕信心十足地向前沿移动。我们从123榴弹兵团的一个连手里接管了一个底下被法军挖了隧道的阵地。在好几处地方，我们都能清晰地听见敌军挖掘队不停工作的声音。希望敌军在进攻前不要停止挖掘。我们宁愿和敌人面对面地较量也不愿被炸到半空中。漫长的三天过去了，在这三天中我们底下的鼯鼠们没有一刻停止挖掘。

9月8日8时，我们的重炮和迫击炮向我们前方40—60码的敌人阵地开火了。这次炮击所动用的大炮数量和弹药数同突击中央阵地时的弹幕射击相当。各种口径的法军大炮立即向包括我们阵地在内进行了反击。我们在可容纳3—4人的轻薄掩体里缩成一团，任凭炮弹狂怒地在我们头顶飞过。大地在炮弹的打击下持续地颤抖，草皮，碎片和折断的树枝象雨一样垂直而下，无处不落。粗大的A R G O N N E橡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面上。这时我们已听不到法军挖掘兵的声音了，难道他们已经完成了？

---

我在连队的阵地上不时地跑来跑去看看我的士兵们状况如何。炮弹在附近爆炸引起的冲击波时而把我震倒地。我从胸墙上向敌人方向瞥了一眼。好象有无数的巨大喷泉在地面喷发，那些喷发着泥土，草皮，沙包和木桩的喷泉。各处的树木纷纷倒下，蓝灰色的烟雾笼罩着敌人的后方。

弹幕射击（BARRAGE）持续了3个小时，我们躺在这个沸腾的大锅里熬过了这段莫名漫长的时间。手表的指针最终指向了10时45分。三个攻击组弓着腰从掩体里挑出来在出发线集合。大家校对了手表。只要炮击一停止，我们就准时在11时发起进攻（GO OVER THE TOP）。工兵和弹药装备输送队到了，我向每个工兵班长指示了目标。这些目标大约在敌人战线后225码，我向它们着重指出它们必须把注意力击中在这些目标上，在二线紧跟我们的我连其他部队会处理那些目标外周的抵抗。我们讨论了进攻达成后的作为，如何巩固战果，如何与其他部队建立联系以及封锁部分地段等等。

与此同时，在准确的击中炮火轰击下，各型各口径的炮弹正摧毁着敌人阵地。难以想象，当步兵们冲过去的时候还能有什么东西存活下来。还有30秒！步兵们藏身在弹坑里准备出击。还有10秒。最后一批炮弹打在我们前沿。还不等硝烟散尽，三个攻击组悄声地从战壕里站起来向280码以外敌人战线上的目标冲去。士兵们象几天前演练的一样，准确地穿越了战场上地烟雾和喧嚣声。多么美妙地图画啊！

---

士兵们无暇顾及一堆堆因恐惧（F E A R—C R A Z E D）而从阵地上爬出来高举双手投降的法军士兵，只是向他们指指我们的出发阵地。各攻击班朝着预定目标猛冲而去，由一级连军事长（C O M P A N Y F I R S S E R G A N T）带领的后续部队在第二线控制了这些战俘。

我在右侧加入了攻击队。我们向前穿越了敌军战壕，在几秒钟内就到达了目的地。工兵，战壕挖掘班（E N T R E N C H S Q U A D），手榴弹班紧随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伤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没有象往常一样发出欢呼和喊叫，在沉默中出其不意地夺取了法军的后方阵地。这些法军显然相信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完了，所以没有任何抵抗便投降了。一挺法军机枪开火了，迫使我们寻找掩蔽。我们顺着战壕向左侧运动，和中央攻击组建立了联系；几分钟后我们联系上了我们的左侧单位以及相邻的连队（2连）。

我们兴奋地巩固战果为防御作准备。在很短地时间内，通往敌军的战壕就被沙包堵塞了，子弹和手榴弹存放点也构筑完毕。法军炮兵向我们身后地区域猛烈开火，以至于我们和出发阵地（J U M P O F F）的联系被完全切断。法军机枪阻止了我们在新占领阵地外的任何活动，弹药的再补给也成为不可能。法军步兵的反击开始了，虽然我们的火力场只有100码宽，我们还是轻易地挡住了他们。在阵地上，激烈的手榴弹战以被阻断的战壕为中心展开了，但是那儿的敌人和别处一样一无所获。这里的地形轻微地向敌人倾斜，因此我们的手榴弹可以投掷地比他们的远。

---

在进攻中，五个士兵由于一颗误投的手榴弹而负伤退出了战斗。我们占领目标阵地之后的法军火力在全连总共造成了3人死亡，15人负伤。各种补给成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弹药，物资和口粮的运输都得通过被法军机枪和炮兵火力扫射下的开阔地形。我们必须挖掘一条通到我们出发线的交通壕并和右侧的部队建立联系。

在我的建议下，营长决定让预备队的8个人在我们现有阵地和出发阵地（JUMP OFF POINT）之间挖掘一条100码长的战壕。这项工作由我负责。我们的工事离法军只有50码，因此我命令物资班送上大批的沙包和钢盾。我在6月30日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们在晚上10时开始工作。在照明弹的光亮下，法军仍然不知疲倦地几乎不中断地向我们开火。为了能在一个晚上完成挖掘，我们不能有任何迟延。我命令在还不存在的战壕两端堆起了16英寸高的沙包墙。构筑这道墙简直是地域般的经历，我们组成长长的人链，大家平躺在地上我沙包传递到堆墙者手中。敌人的小型火力对沙包墙后的人毫无伤害，我们很快就从两头往开阔地里各竖起一段50英尺长的沙包墙。沙包用完了，留下一个长200英尺长的缺口。我命令士兵们利用他们的装甲盾牌来填补缺口。每个士兵进入位置后，就安置好他的盾牌然后在盾牌后挖掘起来，步枪和手榴弹都放在手边。整个行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尽管法军发射了无数的照明弹并用各种步兵武器射击。只有步枪火力能打到我们但是不能穿透我们地装甲盾牌。即使是这样，我们用盾牌组成地散兵线也绝对没有

---

给予我们太舒服地感觉。到9月9日黎明地时候，我们挖掘了一条街英尺深的战壕直通我们原来地阵地。在夜间地挖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1营士兵的遗体，他自从6月30日以来就躺在这个无人区里。

当我辛苦了一天正要躺在干草上休息的时候，营长和团长来检查新阵地（HARD ON HIS HEELS）。他们对9连和2连地进展感到高兴。预定目标已经被占领了。我们俘获了一些军官，140个士兵，16挺战壕迫击炮，2挺机枪，2台挖掘机械以及一台电动马达。4连成功地喜悦被预备役中尉STOWE地阵亡冲淡了，他是我们和123榴弹兵团地联络官，阵亡的时候口袋里还揣着休假命令。

进攻后不久，我又一次放弃了对4连地指挥；其后几个礼拜我接替了2连的指挥。因为我对4连是如此了解和掌握，当我离开4连的时候，心里并不轻松。作为2连地指挥员，我在太子堡（CROWN PRINCE FORT）呆了一段时间，这是个一线阵地后160码的防弹掩体和阻断（BLOCKING）阵地。正是在那儿，我被晋升为一级中尉并被调到一个即将在MUNSINGEN正式入役的山地部队。向这个我曾经战斗过那么多天的战斗部队，向那么多英勇的战友以及浸透鲜血，热火朝天地ARGONNE道别并不容易。当我在9月底离开BINARVILLE森林地时候，香槟（CHAMPAGNE）战役正是高潮。

---

作者观察：我和新指挥的连队充分地演练了9月8日的进攻。三个攻击班在炮火准备停止之后就马上向前推进，他们穿过附近地敌军阵地而没有射击并夺取了220码以外的目标。清扫残敌的人物由紧随其后位于二线及三线的其他部队担任。

和我的命令相抵触，攻击组在推进中使用了手榴弹，炸伤了5个自己人（这是进攻阶段地唯一损失）。原则上：不要在进攻时投掷手榴弹，以为自己人会碰上他们。进攻达成了彻底的突然性，在敌人抓起步枪之前，我们已经穿越了他们的一线阵地，我们在敌人后方掩体入口处的迅速出现一定被敌人当成了妖怪（MEPHISTOPHELIAN）。其结果就是我们俘获了较多的战俘。

进攻后，我们迅速转入了防御，利用掌握的阵地，我们轻松地击退了法军的反击。连队和后方的交通在进攻发起后被炮兵和机枪火力阻断达几个小时。利用沙包和装甲盾牌大大简化了和后方建立联系的工作。



---

### 第三章 阵地战

在高的V O S G E S山上， 1 9 1 6

在罗马尼亚的运动战， 1 9 1 6 — 1 9 1 7

#### 第一节 新部队

1 0 月初， W U R T T E M B E R G山地营（包括6个步枪连和6各山地骑墙排）在M U N S I N G E N附近正式入役并由S P R O S S E R少校的指挥。我指挥2连，该连由2 0 0个从各军种（S E R V I C E）抽调的年轻但富有经验的老兵组成。我们化了几个星期训练并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山地作战单位。各式各样的军服使我们的队列五颜六色，士气从第一天起就很高。军官和士兵们十足地投入了训练科目。我们严格的训练计划很快收到了效果。后来配发的新山地制服也正在制作当中。

1 1 月底，进行了全营阅兵（R E V I E W），刚愎自用的营长坚持在阅兵中采用难看的鹅步（G O O S E S T E P S）。1 2 月，我们在A A R E L B E R G进行滑雪教学和密集滑雪训练。

2 连的驻地在A A R L B E R G山口附近的S T 。 C H R S T O P H E R疗养院。有时背包，有时不背包，我们起早摸黑地在陡峭的山坡上练习滑雪。晚上我们在临时设立的活动室里听歌曲，大多数是连队的乐队在H U G E L神父指挥下演奏的山中小调。和几个月前在A R G O N N E相比，真是不一样的情景。这种业余活动使我熟悉了我的士兵并增强了大家的归属感。

---

我们很喜欢配发的奥地利口粮（A U S T R I A R A T I O N）。配发口粮甚至包括了香烟和酒，但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完全有资格配发这么好的食物（W E E A R N E D O U R K E E P S）。大家在兴高采烈中渡过了圣诞节。

美妙的生活迅速地就结束了。圣诞节过后四天，我们登上军列向西出发，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意大利前线。在风雨交夹的新年之夜，我们从巴伐利亚 L A N D W E H R 部队（O U T F I T）的手里接管了南 H I L S E N 桥一带的阵地（S E C T O R）。

我们的新阵地大约有 1 0 0 0 码长，从右端到左端高度上升了 5 0 0 英尺。一线阵地布置了坚固的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有一道铁丝网晚上甚至通上了电。当然，沿着宽大的正面是不可能布置连续的防御阵地的，所以我们沿着正面构筑并加固了几个控制性据点（C O M M A N D I N G P O I N T）。这些据点就像是微型堡垒，四周都布置了防御并储存了充足的弹药，口粮和水。我很好地利用了我 A R G O N N E 得到的经验，确保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出口并有坚固的顶盖。

和 A R G O N N E 不一样，敌人的阵地并不处在手榴弹射程内，只有在右翼和中央部分被人叫做法国把手（F R E N C H K N O B）的地方，敌人的阵地才处在离我们 1 0 0 码的距离内。其余的部分都相当远，和一片茂密的林地相接。除了偶尔有几发炮弹和机枪骚扰火力外，我们几

---

乎从敌人哪边听不到什么。实际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最大的困难是恶劣的气候。在春夏两季，我们学习了解各种阵地：小南方（L I T T L E S O U T H E R N），鞭子（W H I P），腌菜头（P I C K L E H E A D）以及小草地（L I T T L E M E A D O W）。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化费相当多的时间来训练我们众多的后备军官。

---

## 第二节 突袭松树把手

(P I N E T R E E K N O B )

1916年10月初，几个单位，包括2连，被命令为突袭捕俘准备方案。我在A R G O N N E的经验告诉我这种任务危险，难以组织，通常会导致很高的伤亡，因此我并不热衷于让我的士兵进行这种突袭（H O L D T H E M I N C H E C K）。但是一旦命令下达，我立刻全身心投入并开始制定计划。首先，为了确定进入敌军阵地的可行性，我在参谋军士B U T T L E R和K O L L M A R的陪同下出外进行了侦察。我们匍匐着穿过了高大而相当稠密的杉树林向法军的一个哨所前进。这个哨所设置在一条通向敌军的林间小路的上端。这条小路长满了高大的杂草，当我们在距离敌军50码的地方越过它时是我们最小心的时候。我们然后滑进一条沟里，缓慢地向上移动。在保持最大谨慎的情况下用钳子剪断铁丝网是个让人精疲力尽的工作。夜色已经开始降临，我们可以听到法军在哨所周围走动，但是看不到他们。通过铁丝网非常缓慢，尤其是因为我们只能剪铁丝网最下面的部分。最终我们到达了设障区的中央。这时候，法军哨兵显示出某种不耐烦，清了清嗓子并咳了几声。他是害怕了还是听见了我们？如果他向沟里扔颗手榴弹，那我们三个肯定完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动弹不得，更不要说自卫了。我们屏住呼吸，让这紧张的时刻一分一秒地过去。一等哨兵平静下来，我们就开始撤退。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弄断了几跟树枝，这个无意的举动马上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

---

的阵地都戒备起来，他们用各种小型武器向阵地间隙开火足足有几分钟。我们紧紧贴近地面，让敌人的火力从我们头上扫过。当一切都沉寂下来的时候，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回程，最后毫无损失地归队。这次侦察有力地证明了在这种林地里突袭敌人的困难性。

第二天，我开始观察进入一个叫做松树把手的敌军阵地的可能性，发现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可以沿着长满杂草的林间空地悄悄地到达设障区。但是，障碍区由三条铁丝网带构成，我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剪断他们。敌我战壕之间的距离只有 5 0 0 英尺。我们连续侦察了几天几夜才确定松树把手阵地上两个哨所的确切位置。一个位于空地当中间隐蔽的哨兵掩体里（S E N T R Y B O X）；另外一个在岩架（L E D G E）左侧 2 0 0 英尺，在这个地方可以轻易地用步枪封锁周围的区域而且便于观察。在我们这段阵地，只有偶尔一次我们受到敌人机枪火力攻击。

在这样完全缺乏掩蔽的草地地形上运动只能在完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进行。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们仔细研究了接近松树把手的路径以及两个前哨哨所守卫的个人习惯。在观察中我们非常小心，以避免引起敌军对我们即将到来的行动的注意。

根据侦察结果，我制定了进攻方案。这次我不想再悄悄地溜进敌军阵地本身。我建议从两个哨所之间越过（N E G O T I A T E）铁丝网地带，进入战壕后从侧翼，或更理想地，从后侧打击敌军。这次突袭大概需要 2 0 个人，因

---

为我们在到达敌军阵地后就得分头行动而且必须考虑驻防法军的反击。在每个敌军哨所的对面将会各布置一个剪铁丝网分队。他们会匍匐前进到铁丝网边缘，然后潜伏不动，直到突袭队队员用手枪和手榴弹清除战壕里的敌人或在占领敌军前哨阵地后向他们发信号。他们必须等到这二者中的一个才能动手剪铁丝网（草图 1 4）。

我从战壕里用手指着地形并配合草图向属下的军官说明并讨论了突袭计划。不同的分队开始在阵地后面通过演练为行动作准备。10月4日是个寒冷而糟糕的一天。强烈的西北风使我们3500英尺长的阵地上空堆满了乌云。接近夜间的时候，大风变成了风暴，C L O U D B U R S T P O R T I O N冰雹大小的雨点一个劲地往下砸（B E A T D O W N）。这正是我所祈祷的气候。法军哨兵早就把头裹在大衣领子里躲到哨所里掩蔽最好的地方，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警卫作用。此外风暴还能掩盖部队接近敌军阵地和剪铁丝网时发出的声响。我向S P R O S S E R少校汇报了期望在夜间展开行动的意图并得到了批准。

午夜前3小时，在漆黑的暴风雨之夜，我和三个分队离开了阵地，慢慢地向敌军阵地匍匐前进。很快，由K O L L M A R参谋军士和上等兵S T E T T E R率领的剪铁丝网分队就分别向左右两侧而去。S C H A F F E R D T中尉，P F E I F F E R参谋军士和我带领攻击分队紧跟在我们的剪铁丝网手后面。攻击分队的其他20个士兵组成间距三步的单列纵队及跟着我们，悄无声息地向敌人阵地摸过去。呼啸的大风裹着雨水打在我们脸上，很快就把我们湿

---

透了。我们焦急地在黑夜中聆听着。单发子弹的枪响不时地从各处响起，偶尔还有照明弹射入黑暗中，但是敌军很平静。夜很黑，在16英尺以外就完全不能分辨出周围岩石的轮廓。

我们到达了第一道障碍，艰苦的工作开始了。在开始剪切之前，三人小组中的一个把要剪断的铁丝用布缠上。另外一个从两边向中间拉动铁丝网使被剪一段的铁丝不再紧绷，第三个用钳子慢慢地把铁丝剪断。剪开的铁丝被仔细地而后折平以防止散乱的铁丝网发出任何声响而导致我们的暴露。这里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在事先被实验过。

偶尔，我们会停下来，仔细倾听深夜里的动静然后继续这累人的差事。就这样，我们在又高又宽，仔细绑在一起的发军铁丝网里一寸一寸地剪出一条通路。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只剪断铁丝网的下半段。

这个费力的差事持续了几个小时。偶尔，铁丝网会发出响声，我们立即停止工作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在午夜之前，我们已经剪开了第二条铁丝网，距离敌军战壕只有100英尺了。不幸的是，暴风雨开始减弱。我们面临高大而连续的CHEVAUX—DE—FRISE。每个单独的框架都很长很重，我们的小型钳子没法切断那些密密麻麻的铁丝。我们向右边爬行了几码，试图把两个CHEVAUX—DE—FRISE分离开来。这个动作毫无成效，反而引起了很大的声响，听在我们耳里如同打雷一般。如果100英尺外的敌军哨兵没有听见的话，那他们一定是睡

---

着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并不令人愉快，但是南线阵地上一切平静。我放弃了把CHEVAUX—DE—FRISE分开的想法，它们太重而且被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经过短暂的搜索，我们发现了一个弹坑，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匍匐而过，封锁了我们和敌人阵地之间的几码距离。

雨又开始下了。我们三个现在位于铁丝网和敌人战壕之间。水从战壕的底部渗出，流过石头台阶后冲向山谷。攻击分队的先头兵谨慎地在CHEVAUX—DE—FRISE下穿过，其余的还在第一和第二道铁丝网处。突然我们从左侧听到沿战壕而下的脚步声。几个法军士兵从战壕里接近我们，缓慢而平稳的脚步声在黑夜里回响。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估计大约有3—4个人。是战壕巡逻队吗？我们该如何应付？袭击他们或是让他们通过？拦截他们而不引起争斗（RUCKUS）的机会非常小。这将是面对面的搏斗。我们的攻击分队完全不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们还在障碍区。我们可以制服（OVERPOWER）这些战壕巡逻队，但是驻守的法军会立即投入战斗用火力的封锁设障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在返回时受到惨重损失，而且也不太可能带回任何俘虏。我很快地权衡利弊，决定让敌人不受打扰地通过。

我通知了我的两个同伴，SCHAFERDT以及PFEIFFER。我们只能在法军战壕边上寻求掩护，最重要的是把脸和手隐藏起来。CHEVAUX—DE—FR



---

I S E妨碍了我们返回。如果法军战壕巡逻队忠于职守的话，他们会发现我们。我们做好了万一被发现就袭击他们的准备。决定作出之后，我们就卧倒并等待着。他们的脚步并无异常，而且轻轻地重合在一起。时间过得真慢。终于法军巡逻队毫不怀疑地在我们面前通过并继续前进。脚步声消失了，这使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继续等了几分钟确定他们不会返回后，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跳进了战壕。雨已经停止了，只有风还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呼啸。当大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战壕的时候，一些泥土和石块从战壕壁上掉下来向石阶滚过去，发出了很大声响。又是一阵让人心焦的等候。终于，整个攻击分队都进入了战壕。

我们分开行动，S C A F F E R D T中尉带着10个人沿坡而下，S C H R O P P参谋军士带10个人走相反的方向。我随同S C H R O P P行动。我们在陡峭的战壕里小心地摸索前进。距离我们的目标，岩架（L E D G E）上的哨所只有几步了，我们怀疑敌人注意到了什么，因此停步仔细倾听。突然，在上方左侧有东西（S M A C K）扔进了障碍区（B A R R I E R），随即在右侧的战壕护墙发生了爆炸。手榴弹轰轰地炸开了。攻击分队的先头兵慌乱地退了回来，突击队被卡在了战壕里。下一波手榴弹扔在了我们中间。立刻进攻要么等着投降！“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L E T ” E M H A V E I T）“。我们向敌人冲过去，奋力通过了他们的手榴弹火力。S T I L L E R，我的马夫，是专程上来参加这次战斗的，被一个法国人打中了喉部，N O T H A C K E R军士随即用手枪

---

结果了（D I S P A T C H）这个法国人。不久，哨所里的另外两个法军被制服，另外一个勉强逃脱到了后方。

打着手电筒，我们仔细搜索了掩体的入口。发现其中一个空空的，但是另外一个满是法国人。我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手电筒，带着Q U A N D T E军士爬进了20英寸高的入口。7个全副武装的法军靠墙而坐，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扔出了武器。最安全的方法是用1颗或两颗手榴弹解决这些家伙，但是这和我们的命令是相抵触的，命令明确要求我们把俘虏带回。

S C H F F E R D T中尉报告他们俘虏了两个，自己没有损失。当我们正处在忙乱时，剪铁丝网分队向海狸一样拼命干活，在铁丝网中打开了通道。

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下令撤退。我们不得不和投入战斗的法军预备队脱离接触。敌人没有给我们更多的麻烦，我们带着11个俘虏回到了阵地。尤其让人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损失，只有一等兵S T I E L E R被手榴弹弹片擦伤。我们这次行动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不幸的是，第二天我们就受到了报复，在一个素来平静的地段，一个法军狙击手击中了K O L L E R M A N参谋军士。这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冲淡了我们对松树把手行动的喜悦。

此后不久，我们的在开阔阵地执行人物的日子结束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给W U R T T E M B E R G山地营指派了其

---

他任务。10月底的时候，我们向东移动。

---

### 第三节 在S K U R D U K山口

1916年8月，中央帝国的战线受到协约国的猛烈攻击。在索姆（S O M M E）河，数量巨大的英军和法军部队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奋战。在浸透鲜血的凡尔敦（V E R D U N）周围，战火重新点燃。在东面，B R U S S I L O V攻势使我们的奥地利盟军损失50万人，并动摇着整个战线。在马塞多尼亚（M A C E D O N I A），由S A R R A I L指挥的协约国军队随时准备进攻。在意大利战线上，第六次I S O N Z O战役的结束使我们丧失了G O R Z桥头堡以及G O R Z城市本身。在这儿，敌人也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这时，罗马尼亚人（R U M A N I A N）作为我们的又一个敌人登上了舞台。他们相信他们的加入将会导致协约国方面的迅速胜利。作为汇报，他们将会从他们的盟友那里得到许多利益。1916年8月26日，罗马尼亚对中央帝国宣战，50万罗马尼亚士兵越过边境进入S I E B E N B U R G E N地区。接近10月底的时候，W U T T E M B E R G山地营到达了S I E B E N B U R G E N地区；德军在D O B R U D J A，H E R M A S N N S T A D T以及K R O N S T A D T取得了广泛的胜利，罗马尼亚军队被迫撤回边境；但是决定性的战役仍然有待进行。俄国人增援了几个星期前充满希望现在却被打退的罗马尼亚人。

由于到P E T R O S C E N Y的铁路被毁坏，W U T T E

---

M B E R G山地营在P U Y下了火车。艰苦的行军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部队堵塞了充满了混乱的道路。我们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部队能够挤到路前面。连队的先头班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行军。他们驱散那些无所是从但却不时堵塞道路的人流，从而清理出一条通道。步兵和连队的大车一起行动，当牵引的马匹看起来疲惫不堪的时候，士兵们就接替过来用手推大车。靠着这些安排，部队缓慢而稳定地向前移动。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戴着尖顶高帽的罗马尼亚人。午夜前不久，我们到达了P E T R O S C E N Y，部队在学校教室的光地板上睡了几个小时。长途行军使我们的脚火辣辣地疼。尽管如此，2连和5连仍然在黎明前爬上卡车通过L U P E N Y向位于西南方受到威胁的山地战线运动。

大约几天前，巴伐利亚师对V U L A N和S K U R T U K山口的进攻失败了。在夺取山隘出口的苦战中，部分步兵和炮兵被击退并严重地被打散了。目前，S C H M E T T O W骑兵兵团（C O R P S）占据了边境上的一道山脊。如果罗马尼亚人持续进攻，我们薄弱的部队是很难阻止他们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卡车输送后，我们在H O B I C A U R I C A N Y下了车。在这儿，我们所配属的骑兵旅让我们向1 7 9 4山头方向的边境出发。我们沿着只能步行的小路攀爬；背包以及四天份的生口粮沉重地压在我们肩膀上。我们既没有驮马，也没有冬季山地装备，所有的军官都背着自己的背包。我们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爬了几小时，一路

---

上碰到了来自巴伐利亚师的几个士兵和一个军官，该师曾经在山的另外一侧苦战。他们显然精神紧张。根据他们的叙述，他们在大雾中战斗时经历了极端困难的一刻，他们的大部分同志都在和罗马尼亚人的近距离战斗中阵亡了。他们好几天都没有食物，这些幸存者在丛林里转悠直到最后穿过边境返回。他们把罗马尼亚人描写成狂野的，危险对手。哈，我们倒要亲身体会一下。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了海拔 3 9 6 0 英尺的地方，找到了该防区的指挥部。当各个连队正准备晚餐的时候，G O S S L E R 上尉（5 连连长）和我被通报了情况并受命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继续行军，于当晚到达 1 7 9 4 山头并占领山顶的阵地，然后向南侦察 M U N C E L U L 和 P R I S L O P 一带的情况。渗透到 M U N C E L U L 南部的侦察部队发来的最新报告是两天之前的，连该部队的当前位置也不明确。1 7 9 4 号山头上预计有一个电话站和一些马匹。我们和左右两侧的部队没有任何联系。

当我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出发时，天开始下雨了。当夜幕降临时，雨下得更大了，很快夜就一片漆黑。冰冷的雨点变成暴雨很快就把我们浸透了。在陡峭而满是岩石的斜坡上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海拔 4 9 5 0 英尺的高度，我们开始在骡马小道两侧宿营。由于浑身湿漉漉的，所以我们不能躺下睡觉。天不停地下雨，所有试图点燃低矮松树的尝试都失败了。我们裹着毯子和单人帐篷，紧紧地靠在一起，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一旦雨下得小了一些，我们就试图点火，但是潮湿的松树枝只是发烟，而不能发

---

出任何热量。糟糕的夜晚一分一份缓慢地过去。午夜以后雨停了，但是刺骨的寒风使穿着湿衣服的我们无法放松。快要冻僵的人们围着烟雾缭绕的火堆蹦来蹦去。最终天气又能允许我们继续向山顶攀登，很快我们就到达了雪线。

当我们登上山顶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和背包都被冻结在我们的背上。山顶的温度在冰点以下，刺骨的寒风横扫着满是白雪的地面。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阵地。地上有个小坑，只能容纳10个人；我们把那儿给电话班作为他们的容身之处。在右边是大约50匹浑身颤抖的马匹。在我们到达后不久，一场暴风雪就包裹了整个高海拔区域，能见度下降到只有几码。G O S S L E R上尉向防区指挥员汇报了情况，并试图让两个连队撤回。然而阿尔卑斯山老手的所有呼吁都是徒劳的，我们的外科医生甚至警告，在没有火，没有掩体，没有热食物的情况下继续穿着湿衣服呆在暴风雪里将会在几个小时内导致大批病患和冻伤。但是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后撤一步的话就要受军法处置。

为了确认失踪侦察部队的下落，B U T T L E R参谋军士通过M U N C E L U L向S T E R S U R A方向出发寻找。部队在雪地里搭起了帐篷，但是取火没有成功。部队出现了很多例高烧和呕吐，我们再三向地段指挥员陈述（R E P R E S E N T A I O N S）也毫无效果。可怕的一夜开始了。寒冷更加咄咄逼人，很快士兵们在帐篷里就呆不住了，只好象前一晚那样靠活动取暖。一个多么漫漫的冬夜。当黎明到来时，医生不得不把40个士兵转送到医院。G O S S L E R上尉命令我亲自到防区指挥员那里报告山

---

顶上的情况。我至少成功地转达了立即考虑我们部队安置的要求（H A V E O U R R E Q U E S T F O R W A R D E D F O R I M M E D I A T E D I S P O S I T I O N）。当我回到1 7 9 4号山头的时候，9 0 %的人员出于冻伤和受寒症状而正接受治疗。G O S S L E R上尉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也要和连队剩余的人马一起撤下来。中午的时候，当接替我们的新部队到达的时候，天气变得晴朗了。新部队配备有驮马，取暖木材以及其他装备。与此同时，B U T T L E R率领的先遣班在南面的一个山头上（S P U R）发现了侦察部队。那儿的高度是3 6 0 0英尺，气温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他们没有发现罗马尼亚人的踪影。

三天以后，连队恢复了活力。我们接收了更好的装备后，在一个有利地多的天气里攀上了M U N C E L U L。在海拔5 9 4 0英尺处宿营后，我们继续向S T E R S U R A进发。S T E R S U R A位于V U L C A N山脉的底部，V U L C A N山脉的高度在它的西北和北面几乎垂直下降。连队在S T E R S U R A北面1 1 0 0码设立了警戒阵地。当他们在—个满是树木的山丘上挖掘支撑据点时，S T E R S U R A的情况变得令人兴奋起来；—个营的罗马尼亚人在路对面几个紧密相连的阵地上挖掘据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和小股敌人有接触但没有伤亡。我们住在阵地附近的帐篷里，驮马每天从山脊哪边的山谷里给我们带来补给；我们通过电话保持和S P R O S S E R集团以及哨兵的联系。右边是A R K A N U L U I，在



---

它陡峭的西南坡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第 1 1 师所属炮兵遗弃的榴弹炮。在我们东面 1 。 3 3 英里的下一个山脊上，是 W U T T E M B E R G 山地营的其他部队。

大雾笼罩着我们低处的平原，如同海浪一般， T R A N S Y L V A N I A N 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刺破这海浪耸身而出，接受阳光的洗礼。多么美妙的景色！

作者观察：占领 1 7 9 4 山头的过程显示了高山气候是如何影响部队的效率和身体抵抗力，尤其在装备不适合或不充分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敌人面前，部队能够忍受这些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为海拔 6 0 0 0 英尺以上的部队供应干木材和木炭。几天以后，在 V U L C A N 山的南坡上，我们就在帐篷里用放置在吊着的铁罐里的木炭取暖。

---

#### 第四节

11月，罗马尼亚人已经为德国从KRONSTADT向BUCHAREST方向的突击（THRUST）做好了准备；他们在PLOESTI以北地区集中了大部分预备队（BULK）。罗马尼亚人幸而不知（BLISSFULLY IGNORANT）KUHNE将军正在VULCAN—SKURDUK地区组成一个新的进攻集团，以便强行进入WALLACHIA地区，从西面向布加勒斯特推进。

11月初，位于这个新集团右侧的我营各单位占领了从PRISLOP到CEPILUL以及GRUBA的沿线高地。这个行动的预定目的是为了给从山地中进入开阔地（DEBOUCHEMENT）的我军主力提供保护。我们不得不奋力战斗；一旦占领阵地，必须准备好迎接必定会发生的反击。罗马尼亚人打得不错，但是他们的反击都被击退了，他们的力量在STERSURA逐渐地被消耗掉。

11月10日，我们连，除掉一个排留在后头担任警戒分队（SECURITY DETAIL），运动到GRUBA MARE加入KUHNE集团的攻势。进攻预定于11日进行，我们营的任务是占领LEISULUI，一个海拔4000英尺的制高点，它的南坡构成了WALLACHIAN边境的一部分。罗马尼亚人已经尽其所能地把山顶堡垒化，我们可以看到在GRUBA MARE和LESULUI之间的鞍状山脊（SADDLE）上敌军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前后排列。我营集中了（MUSTER）

---

4 个半连，其中包括 2 连。一个山地炮兵连被配属给我们以提供直接支援。G O S S L E R 的分队将在正面进攻，L I E B 的分队则从东面包围敌军阵地。L I E B 的包抄分队包括 2 个半连；只有在他的分队投入进攻后，正面分队才会开始行动（J U M P O F F， 草图 1 5）。

2 连得到了一个机枪排的加强。1 1 月 1 1 日，我们已经到达阵地右侧距罗马尼亚人约 2 0 0 码的地方，随时准备进攻。在前往集结区的路上，我们遇上了罗马尼亚人的巡逻队，展开了短促（S H A R P）的交火，俘虏了几个敌军士兵但自身没有任何损失。罗马尼亚人知道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到来（A F O O T），因此整个早上他们用步枪和炮兵火力搜索（C O M B）整个区域。不过该地到处可以找到东西掩护，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不想浪费弹药，没有对他们还击，但利用这段时间对敌人的阵地作了更深入的侦察，完成了图上作业并为进攻做好了火力支援准备。一个山地连在我们左后侧进入阵地，很好地建立并使用了众多的行动据点。正午时分，L I E B 开始进攻了。与此同时的第一时间，我们和 G O S S L E R 分队的其他部队一起向前推进。

在 2 连行动之前，G R A U 中尉从他们地势稍高的阵地上用重机枪横扫了敌军阵地。我们从掩蔽处冲出来满怀愤怒地向山下猛击。罗马尼亚人决定不予坚守（N O T T O W

---

A I T)；我们的冲锋把他们从山脊上的战壕里赶了出来；几分钟内我们到达了L E I S U R U I。我们俘获的敌军很少，罗马尼亚人显示了相当的能力，屡屡从我们的控制中（C L U T C H）逃脱，消失在山脊上的众多的深谷里。但这只能略微延迟我们攻占L E I S U R U I主峰；晚上我们就地宿营。2连对进展很满意，因为在这次正面攻击中只有一个人负伤。

入夜以后，我们向南面派出侦察组以确定敌人的方位并寻找食物。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口粮一直极度缺乏。侦察分队在12日清晨返回，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敌人。他们带回了各种各样的牲口，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生起了炊火。食物和11月的阳光使我们忘记了刚刚在帐篷中渡过的寒夜。

作者观察：为11月11日的进攻而准备的集结区域是个距离敌军阵地200码的反斜坡（R E V E R S E S L O P E）。敌军犯了个错误，他们没有利用外围阵地阻止我们而让我们推进到距离其主阵地非常近的位置。部队在这个集结区域呆了几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在敌人的火力骚扰之下。进攻本身得到了距敌人200码距离内的机枪火力支援，这是在这种地形下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可能的火力支援（A F F O R D I N G F I R E S U P P O R T）。

机枪火力迫使那些在攻击排预定进攻区域的敌军寻求掩蔽。机枪持续射击直到攻击部队穿越敌我阵地之间的距离

---

（G A P），然后将火力转移到敌军的后方阵地上。在部队突破成功后，机枪组改进了在山脊延长线上的（E L O N G A T E D S A D D L E）阵地，迅速地为进攻提供了伴随火力。敌人在几个小时内一直期待着我们的进攻，但我们的战斗方式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我们将进攻推迟 3 0 分钟的话，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到那时 L I E B 的部队将会出现在敌人的后方，而不仅是在敌人的侧翼。

---

## 第五节 在KURPENUL和VALARI I的行动

1916年11月12日下午。2连和配属的机枪排得到命令沿LEISURUI东坡下山，去攻占一个叫VARALI I的村子。同时，我营的其他部队沿西坡成2列纵队进攻相同的目标。LEISURUI阳光灿烂，但我们在下山的路上遇上了大雾。在雾中我用指南针摸索着通往山谷的道路。不久我们听到从山谷方向传来了说话声，但不能分辨这是交谈或是在下命令。

在我们左侧下方不远处，罗马尼亚炮兵正在向VULCAN山口射击。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随时会在大雾中撞上敌人。我们在前方，侧翼和后方布置了强有力的警戒兵力，然后在草木丛生的斜坡上摸索而下。所有交谈都被禁止。

当大雾散开的时候，天已经逐渐变黑了。在几千码以外的山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单排房屋构成的狭长村庄。这是VARALI I还是KURPENUL？从望远镜里我们可以辨别出多处有小股人群，可能是士兵。距离我们10分钟路程的村口显然派有哨兵。

我认为在没有和侧翼部队建立联系以及缺乏支援单位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或继续进攻是不明智的。我决定在和侧翼建立联系的同时做好进攻准备。为了避免暴露我们的位置，我召回了前进侦察组并决定只依靠观察员的视觉观测。

我让部队保持准备进攻状态，一旦支援单位在天黑前赶到即可投入战斗。我们隐蔽在洼地和灌木丛里直到天黑，随后我下令建立收缩型防御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之后我们

---

静待形势的变化。所有的哨兵都要求在看到后续部队或听到任何任何可疑动静后立即报告；这种方式使得我们能够背靠着枪睡了几个小时。

午夜前不久，我们听到营的侧翼单位沿山坡下来了。我叫醒了我的部下，然后钻过灌木向着K U R P E N U L—V A L A R I I 村的方向前进。重机枪排被布置在左侧以提供火力支援。前进单位毫不困难地就到达了村庄的边缘，并报告既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藏身处。另一方面，在右侧接近相邻纵队的地方偶尔会响起枪声。我们谨慎地进入村子，然后召唤上了机枪排。

农舍里都住着人，一家子都裹着毯子和毛皮围着火堆睡觉。房间里的空气浓地能用刀切开来。我们好不容易才让当地人明白我们。当地没有敌军的迹象。短暂的侦察显示我们可以把学校校舍和相邻的两幢农舍改造成良好的据点。派出必要的警戒后，我们开始干活。我带了两个通信兵跑到村子西部找到S P R O E S S E R少校并作了汇报。营里的其他部队被安置在村子西部，此地的敌人先前和我们短暂交火后就跑了。

S P R O E S S E R少校划分了各连防区。我们划分到了村子的东部；阵地朝南，3连位于我们的右侧。我们计划在天明后建立和位于左侧的1 5 6步兵团的联系；对于敌人的方位和布置仍然一无所知（草图1 6）。

凌晨3点，我回到连里。夜很黑，我的部下都在校舍里睡

---

觉。我叫醒了属下的军官们，一起对我们的防区进行了侦察。在我们防区的东面有一条木桥架在浅浅的，大约有 1 5 0 码长的 K U R P E N U L 溪上，两岸是成排的杨树和挂着枝条的柳树。溪流两岸都有向南的道路，地图显示东面的是两条中较好的。接近桥头有一些农舍，村子在小溪的西面延展有几百码。在我们完成警戒措施前，和前几天遇到的浓雾相当的大雾笼罩了我们。我们的警戒措施包括在桥西面通往村内的路上布置的一个军士长，以及 K U R P E N U L 东面的战斗哨所。我也派出了联络小组和右面的 3 连以及左面的 1 5 6 步兵团取得联系。当天终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能见度被限制在 6 0 码以内。

在和我们的友邻部队建立联系之前，上等兵（L A N C E C O R P O R A L）B R U C K N E R 报告他在战斗哨所东南方大约半英里的地方遇上了一个连的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拿着刺刀逐渐逼靠近，但还没有发现 B R U C K N E R 的班。我刚把这个情况在电话里向营里作了汇报，又从桥边的另外一个哨所得到的报告，“一个由 6 — 9 个人组成的罗马尼亚侦察班在大雾中出现在哨所后方 5 0 码的地方，我们应该开火吗？”

当全连准备战斗的时候，我迅速赶到哨所。罗马尼亚人高高的皮帽使我们很容易就确定敌军部队在哨所后方区域活动，我命令连里的几个神枪手开火。我们看到在第一轮齐射后倒下几个敌人，其余的消失在混沌中。几分钟后，我们的左后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



---

位于南面的其他侦察班报告一股较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从小溪东面向我们的战斗哨所行进；纵队的头部距离哨所只有几百码。我迅速命令一个机枪组向战斗哨所方向前进并扫射道路的两侧。这招致了敌人方向的几声枪响，但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建立起和3连的联系（右侧），看起来和3连之间有数百码的空隙。我们听到右边有喊叫的声音，显示敌人正在宽大的战线上向V A L A R I I—K U R P E N U L推进。

为了封闭和三连之间的空隙，我带领连队沿着K U R P E N U L西岸向南，东岸只留下了战斗哨所以及在桥附近的一挺重机枪以保护我们的侧翼和后方。我想到达K U R P E N U L南部边缘，期望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火力场并利用开阔地和右邻部队建立联系。

---

## 第六节 1 0 0 1 山头，MAGURA，ODOBESTI

1 2 月中旬，我们穿过MIRZIL，MEREI，GURANISCOPULUI以及SAPOCA进入SLANICUL山谷，加入了阿尔派兵团（ALPINE CORPS）。

在平原上，由于得到匆匆赶到的俄国师团的支援，罗马尼亚人的抵抗大大增强了。德国第九军缓慢地从BUZAU打通到RIMNICUL SAVAT以及FORT FOCSEANY。我们的战果是以大量的伤亡为代价取得的。阿尔派兵团得到任务，要把敌人从SLANICUL和PUTNA山谷之间几乎难以通行的山区清除出去。这将减轻那些在平原上奋战的部队的负担，同时防止敌军从山区出发威胁正在攻击FOCSEANY的部队。

在山区深处，我们在所能想象的最不舒适的情况下渡过了圣诞夜。随后，2连作为阿尔派兵团的预备队，从BISOCA行军途经DUMITRESTI，DE LONG以及PETREANU前往MERA。1917年1月4日，我们重新加入了营的序列，营部人员驻扎在SINDILARI。在同一天下午，2连，以及加强的一个重机枪排，在KRENZER中尉的率领下占领了SIDILARI西北1.67英里的627山头。为了掩护FOCSEANY，大批罗马尼亚部队占领了MAGURA和ODOBESTI一带大片树林茂盛，地形复杂的山区（海拔1000米）。

---

我们预定于一月 5 日攻占这些山头。巴伐利亚步兵救生部队(L I F E G U A R D S)将从南面和西南面投入战斗，W U R T T E M B U R G 山地营将从西南和西面投入战斗。

2 连得到加强，其任务是通过 5 2 3 高地(S I D I L A R I 东北 1.5 英里)攻占 1 0 0 1 山头(避免在两翼的接触)。我们的右侧是巴伐利亚步兵救生部队(L I F E G U A R D S)，其左翼位于 4 7 9 高地东南 4 英里。我们的左侧是 L I E B 分队，位于从西面通向 1 0 0 1 山头的山脊上；他们距离 6 2 7 高地大约 3 英里。所有这些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攻击目标(草图 18)。

根据命令，我们在黎明向前移动，在穿过几个树林茂密的深谷之后于太阳升起时分到达 5 2 3 山头。一架被遗弃的望远镜正好提供了我们所需。当连队在掩蔽处休息时，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所有的山坡和山谷，很快使自己熟悉了敌军的布置和兵力大小。

不幸的是右边的视野不够宽，不足以确定右侧巴伐利亚部队的位置。在我们正面(东北方向)大约 1 0 0 0 码以外，罗马尼亚侦察分队正在山谷里巡逻。1 0 0 1 山头前南北朝向的山脊完全被罗马尼亚人占据；透过树木间隙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部分挖掘有战壕的敌军阵地。在白天，要在这些阵地面前的宽阔而毫无树木遮盖的山谷里建立一条有掩护的通路是不可能的。在左侧，罗马尼亚人在 5 2 3 山头北侧的山脊上建立了战斗哨所，兵力约有一个排；5 2 3 山头的山顶上有个孤零零的综合农舍以及小块的树林。这

---

些哨所坐落在具有壕沟的阵地上，大致面向西方。通往MAGURA ODOBESTI的最有希望的通路是一条从西通往山顶的山脊，LIEB分队将从这里行动。我决定靠近LIEB分队并和他们配合行动，因为如果没有左右两翼的协调以对抗强大的敌军，从东北方向的进攻是毫无指望的。可以确定的是（TOBESURE），我们距离LIEB分队仍然有三英里（ASTHECROWFLIES），看不到他们，只能假设他们的位置（草图18）。

我派出几个侦察组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掩盖进攻方向（北面），并要求他们在2个小时内返回连队。我们的战术成功了，侦察组没有受到损失；接着我们进攻了敌军哨所，把他们赶回了主阵地。

我们到达了一个长型树林地带，然后向LIEB分队预计所在的山脊方向前进了1.33英里。在MAGURA ODOBESTI前方，南北走向山脊和从西通往1001山头山脊交汇之处，我转向北方，冀图到达这条南北走向的山脊。

我走在纵队的前面，连队在150码的距离跟着。我们成单路队形通过了稀疏的树林直到到达一条大峡谷中下行的大车道（CARTROAD）。当前卫到达大峡谷最深处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对面的陡坡上有人在走动。一个混杂有很多驮马（PACKANIMAL）的罗马尼亚编队（C

---

O L U M N) 正弯弯曲曲的往下而行，最前部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码，但是整个队伍的实力难以确定。我们要如何处理？

很显然，敌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迅速把前卫部队运动到灌木丛里，向后撤退 5 0 码部署在伏击位置。同时，我派了一个通信兵携带命令到先头排。我们的布置还没有完成，罗马尼亚人的步枪火力就开始落在我们中间。前卫部队还击了；几分钟内，1 排也加入了交火。我们在大峡谷里的阵地很不利，实力不详的敌军从较高的阵地上向我们开火。随着交火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较大伤亡将不可避免。因此我决定最好的方式是向敌人进攻。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敌人在我们的冲击下投降了，我们的战果包括 7 个罗马尼亚俘虏和一些驮马。自身没有损失。

我们沿山坡而上追击撤退的敌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到达了山顶，但是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在我的左侧，勇敢的通信兵 E P P L E R 头部中弹倒下。在部署了一个重机枪排和两个步兵排后，我们从高大的树林里 (H I G H F O R E S T) 向北沿路两侧攻击而下。我们缓缓前进，因为看不到敌人，只有在耳边嗡嗡飞过的子弹证明了敌人的存在。我们推进的越远，敌人的火力越强。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距一个敌军坚固阵地 3 0 0 码的稀疏而高大的树林里。敌人的抵抗是如此之强，我们的进一步进攻显得毫无希望。山脊上的一个浅浅凹陷把我们和敌军阵地隔离开来，我们在正面山坡上的阵地对我们很不利。

---

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我命令步枪手在重机枪排的掩护下后撤到下一个山头。命令被执行了，我们随后发现我们距离盘踞在小山包上的敌人只有 1 / 4 英里。火力逐渐平息，不久就只能听见偶尔的枪声了。

由于和两翼都没有联系，因而我们布置了收缩防御阵地，并开始挖掘工事。预备队和重机枪排安排在防御阵地的最中间。当我们掩埋 E P P L E R 的时候，夜幕逐渐降临。他是我们在交火中的唯一损失。

在天完全变黑之前，我们在左侧大约 8 0 0 码远处一片林中空地的边缘发现了一些属于 L I E B 分队的部队，并和他们建立了电话联系。

我先和 L I E B 一级中尉然后和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讨论了形势。如果用两个分队从正面进攻坚固阵地上的罗马尼亚人的话，成功的机会很小。必须马上确定从东南方合围敌人的可能性，不能有任何拖延。

夜晚，技术军士 S C H R O P P 对敌人阵地的南翼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在困难的地形下，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黎明前几小时，他带回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向东北出发，穿过一个深深的大峡谷，勉强到达了敌人阵地后方的山脊而没有和敌人遭遇。接着，我们横穿了一条显然有大量罗马尼亚人活动的公路。

我把侦察结果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作了报告，并被命令使用 2 个半连合围敌军；预定在天明时发起进攻。L I E B 的部队只有在我们发起攻击后才能进行正面攻击。

---

这时，天开始下起大雪来。

在 4 英寸厚的大雪里，新的一天阴沉沉地到来了。大雪掩盖了高地。6 连作为增援部队运动上来了。我把 H U G E L 的步兵排留在原有阵地上用正面火力把敌人拖住并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然后带着 1 又 2 / 3 个连以及重机枪排，往西运动，向下进入一个很深的峡谷。S C H R O P P 在前面带路， 因为他在晚上已经走过一次了（草图 1 9）。

H U G E L 在阵地上开火了，这招致了一直担心我们进攻的罗马尼亚人的猛烈回击。与此同时，我们从东北方向悄悄地穿越了峡谷。经过艰苦的攀登后，我们到达了山脊，遇上（C O M E U P O N）一条罗马尼亚部队刚刚在雪地里构筑的道路。

大雾把可见度降低到 5 0 码以下，我们随时会在大雪中碰上敌人。我命令 2 连扔掉背包，并迅速地将整个分队组织起来准备进攻。2 连，重机枪排以及 6 连呆在第二线处在我的控制之下（D I S P O S A L）。除了偶尔的枪声，左侧 H U G E L 方向的火力渐渐平息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横跨山脊上的道路，穿越冬季的树林向着敌军的西面和后方前进。突然我们听到前方的大雾中传来说话声。我停下脚步，让重机枪排准备开火；然后继续谨慎地向前推进。我们到达了一个敌军营地的边缘。篝火仍然在冒烟，但是没有看见一个罗马尼亚人。我们继续前进直到碰上树林里的一片开阔地，几个毫无疑心的罗马尼亚人正四处转悠。到底有多少敌人？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

---

是几个敌军或是一整个营。为了给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我命令重机枪排对大雾中任何移动的人影射击。几秒钟后，整个分队高喊着向敌人发起冲击。

那儿只有几个罗马尼亚人。他们选择了逃跑求生而不是站着战斗。我们甚至懒得理他们，而是沿路向西迅速前进。我们开始受到射击，但是不能确定敌人的位置，几分钟以后，我们听到了 L I E B 分队越来越近的叫喊声。

我们必须很小心以避免在大雾和树林中错误地向 L I E B 分队的士兵射击。我们解决了这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并清除了两个分队之间的敌人。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向山下逃散，避免了被立即俘获，2 连总共才俘虏了 26 个敌军。但他们只是暂时推迟了他们的命运，3 天以后当我们部队已经在 P U T N A 时，一个总共有 500 名士兵的整营从树林里出来全体向一列后勤列车的指挥官投降了。

在这次毫无损失的成功攻击后，L I E B 分队向着 1001 山头前进。我命令 2 连捡起先前丢弃的背包，加入了这次进军。大雪开始四处飘散（D R I F T），雾变得更浓了。

在接近 1001 山头山顶的时候，L I E B 碰上了一些在罗马尼亚预备队，他们在可以躲避风雪的地方占据了一块阵地。我们山地部队坚决的进攻很快产生了作用，罗马尼亚人在受到一些损失后放弃了山顶。他们没有回到积雪覆盖（D R I F T）的阵地上。

冷风横扫过 1001 山头，碎冰（I C E C R Y S T A L）



---

打在我们脸上象针刺一样。这样的气候迫使我们尽快地把部队带到 S C H I T U L T A R N I T A 修道院躲避。修道院坐落东坡上距离山顶有一小段距离，敌人并没有挡住我们的去路。修道院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尤其是空间大小和粮食方面；但至少在恶劣天气里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不幸的是，我们的欢乐很是短命。

一个小时之后，巴伐利亚救生兵的一些部队到达了 S C H I T U L T A R N I T A 并宣布将修道院作为他们的营房。巴伐利亚部队是我们的上级（S E N I O R），我们只好屈服。巴伐利亚军官的军衔比我和 L I E B 都高，我们不得不腾出地方给他们。L I E B 给勉强给他的部下在修道院找了个地方，但是我的士兵们只好呆在修道院附近矮矮的，冷风直灌的窑洞里（E A R T H H U T）。

作者观察：天文望远镜是可以用来确定敌方阵地及观察对方布置的。一切观察工作都是在连队向前推进时完成的，所获得的信息和战斗侦察分队事先给我们提供的一样重要。

在深深的长满树木的峡谷里，山地部队的积极进攻弥补了战术阵地位置的不利。

在入夜之前，我们的进攻停止在罗马尼亚人的坚固阵地前不足 3 0 0 码处。为了避免损失，我命令重机枪排掩护在正面斜坡上一个稀疏树林里的步枪排撤退到一个更为有利的阵地；我们没有伤亡。在类似情形下，可以有效地利用烟幕。敌人起先会向烟雾里倾泻火力，但是不能取得确切

---

战果会限制（O B L I G E）他们持续射击。这将是脱离战斗的时机。

技术军士 S C H R O P P 在冬夜里进行的杰出侦察，这使我们能够在 1 9 1 7 年一月 6 日推进到敌人后方。原则：即使在部队休息的时候也必须进行积极的侦察。

为了在包围敌人时欺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把敌人拖住，H U G E L 必要地将他的火力行动延续了一段时间。

在合围的最后阶段，我们在大雾中对实力未知的敌人发动了进攻；我们将重机枪排前置，他们的火力很快扫清了来自山脊的敌人。

当大风卷起一堆堆积雪的时候，罗马尼亚预备队留在 1 0 0 1 山头山坡上一个有遮盖的地方。这个位置使他们失去了和前方的联系，由于疏忽他们也没有派出警戒。因此，我们毫无困难地突袭了他们并把驱散了这股较强的敌军。

---

## 第七节 G A G E S T I

1917年1月7日一大早，我向着PUTNA山谷往G A G E S T I两侧派出了侦察班。天很冷，地面上有12英尺的积雪，而且浓雾聚集。接近10点时，司务长（MESS SERGANT？）PFAFFLE报告他已经往山谷方向骑了2.5英里，没有碰上任何敌军。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从山谷方向传来很多支队伍（COLUMN）行进的声音及喧闹声。虽然大雾妨碍了观察，很显然敌人正在撤退。

我立即把情况用电话转报给SPROESSER少校，并要求允许我带领2连（已加强）探出一条到G A G E S T I的路来。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成单列纵队向下穿过稀疏的树林往山谷出发。大雾把可见度限制在大约100码。我们的警戒分队由前卫和侧卫组成。前卫有一个班，在杰出的技术军士HUGEL率领下走在前面大约100码。重机枪排走在连队的中央，机枪驮在马背上。

我们花了30分钟才从树林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狭窄的仅可步行的小路上，小路穿过长着密密的几码高小树的苗圃。我走在连队主力的前面。大雾已经变轻了。

突然，前面想起了枪声，然后是HUGEL的发令声。HUGEL随后报告我们在小路上遭遇了罗马尼亚人的侦察班。他的抢先开火打死了领先的罗马尼亚人，剩下的人，一共7个，投降了。同时，连队已经展开了战斗部署，我

---

们显然需要小心。也许这些俘虏是罗马尼亚大队的警戒单位。H U G E L 继续前进并在几分钟内传会报告，他已经到达了苗圃的东侧边缘，大约有一个连的敌军在 1 0 0 码处正以散兵线接近。我立即命令先头排沿苗圃的东部边缘在小路的两侧部署并开火。敌人用激烈的火力回答了我们，重机枪排的部署出了问题，排长报告他们的枪给冻住了，他们必须得把枪化开。激烈的交火在苗圃边缘东侧几码的地方展开。看起来，我们遇上了占优势的敌人。在一块小凹地里，重机枪排正忙着用酒精把枪化开。敌军火力打的低矮的小树华华作响。重机枪排不能在此时投入战斗正是让人伤脑子。如果敌人从左边或右边包抄我们，我们将被迫撤退。2 排和 3 排守卫在这两个方向。终于第一挺机枪能工作了，并被安置在阵地上，但它没有机会开火了。

在越来越浓的大雾里，敌人和我们脱离了接触，使我们失去了高价值目标。向雾中射击只能是浪费弹药，对于在补给困难的山地部队来说并不合适。在重机枪排的火力保护下，我带一个排向一块稍微地势稍高的高地推进，高地上是一个有篱笆的葡萄园并有一小幢房子。我们看到在我们对面的光秃的山坡上很多罗马尼亚人毫无领导的乱转。我们向他们挥舞手绢，很快就一枪未发地收集到 2 0 个俘虏。罗马尼亚人显然对这场于他们而言相当糟糕的战争厌倦透了。一些俘虏帮我们抓他们自己的同志。连队的其他队伍也上来了。我们的阵地不佳，敌人能从各个方向打击我们。因此我们在阵地上布置了全方位的防御，在各个方

---

向都派出了侦察警戒单位。他们开始送回更多的俘虏。上等兵（L A N C E C O R P O R A L）B R U C K N E R 在一幢葡萄园的建筑了突袭了 5 个罗马尼亚兵并很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为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以确定敌人的方位，我和 H A U S S E R 中尉进入前进区域。温度只有华氏 15 度，我们开始受到寒冷和饥饿的折磨。在附近我们没有看到农舍，但是在篱笆圈起来的葡萄园中央有一个深深的旱沟 G U L L Y，我们在 G U L L Y 的北部发现了一块更适合于连队的阵地。阵地中央是一幢小房子，我们在一个没有取暖的单间里找到一个受了重伤被同伴遗弃的罗马尼亚人。L E N Z 尽其所能，但是他能被救火的机会几乎没有。连队继续前进。

深深的旱沟向下指向 G A G E S T I 方向的山谷。此地地形往北部和东部大约有 100 码的开阔地，其他方向是延展开的稀疏灌木。地面上仍时不时地卷起成团的雾气（H I T H E R A N D Y O N S），我们的可见度只有大约 200 码。我们听到左侧山坡另一边传来说话声。L E N Z 医生和我猫着腰往那个方向背向我们阵地走了大约几千码，我们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大股军队集结；大约有一个营正在果园后的开阔地里休息。这个小小的区域聚集了几百个士兵，马匹以及车辆，篝火在闪烁着火光。

大雾容许我们接近敌人而不被敌人发现，我决定不进行进攻，因为这儿的地形使我们的武器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

时间是下午两点，离天黑还有 2 个半小时。极端的寒冷使我们不能在开阔地里宿营。G A G E S T I 在哪？我们宁愿占据村子里的一些房子过夜也不愿回到 S C H I T U L T A R N I T A 那个令人丧气（C R E S T F A L L E N）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食物。饥饿使士兵们显得很有进取心（E N T E R P R I S I N G）。

我和 L E N Z 医生以及他的勤务兵一起运动到连队阵地的东部，这里的阵地到位于深约 1 0 英尺的旱沟左堤。技术军士 P F E I F F E R 带着 3，4 个人并排走在我们右侧 5 0 码。

走路不到 1 / 4 英里，我们发现旱沟北面一幢小房子附近有一大群罗马尼亚人。他们是战斗哨所吗？尽管我们在旱沟北面只有一支卡宾枪，在南面也只有 4 支，我们向敌人方向前进，挥舞着手绢高喊着让他们投降。罗马尼亚人即没有动，也没有开火。我们离他们只有不到 3 0 码，撤退是不可能的了。我开始私下为可能的结果担心。罗马尼亚人相互靠近站在一起，枪摆方得井井有条；他们在交谈着什么，时而相互做手势，但是尽量抑制开火以显示他们的友好企图。最终，我们走向他们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我告诉他们一个关于战争结束的 C O C K — A N D — B U L L 的故事，然后把这 3 0 个俘虏教给 P F E I F F E R 的班。

我们三个继续向东走向山谷。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在雾中看到看到一个展开部署的连阵地的轮廓。他们仍然在 5 0 码以

---

外，但是我们决定冒险。我们边走边喊并挥舞着手绢。连队有人指挥。他们的军官高喊“F O C，F O C（罗马尼亚语，开火）”并开始抽打他们的士兵；这些士兵显然更愿意放下武器。我们处在最危险的位置上。连队开始瞄准，想起了指挥哨的声音。我们赶紧趴在地上，随后L E N Z医生和我迅速向后方撤退；他的勤务兵在撤离之前打了几枪。大雾很快掩盖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敌人的精确射击。一股敌人跟着我们，其余的敌人随意地向雾中射击。

被敌人紧紧压迫的我们到达了P F E I F F E R的班，发现那30个俘虏仍然站在他们的武器旁。我们赶紧把他们赶进旱沟，使他们脱离了追击者的火力，然后把两路纵队他们赶到己方连队。如果敌人沿旱沟射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旱沟。罗马尼亚人的射击很差，我们带着所有的战俘回到部队而没有损失。

我们返回不久，本连的火力阻止了在宽大正面追击我们的敌军。我们和敌军在100码的距离展开了交火；感谢重机枪排，我们占有了客观的火力优势。我应该进攻吗？不！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丧失一个士兵也是个耻辱。夜幕渐渐降临，交战的火力开始平息下来。双方断断续续地射击以表明他们仍在那儿。在寒冷的气候里，要找到舒适的房间以及一顿热饭的前景非常渺茫。H O H L中尉（3连）骑马到达来察看我们的情况；他接管了8个俘虏，把他们送往后方。他也向S C H I T U L T A R N I T A报告，我已经决定在夜晚向G A G E S T I进军。

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天气已经大大地变晴朗了，但是寒冷

---

加剧了。星星在天空里闪烁，灌木和树丛在白雪的衬托下只能看到黑黝黝的轮廓。我们用卡宾枪和重机枪最后一次向敌人问好后就和他们脱离了接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静静地向着西北方向运动。前卫和后卫为行军提供安全警戒，重机枪排部署在队伍的中央。重机枪由于先前的射击仍然显得温热，他们被毯子和单人帐篷裹起来以防止冻结。在路上前进了600码后，我们转向北方。北极星代替了指南针，我们沿着黑色荆棘树篱向前滑行；因为有了这些树篱，我们才不至于在周围环境的对比下显得引人注目。大家都紧闭着嘴，一句话都不说。后卫报告一个较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跟着他们；我命令在一排黑色的灌木前停下并架起重机枪。这个举动被证明是多余的，后卫部队的领导在一个合适的地点主动地伏击了敌人并不发一枪把他们都俘虏了。25个罗马尼亚人！他们对我毫无用处，因此我派卫兵把他们送到SCHITUL TARNITA去了。

我们继续向北方运动。大约半英里以后，我又一次转向东方。在出发前，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地图。我们必须从GAGES TI北端的某条界限（DEAD LINE）钻出来。连队静静地展开，三个排并肩前进。我和处在正中间的重机枪排一起。我们在灌木丛里摸索着前进。地势稍微地向PUTNA山谷倾斜。我们反复地停下，用望远镜观察周围地情况。

月亮高挂在我们地右侧，在我们左前方的山谷里可以看到火光。很快，我们看到在几百码外几十个罗马尼亚人围站



---

在一大堆篝火前。更远的地方，一个敌军分队从左向右行军，估计是向G A G E S T I方向。整个村子被一条长长的、光秃秃的山丘遮盖；望远镜里只能看到一簇簇地树木。右侧的视线被宽广的果园所遮蔽（草图20）。

象饿狼一样，山地部队在寒冷地冬夜里悄悄地接近敌军。我是应该先向左侧山谷里的敌人进攻呢，还是绕过他们直接向G A G E S T I前进？

第二个方案看起来是正确的。悄无声息地，三支队伍紧靠着树篱缓慢而谨慎地进入了距离山丘300码的区域；山丘最高点离我们头顶大约有100英尺。在我们左侧300码，大约50个罗马尼亚人围着火堆坐着。我的几个士兵宣称在我们前面的树丛里看到了有人运动的迹象，但我用望远镜没能确认这些情况。

沿着树篱，我们最终悄悄地到达了山丘较低的部分，从上方看不到这个位置。在部队集结地时候，侦察兵被派出到山冠方向，他们在距离我们几百码的山冠上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哨兵。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等重机枪排上来？这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当前只有几个敌军。我想要用突袭夺取这个山丘；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一枪不发。我也同样期待用突袭进攻我预期有重兵把手的G A G E S T I西北部。

下属的指挥员收到了给他们的指令，于是我们一声不发地冲向前。没有哨声，没有号令声，也没有叫喊！山地部队在罗马尼亚哨兵面前一下直起身来，就好像是从地里钻出

---

来的一样。一切都发生地这么快，以至于罗马尼亚人的哨兵来不及开枪报警。他们迅速的往山下逃散了。

山顶现在处于我们的控制下。在我们的前方和右侧，G A G E S T I 的屋顶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村子大约有半英里长。离我们最近的农舍大约在 2 0 0 码外，较我们低 1 0 0 英尺的地方。在一簇簇的房屋间有相当大的间隔。

警报声开始在 G A G E S T I 北部响起。士兵们冲上街道，开始一队队地集合。我预计他们随时会用密集队形冲击我们以夺取失去的高地。重机枪被撞上弹药以便进行连续射击，步枪兵进入了长约 2 0 0 码的阵地。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村子里开始平静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在山上露面也没有开火，骚动的士兵回到了他们温暖的营房里，那大概是他们最不愿意离开的地方。我们完全糊涂了！没有一个罗马尼亚哨兵试图回到他们先前的阵地。他们显然在山下的那些农舍里。

这时已经是晚上 1 0 点了，我们又冻又饿，眼巴巴地望着 G A G E S T I 温暖的房舍。必须得干些什么。我的决定：把村子最北边的那些农场从敌人手里夺过来。我们将在那里挖掘战壕，把自己弄暖吃饱，并休息至少到天明。

我派 H U G E L 技术军士和 2 个班的攻击分队从右翼排出发，攻击其中的一个农场。他们将沿着深色的树篱前进，如果受到射击的话，他们将回击，然后在本加强连其他单位的火力支援下，和左翼排一起占领对面的农场。根据任务不同，部队得到了不同的指示；H U G E L 出发了（草

---

图 2 1 ) 。

当进攻集团进入农场 5 0 码以内的距离时，受到敌人的射击。所有的机枪和 J A N N E R 的排立即开火，左翼排高喊着向村子冲过去。山地部队冲进了村子，H U G E L 在罗马尼亚人还没有从屋子了冲出来之前就从另一侧发动了进攻。连队的其他单位用他们最大的嗓音向着夜空怒吼，好像有一个营一般。重机枪营不能继续射击而不误伤在村子北端农场里的部队，因此将火力转移到右侧，向连绵不断的房舍里扫射了几分钟。

山下的村子北部变得出奇地安静，双方只开了几枪。罗马尼亚人正在投降。我带着另外一个排以及重机枪排向那个方向急奔而去。当我到达房舍之间的时候，俘虏们已被聚集到一起；他们的人数超过 1 0 0 。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交火中负伤。农场周围听不到一声枪响，只有我们的重机枪偶尔隔着屋顶向右侧开火。既然这儿的一切都很顺利，我和连队从这个农场运动到右侧的另一个农场。我们俘虏了整个罗马尼亚守备部队，他们没有进一步抵抗而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我们派出了全方位警戒，把俘虏和一个排的部队（P L A T O O N）布置在中央，然后带着全连沿着村子里的道路向南前进。2 0 0 个俘虏，而且数目还在继续增加。山地部队到处敲门，带出更多的俘虏。我们接近了教堂。俘虏的数目是我们自身的三倍。一共有 3 6 0 个俘虏。

教堂坐落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上。在教堂东面，整个地形向

---

着 2 0 0 码外村子低处部分迅速倾斜。一群建筑成半圆形围绕在教堂周围。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是个理想的地方来安置部队并安全地渡过剩余的夜晚了。俘虏们被赶进教堂，部队在周围的房舍里宿营。我对低处的村子做了侦察，O D O B E S T I — V I D R A 公路从中穿过，但我们没有碰上更多的罗马尼亚士兵。看起来，村子上部的战斗使他们转移到 P U T N A 东侧了。我遇到了当地的市长，他通过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对我表示希望向我移交市政大厅的钥匙。预见到德国部队的到来，村民们已经切开了几百条面包，杀了几头畜牲以及准备了几桶酒供部队使用。我让他们带上足够我们使用的东西送到我们在附近宿营的教堂。当连队的最后一个单位到达的时候，时间已过午夜。哨兵为熟睡的士兵们提供安全保护。

由于我们超出了自身的战线 4 英里而和两翼没有联系，我感到只有在黑暗里我们在 G A G E S T I 才是安全的。出于安全理由，我想在天明前到达 G A G E T I 东部的一个控制性高地；到天明时，我们毫无疑问应该能确定敌人的方位。

部队用完饭然后休息。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并于凌晨 2 点 3 0 分派了一个通信兵送到 S C H I T U L T A R N I T A。他同时带了一个装满上好红色葡萄酒的 L O G E L E（3 夸特的木桶）给 L I E B 中尉。

剩余的夜晚不受打扰的过去了。天明前（1 月 8 日），我把整个队伍运动到教堂东面的高地。天明时，我们已经确

---

定周围并没有敌军。但我们看到敌军部队在PUTNA东侧挖掘战壕。我回到教堂附近的前宿营地，向四周派出了侦察班。

司务长PFAFFLE军士和我往ODOBESTI方向骑马巡视了村子低部。我们在夜间向SCHITULTARNITA送回了我们的驮马，他们的嘶叫一定暴露了我们向GAGESTI的进军。天明以后，PFAFFLE带上了分队的其他成员。我在ODOBESTI方向前进，试图在右侧与我们在PUTNA以西的部队建立联系。

当我们在村子低处骑马晃悠的时候，甚至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在凉爽的清晨骑马策行最让人感到清新。我让SULTAN快步开跑，这时我更注意我的马而不是周围的情况。PFALLE策马跟在我后边10码。当我们远离GAGESTI大约有1100码的时候，前面的路上有人在移动。我抬起头，惊奇的发现我们前面是罗马尼亚人的一个侦察班，大约有15个人并上着刺刀。掉转马头逃跑已经太晚了，暴露任何企图战斗的意图将使我身上多几颗子弹。我很快打定主意，继续用相同的步伐策马向他们而去。我友好地向他们打了招呼，并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解除武装，他们已经是俘虏了并应该向GAGESTI的教堂前进，那儿已经有他们的400个同志。我很怀疑这些人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我的态度，镇静而友好的语调有很强的说服效果。这15个士兵在路上放下他们的武器，向着指定的方向出发（MOVE CROSS THE FIELD）。我继续向前跑了100码然后沿最短的路快速返回

---

连队。下一次，我大概不会碰上这么简单的敌人了。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的增援 1 连和第三机枪连到达了并配属我指挥。隆美尔分队现在有了两个步兵连以及一个重机枪连，H A U S E R 中尉是我们的副官。

我们的侦察班带回了更多的俘虏。接近 9 点的时候，“战争”又开始了。罗马尼亚也许还有俄国炮兵从 P U T N A 东部的高地上对 G A G E S T I 进行了积极的炮火骚扰。我们撤出了大部分危险的区域，因为在宽大的村子里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损失。

敌军火力在下午达到了爆烈的程度，让我们想起了在西线的战争。到处都落下了炮弹。有一些穿过了分队指挥部所在的屋顶。这儿的情况和以前也一样，大概是来来去去的通信兵带来了猛烈的炮击。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分队占据了 G A G E S T I 的外围并挖壕据守。敌人将要攻吗？

在炮击最猛烈的阶段，S P R O E S S E R 少校骑马到达了 G A G E S T I 并沿着 O D O B E S T I — V I D R A 公路在前线建立了指挥所。敌军炮兵继续毫不仁慈地继续开火知道天黑。我们预计敌人将会进行夜袭，这是罗马尼亚人最喜欢干的，于是我们着重加强了我们敞开的侧翼。

作者观察：几声枪响很快决定了前卫和罗马尼亚侦察班之间的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树林中的苗圃。在这种情况下，接近敌人时保持武器处于随时开火的状态是重要的（关闭保险，轻机枪处于准备射击状态）。谁能抢先开火并能发射最猛的火力，谁就能赢得战斗。

---

在几分钟后和更强的敌人的交火中，重机枪在最关键的时候冻住了。重机枪排不得不在火线后几码用酒精加热把枪化开。在以后的战斗里，重机枪都被毯子包起来保暖。

我们在向附近的敌人猛烈射击后，完满地在黑暗中脱离了战斗而没有进一步的摩擦。

我们在月光下雪地里对G A G E S T I 北部敌军的夜袭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并得到了重机枪排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即使在进攻完成后，重机枪排用超越屋顶的间接火力支援了步兵在长条型的村庄里推进。当然，很少有目标被击中，但是这对呆在温暖营房内的敌人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心理作用以至于他们不经多少抵抗就投降了。我们在G A G E S T I 的战斗中没有伤亡。

---

## 第八节 在V I D R A附近

午夜时分，我们被阿尔卑斯军团的部队接替了；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越过山谷公路向北运动。我们前进了大约7英里，有时候就在罗马尼亚和俄国人新建的阵地1100码前行军，但没有遭到攻击。我方的部队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和敌军在此对峙。天明的時候，W U R T T E M B E R G山地营的营部人员和隆美尔分队到达了V I D R A，在那儿我们几天内第一次找到了舒适的宿营地。

我试图把自己弄地舒服些，正在这时候，营里的命令到了。命令如下：敌人已经在V I D R A北部的山区突破（我军防线），隆美尔分队准备向V I D R A北部的625山头运动，并在到达后配属给256预备步兵团。这个命令几乎超出了人类体力极限。我的分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战斗了四天，并刚刚完成了一次艰苦的夜间行军。极端疲惫的战士们刚刚进入宿营地，又即将被投入V I D R A北部白雪覆盖的山地区域的战斗。

在集结区域，我简短地告诉连队他们的新任务。然后分队向北运动进入山区。我和H A U S S E R中尉，P F A F F L E军士以及一个通信兵骑马走在前面。马匹不知疲倦地载着我们，很快穿过了漫长而满是积雪的山间草地进入了危险区域。

预备队很充足，因此我的分队没有被立即投入战斗。我们在深深的积雪里围着篝火渡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之后收到营里的命令要求我们回到V I D R A。部队兴高采烈地向V



---

I D R A舒适的宿营地运动，从家里寄来的信件正在那儿等着我们。

W U R T T E M B E R G山地营处在总部的指挥下。第二天，我们又一次转移了，穿过在G A G E S T I的敌军阵线会回到O D O B E S T I。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行军穿过了F O C S A N Y堡垒。这个堡垒在几天前落到我们手里，R E M I N I C U L S A R A T到达了B A Z A U附近区域。

由于严重的暴风雨，铁路运输中断了；但是我们最终挤上了列车，向西出发。我们在没有取暖设备的车厢里呆了10天，天非常地冷。在V O S G E S，我们担当了几个星期的陆军预备队，然后继续向向S T O S S W E I H E R — M O N C H E B E R G — R E I C H A C K E R K O P F区域进发。

在W I N Z E N H E I M，山地营1 / 3的部队（2个连，一个机枪连）加入兵团预备队并仍然由我指挥。S P R O E S S E R少校指示我利用这段时间将部队的战斗效率恢复到原有水平。这个人物很受大家欢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营所有的连队都接受了我的训练。训练课程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为了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而设计的。训练科目包括：夜间警戒，夜间行军，进攻预设阵地，以及各种德国士兵可能面对的战斗形式。

1917年5月，我接管了H I L S O N山脊上的一小块防区。6月初，法国人狠狠地对我们炮击了两天；我军花

---

了1年多时间构筑的阵地在几个小时内被夷为平地。但是敌人的步兵进攻并没有进行；我们的保护性火力显然压制了他们的进攻热情（A R D O R   O F   A T T A C K   I N G）。在我们完成对被摧毁阵地的整修之前，全营又被征招执行新的人物。部队满怀要建立功勋的期望，离开了V O S G E S；这时山地营也许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山地营最喜爱的歌曲“D I E   K A I S S E R   J A G E R”有一次在W I N Z E N H E I M回响。

---

## 第四章 在C A R P A T H I A N S东南的战斗

1 9 1 7年8月

### 第一节 向C A R P A T H I A N S前线行军

俄国革命的爆发削弱了协约国在东线的阵地；在1 9 1 7年的夏天，德国的大批力量仍然被托死在这个区域。只有彻底地在这条战线上击败敌军才能解放这支力量以投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T O T H I S E N D），位于S E T E T H下游和F O C S A N Y西北2 0英里处山脉边缘之间的第九军将从南面进攻俄—罗联军战线的南翼；G E R O K集团将从西面进攻，其左侧与敌军在山区相接触。

在夏季的热浪中，我指挥军列（包括1，2，3连）从C O L M A R出发，途径H E I L B R O N N，N U R N B E R G，C H E M N I T Z，B R E S L A U，布达佩斯（B U D A P E S T），A R A D，以及K R O N S T A D T在一个星期后于1 9 1 7年8月7日到达B E R E C Z K。我们是营里倒数第二批到达的。在火车站，我了解到G E R O K集团对O J T O Z山谷两侧高地的进攻预定于8月8日早晨进行（草图2 2）。

我属下的三个连队取出罐装口粮（D R A W C A N N E D R A T I O N），仍下背包，搭乘三个小时的卡车穿越O J T O Z山隘向位于当时的匈牙利—罗马尼亚边境的S

---

O S M E Z O 开进。我们的战斗装备和补给被卸下之后就会被前送到 S O S M E Z O。

在 S O S M E Z O，我们遇到了我营派驻山谷的分队，他们在下午早些时候步行到了 O J T O Z 北部的山区。和营部的电话联系中断了，一个特别派出的军士口头转达了营里的命令：“隆美尔分队尽快跟上营里通过 H A R J A — 1 0 2 0 高地（H I L L）到达 7 6 4 高地（H I L L，B O C H A N）。

奥地利人，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人占领了山谷；很多大炮排列在谷底公路（V A L L E Y R O A D）的两侧，其中一些是大口径火炮。我们不可能在战斗装备到达之前就向山区开进，因此我命令部队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宿营。

奥地利哨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防止我的士兵跑到当地指挥官的土豆田里投土豆。这种谨慎倒是恰如其分，因为那时的口粮极度短缺。

夜幕降临了，营里的乐队在篝火间隙表演了一小时的音乐会。去年冬天在罗马尼亚战役的经历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篝火在晚上 1 0 点熄灭了，部队也进入梦乡。良好的休息是绝对必要的，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对部队提出最苛刻的要求。

午夜的时候，我们的背包到达了；这缩短了我们的夜间休息时间。过后不久，我命令叫醒大家，拆散了帐篷，发放了 4 天的口粮并让连队做好行军的准备。因为所有的车辆

---

都留在了S O S M E Z O，所以各个连队和分队队部（S T A F F）分配到了几匹驮马。这些驮马装满了弹药，口粮和其他从仓库里弄来的装备。部队随后途径H A R J A向目的地出发。队伍在晴朗而温暖的月夜中毫无声响地向前运动。我想在天明之前通过1 0 2 0高地以及部分山谷地段，我估计这些地段都在敌人的密切注意下。天明的時候，各连有了测试他们气力的机会，他们把一个将要参与战斗的奥地利炮兵连拖上了阵地。

上午，双方的炮兵都大量开火。我们几乎担心要赶不上山地营所配属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旅突破敌军阵地地行动。尽管步伐很快，当我们到达7 6 4高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当部队休息的时候，我用电话向S P R O E S S E R少校报告了我们的到达，并得到命令要我们作为旅的预备队运动到6 7 2高地；S P R O E S S E R的指挥部就在那儿。到达以后，我先被赋予6连，然后是其余三个重机枪连的指挥权。出于对战斗进程的关心，我们了解到第1 0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在极其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在U N G U R E A N E夺取了第一批罗马尼亚阵地。和所有的预期相反，罗马尼亚人据说在这儿打得很英勇；他们以极端的勇气坚守每一条战壕和每一个掩体。对敌军阵地的突破没有达成。

当命令传来要我们和3个步兵连以及一个机枪连继续前进至U N G U R E A N A（7 7 9）以西的一个阵地时，我的部队正准备过夜；帐篷已经被搭起，而士兵们正在煮晚

---

饭。SPROESSER少校出发在前，我带着4个连队跟着他。我们成单路纵队沿着一条长长，湿软的小路吃力地在树林里行进，树林里一片漆黑。照明弹从我们前面的山脊上被发射升空，机枪不时地响起，炮弹轰轰地爆炸。我们很快地到达了目的地。我报告我们已经到达并收到命令在主要道路北边的凹地里宿营。

我刚刚给下属指挥员分配了位置 and 任务，部队还拖着长长的队伍站立在狭窄的小路边上，炮弹开始在斜坡上到处爆炸。罗马尼亚人的火力突袭！在各个方向，炮弹爆炸的闪光映亮了夜空，碎片呼啸着刺破天空，泥土和石块哗哗而下。受惊的驮马带着驮载的货物乱跑。步兵们平卧在斜坡上耐心地忍受着知道这10分钟的集中火力平息下来。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损失。

连队迅速前进向他们制定的位置运动。经过白天的劳累，我们裹着大衣和单人帐篷在草地上睡得很好，尽管一场大雨突如其来。

---

## 第二节 对山脊公路弯曲部的进攻

1917年8月9日

天明之前，敌人的新一轮炮兵集火把我们惊醒了。我的副官H A U S S E R中尉和我在一块凹地上边宿营。几发炮弹在停留（T H E T H E R）在那儿的驮马周围爆炸。驮码受惊后越过我们的头顶，消失在夜幕中。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在我们周围爆炸，又几发差点就击中了我们。我们一直等到炮火减弱以后才敢冲到一个凹地里，凹地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掩护。

敌军的火力很快就停止了，但是这次又几个人负伤了，L E N Z医生不得不去照料他们。天明时，我一路（M A D E M Y W A Y T O）找到了营指挥所，热咖啡使我从一夜的警觉中恢复过来。接近5点的时候，我们被命令在U N G E R E A N A南坡向上运动与18巴伐利亚预备团保持水平位置并继续进攻。

我们运用交通壕沟以及炮弹坑冒着敌人猛烈的骚扰炮火穿过U N G E R E A N A西坡。到达山头西南坡上形势稍为缓和的树林地带后，我们感到一阵轻松；随后我得到命令要求我带领1连和2连把敌人从U N G E R E A N A主峰南侧半英里一个小小的有树林覆盖的平台上赶出去。

首先我和右侧的18巴伐利亚预备团建立了联系，该团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我们向上100码的地方挖壕据守。不幸的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关于罗马尼亚人阵地位置的信息，因为在小平台方向没有派出侦察组。因此我有了第一次机

---

会能审视这片我将要进攻的地形并仔细察看了地图。我们和平台之间是深深的山谷，山谷两侧满是树木和灌木。我派出一个军士带上 10 个士兵以及一部电话机前去确定敌人的布置情况，15 分钟以后我得到报告敌人在平台上的坚固阵地已经被敌人放弃了。一得到这个信息，我马上命令两个连沿电话线成单路向前逼近，占领了被敌人放弃的阵地并布置阵地为全方位防御作准备。我必须牢记敌人随时可能从各个方向进攻夺取这个设施完备的据点。我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作了汇报，这时离任务下达不过 30 分钟（草图 23）。

上午的主要活动是对南面（O J T O Z 山谷）和东面几乎无路可循的森林区域进行了一次侦察，结果我们抓了两个俘虏。中午时分，我们在平台上被从西面而来的匈牙利 H O N V E D 步兵接替了，根据营里的命令，已得到了 3 连加强的分队将要向北穿过树林到达 U N G U R G E A N E 东南 1 / 4 英里山脊高处的一个阵地。我们采用了上午所用的警戒措施，派出了一个较强的侦察分队并携带电话机。到达之后，我们又一次采用了收缩防御阵型，布置了全方位警戒。我们和两翼的部队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希望不要有令人不愉快的意外发生。已知敌人在 U N G E R E A N A 东侧或东南半英里的主山脊上占领了非常坚固的阵地。

在一阵短暂的炮兵弹幕射击后，这些敌军阵地将遭到进攻，敌人将被赶到山脊公路弯曲部以远，U N G E R E A N A 东部一英里的 T R A S S E。18 巴伐利亚预备团将沿着



---

山脊线进攻，W U T T E R M B E R G山地步兵营将在在该团的南面展开进攻。我的部队将会在前线拥有一片出发阵地以便发起进攻。

部队在西面深深的旱沟里休息并用餐时，我向下午将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派出了几个侦察班。技术军士P F E I F F E R带着10个士兵随同最靠南的侦察分队出发了，以便确定敌人是否占领了自山脊公路弯曲部延伸向南的山脊以及其位置和兵力。

从敌人在U N G U R E A N E主峰南侧半英里平台上的阵地判断，我认为敌人在更东面的山坡上并没有很多整合很好的阵地。在我看来，很可能只有那些在高地上和山谷里的阵地是广泛而相互沟通的，在山坡上的其他阵地都不过是有限的甚至是孤立的。在这儿，可以预期能发现敌军防御的弱点。在这儿，一支雄心勃勃的部队将找到通向迅速而有效的成功的道路。

向北派出的侦察组报高到处发现了有铁丝网的阵地，同时P F E I F F E R报告他们在出发半小时内已经俘获75个罗马尼亚人和5挺机枪。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从那个方向听到一声枪响。在电话里，P F E I F F E R简洁地向我汇报：“在分队营地东南600码的山谷里敌人露出了一个空档，没有派出哨兵。我们在往下走的时候遇上了他们，我们无声地用步枪攻击了他们并让他们投降。他们毫无武装，因为枪都放在一侧。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好向我们10个人投降。”

---

我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报告了 P F E I F F E R 成功的消息，并建议在向山顶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由我带领我的部队突破南坡上那些互不支援的敌军阵地。我进一步建议如果突破能达成的话，我们可以在公路弯曲部向山脊压迫，这样我们就能突进到 U N G U R E A N E 东部敌军阵地的后方。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把我的提议转送给旅里，不久我得到命令要求我带领 2 连和 3 连对山坡上的敌阵地进行我提议的进攻。不幸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重机枪。

不久，部队沿着 P F E I F F E R 留下的电话线前进，他的班现在成为我们的前卫。P F E I F F E R 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敌人的位置。我们沿山谷而下，穿过了一处由 D E C I D U O U S 和密密的灌木构成的森林。山坡很陡，我不得不跟着 P F E I F F E R，他领着我们往下 1 2 0 0 英尺进入 O J T O Z 山谷（A T T H E S C R I F I C E O F 1 2 0 0 F E E T O F E L E V A T I O N）。

在距离 O J T O Z 谷底公路不到 1 0 0 码的时候，我赶上了 P F E R F F E R 并命令他开始向东北方向的山脊公路弯曲部攀登。H A U S E R 中尉和我以及几个通信兵上前紧跟在前锋部队之后。很快，情况就显示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赶紧跑上前。在森林中一块树木不那么密集的地方，P F E I F F E R 用手指着大约 2 0 0 码以远的罗马尼亚哨兵，他们身后可以看到罗马尼亚人的阵地。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谷底公路两侧的开阔地形上。我们没有打扰他们，

---

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穿过树林覆盖，陡峭的西坡向着山脊公路弯曲部攀登。

很显然，我们在登山过程中会碰上罗马尼亚人，因此我命令前卫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寻找掩护并保护其余的部队前进。前卫被禁止开火除非他们受到敌人攻击。我的想法是尽量误导罗马尼亚人以便让他们相信他们碰上的不过是侦察分队，我们可以借此赢得时间完成攀登并为进攻做好准备。我希望借助这些预防措施（P R E C A I T I O N）以达成对罗马尼亚人的出其不意。

在谷底上方 5 0 0 英尺的地方，前卫部队受到从山坡远处一个阵地发射的火力攻击。按照命令，他们进入掩蔽，没有开火。我迅速安排 3 连从右侧，2 连从左侧准备进攻。密集的灌木使我们有可能完成进攻准备而没有被敌人发现。我的进攻命令如下：

“2 连越过狭窄的步行小道进行佯攻，一定要让敌人上钩并用步枪火力和手榴弹把他们拖住，充分利用掩护以避免伤亡。攻击沿山坡西侧进行。同时，三连从右侧对敌人阵地进行侧击。我将随三连行动。”

一些罗马尼亚人的侦察分队闯进了我们的集结区域迫使我们在完成进攻准备前投入战斗。他们被击退了，我立即命令 2 连开始进攻。2 连遇到了位于他们上方 1 5 0 英尺山坡上的敌阵地。在他们和敌人交火，展开手榴弹战的同时，我和 3 连向东穿过厚厚的灌木从攀登了 3 0 0 英尺，到达了敌人的侧翼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敌人大约为排级规模，

---

他们的注意力已被我们的正面攻击所吸引。我们的攻击迫使他们放弃阵地沿山坡向上撤退。由于浓密的丛林地形和视野的限制，我们无法追击，而且我们的进一步推进将使我们进入2连的火力区。因此，我中止了3连的攻击。

2连继续压迫撤退之敌，当他们遇到较强抵抗时他们就重复先前的策略。3连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这使撤退中的敌人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掉头反击，而被2连的步枪火力和手榴弹压制在地面上。这些反复的交火提示3连从右侧发动另一次侧击。在8月的太阳底下进行的这种战斗使部队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士兵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山坡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进行战斗。几个士兵被累垮了。

我们把敌人从5个连续的阵地上赶出去直到我和H A U S E R中尉以及10来个士兵是仅存的追击部队。敌人的这几个阵地一个比一个强。当罗马尼亚人穿过灌木撤退的时候，我们持续地向他们射击，叫喊并将手榴弹扔向同一侧以避免冲锋的时候为弹片所伤。就这样我们成功地将他们赶过了一个完备的连续阵地而使他们没有稳定下来的机会。

在阵地的另一侧，树林不那么密集，地势尽管仍然向上抬起但并不很陡。我们到达了一块林间空地，其右侧和一片长长的山坡草地相接。在草地的另一边，我们看到有两个罗马尼亚连在东北方向着山冠处的山脊撤退。在右方，一个罗马尼亚山地炮兵连和他们的驮马正向后方撤退，企图迅速到达安全地点。我们从灌木丛里向撤退之敌快速开

---

火，幸运的是，他们不能估计出我们的数量。当敌人消失在附近山坳里的树林里时，我命令H A U S S E R中尉带着所剩的人马继续追击。

当山地部队从树林边缘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距离我们1 / 4英里位于林间空地西北角的罗马尼亚炮兵连从我们的左侧用霰弹向我们开火了。球形弹丸造成的弹雨横扫树林。我们躲在山毛榉寻求掩护。不久，2连和3连的第一批部队上气不接下气地攀上了山坡，我把他们挪到右侧的一个凹地，那儿为他们提供了一点掩护（草图2 4）。

我们距离攻击目标，山脊公路弯曲部附近的山冠线，只有半英里了。敌人沿陡峭山坡的迅速撤退要求我们不顾士兵的疲惫继续攻击。从U N G U R E A N E传来的低沉的枪炮声已经持续了一会了。巴伐利亚人以及W U R T E M B E R G山地营其他部队的攻击似乎正取得进展。

我们向着山冠的进一步推进被敌人的步枪和机枪火力阻止。这短暂的间歇给了敌人指挥官一个机会来重新掌握部队并建立一条新的战线。2个连都没有重机枪，这给我造成了困难。我们非常巧妙地利用地形上最微小的不规则点，成功地向山冠以及敌人逐步接近。敌人似乎认识到他们所处阵地的重要性。任何人一暴露就会招徕一阵步枪和机枪火力。P F E R F F E R技术军士就是这样在我身边不远处观察时腹部受了伤。

暮色的来临有利于我们的进展。天黑前不久，隆美尔分队

---

占领了罗马尼亚山冠阵地西侧的高地；这些阵地迄今为止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分队的一部分占领了距离罗马尼亚机枪枪口 7 0 码的山脊上的一个小凹地，但不受敌军机枪的威胁（B U T I N D E F I L A G E F R O M T H E M）。步枪手面对北面和东面形成正面进攻态势；其他部队巩固了西侧相邻的橡树林，并面临着北面和西面的敌人。

罗马尼亚人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反击，试图把我们从高地上赶出去，但是活跃的卡宾枪火力迫使进攻者回到他们的出发阵地上。我们象楔子一样插进了山脊公路，切断了东西两侧罗马尼亚阵地之间的联系已经失去了联系。但是千辛万苦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和营里的电话联系被切断了，我只好利用烟火向营里发信号报告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分队在黑暗重默默地进行了重新编组；我们组成了收缩防御阵地并挖掘准备坚守，因为敌人会从各个方向进攻。在接近我指挥位置的橡树林里我留下一个排归自己掌握。在情况允许时，我们尽量将外围阵地向外扩展。

我们和营里失去了联系。下午的正面进攻很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在山脊公路弯曲部（我们在其东面 5 5 0 码）和 U N G R E A N A 之间，双方的交火正如火如荼。我们目前正处在敌军战线后大约 1 1 0 0 码的位置。

凭借手电筒的光亮，我在一个帐篷里（P U P T E N T）向 H A U S S E R 中尉口述了我的战斗报告。我们不能泄露任何亮光，否则马上就会招致敌军的射击。山地兵们展

---

示了超常的勇气。上等兵(LANCE CORPORAL) SCHUMMACHER (2连)和另一个同志用单人帐篷将重伤的BUTLER军士送到了OJOTZ山谷(高度差1100英尺)。晚上,他们又把军士从当地抬到了SOSMEZO的一个医生那儿,医生立即动了手术因此救了军士一命。考虑到地形的极端困难以及他们在黑暗的夜晚所走过的距离(直线距离8英里ASCROW FLIES),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一个士兵忠贞的最好例子。

在完成战地报告前,我已经没有了8月10日黎明时的那种对形势的担忧了,因为向西派出的一个侦察分队和18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下午的时候,巴伐利亚团和山地营的其他部队在炮兵的支援下对敌军发动了正面攻击,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敌人非常英勇地坚守阵地,但是敌我双方都从枪声和火焰信号中清楚地了解到了隆美尔分队的成功。害怕被我们切断的罗马尼亚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撤出了UNGREANA和山脊公路弯曲部之间的阵地,并向东北方向的山坡撤退,这个山坡一直导向SLANIC山谷。

午夜前,我派了一个通信兵将战斗报告送往在UNGEREANE的营部。同时我命令架设一条新的电话线。天很凉,我穿着被汗浸透的衣服感到发冷,凌晨2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起身踱来踱去取暖。

我和HAUSSER中尉到一线观察了对面的敌军阵地。

---

敌军阵地距离我们大约有 90 码，位于一个被树林覆盖的小高地（所谓的橡树萌生林 C O P S E）的东面。

由于补给困难，我禁止士兵们做无谓的射击，因此敌人显得非常地漫不经心。敌军哨兵在他们的哨所里大模大样的走来走去，好像这是最和平的时期，在东面逐渐变亮的天际映照下尤其惹人注意。对他们射击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我决定等一等。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东面的罗马尼亚人控制了宽大的正面，他们的阵地连续不断，从 P E T R E I 山峰向被延伸到橡树萌生林。

作者观察：在 8 月 8 日及 9 日夜晩，罗马尼亚炮兵对担当预备队的隆美尔分队所处的阵地进行了炮击，并造成了一些损失。如果部队当时挖掘了工事的话，可以减少这些伤亡。

8 月 9 日，侦察班作了战斗侦察，并在身后架设了电话线。在树林覆盖的山区，这样的侦察行动被证明效果很好。我可以在侦察班前进时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可以在几分钟内获取信息，给侦察班下达新的命令或召回部分部队，还可以率领大部队沿他们留下的电话迅速前进，占领阵地。在山区，采用通信员送信通常太消耗时间，因而未被采用。这种行动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充足的电话线。

在对陡峭山坡上的树林所作的艰难进攻中，我们用活跃的步枪火力，喊叫以及投掷手榴弹拖住了处在较高阵地上的敌军，分散了他们对我军主攻方向的注意力并诱使他们错误地使用了预备力量。3 连在敌人侧后的楔入导致了敌人



---

的迅速崩溃。我们用同样的方式一个接一个连续夺取了 5 个阵地，最后一个阵地上的敌人居然有 2 个连之多。对这些阵地的进攻丝丝入扣，敌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重新组织。

尽管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他们有很多的机枪和山地枪（M O U T A I N G U N），隆美尔分队利用最微小的不规则地形，成功地夺取并守住了位于敌人战线后方 1 1 0 0 码的山冠上的高地。（害怕被我们切断）敌人被迫于夜间放弃了处在 1 8 巴伐利亚预备团和山地营其他部队正面进攻下的阵地。

攻击成功后，隆美尔分队迅速地挖掘工事并布置了全向防御阵地。如果没有工事作业，我们将会被敌军火力以及其反冲击下受到严重损失。我们的伤亡是 2 个死亡， 5 个重伤， 1 0 个轻伤。

---

### 第三节 进攻

1917年8月10日

8月10日，凌晨6点，和营里的电话联系已经接通了。从事务军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的嘴里，我了解到SPROESSER少校和WURTTENBERG山地营的其他部队已经到达；由于隆美尔分队在8月9日的完全成功，他给予我们充分的凭价。

然后，我让自己熟悉了一下分队在东线所面临的环境。那儿的罗马尼亚哨兵即使在大白天也漫不经心。实际上，在PETREI高地和橡树萌生林之间，有一些罗马尼亚驻防部队正在他们前一天所挖的阵地边上晒太阳。隆美尔分队的哨兵和驻防部队有严格的命令不让自己暴露给敌人，并只有在受到敌人攻击时才能开枪。

敌军阵地从PETREI高地（693）光突突的西坡沿着山脊延伸，向着橡树萌生林地势逐渐高起。山脊上只有几丛灌木，但橡树萌生林阵地本身好像被加固了，他的地形控制着南面，西面，北面的区域。敌人在橡树林北部的阵地从山谷沿灌木林一直向着SLANIC深深的峡谷延伸。这些阵地由小型的单个掩体工事（NEST）以及较大的据点构成，所有阵地都能相互支援，并控制了他们面前光秃秃的山坡（草图25）。

根据7点过后不久到达的旅里的命令，山地营将继续进

---

攻夺取 6 7 4 高地西部几百码的公路弯曲部。我们不得不再次将敌人从他们的阵地上赶跑。这次进攻将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因为炮兵没有足够的时间向前转移阵地。S P R O E S S E 少校详细地指示我如何准备及进行这次行动，并将 1，2，6 连以及 2，3 重机枪连交予我指挥。这使我指挥的是相当大的一支部队。

我的进攻计划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用重机枪火力打击毫无疑问心的敌人，迫使驻扎在橡树林南面 4 0 0 码的敌人转移到橡树林北面 3 0 0 码的地方寻求掩护并把他们拖在那儿；同时使用部分部队在橡树林一带取得突破，把敌人压迫到橡树林的左右两侧并阻断他们的退路。我在这些行动成功之后，使用我的主要力量，做最后突破然后杀到 6 7 4 高地。

准备工作使人疲惫并很消耗时间。上午，我亲自布置隐蔽了 1 0 挺重机枪，为避免地方的观察，我们绕了个大圈把他们送上了机枪阵地。其中一些被布置在一线后方树林覆盖的高地山冠上，其余的布置在南坡上的小溪和山坳里（R I L L A N D F O L D）。我给每挺机枪分配了目标，并制定了他们在进攻前，进攻时，进攻后分别所需遵守的机枪开火时刻表。

接近 1 1 点的时候，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完成了他们的准备。我选择了橡树林南缘作为突破点。出击部队（1，3，6 连，以及一个重机枪连）静静地躲在橡树林南面 9 0 码的一个凹地里。我向辅攻部队（3 连），佯攻的 3 连

---

一部，以及主攻部队发出了命令和指示（草图 2 6）。

1 2 点准，我向基准机枪排发出了事先约好的开火信号。几秒钟后，1 0 挺重机枪都开火了，各自集中射击橡树林阵地上的某一处。为了误导敌人并引起他们沟通的忙乱，在机枪开火的同时 3 连的左翼排尽力喊叫并将无数的手榴弹投进了橡树林的西北角。为了将伤亡降至最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掩护下进行。罗马尼亚人毫不延迟地还击了。

在左翼排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3 连的攻击部队利用向手榴弹爆炸引起烟雾的部分掩蔽作用向前冲击了 1 0 0 码，由山脊公路后冲到了橡树林的西南角。布置在阵地后方的重机枪在给予敌人阵地狠狠打击后，被命令逐步将（T R A I N）火力转移到左右两侧，将中间的区域留给了突击部队。我和参谋们紧紧地跟在以双人队形默默前进的主攻部队后面，决心尽快完成这个任务（A T H A N D）。3 连其余的部队以及一个重机枪排紧随其后。四周都想起了爆炸声和枪声。

开火后大约两分钟，我们的重机枪仍在扫射，我们从左侧接近山脊公路的地方传来了 S A V A G E 战斗的声音。同时我们的攻击部突进了橡树林，在敌人战壕里遇到了敌人的第一次正经抵抗。这并没有花费山地部队多少时间。每当前进受阻的时候，他们就放弃掩护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他们得到了重机枪排的有利支援。重机枪排这时已经推进到橡树林的南部边缘，他们迅速假设起机枪，从左侧用机

---

枪火力将攻击部队正前方的敌人死死地压制住。我的一个参谋不慌不忙（O R D E R L Y）地一枪击中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头部，当时他正从左侧距离我 5 0 英尺的地方向我瞄准。

我们占领橡树林不久，罗马尼亚人就发动了有力的反击。跟随部队冲在前面地重机枪这时都处在不利位置而不能有效地对敌射击，布置在进攻出发地的重机枪地火力范围也不能抵达东北面地反斜坡。敌人很快冲到了投掷手榴弹地距离，激烈的卡宾枪和手榴弹交火随后爆发，甚至连参谋人员也不得不参与战斗。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被我们夺取地阵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地一挺重机枪进入开火位置，形式很快对我们有利起来。这使我能够重新行使我对分队的指挥。

3 连一部和一个重机枪排确保了我们橡树林南面和北面地安全。我命令其他部队（1，6 连以及由于突破成功而可供使用地两个重机枪排）向 6 7 4 高地方向突破山脊。部分重机枪将敌人压制在橡树林阵地地两侧，其他的重机枪封锁了敌军阵地缺口两侧的阵地（S H O U L D E R），使主攻部队能对山脊发起冲击而不必顾虑其他方向的敌军火力。6 7 4 高地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以连队为单位组成纵队，一连在前面以轻快地步伐领着路。

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 连的先头部队很快到达了 6 7 4 高地西面的一个小山包。我紧随着他们正要穿过一个

---

凹地时候，一阵机枪火力从右侧射过来，迫使我猛扑在地。子弹在 T U R F 上打出一些孔。这些机枪火力应该是从 6 7 4 高地东南 9 0 0 码地山坡上发出的，距离我们约有 1 3 0 0 码。我躲在一个小小的 M O U N D 后面，准备一等机枪火力 L I F T 就向前冲。突然有一颗子弹从后面集中了我的左前臂，鲜血喷涌而出。我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罗马尼亚小组正从 9 0 码以外地灌木后向我和几个 1 连地士兵射击。为了摆脱这个危险的区域，我呈之字向小山包冲去。小山包上地几个一连的士兵被迫孤军奋战 1 0 分钟，直到紧跟着我们的部队经过肉搏打退了西面的罗马尼亚人。指挥罗马尼亚部队的法国军官不停地喊“杀了这些德国狗”，直到一颗子弹从近距离击中了他。

激烈的战斗也在我们侧后展开了（F A R T H E R B A C K）。罗马尼亚人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试图通过使用局部预备队反击来夺回失去的阵地。感谢山地营士兵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军官们的充沛精力（E N E R G Y），我们才能左右局势（T H E D E C I S I O N I S O U R S）。

1 连和 6 连夺取了 6 7 4 高地，没有遇到进一步的抵抗。于此同时， L E N Z 医生给我的手臂上了绷带。随后我命令部队占据已被夺取的地形并重新组织。命令如下：“6 连和加强的 A L D I N G E R 重机枪排，占据 6 7 4 高地。所有我指挥下的部队占据 6 7 4 高地以西 4 0 0 码，山脊稍向北的大凹地。”

---

我忍着巨痛以及失血引起的疲倦，继续指挥部队。S P R O E S S E R少校从电话里得知了我们的成功。

大约在这时，我们看到从C O S N峰方向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山脊公路上向我们行进。我们组织起防御，不用下命令，士兵们已经用铲子挖掘起来。我紧急要求炮兵向接近的敌军炮击，但是我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所有的炮兵连都在向前转移阵地。敌人没有受到阻击，走得越来越进U N H I N D E R E D。

G O S S L E R上尉带着W U R T E M B E R G山地营的其他连队赶到了，我们划分了了指挥权限。隆美尔分队的5，6连以及A L D I N G E R重机枪排构成，驻守第一线，2，3连以及第3重机枪连作为二线守卫部队；G O S S L E R得到了1，4连以及第1重机枪营。他的分队在6 7 4高地以西3 0 0码，山脊公路略微以南的地方挖壕据守。和我们的预期相反，从C O S N A方向开来的罗马尼亚部队并没有对我们在6 7 4附近的新战线进行反击。他们只满足于用侦察分队对我们的阵地进行试探，当然他们被轻易地击退了。然后，罗马尼亚人占领了正对着5，6连的山脊。他们的阵地在半英里以外，长度大约有2 2 0 0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要增加一线的防守兵力。5连和6连合起来有7 0 0码的正面，他们的侧翼敞开，形成曲线弯向后方。G O S S L E R分队和6连相互接触，保证了南坡的安全，我分队的其他部队则保障了5连的北翼。我们布置了成系统的有相当纵深的外围哨所，这进一步增强了被占领区域的整体防御。

---

大约下午 3 时，罗马尼亚人从 P E T R E I 山西坡延伸线上的阵地通过橡树林撤到了 S L A N I C 西侧。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和两侧的友邻部队取得联系的。罗马尼亚人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很快我们的电话联系就被切断了，通信兵也不能活动；猛烈的炮击分割（C U T U P）了橡树林和 6 7 4 高地之间山脊公路两侧的地形。和 5，6 连之间的电话联系反复地切断而后又被恢复，这对于电话班来说是个艰难而危险的任务。火力持续了整个下午，没有半点减弱。幸运的是，炮火对一线连队和预备区域的连队都没有造成很大的不便。下午晚些时候，奥地利炮兵显示了威力。值得一提的是，一颗 3 0 5 M M 的炮弹集中 C O S N A 主峰，在一群人当中爆炸（后来得知是一群罗马尼亚和法国军官）。我分队在进攻和随后的炮击中的伤亡很低。在炮击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在 6 7 4 高地以西 4 0 0 码的一个斜坡上起草了关于橡树林—6 7 4 高地行动的战斗报告。敌军炮火一直等到天黑才停止，这时我们的后勤大车队（P A C K T R A I N）送上了口粮和弹药。

失血使我感到很精疲力尽，打紧绷带的手臂和肩膀上的外套妨碍了我的一举一动。我考虑放弃对分队的指挥，但是分队的困难处境促使我暂时留在指挥所里。更多的部队被置于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的指挥下。他的指挥所位于 6 7 4 高地西南 2 0 0 码的一个橡树林子里。那儿也是 S P R O E S S E R 集团的预备队（1 8 巴伐利亚步兵团的部队）以及炮兵联络官观察所的所在。

夜幕来临了。



---

作者观察：1917年8月10日，隆美尔分队在没有炮兵或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进攻了罗马尼亚人坚固的控制性阵地。我们只有重机枪火力。攻击很成功，而我们的伤亡很小，因为：1，我们对3连攻击部队预定要突破的那部分敌军阵地事先用重机枪火力进行了集中扫射；2，我们在最初的攻击过程中及攻击后成功地把敌人压制住了。

在8月10日，罗马尼亚人没有犯他们在前一天所犯的错误，他们没有忽略在山坡上的阵地。从半山腰突破敌人的阵地将毫无意义，以为此处地形开阔，敌人可以轻易地从周围的高地上用重机枪火力封锁这种攻击。我们必须沿着山脊攻击敌军。

战斗侦察：在8月10日晚以及凌晨的最初几个小时，对敌方地形的敏锐观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准确地确定（A S E R T A I N）了敌军前进阵地的配备以及敌守卫部队的惯用动作（B E H A V I O R）。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使他们对我们的准备工作产生好奇，我们没有派出侦察班。然而，敌军犯了大错，他们没有观察他们阵地前沿的地形，并表现出对战斗毫无准备的态度（暴露的哨兵，守卫部队留在掩体外）。因此我们的攻击对于他们来说象闪电一样突然迅速（T H U N D E R B O L T）。

几挺重机枪为3连攻击组打开了一条通往橡树林的通道。从突破点以西200码阵地上发射的重机枪火力先覆盖了橡树林里的敌人，然后火力向左右两侧转移，这样就避免了误击3连的突击班。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些重机枪令人

---

赞叹用火力准确射击攻击部队近前方的敌军，支援部队连续攻占了敌军阵地（R O L L U P）。

处于完全隐蔽状态的部队在突破口左侧 1 0 0 码进行了佯攻，佯攻部队用手榴弹和喊叫声吸引了敌人，使橡树林里的敌人将防御火力消耗在错误的方向并过早地动用了预备队。这次佯攻完全达到了帮助主攻部队前进的目的，自身没有任何伤亡。

我们在橡树林的突破后，敌人迅速而有技巧地从东北方向进行了反击，但是山地步兵在防御中证明了他们优越的战斗力（打退了敌人的反击）。

罗马尼亚预备队占领了位于一片连续阵地后方高地的山冠，但是敌军显然没有对我们的突破没有准备，他们在掩体里被我们所压倒。在敌军试图进行防御或反击的部分，他们很快被山地部队的强大力量所征服，5 个连的部队通过突破口开进，身后还跟着 G O S S L E R 分队以及其他 4 个连队。我们完全具备突袭所必须的部队。

在夺取目标后，我们进入防御。一线部队在良好的掩蔽下挖掘了工事。从预备连队派出的战斗哨所稳定了向南北方敞开的侧翼。派出侦察班到远距离并不明智，他们可能轻易地被靠后罗马尼亚阵地上的敌人打死或俘获。另外，敌方的地形已经被我们从各个观察所彻底地研究透了。在到达目的地后不久，部队撤离了橡树林和 6 7 4 高地间的山脊。我们在地形的不规则处挖掘了横向工事，敌军下午发射的猛烈炮兵火力

---

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隆美尔分队沿山脊进行的进攻迫使敌人在下午撤离了已经被突破的阵地转移。

敌军的指挥不是很积极，这使他们只能进行防御而不能进行坚决的反击，即使他们有很多的预备部队和炮兵火力，而且北部的地形和南部一样有利于反击的一方。

---

## 第四节 突击C O S N A峰

1 9 1 7年8月11日

前线很安静，甚至连罗马尼亚侦察班都没来打扰我们。接近晚上10点的时候，S P R O S E S E R少校同志我旅里决定于第二天早上11点在炮兵支援下进攻C O S N A峰，少校并征求我的意见。

从地形判断，从西部和西北部进攻最为有利，因为这儿的山脊最高处没有树木覆盖可以轻易地得到炮兵和重机枪的火力支援。此外，山脊公路北面的地形上有很多山窝窝，这为攻击部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通道。

尽管我受了伤，S P R O E S S E R少校还是要求我多留一天指挥从西部和西北部进攻的部队。2，3，5，6山地连，第3重机枪连以及第11预备步兵团的第1机枪连被赋予我指挥。于此同时，G O S S L E R上尉指挥下的南部攻击集团（1，4山地连，第18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2，3营）将从南部或西南部途径647高地和692高地进攻C O S N A峰。这个崭新而艰巨的任务吸引了我，因此我留在了部队（草图28）。

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我的伤口依然做痛，而且因为白天的事我感到很兴奋，更不要说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第二天的任务吸引了。天明之前，我叫醒H A U S S E R中尉，一起前往5连和6连。在清晨的亮光里，我们观察了地形并为准备了进攻预设方案。

---

在我们前进阵地以东半英里的下一个山脊上，敌人的阵地横跨山脊公路。敌军哨兵隐藏在树木后边或灌木丛里。公路以北，我们在新近挖掘的阵地上发现了一个相当紧凑的散兵线（S K I R M I S H）。敌军守卫部队成堆地站在一起。双方都没有开枪打破黎明时分的宁静。我们的阵地隐蔽地很好，难得为敌人一见。

进攻通道比我预想的要不利。正面和南面的山坡草地不能为我们提供掩护以躲避敌军火力。山脊公路北面 7 0 0 — 9 0 0 码的地形显得更有利。在山脊和 P I C I O R U L 之间的山坡草地上散布着相当大，相当浓密的灌木丛。5 连侧面的 P I C I O R U L （6 5 2）位于公路北面 1 英里，覆盖着大块的落叶林（D E C I D U O U S）。

在升起的阳光中，尖锐的 C O S N A 峰依稀可见，俯视着周围的地形。他就是我们在 8 月 1 1 日所要攻击的目标。我们能成功吗？我们必须成功！我淡忘了受伤的手臂，因为我手里有 6 个连可以用来攻击敌人。我以自信和新的力量继续面对（G O A B O U T）困难和责任。

我计划在 8 时使用已经在阵地上的连队压制敌人，误导他们以防止他们 R E C O N N O I T E R 他们阵地西北的山谷。于此同时，我将把攻击部队的大部转移到 P I C I O R U L 南部，并利用当地厚厚的灌木将部队隐蔽在可以突击公路北部敌军阵地的距离之内。一旦准备就绪，我们将在炮兵指挥下于 1 1 时发起攻击，预期能一举突破敌军阵地向 C O S N A 峰挺进。6 7 4 高地上的部队将于同时发

---

动正面攻击。

5，6 连以及 A L D I N G E R 的机枪排被赋予 J U N G 中尉指挥，通过 H A U S S E R 中尉我向他指示了我的计划以及进攻 C O S N A 峰时他应该采取的队形（F O R M A T I O N）。为了确保和 S P R O E S S E R 集团的联系以及和炮兵的协同，我把 H A U S S E R 中尉留在 J U N G 的分队。

凌晨 6 点，我和剩余的 4 个连队穿过浓密的灌木向北出发。同时，和 J U N G 战斗群的电话线也被架设起来了。行进了大约 7 0 0 码后，我将队伍指向东面，我们爬上一个浅浅的山沟（D R A W），接近了 6 7 4 高地和 P I C I O R U L 之间的山脊。山脊上稀疏地分布着一些单个的树木，以及一些灌木丛。我们不时地停下观察地形，我惊讶的发现沿着敌人沿着山脊设立了战斗哨所。罗马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战斗哨所前推到他们新阵地的正前方。这些哨所处在 5 连的左侧，但是不论是 5 连本部，还是预备连队的侦察班都没能预先发现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从西北向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发动突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冲过这些战斗哨所，那么位于 6 7 4 高地以东敌军主阵地上的敌军将会被惊动，我们的进攻将不再是突袭。这将大大降低成功的希望。

我们停下隐蔽起来。经过详细思考，我决定利用四周的地形智胜我们面前的敌军哨所。我们沿远路返回，在走了一段短距离后转向北面，到达了 P I C I O R U L 西北山坡

---

上的浓密树林地带，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敌人。然后我们再次转向东面，穿过高大树林中的厚厚灌木向着敌军哨所前进。

为了安全，我把部队布置在很大的纵深上。在正面，3连的一个特别优秀的技术军士在远处探路，我通过手势和低声呼叫指挥他。在我的要求下，他的排长，HUMME中尉亲自背上了军士沉重的背包。我跟着军士前进了几码，我身后是前卫部队另外的10个士兵，他们成10步间距行军。4个连队成单人队形跟在前卫部队后边160码。这样布置部队的原因是，当我要求前卫暂停时，后面的连队可以继续前进，发出的声音不至于大得暴露他们的踪迹。自然地，这个半英里长的队伍保持着绝对的安静。每个士兵都避免发出最轻微的动静。部队很了解我们正在敌人哨所前行进而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们不时地随着信号停下然后重新前进。在聆听了几分钟后，我们成功地确定了两个罗马尼亚哨所的位置。当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敌军地时候，可以听到敌军哨兵在交谈，清嗓子，咳嗽或吹口哨。敌军哨兵相距约100—150码，由于厚厚的灌木，我们看不到他们。我和前卫部队摸进敌军哨兵之间的间隔。我们屏住呼吸，和他们处于水平地位置。左边和右边地敌人没有降低他们谈话的声调，因此我带着4个连悄悄通过。与此同时，和JUNG战斗群的电话线也被架上了。这条电话线也连接着SPROESSSE集群地指挥所。附近的敌人极端地漫不经心。

我们和罗马尼亚人的主阵地之间仍然隔着一一条深深的

---

谷，我们不得不越过这个我们事先没有观察到的障碍。下到山谷的时候，我们穿过了几条小道，幸运的是没有碰到任何罗马尼亚人。右侧上方，靠近 6 7 4 高地的地方，罗马尼亚人的炮兵正向 J U N G 猛烈轰击。他们显然怀疑我们准备在那儿发动攻击，因此采取措施企图阻止 F O R E S T A L L 这次进攻。

在 8 月猛烈的阳光下，背着沉重的背包攀爬在陡峭的山坡上（重机枪手的背上几乎背了 1 1 0 磅的负重）绝对地消耗体力。当我们到达谷底的时候，已经将近 1 1 点了。随后我们开始攀登山谷另一面的多石的 A B R U P T 壁，山坡上只有稀疏的高杆松树。由于地形的困难，我们前进地非常缓慢。我们的炮兵在 1 1 点整的时候开始了炮火准备。但是，炮火看起来很弱，而且没有炮击我们所要进攻的区域。5 连和 6 连发射的火力增强了，但是马上得到了敌人炮兵的回击。

在这段时间，我们竭尽所能地爬坡。我受伤的手臂大大地妨碍了攀登，在某些难于攀爬的地方，我的勤务兵不得不帮我渡过难关。

接近 1 1 点 3 0 分，我们的炮兵已经停火了，在前方担任侦察员的 3 连技术军士遭到了从一个浅树林里发出的火力射击；按照事先的指示，他立即掩蔽起来，没有还击。我立即命令前卫部队暂停掩护连队往上攀登。连队默默地攀登，一直到达前卫部队下方 1 6 0 码山坡上的一个具有掩护作用的狭窄空间。当这一切进行的同时，我用电话联系



---

了 J U N G 并告诉它我将在半小时内发动攻击。我也试图和 S P R O E S S E R 取得联系请求炮兵支援，但是电话线给切断了。显然，在 P I C I O R U L 的罗马尼亚分队发现了电话线并切断了他们。

在发动决定性攻击前和 S P R O E S S E R 集团，炮兵，以及 J U N G 战斗集群的联系中断使人非常不痛快。恢复联系几乎不可能，而且需要好几个小时的辛勤工作。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

我们所要进攻的敌军阵地的方位只能靠猜测。我相信他们就在我们的侦察员受到敌人哨兵枪击的区域。山坡的地形，浓密的灌木和植被使我们得以在对敌发起冲击的距离内隐蔽地集结部队。使用重机枪从较高的阵地上对攻击进行火力支援是不可能的，J U N G 也不可能用火力的覆盖我们的前沿，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和他的一切联系。但我仍然希望他能按照我的指示行动。

我把 3 连的一个排以及 G R A U 的重机枪连布置在约 1 0 0 码宽的一线阵地上。2 连被布置在右后方的构成梯形阵型的一角，3 连的其他 2 个排以及 1 1 预备步兵团的第 1 重机枪连被布置在左后方构成梯形的另一角（草图 2 9）。

我的攻击命令如下：“以信号为令，第一线的部队（3 连的一个排以及 G R A U 的重机枪连）钻过植被悄悄地向山坡上预定的敌阵地前进。如果敌人的哨兵或守卫开火，G R A U 的重机枪连所有的机枪用连续火力扫射敌军阵地，

---

并在30秒后随我的信号停止。这时，3连的那个排，以及分队其他必须靠前部署的部队无声地突进敌军阵地。独立建制的班立即用火力封锁突破口两侧，突击部队杀向敌人的防御区，其初步目标是夺取山脊，并准备向东南推进。为了使敌人对突破地点产生迷惑并分散他们的防御火力，将由几个手榴弹班和突破口两侧的敌军阵地进行交战。

所有的准备和讨论都在距离敌军哨所100码的地方静静地完成。HAUSER中尉已经被我留在了5连和6连，因此我只好一手操办所有的工作。

正午前几分钟，我们一切就绪。罗马尼亚人没有打扰我们，这可帮了我们大忙。在PICIORUL的东坡上，一个排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穿越我们刚刚通过的小路。这正是进攻的时机，我发出了信号。

分队沿坡而上，但是立即遭到了就近敌军阵地上的火力射击。GRAU的重机枪连迅速地回击了敌军火力。我们俯卧在地准备发起冲锋，手榴弹纷纷投向左右两侧。我们前方的重机枪火力将敌人压制在地面上，只剩下左右两侧的敌人胡乱开火。我发出信号停止了重机枪火力，山地部队沿着山坡向上猛冲，突破了敌军阵地而没有真正的伤亡并抓获了几个俘虏。部队隔断了敌军阵地，然后向右冲进了敌军防御区。一切都象和平时演习时那样一分不差。

很快，我们面前的灌木开始变薄。我们向着右侧一个微微突起的山坡前进了100码，随后为机枪火力所阻挡。敌人的火力来自600码以远树木覆盖的最高山头，和我们

---

隔着一大片草地，并逐渐变地猛烈起来。

3 连所属的排和 G R A U 的重机枪加入了战斗，3 连余部和 1 1 预备团的重机枪连转向左侧散开。树林边缘的敌人得到了增援，很快敌军就有几十挺机枪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穿过那片毫无掩护的草地，因为以我们的疲惫，我们很难守住自己的阵地。

敌人的预备队在炮兵支援下从树林里发动了反击，其主攻方向在我们的左翼。山地兵们有些绝望地紧趴在地上。他们不想给敌军让路，因此迅速开火，击退了敌人的反击（草图 3 0）。

越来越多地敌军机枪开始向我们开火，我们的伤亡急剧上升到了引起警觉的地步，情况每秒钟都在恶化。我呆在一连，3 连的右侧。在我的左侧，A L B R E C H T 的重机枪排正和敌人展开最激烈的交火。2 连呆在右后侧的灌木丛里担当预备队，免受敌军火力攻击。我应该投入我的预备队吗？预备队的火力能扭转战场的形势吗？不能！我是否应该命令部队撤退？不能！那样的话我们死伤的士兵就回落入敌人手中，我们会被赶回山谷，敌人会在那儿轻松地歼灭我们。局势看起来很绝望，但是我们必须掌握局势或者。。留在原地。

在我们右下的山坡上有几簇灌木丛。我突然灵机一动，这些灌木可以利用来掩护我们接近山头上的敌人。我决定投入最后的预备队对在左翼拼命压迫我们的敌人突然出击。

---

这个行动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向附近的人发出了指示，然后向后侧匍匐。几秒钟后，2 连和我迅速地向南移动。这是个生死抉择。我们超越了一小股躲在灌木丛后的敌人，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我们打垮；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动了 1 0 0 码，然后转向东面。我希望分队的其他部队仍在继续抵抗。

就在我将要对敌人的侧翼发动攻击的时候，J U N G 所属的部队出现在 2 连的右后方。J U N G 一直没有中断执行今天早上赋予他的任务，正准备跨越山脊公路对敌进攻。他的到来使战斗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敌军所有的兵力都被用来攻击 3 连和 2 个重机枪连，他们已经没有剩余的力量来抵挡 3 个山地连对其侧后的进攻了。罗马尼亚人匆忙地撤离了高地，在战场上留下了很多机枪。

在 6 7 4 高地以东 7 0 0 码的树林边缘，英勇的，为连队敬重，堪做表率的 J U N G 中尉的腹部受到了致命一击。

敌人惊慌失措地沿山脊公路通过宽广的凹地后撤，3 连，2 连以及机枪连的单位持续地向他们开火。与此同时，我带领 5 连和 6 连在山脊公路的南面穿过山脊的最高处向敌人追击。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信兵传来的命令，要求他们沿相同的路径尽快地跟上。

6 连占领了 C O S N A 主峰以西半英里的山包，我们称为司令部山包；同时，5 连在山脊公路西面和南面的敌军阵地上抓获了超过 2 0 0 个俘虏兵缴获了几挺机枪。C O S N A 山和我们之间仍然隔着一一条宽大的峡谷。

---

罗马尼亚人成密集队形在公路上向西坡撤退，但很快受到 6 连的火力打击。敌军部队站在 C O S N A 山上，并开始用活跃的步枪，机枪火力向我们射击。在这次交火中，（A M O N G O T H E R S），我的杰出副官 H A U S E R 中尉胸部受伤。

连队很快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司令部山包。他们的力气已经完全耗尽。这一点也不奇怪，从 6 点开始，他们一直在行军，攀登困难的地形或者攻击敌军。

敌军在陡峭的 C O S N A 高地上占领了预设阵地，我们这些疲惫之师不可能向天安门事件进攻。我决定让士兵们休息，并在考虑对 C O S N A 主峰发起攻击前首先对部队进行重新编组。2 连担负了休息区域的警戒任务，6 连派出一个侦察分队携带电话机以寻找一条通往 C O S N A 山阵地的道路。从司令部山包上，我们看到 T I R G U L O C N A 就坐落在东北方的山谷里。

接近 1 3 0 0 点的时候，S P R O E S S E R 集群的参谋和集群预备队（第 1 8 预备步兵团的 2，3 营）一起到达靠近司令部山包西侧的地方。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从他设于橡树林里的指挥所里一直关注着隆美尔分队的进攻，他以为我们已经一鼓作气拿下了 C O S N A 山。

那时，我们对 G O S S L E R 分队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宣布了在一个小时内向 C O S N A 主峰阵地进攻的意图，并要求 2 个巴伐利亚营中的一个从司令部山包用机枪火力支援我们进攻。我的目的是重复上午的被正面成功的战术行

---

动，SPROESSER少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在约定的时间，第18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2营的部队向敌军阵地开火了。与此同时，我率领6连，3连，5连，第3重机枪连以及第11预备步兵团的第1重机枪营下到谷底，并向东推进到司令部山包以北100码的地方。我们沿着侦察分队留下的电话线穿过密集的灌木，以及一个极其陡峭的山坡往下而行。很快，我们就开始攀登山谷另一面的坡壁并赶上了6连派出的侦察分队。正午炎热的太阳使攀登变得非常令人疲惫，精疲力尽的士兵们化了几个小时才等到了坡。

我们采取了和早上相似的警戒措施，向上攀登穿过稀疏的灌木和狭窄的小溪，逐渐接近了敌人。主峰上的敌军守卫部队这时和司令部山包上的18预备步兵团2营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双方的火力从我们头上高处呼啸而过。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司令部山包正对面距离200码的罗马尼亚人的战斗哨所。最终我们到达了距离主峰80码的一个小凹地。为了不误伤我们，巴伐利亚营已经停止了对敌军阵地的射击，敌人的火力也相应地停止了。

我和分队极度谨慎地为进攻做着准备。两个步兵排和6挺重机枪被布置在第一线，其他两个连成梯形分别布置在两翼后方。攻击的准备工作和早上的几乎完全相同：匍匐前进，重机枪射击，向两侧投手榴弹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是最后一击。

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从西南方向就传来了清脆的卡宾枪声。

---

这些枪响来自G O S S L E R的分队，因此我立即发出攻击令。在一阵短暂而持续的火力之后，山地兵们突破了主峰阵地，在几分钟内就扫清了C O S N A西坡上的敌人。敌人是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没等他们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主峰就落入了我们手中。我们的伤亡轻微。我们俘虏了几十个敌军并缴获了几挺机枪，但是大部分守军逃脱了，他们沿着C O S N A东坡迅速地跑调了。我们开始追击，但在光秃秃的东坡上受到敌人猛烈机枪火力的打击。敌军火力来自C O S N A主峰以东6 0 0—7 0 0码的山脊阵地上，这条山脊由北向南贯穿6 9 2高地。这些阵地布置地很好，并受到宽大障碍物的掩护。如果没有必要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支援，我们几乎不用想在天明前跨越山脊并沿东坡往下出击；我们只能满足于对主峰的占领，从这儿我们可以远眺罗马尼亚的乡村。

很快，我们和1连（G O S S L E R分队所属）取得了联系，他们正从C O S N A主峰（7 8 8高地）的南面沿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登。隆美尔分队和1连（我把他们归为自己指挥了）一起在山脊公路南面的陡坡海上修筑了工事。

5连和6连被布置在主峰以及公路北面向西北延伸的阵地上。我将第11预备步兵团的机枪连一份为三分配给位于第一线的3个连，并把2连布置在阵地中段后方归自己直接掌握。3连和第三机枪连布置在左翼靠后。

在攻占C O S N A山后大约1小时，S P R O E S S E R少校和巴伐利亚团的两个营上来了。G O S S L E R分队的情况令人担心，我们了解到他们在占领6 4 7高地附近

---

的罗马尼亚阵地后，和强大的敌军遭遇。敌军在众多炮兵的支援下，从东面以密集队形发起了攻击。G O S S L E R 分队由于伤亡惨重被迫后退，预定撤守山谷东面的石崖，这条山谷从南面一直延伸到C O S N A 主峰。在左面S L A N I C 山谷方向，我们的友邻部队，匈牙利第7 0 H O N V E D 师仍远在几英里之外，并且和我们毫无联系。夜晚，双方的炮兵在S L A N I C 山谷北面相互轰击，罗马尼亚步兵在7 7 2 高地区域发动了攻击。我们在C O S N A 主峰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我为夜间做好了安排。值得一提的是，侦察班和G O S S L E R 分队取得了联系。各个连队收到了关于各自任务的指示。我太疲惫了以至于不能够提交一份战地报告给S P O E S S E R 集群。通过我的新副官S C H U S T E R 中尉，我作了一个有关今天战斗过程的口头报告。

尽管很疲劳，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休息。午夜前一小时，无数的手榴弹在6 连的阵地上爆炸。叫喊声，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四处回荡。不等报告，我立即和3 连向受威胁的阵地方向发起反击，但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6 连已经牢牢的控制了局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尼亚攻击分队发起的突然袭击使6 连吃了一惊，但是被警惕的士兵击退了。在攻击当中，有一些属于第1 1 预备步兵团重机枪连的机枪手被敌人俘虏了。

作者观察：根据早间的单独侦察，我制定了8 月1 1 日的



---

攻击方案。由于开阔地形的存在，在重机枪和炮兵支援下跨越山脊公路而发起攻击的方案被否定了。我们可能过早地被敌人发现，在遭受严重伤亡后而被击退。

罗马尼亚人从前几天的战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设立了战斗哨所为主阵地提供警戒。通过敏锐的观察，我们在向敌人阵地接近的过程中，数次发现了这些哨所。

如果不是我们的部队习惯于严格的战斗纪律，我绝对不敢带领他们在白天摸索着穿过敌人的战斗哨所。

在山区进行这种侧翼行军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判断是最困难的。除去地形，敌人出乎意料的出现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在进攻中，我们和炮兵的合作并没有实现，因为电话线在关键时刻被切断了。否则，炮兵也许能为隆美尔分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攻击提供良好的火力支援。

我们使用预备队应付了突破成功以后所出现的极端困难局面。对优势敌军侧后翼的猛击使情况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事先交给J U N G的“进攻时刻表”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因为J U N G早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我们向逃跑的敌人射击，并派出部分部队紧紧地追击他们，但很快被制高点上的敌军火力所阻。

当精疲力尽的部队休息的时候，我们派出了议和侦察班探索前往C O S N A主峰阵地的通路。电话线再一次被证明非常有价值。

---

中午时分对敌人阵地的突破，以及晚间对主峰阵地的突破都没有得到后方阵地炮兵火重机枪火力的支援。只有位于一线的机枪用火力覆盖了突破口。手榴弹班又一次分散了敌军守卫部队的火力。我们在突破过程中的伤亡非常小。

后方的罗马尼亚阵地接收了在我们的两次突破中后撤的敌人，并阻挡了我们的追击。

---

## 第五节 战斗

1917年8月12日

午夜过后不久，天空中升起了满月。派出寻找G O S S L E R分队的侦察班报告，该分队的左翼正位于C O S N A主峰东南半英里的地方。G O S S L E R分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并要求紧急支援，因为敌人就在600码以外，而且占领了坚固的阵地。

凌晨1时，我和属下的一些军官前出侦察，以便观察右半部阵地前方的地形。我意图用一个连在天明前封闭右翼和G O S S L E R分队之间的空档，同时把阵地前移到可以对C O S N A以东的敌军阵地发起突击的距离之内，但是S P R O E S S E R少校不同意这么做。他命令两个巴伐利亚营在黎明时分突破C O S N A山东北的敌军阵地，并由我指挥山地营一部作为2线部队跟随其后，尽量向N I C O R E S T I扩大突破成果。

天还没亮，我们就受到西北方向密集敌军炮火的轰击，也就是说，敌人从我们的左后部向我们炮击。敌军炮兵阵地设置在S L A N I C山谷另一侧的高地上。炮弹的碎片杀伤效果轻微，但在松软（L O A M Y）的土壤里炸开了直径20—26英尺，深约10英尺的一个个大坑。大块的泥土在方圆100码的区域内纷纷落下（L U M P S O F E A R T H F E L L）。睡觉是不可能的了，一旦炮弹落得太近，我们只好转移。东面和北面的敌炮兵也选择了C O S N A山作为靶子，这使敌军的炮火大大增强了，

---

主峰周围阵地上的情况糟糕地难以忍受。

拂晓前不久，配属给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的两个匈牙利 H O N V E D 营到达了主峰。其中的一个营在抵达后进行了作战部署，尽管没有得到命令进攻东面的敌军阵地，他们还是擅自穿越我们分队继续前进。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使敌军炮火变得更加猛烈。

当我带领我的分队离开这个危险区域时，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属下的部队包括 5 连，2 连，3 连，第 3 机枪连，一个 H O N V E D 步枪连以及一个 H O N V E D 机枪连。2 个巴伐利亚营已经先于我们出发，执行在天明前突破 C O S A N 西北敌军阵地的任务。一旦突破成功，通往平原地区的道路将向我们敞开，并促成 O J T O Z 山谷南北两侧山区内罗马尼亚战线的崩溃。

大约在主峰往下 6 0 0 码，我们成长长的单路纵队穿过 C O S N A 的西坡，不时地受到各种口径敌军炮弹的威胁，这些炮弹毫无规律地在我们周围爆炸。但是，在清晨凉爽的空气里行军使我们精神焕发。在陡坡上稀疏的灌木中穿行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 C O S N A 主峰北侧和 4 9 1 高地之间的山脊。东南坡上满是高大的杉树，小块而连续的杉树林一直向下往左侧延伸。透过杉树林，我们可以鸟瞰 C O S N A 山东北面的罗马尼亚阵地，那正是巴伐利亚营所要穿越的区域。这些阵地拥有完备的战壕，阵地前方有着连续宽大的障碍物，无数的交通壕穿越光秃秃的山脊通向东坡上的树林。我们和敌军阵地之间有一个小山沟，其

---

宽度随着向西走而变宽，山沟里满是小树（B R U S H W O O D）。

这些阵地还没有被我方占领。距我们北面 1 2 0 0 — 1 6 0 0 码，我们看到巴伐利亚营的部队占据了敌军阵地前一条宽阔的山沟，并和对面阵地上的敌军展开了激战。

我们穿过一群第 1 8 预备步兵团的伤员，他们一致地告诉我们前方战况不佳。他们的先头营和敌人阵地突然遭遇（C A M E U P O N），小型武器火力造成他们损失惨重（大约 3 0 0 人受伤）。突破敌人阵地的企图失败了。

根据这些报告，我命令我的分队散开休息。利用我们在前进时铺设的电话线，我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通报了目前 C O S N A 山北侧的局势。我大胆地提出，既然巴伐利亚营的攻击没有成功，我们只有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才有机会攻占位于 C O S N A 山东北侧的这些构筑良好的敌军阵地。我们得到承诺会在上午得到炮兵支援。由于前线没有炮兵观察员，我自告奋勇地从我的当前阵地（一个很好的观察位置），为炮火支援提供指引。

我们审视了下行进入凹地而不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掩蔽通道。这儿的树木分布地很稀疏。1 1 点 3 0 分，我发出了首个炮火校正指令；同时分队开始以多路队形往下攀行，各人之间保持 2 0 步间距。我的意图是在短暂而猛烈的密集炮火准备后，粉碎 C O S N A 主峰东北方 5 0 0 码的敌军阵地。

校正炮兵火力是个缓慢的过程，最终我引导一个奥地利榴

---

弹炮连的炮火集中在敌军阵地上，但却不幸地听说由于炮兵转换阵地以及弹药短缺，所有的炮兵将不得不停火。此时，隆美尔分队冒着敌人活跃的炮火抵达了凹地的东南部，敌军并没有忽略我们这 7 0 0 个人的动向。我们发现自己正正处在一簇簇的灌木之间，距离敌人设置的障碍物大约有 3 0 0 码，并在敌军的视线之外。在往下攀爬的过程中，有一个士兵受了轻伤。我循山坡而下前往分队，一路上发现部队已经假设了电话线。

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我们不会考虑在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这些警觉之敌，这些具有铁丝网防护的阵地非常坚固。在大白天越过 C O S N A 山的东北坡撤退同样没有吸引力，因为敌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并用炮兵和重机枪火力狠击我们。士兵们在下山时可以跑地很快，但是上坡时确只能缓慢挪动，而成为罗马尼亚炮兵和重机枪的绝好靶子。如果敌军决定使用野战炮（A R T I L L A R Y）和迫击炮对凹地进行猛烈打击的话，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蒙受重大损失。

尽管形势不利，我决定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敌军阵地。我知道我的士兵可以完成任务，再则我们宁为刀俎不为鱼肉。经验丰富的侦察班仔细地辨认出敌军设置的障碍以及其后的敌军阵地。为了在可预见的敌军炮火下突进，我命令部队通过灌木前移到距离敌军阵地 2 0 0 码内，并在当地的一些小山沟里完成了攻击准备。两个机枪连正位于右侧山坡较高的阵地上，以备提供支援火力。侦察结果没有让人失望，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进

---

攻企图。当我正要命令机枪连进入指定位置时，S P R O E S S E R少校通过电话向我传达了如下命令：“俄国人已经突破了S L A N I C山谷北侧，将会出现在我们后方。隆美尔分队和两个巴伐利亚营立即向C O S N A山以西的山脊撤退。”

S P R O E S S E R集群的参谋部正向那儿运动，我被要求将此命令转达给第18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1营和3营，并掩护他们撤退。

很显然，大白天在敌人的注视下从凹地里撤退是最大的挑战。一旦敌人觉察到我们后退，他们就会用炮兵或机枪火力袭击我们。无论那种情况都将给我们造成无可避免的损失。俄国人并不让我很担心，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先于他们到达山脊。否则，我们不得不用迅猛的动作将他们打下去。

两个匈牙利H O N V E D连在山地营的W E R N E R中尉指挥下，沿C O S N A山的东北坡（正处在阴影里）向主峰前进。我亲自带领其余的四个连在矮木丛（U N D E R B U S H）里摸索前进，先朝着491高地，尔后转向司令部山推进。就在我们抵达491高地之前，敌军的机枪火力造成了几个士兵轻伤。

一到达491高地的附近区域，我就派出3连占领了山脊的较低部分（788—491），并试图和两个巴伐利亚营建立联系。先前我派了一个军官向这两个营转达来自S P R O E S S E R集团的命令。不幸的是，和他们的电话联系中断了，我无法继续了解他们地情况。但是，一个偶

---

然的机会，我从电话里听到一些关于 4 9 1 高地的消息，指挥部（S P R O E S S E R 集团??）基于最新战报，对局势的估计似乎比先前半小时要乐观。

此后，我派 2 连沿最短的路径朝一处由司令部山包向北引伸而出的山脊运动。该连将负责司令部山包以北 6 0 0 码处的山脊，并承担 S L A N I C 山谷方向的警戒和侦察。我命令除去 3 连外的所有部队向司令部山包开进，我则留在了 3 连。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巴伐利亚营成功地和敌人脱离了接触。

有鉴于此，我随即带领 3 连向 C O S N A 山出发。1 连和 6 连仍然留在 C O S N A 主峰，逐渐增强的炮击把阵地变地象天花一样坑坑洼洼，满是大小不等的弹坑。我把 3 连留在主峰以增强守卫部队，自己返回司令部山包报告，并请求许可前往医院。我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感到自己已经不能继续承担指挥部队的重任。左臂上的绷带自从一早以来就没有更换，因此我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跑到指挥所附近试图休息一会。夜色漆黑，这是个温暖的夏夜。



---

## 第六节 防御

1917年8月13—18日

午夜前不久，SPROESSER少校召我到指挥部，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帮军官。SPROESSER少校告诉我形势非常不利，第70匈牙利HONVED师一些被隔断的部队（帝国皇家轻骑兵（UHLANS）第3骑兵团，帝国皇家重骑兵团第一骑兵团，第1HONVED连）向我们发来报告说：在下午，强大的俄国和罗马尼亚部队在SLANIC山谷北侧及以北区域突破了师的防御，并准备向COSNA—UNGUREANA之间的山脊南进。我们只能认为在某些条件下，SPROESSER集群可能被敌军隔断，因为我们在UNGUREABA附近地区没有部队。我被点名要求发表我的看法。

我认为敌军对COSNA—UNGUREANA一线的夜晚袭击是极不可能的，敌军最早的攻击将在4个小时之后的黎明时分。依靠本集群的5个营，坚守COSNA—UNGUREANA一线是可能的，守住这些阵地对总体局势至关重要。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我都不会仅仅依据一些不利的战报就消极地放弃耗费大量资源和鲜血才夺取的阵地。

我建议部队立即进行以下重组：

“山地营承担COSNA山，司令部山，以及远至674高地的山脊防御。集群的其他营占领并坚守674高地和UNGUREANA之间的山脊。所有部队的侦察和警戒分队应该尽量向SLANIC山谷推进扩展。”

---

对于山地营的部署，我提议：

“由一个排和加强的重机枪构筑几个战斗哨所，占领C O S N A山的南侧；主峰上满是弹坑的部分不予占领，并向东南和东部派出侦察组。一个排和一个重机枪排占据司令部山以防止敌军占领C O S N A主峰。位于C O S N A山和6 7 4高地之间向北延伸的两条山脊各由一个步枪连防守，并向北部派出侦察组。其余所有的部队在司令部山的东南侧集合，由指挥员支配。”

S P R O E S S E R少校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敦促我担负山地营所属区域的防御，因为是我攻占了这些地方。出于局势的严重性，对山地营的担心，以及这项艰巨使命的挑战性，我接受了这个新的重担。

集群发出了重组的口头命令，并被立即执行了。我掌握了以下部队可供防御C O S N A地段：1，2，3，5，6步枪连，山地营的第3机枪连，第11预备步兵团的第3连及其所属的6挺重机枪。

集群的参谋部正向U N G U E E A N A东北一英里，山脊公路弯曲部边上的橡树林后撤。我和我属下的连长们详细地讨论了总体局势，尤其是山地营面临的任務。然后，我快速地发布了以下连续命令：

“3连立即从C O S A N山向司令部山运动，并抽调一个排，扔掉背包，在第11预备团3连6挺轻机枪的支援下接替C O S N A山上的1连。该加强排应该占领有树林覆盖的南部山脊，并向C O S A N山东侧的敌军阵地进行侦

---

察。如果敌人发起攻击，该排应该尽可能地长久地坚守阵地，只有在面临被包围的情况下才能向司令部山后撤。我会给排长口头指令。”

“3连的另一个排以及A L B R E C H T重机枪排，在司令部山凭借工事用火火力覆盖C O S N A主峰上弹坑遍布的地段以及其西坡。他们要防止敌军在日间通过C O S N A山没有掩蔽的地段威胁左翼的战斗哨所。”

“2连占领司令部山以北700码的小山包（后来被叫做俄国山），并向S L A N I C山谷方向侦察，通过侦察班和C O S N A山上的战斗哨所保持夜间联系。该连将在C O S N A西北侧的山坡上构筑大型篝火以诱导敌人分散他们的炮兵火力，并要求整晚都点燃这些火堆。”

“5连在重机枪排的增援下占领674高地西北半英里的山包，准备全方位防御；然后向S L A N I C山谷侦察，并和2连以及其他在674高地和P I C I O R U L区域的部队保持联系。为欺骗敌人并分散他们的炮火，要求该连在司令部山西北半英里的凹地里架起几个巨大的火堆，并使这些火堆整晚保持燃烧状态。”

“3连的一个排，A L D I N G E重机枪排，山地营的1连和6连，在位于司令部山及其西南1 / 4英里下坡之间的区域担任预备队，并向G R O Z E S T I派出警戒和侦察分队。更详细的命令将于晚些时候发布（草图31）。”

“分队指挥所位于司令部山以西60码。由通信排铺设通

---

往战斗哨所，2 连和 5 连的电话联系。”

下属部队首长复述了赋予他们的命令，大家变得忙碌起来。山地营的各连跟随巴伐利亚营和 H O N V E D 师的部队向后撤退。想睡一觉是不可能的，各个命令必须就地下达以符合当地的情况。我们化了 3 个小时才使各连进入新的阵地。C O S N A 山上以及司令部山西北凹地里的篝火熊熊燃烧；和各个部队的电话联系也架设起来了。进入阵地的部队努力地挖掘工事，预备队则乘机休息。侦察分队没有发回任何预警。

我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组成，S C H U S T E R 中尉是我的副官，W E R N E R 中尉是事务官（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O F F I C E R）。接近凌晨 5 点，一些炮兵观察员抵达，包括匈牙利少尉 Z E I D L E R；我和他们一起前往 C O S A N 山上的战斗哨所。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我们恰好到达了 3 连的 A L L G A U E R 排。根据命令，A L L G A U E R 排布置在从 C O S N A 主峰向南延伸的陡峭山脊上。阵地的侧翼是主峰以南 2 0 0 码的一片浓密树林的边缘。穿过晨雾，可以看见罗马尼亚人的阵地。这些阵地大约有 3 5 0 英尺宽，位于半英里外毫无遮盖的山脊上。我们可以看见敌军守卫部队钢盔的反光，但是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一晚上没有休息的部队，躺在刚刚挖好的散兵坑里睡着了，只有哨兵密切地注视着敌人方向的一举一动。该排阵地正面的山坡向着东面急剧倾斜，山坡上满是矮矮的灌木。山脊本身和西侧山坡上是高大的树木，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可供掩蔽的低矮植被（U N D E

---

R G R O W T H) 。

当我正和炮兵观察员们讨论紧急弹幕射击以及骚扰射击时，多处哨兵同时报告“罗马尼亚人离开阵地，成散兵队形向C O S N A山前进。”不久，罗马尼亚人以机枪火力对山脊一线展开猛烈射击，密集的炮火开始落到司令部山上。我接通了我们的炮兵，要求他们对C O S N A山以东的罗马尼亚阵地进行骚扰炮击，因为越来越多的敌军部队正从那儿向我们进发。同时，又有报告传来，“强大的敌军部队正从右侧向山脊攀登。”无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活跃的卡宾枪，机枪火力证实了这个消息。由于忽略了对陡峭的东坡的警惕，我们受到了惩罚。通过电话，我命令3连的预备排和A L D I N G E R的机枪排成两路队伍向前增援战斗哨所。随后，我向集群请求炮兵进行紧急弹幕射击。我在前线转了一圈，发现罗马尼亚人已经在山脊上取得了立足点，并从侧翼向战斗哨所射击。敌人所有的正面进攻都被打退了，我们的炮兵狠狠打击了在毫无掩蔽山坡上的敌军增援部队。在左侧，从司令部山上发射的重机枪和步枪火力阻止了罗马尼亚人越过C O S N A主峰或其西北侧山坡，同时也支援了左翼的战斗哨所。

我命令技术军士A L L G A U E R不惜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增援部队到来；然后跑步返回，督促增援部队加速行动。司令部山仍然处在敌人猛烈的炮击下，在那儿我碰到了正准备出发的两个增援排。我们一起匆匆地以双重队形向前方急进。枪声和爆炸声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希望A L L G A U E R能坚持住。

---

在C O S N A山和司令部山之间的山窝里，我们碰到了配属给A L L G A U E R排的第1 1预备团3连的几个机枪兵。显然，前方的战况把他们吓坏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同情，带上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前进。

在山窝以东1 0 0码的地方，我们看到A L L G A U E R排全体正向我们走来。A L L G A U E R报告大批的罗马尼亚部队沿山坡向上推进，并得到了右侧猛烈的火力支援，所以他被迫放弃阵地。

在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不经殊死搏斗就将C O S N A山留给敌人的想法，所以我很快组织部队发起反击。A L D I N G E R中尉带领两挺重机枪冒着敌人的火力进入位于右方树林中的阵地，守住了仍然为A L L G A U E R排掌握的山脊。同时，我们穿过密密的植被向山脊攀登，抵达了山脊一线。我们发起冲锋，出其不意地横扫山脊上的敌人，并将他们沿山坡往下向东驱赶。右侧的悬崖也落入我们手中。

罗马尼亚人很顽强，他们并没有后退。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下方弓形山坡上敌军指挥官发号施令的声音。很快，激烈的手榴弹战在多处爆发了。早有准备的敌人卧到在我们下方1 2 5码的地方。山坡太陡了，以至于我们投掷的手榴弹并没有在敌军中爆炸，而是在更远的地方爆炸了。想要用卡宾枪射击敌人意味着暴露头部和肩部，这是个在近距离战斗中极其不利的姿势（P R O C E D U R E）。伤

---

亡开始增加，L E N Z 医生开始在前线忙碌起来。

山地部队以堪为典范的勇气和敌人展开激战，很多伤员在包扎伤口后回到火线。部队向就近的罗马尼亚人发起反击，随即扫清了敌人在山脊上的所有立足点。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伤亡不断增加；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也逐渐短缺，但敌军炮兵对司令部山的炮击强度反而增强了。司令部山和战斗哨所之间的电话联系被炮火炸断了。如果我想要继续坚守战斗哨所的话，我必须马上向他们提供子弹，手榴弹以及增援部队。为了加快增援行动（我们缺乏电话联系），我将指挥权移交给 3 连长 S T E L L R E C H T 中尉并命令他在我赶回司令部山时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在司令部山上，我发现了 3 连的一个排以及 A L L B R E C H T 的重机枪排已经在对敌射击中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他们的对手从 C O S N A 山上遍布弹坑的区域威胁着战斗哨所的左翼。我的预备连（山地营的 1 连，6 连，以及 1 1 预备步兵团的 3 连）主动占领了司令部山的南坡，因为据报告，大股敌军从 G R O Z E S T I 方向正通过峡谷朝着司令部山向上攀登。

在预备队准备完毕之前，我们得到报告，大批罗马尼亚人正从南北两个方向朝司令部山和 C O S N A 山之间的山窝前进，战斗哨所已经放弃了 C O S N A 山并正向司令部山后撤。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依然无兵可用），战斗接近了司令部山，情况危急。在优势敌人积极的压迫下，小山包上的 3 连步枪兵被迫撤退。他们带上了阵亡和受伤的战友（包括 H U M M E L 中尉），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战

---

友落入敌人手里。他们的手榴弹和子弹已经消耗殆尽，卡宾枪子弹也呈现不足；敌人可以从左右两翼的任何一侧包围他们。

缺乏子弹和手榴弹使我们难以阻挡罗马尼亚人对司令部山进行的密集队形攻击。重机枪手不得不用手枪和手榴弹守卫他们的阵地。甚至连分队指挥部的几个通信员都被补充到危险地段。激烈的战斗沿着整个战线展开。就在此时，我发现在司令部山西北侧 7 0 0 码的凹地里，在有树林覆盖的地段有大批罗马尼亚人出现。我立即用电话通知 2 连和 5 连这个对他们的侧翼和后方造成威胁的新情况。

在我们的所有防区，血腥的战斗正持续着，撤退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司令部山上的弹药耗尽，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敌军占领了控制性阵地，那么全营将会陷入最难以预测的困境，我们的整个防线将会崩溃。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和集群指挥部的电话联系仍然畅通，我陈述了我们面临的危机并敦促立即增援，包括小型武器和弹药。我强调我们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的忧虑难以名状。但是在最后一刻（A T O U R 1 1 T H H O U R），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 1 1 连，1 2 连，以及一个重机枪排抵达了。1 2 连和重机枪排进入了司令部山上的阵地，1 1 连被我留在司令部山以西 3 0 0 码的山坡上担任预备队，那儿也是我的分队指挥部所在。从指挥所里，我可以很好地掌握整个战场的情况。

我使用预备连向前沿输送子弹和手榴弹。所有尚未直接投入战斗的部队拼命地挖掘工事。对于在司令部山和山脊上



---

的人来说，C O S N A山上的控制性阵地所发射的机枪火力很令人恼火。我把A L D I N G E R的重机枪排从一线撤下来，布置到分队指挥所附近的防御区（D E F E N S E Z O N E）。此外，我设立了弹药供应点并使整个供应系统的运转有条不紊。

司令部山和俄国山的战斗不间断地持续了数个小时。敌人反复地投入有生力量攻击我们薄薄的防线；罗马尼亚炮兵对司令部山以西山坡的集火射击阻碍我们和一线的联系并炸断了电话线。但是，前方的巴伐利亚部队和山地营依然坚守阵地；炮兵在白天打的不错，他们向受威胁的地点进行紧急弹幕射击。我们的炮火击中了以密集队形卧倒在出发线的罗马尼亚人，有效地造成了敌军的伤亡（T H I N T H E R A N K）。

为了打击在司令部山西北的凹地周围准备进攻的敌军，我协调指挥几个连进行饱和射击；预备各连队一声令下同时进行长达数分钟的射击。尽管和炮兵的协同非常成功，我仍然缺乏前沿观察员以及和炮兵指挥所的电话联系。

邻近正午，死伤的罗马尼亚人在司令部山前面堆成了山；1 8 团所属1 2 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不得不接受1 1 连一部的增援。1 1 连的部队其后也不得不用来补充第2 山地连的缺额。

对司令部山和俄国山的防御前轻后重。一线只布置少量守卫部队，强大的反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集合于易受威胁的区域周围，以便随时击退企图从任何地点突破的敌军。这

---

种防御是和地形相适应的。

下午，18团所属第10连作为额外的增援抵达了，我命令他们挖掘一条连接司令部山和分队指挥所的交通壕。罗马尼亚人把主攻方向转向俄国山。HUGEL利用一些原有的罗马尼亚阵地在那儿组织了全向防御，但10倍于他们的敌人从北侧和东侧向他们猛击。敌军多次企图夺回这个他们耗费几个星期才完成的阵地（INSTALLATION）。敌人从西面对HUGEL排的进攻则被设置在分队指挥所附近的ALDINGER重机枪排挫败，2连英勇地寸土不让。

白热化的战斗不间断地持续到下午很晚。我第三次下令对前线进行子弹和手榴弹补给。透过我们的炮弹爆炸造成的烟雾（我们在防御中使用口径达305MM的大炮），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有生部队在COSNA山我方一侧的山坡上攀缘而下。2连报告他们被削弱到不得不从俄国山撤退的地步。我立即派遣18团所属第10连剩余的部队前去支援；同时，我命令两个重机枪连准备以毁灭性火力对俄国山射击。在准备完成后，我命令2连迅速撤出俄国山。如同我所期待的，敌军以密集队形蜂拥冲上裸露的山包；就在这时，重机枪排向他们开火，他们象割麦子一样被射倒。剩余的敌人用最快的速度跑下这个危险的山头，2连重新占领阵地并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稍候，一直在我们观察下的位于司令部山西北半英里处凹地的敌军开始在南侧沿山坡向上攀爬。我请求早有准备的

---

炮兵进行射击，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把敌人赶回了树林底部。3连，5连和12连为这些敌人预备的步机枪火力没能用上。

战斗当中，从一线穿回的信息不断地涌向指挥所。我的副官和事务官忙于执行要求火力支援的请求，保持弹药，战斗装备及口粮充足，并向SPROESSER集群通报战斗情况。不知疲倦的电话兵在分队指挥所和关键阵地之间以及和SPROESSER少校的指挥所之间架起了双线，并随时修补保持电话线畅通。在敌军虎视眈眈，几乎从不间断的机枪火力扫射下，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

尽管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罗马尼亚人持续进攻直到天黑，但是他们没能占领一寸土地。当战场的嘈杂在入夜后沉寂下来以后，沿着第一线到处是伤员的呻吟和哀叹声。我们的担架队试图帮助这些不幸的士兵，但遭到射击，只好无功而返。

我认为敌人在8月14日仍将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有生部队重复今日的攻势，但我们在8月13日所蒙受的损失不能再被重复了。因此，我命令部队趁夜在多个地点加固阵地并重新组织防御。我们的一些连排长缺乏类似的战斗经验，因此我在地上划出主要防御线并指定了防御设施所应采用的构筑方式。火力场必须在夜里扫清；在安排步机枪据点时必须牢记一点，即COSNA山上的敌人可以从控制性的阵地用火覆盖我们。天黑之计，233先锋连（PINER COMPANY）前来增援并被赋予我指挥，

---

他们承担了司令部山上广泛的工事作业。

扩展的防区在午夜前才分配完毕，各部队立即着手工作。当我回到指挥所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但是一顿热餐使我恢复了精神。睡觉是不用想了。伤员需要照料，子弹和手榴弹必须在天明前送到前沿各连以及储备点；口粮必须得送到所有的连队；通信排必须假设到炮兵指挥中心的双线，本日的战斗报告必须送交 S P R O E S S E R 集团。

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凌晨 4 时，我试图打上一个盹，但是天气太冷了，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我带上 W E R N E R 中尉在晨曦中检查了一晚工作的成果。整整超过 5 天，我都没有机会解开鞋子睡上一觉，以至于我的脚肿地厉害；我也没有机会更换左臂上的绷带或换下肩膀上带血的大衣以及同样血迹斑斑的裤子。我感到很虚弱，但是重担在身，使我没有考虑回到医院。

8 月 1 4 日破晓，一个 H O N V E D 步兵连携带轻机枪抵达了，我命令他们接替了 1 连和 3 连；我将这两个连布置在指挥所西侧担任预备队。第 1 8 预备步兵团的 1 1 连和 1 2 连已经分别接手了司令部山以及山脊公路另一侧的阵地。1 8 团第 1 0 连被令留在俄国山西侧 3 0 0 码的树林里的原有阵地上。1 0 连向北部及西北即 S L A N I C 山谷方向尽可能远地派出警戒部队。我们为战斗做好了准备，也感到战斗即将到来。

整个上午，罗马尼亚炮兵非常积极地炮击司令部山，山脊

---

公路和俄国山上的阵地，但是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在所有的防区，人们忙碌地工作着，进一步改善阵地以便我们能轻易击退预计敌军于中午时分对全线发起的猛烈进攻。

俄国山上的 2 连受到罗马尼亚炮兵的炮击并蒙受重大损失，敌军的这个炮兵连位于 1 英里外的开阔阵地上。由于我们的防区没有一个炮兵观察员，我们用电话将修正指令通知橡树林里的炮兵指挥。但是我们消灭这个炮兵连的所有努力毫无成效。敌军增强勒他们在 C O S N A 山西坡上的阵地，受伤的敌军仍然在我们的阵地前面呻吟。我们在 8 月 1 4 日的损失轻微，1 5 日也很平静。我利用这个间歇让两个人（D R A F T M A N）绘制（R E P R O D U C E）了 C O S N A 山的地形简图并标定了坐标，地图的比例是 1：5 0 0 0。集团的炮兵指挥员和炮兵观察员也收到了地图；炮兵复制了很多份并分发给每个连。坐标格大大地简化了山地和树林地区的炮火校正，因为仅凭地图是很难选择肉眼可辨的瞄准点和靶标。比如，我通知炮兵：“请求向 6 5，6 6 号方格进行紧急弹幕射击。”如果炮火落在了区域外面，为了将炮火修正到指定区域，我只需要说“6 5，6 6 号方格的炮火落在了 7 4，7 5 方格。”这种做法同时大大简化了本单位和集团的情报交流。比如“罗马尼亚炮兵位于 2 3 4 A 方格。”

8 月 1 5 日晚，W O H L E R 中尉的迫击炮连抵达了，立即作了夜间侦察并开始准备迫击炮阵地。G O S S L E R 上尉前来暂时接替我，因为我以及一个星期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仍然掌握着部队的指挥权。下午，增援的 4 连抵达；

---

这样我指挥下的部队增加到了 16。5 个连，比一个团的兵力还多。

第 11 预备步兵团位于我们的右侧，但我们的左翼友邻还没有确定。旅部尽量想建立一条连续的战线，但是兵力不足。对 S L A N I C 山谷陡峭而森林茂密的山坡进行防守需要大量的兵力。

8 月 16 日，在一阵令人窒息的热浪后下起了猛烈的雷雨，雷声在山谷里隆隆地回响，大雨从低垂的云层倾盆而下。指挥所的参谋人员和预备队在指挥所西部的旧罗马尼亚阵地上找到了躲雨的地方，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被迫撤出，因为阵地积满了水。我们躺在开阔地里，浑身湿透，四周是电闪雷鸣。忽然，一阵各种口径的炮弹盖过了雷声。猛烈的步机枪火力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在前沿响起。罗马尼亚人企图在暴风雨中突袭我们。我开始怀疑前沿是否仍在我们手中抑或已被敌人突破。雨点打在我们脸上生疼，可视度降到只有几码。我应该先等待报告，然后决定下一步吗？不！立即行动。

司令部山是焦点，我们在几分钟内就到了司令部山以西的某处。和我一起的是 6 连，枪上了刺刀随时准备反击。我们的炮兵猛烈炮击了罗马尼亚人以密集队形进攻的区域；我们利用一条电话线和指挥所以及各防区保持联系，罗马尼亚人的进攻崩溃了，夜晚的到来结束了瓢泼大雨中的混战。敌军在遭受巨大伤亡后从我们的阵地前沿撤退了。

战斗结束时，我回到了指挥所，发现我们原先架设帐篷的

---

地方被重型炮弹给炸翻了天。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将指挥所向右侧移动300码。罗马尼亚战俘生起了火堆，我们就着火烤干了身上的衣服。大家精神抖擞！

作者观察：符腾堡山地营在8月13日的任务是担任COSNA山部分地区以及西面就近高地的防御，这被证明是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两翼和友邻没有任何联系，我营不得不准备同时在正面和两侧发动攻势。裸露山脊两侧的不规则而有浓密树林覆盖的地形有利于敌军渗透到攻击距离。此外，罗马尼亚炮兵阵地成半圆形对我营成包围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纵深防御并保留相当的预备队是可取的。

我们在天明之前向南，东和北面进行了必要的战斗侦察，以便确定敌人的进攻意图。同时，我们也密切注意我方阵地前不便勘察的区域。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地方，比如战斗哨所，敌人往往不期而至。

在哨所的战斗进行地很艰难。他们的火力可以覆盖从突兀的山脊到敌人控制的开阔地之间的区域，但是阵地正前方陡峭而树林茂密的拱形山坡却为火力所不及。而且，他们的警惕性不足。罗马尼亚人在此处完成了大型日间进攻的准备。对战斗哨所来说，敌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意料。

从司令部山发射的步机枪火力压制了裸露的主峰以及有小树林覆盖的COSNA山西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掩护了战斗哨所的左翼。只有在司令部山弹药耗尽后，敌军才勉强登上COSNA山。

---

在重机枪排快速而有组织的火力支援下，我们得以在没有付出较大伤亡的情况下夺回了战斗哨所的最后一道防线。支援火力和攻击班的运动达成完全的一致。

沿外围哨所一线的战斗以及司令部山的战斗情况充分说明了在战斗的焦点区域，弹药消耗之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山岳地区），弹药的供应系统必须及早建立起来。此外，营级部队必须拥有近战武器和弹药的储备。一线部队的弹药拥有情况必须及时地通报给营级供应点，并及时开始弹药的再补给。在 8 月 13 日的战斗中，我们的弹药供应情况良好。

在 8 月 13 日的战斗中，我们迫切地需要预备队。没有预备队，我们的阵地不可能被守住。主要战斗区域的损失一次次地由预备队补充。我们的预备队也担负了输送弹药和近战武器的任务。一个预备连挖掘了一条从营指挥所到战斗焦点——司令部山之间的交通壕。如果没有这条战壕，在敌军从 C O S N A 山控制性阵地发射的火力下，后勤输送将会损失惨重。

即使在防御战斗初期，符腾堡山地营在主要交战区域构成了大纵深梯形队形。5 连，2 连以及布置在司令部山的部队可以用火力相互支援。在战斗时，处于交战中心（司令部山以及俄国山）的预备队加大了防御纵深。把所有的部队都放在一线将是个错误。前沿的损失是最惨重的，更多的一线防卫部队往往造成更大的损失。线型防御通常很容易被突破。



---

8月16日，和炮兵的协同非常满意。当然，如果有炮兵联络组或派到前沿阵地的观察员的话，将会更有利于扩大战果。我们在防御间歇所准备的方格化地形图证明非有价值，他们等同于现在的几何平面表（P L A N E   T A B L E）或绘图板（P L O T T I N G   B O A R D）。

---

## 第七节 二次突击C O S N A

1 9 1 7 年 8 月 1 9 日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我们的左邻（第 7 0 H O N V E D 师）成功地向 S L A N I C 山谷以北推进，并预定于 8 月 1 8 日在宽大的正面沿 O J T O Z 以及 S L A N I C 山谷两侧继续进攻。按照计划，C O S N A 山将再次受到攻击并占领东侧的阵地，指挥部希望能达成突破。为遂行任务，M A D L U N G 集群（第 2 2 预备步兵团）被布置在右翼，S P R O E S S E R 集群（符腾堡山地营以及 1 8 步兵团 1 营）被布置在左翼。8 月 1 7 日，我受命完成 S P R O E S S E R 集群一线部队的进攻准备工作；同时奉命向 M A D L U N G 集团的营团级指挥员实地讲解他们所要进攻的地形。因此，我从一大早徒步行走直到天黑。

我回到我的指挥所后，我了解到罗马尼亚人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从 S L A N I C 山谷向 P I C I O R U L，亦即我们阵地的左后方发动了进攻。他们受到了第 1 8 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阻击，从战场上的声音判断罗马尼亚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的侧翼和后方受到威胁，我担心敌军会把我们从集群割裂开来。作为预防措施，我命令预备队一部（两个步枪连，一个机枪连）以双重队形火速赶到 6 7 4 高地附近的区域，隐蔽在灌木丛里准备反击并架设通向分队指挥所的电话联系。集群指挥部通告，巴伐利亚人已经挡住了敌军的攻击，因此我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

对 C O S N A 山的攻击被推迟一天。8 月 1 7 — 1 8 晚，

---

防区右侧阵地上的连队被其他部队接替，并随后转移到二线。8月18日，2连随同18团的部分单位清除了俄国山以北600码外山脊上的罗马尼亚人。在这个雨天，我和德军，奥军的炮兵观察员一起巡视了俄国山附近的地形并完善了为8月19日进攻COSNA山北部而准备的炮兵支援方案。

8月19日破晓前，SPROESSE集群所属攻击部队在司令部山西北的山沟里集结并重新编组。我率领的攻击队伍包括1，4，5连，2，3机枪连，一个陆军攻击分队（ARMY ASSAULT DETACHMENT），以及一个工兵排。GOSLER上尉率领二线部队，包括2，6连以及第1机枪连。SPROESSER集群还掌握着18步兵团1营。

我的分队在俄国山以西的灌木丛以及小片树林里完成集结，SPROESSER集群的其他部队在更西面的地方集结。敌军在COSNA主峰西北方向和491高地之间的山脊上构筑了连续而系统的战壕，并在战壕前设立了路障。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灌木丛之间显露的部分阵地和障碍物（草图33）。

根据师部的命令，我们将在一小时的炮击后夺取这个阵地。接着是另外一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占领COSNA主峰以东半英里的另一个坚固的加强阵地，这也是我们在8月13日与敌军争夺的阵地。我想趁炮击时突破COSNA山

---

的敌军阵地，并略微向前推进，然后将炮火转移到第二个罗马尼亚阵地上并开始进攻。

8月19日的天气很好。清晨时分，在COSNA区域没有发生战斗；攻击部队隐藏在灌木丛里。接近凌晨6点，我派出5连的技术军士FRIEDEL，带领10个士兵以及一个电话班。我向他解释了我的进攻方案并交给他如下任务：“FRIEDEL侦察班，在灌木以及凹地的掩护下，从俄国山出发沿山沟向东朝着预定突破地点进入该处的山窝（我手指着山窝），然后对阵地前面的障碍物进行侦察。随身携带铁钳，并通过电话班随时和分队指挥所保持联系。”通过高倍望远镜，我向FRIEDEL指出了预定突破地点以及到达该处的可能路径。

半个小时以后，我看到FRIEDEL的侦察班在COSNA山的西坡上攀援。同时，我也确定了突破点附近战壕里罗马尼亚哨兵的位置。和FRIEDEL的电话联系畅通，我可以向他通报他头顶上的敌军阵地的新部署，也能随时告诉他和敌军阵地之间的距离并引导他向预定突破点前进。不久他就抵达了敌军设置的障碍。

战壕里的罗马尼亚哨兵神情紧张（他们显然看到或听到了侦察班的声音），我命令侦察班从障碍区后撤200码，并要求WOHLER中尉的迫击炮连从后方阵地向突破点开火。炮弹随即在敌军哨兵周围爆炸，他们或趴在地上或被迫撤出炮击区域。当WOHLER用炮兵大造声势时，我要求FRIEDEL在距离炮击区域50码的地方开辟

---

一条通道。这项任务被迅速地完成了，并未受到敌人干扰。

炮火准备预定于 11 时进行。9 时，分队沿着 FRIEDEL 所走的道路向前出发，一路有电话线作为标记。俄国山和山沟之间的山坡东侧处在阳光的照射下，灌木并不足以掩护我们的行踪，罗马尼亚人很快发现了我们。尽管我们不断加大行军间距并加快步伐，罗马尼亚人的机枪火力还是造成了几个伤亡。另一方面，成拱型的 COSNA 西坡却不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而且并不在敌军观察之下。

当我和先头部队抵达 FRIEDEL 所在时，敌军的障碍区只剩下最后几道铁丝网还没有剪开。留在俄国山进行观察的 WOLLER 中尉在分队前进时不停地向我通报敌军阵地上的部署情况。在我的要求下，他不时地发射几发迫击炮弹骚扰敌人。

我命令部队推进到距离突破点 50 码以内，并开始审视从一个更靠近预定突破点的地方发起进攻的可能性。GOSSELER 的分队正通过我们右侧的山沟向上运动。目前的时间是 10 点 30 分，18 团 1 营的部队仍在路上。我的计划是在炮火准备开始后不久就发动进攻，这意味着我必须加快进行攻击准备工作。

第 2 机枪连全连和 5 连的一个排将要误导敌军，分散及压制那些位于预定攻击区域上方的敌军。部队将匍匐进入阵地，没有命令不得开火。他们的左翼就在障碍区刚刚开辟的缺口上方。FRIEDEL 的攻击班将在这支队伍开火后几秒沿着已开辟的通道突破敌军阵地并封锁突破口两

---

侧。我和其他部队将紧随 F R I E D E L，包括 5 连余部，L E U Z E 中尉的重机枪排以及分队的其他部队。突破成功后，我计划率领 5 连继续向前冲击，并暂时不向两侧发展以便直接夺取西北方向的山脊。第 3 机枪连，1 连，4 连，陆军攻击分队以及工兵排将紧随 5 连之后投入战斗（草图 3 4）。

我命令 L E U Z E 的重机枪排在突破口以重机枪火力压制右侧（上坡）和左侧（下坡）的敌军阵地。执行诱敌任务的部队将随后尽快进入被占领的阵地。G O S S L E R 上尉同意他的部队将跟跟随我们前进。1 8 团 1 营一部将从突破口朝 4 9 1 高地方向进攻以向侧翼扩大突破口，该营的其他部队担任集群预备队。

我们还未及完成进攻准备，炮兵已开始轰击 C O S A N 山上的敌军阵地，其他分队也没能进入预定位置以便在我们突破成功后扩大战果。2 1 0 M M 和 3 0 5 M M 炮弹的爆炸将泥土和灌木象喷泉一样喷向天空，随后又四散落下。兄弟部队的有力支援使山地营的士兵们深感鼓舞。

突破行动按事先计划进行地有条不紊（B R E A K T H R O U G H P L A C E I T S E L F），第 1 4 班处在我们的炮火范围之外。迫击炮兵的炮火准备非常成功，在炮火开始后 5 分钟，我向分队下令出击。

前方的火力支援单位立即猛烈开火，几秒钟后 F R I E D E L 的攻击班穿过障碍区冲进了敌军阵地。分队的前进部

---

队随即开始运动。邻近区域响起了手榴弹清脆的爆炸声，这声响压倒了右侧的射击声。我们在烟雾中大步前进，冲进了敌军战壕。F R I E D E L 的攻击班干地极其漂亮，但不幸的是，一个罗马尼亚骑兵上尉用手枪击中了冲在面前的技术军士，F R I E D E L 当场阵亡。士兵们更加勇猛地进攻，在近战中压倒了战壕中的守军；罗马尼亚上尉和 1 0 个士兵被俘虏了。攻击班随后分成两路粉碎突破口两侧的敌军抵抗。我率领分队抵达了战壕。在我们的右上方，敌军仍然在抵抗，地形的限制以及浓密的灌木使他们没能看见我们已经闯进了他们的阵地；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的连队以双重队形从防线的缺口鱼贯而入。

阵地上一片混乱。手榴弹四处乱飞，双方隔着灌木丛用步机枪相互交火，重型炮弹在就近爆炸。攻击班在敌军阵地上切开了一个大约 4 0 码宽的口子并封锁了两侧的敌军。粉碎下坡上的敌军阵地并不困难，但我执行原定方案，把这些敌人留给了后续部队。按照原计划，5 连已经穿过灌木丛朝西北方向最近的山脊推进。此后不久，L E U Z E 中尉的重机枪从突破口向上坡和下坡上的敌军阵地射击，我和 5 连可以放心地向敌军的防御区（D E F E N S E A R E A）挺进了。我的副官向集团宣布突破成功，并请求将重炮火力转移到 C O S N A 山东部，由 S P R O E S S E R 集团负责的阵地上。

我们在防御区压倒了罗马尼亚人的预备队并俘虏了 1 0 0 个士兵，其余的则逃跑了。在追击，有几颗 3 0 5 M M 的炮弹在我们附近松软的泥土里爆炸，形成了几个巨大的

---

弹坑，这些弹坑足以容纳我们所有的连队。这些炮弹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但使我们十分紧张。随后我们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出发阵地东北方 1 / 4 英里处的山脊时，我们发现下一个目标远在 7 0 0 码以外的下部。炮弹在我们前面的山沟里爆炸；罗马尼亚人正忙乱地经过该地撤退。我迅速下令一个重机枪排向撤退之敌开火，并命令分队的其余部队下到山沟里追击敌军。通过于推进的同时架设的电话线，我请求炮兵向方格 7 6，7 5，7 4，7 3，7 2，6 2，5 2，和 4 2 猛烈开火。我依然希望按原定计划，在短暂的炮击后进攻第 2 个罗马尼亚阵地。但是事情有了不同的变化。

我花费了几分钟在电话中请求炮火支援，随后德国炮弹开始在下方的山沟里爆炸。当我们的几挺重机枪开始向罗马尼亚人的队伍倾泻枪弹时，他们正沿一条小路试图退回一个阵地。我问自己：利用敌人的恐慌，在追击中趁机占领第 2 个敌军阵地是否明智。我们可能被己方炮火攻击，但是我们呆在这儿也会受到己方炮火的误伤，比如刚才的 3 0 5 MM 炮弹，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前方的情况不会更糟（草图 3 5）。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向山下冲去。炮弹仍然在山沟里爆炸；在我方机枪火力的覆盖下，敌军被迫沿障碍区中间的狭窄通路退回阵地。我和分队先头部队很快追上了敌人。战斗进入白热化，我们没有时间担心那些落在我们周围的德国炮弹。前面的敌人只顾一心逃命，而顾不上理会我们离他



---

们有多近；敌人没有向我们射击以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四周躺着很多死伤的罗马尼亚人。趁着重机枪火力向左侧转移，我们迅速穿越障碍区并很快进入了敌军阵地。在短暂的步枪和手榴弹交火后，敌军守卫部队逃跑了。我立即向抵达的连队下达部署命令：“1连向东，5连向北，4连向南。各连各自扩大阵地160码，停止攻击后组织阵地防御并向各自的方向积极进行侦察。

几分钟后，我得到报告，赋予各连的任务都已完成。右侧4连正面的罗马尼亚人最顽强，他们甚至企图以反冲击夺回失去的阵地；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山地兵没有放弃他们夺取的阵地。东面和北面的罗马尼亚人正在撤退，甚至连山脊后的炮兵都在迅速地撤出阵地。但是在MADLUNG集群负责的地段，敌人仍然控制着COSNA山。

右侧的敌军占领了二线阵地（SECONDARY）；反击失败后，他们不再全力防守这些阵地。在我们的正面和左侧，敌人防线上的缺口明显可见。如果我们投入所有的预备队，我们就能相对容易地突破敌军防线。

和集群指挥部的电话联系已经架通。我的通讯部队非常勇敢，并和攻击部队一样杰出。我迅速地向集群指挥部报告前线的情况，请求投入所有的预备队，并要求炮兵取消向SPROESSER防区的第2个敌军阵地的炮击。我了解到在COSNA山右侧，MADLUNG集群当前的敌军阵地还没有被占领。但是，指挥部同意派出GOSSLER分队以及18步兵团1营。

---

我必须最有效地利用我手头的部队而且不能忽视敌军可能在C O S N A山或者从南面发起反击。工兵排被命令改进4连阵地，4连则被要求把第一线扩展到东面一个树林覆盖的小山包上；一个重机枪排正从此地向N I C O R E S T I附近的一个敌军炮兵连射击（距离约为2 8 0 0码）并迫使这个炮兵连慌乱地撤出阵地。在东面，1连的侦察班紧随着向山下撤退的敌军穿过了一个稀疏的树林。在北面，陆军攻击分队在5连以远地方忙于进攻敌军阵地，而且进展地很快。T I R G U L O C N A就在同一方向距离两英里以内。镇子受到猛烈的炮击，我们看到火车站里停靠着长长的列车，附近是同样长度的被迫停驶的车队。我们可以在3 0分钟内抵达这个镇子，切断这个为大批罗马尼亚部队提供补给的山谷。

我不耐烦地等待着G O S S L E R分队和1 8团1营的到来。根据集群指挥部传来的消息，他们已经上路很久了。时间缓慢地过去，但是不见他们的一兵一卒。我们的右后方继续传来枪炮声，双方仍然在争夺C O S N A山。我们已经俘虏了5 0 0个敌军士兵以及几十挺机枪。自从我们攻占第2个敌军阵地，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北面的罗马尼亚人已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开始击退陆军攻击分队地进攻。与此同时，S A T U L N O U地区的罗马尼亚炮兵向4连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但是大部分炮弹都从4连阵地飞过，在C O S N A山的北坡上爆炸而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南面的敌人没有反击，但是他们活跃的机枪火力使我们在前进阵地及交通壕活动时不得不倍加小心。4连

---

阵地上爆发了零星的手榴弹交火，但敌人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G O S S L E R 分队在 1 6 0 0 时抵达了（在进攻发起后 4 个半小时后）。巧合的是，敌军于同一时间从北面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们被迫将 6 连投入填补 1 连和 5 连之间的缺口。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对山谷发起攻击是不可能的。经过一阵肉搏后，我们击退了敌军在北面的进攻。

1 8 3 0 分，集群指挥部报告 M A D L U N G 集群已经夺取了 C O S N A 山南部，并向峡谷东面挺进对二线阵地展开进攻。

入夜前不久，我们观察到 S A T U L N O U 和 N I C O R E S T I 附近有大批罗马尼亚步兵向后运动。同时，连续有几列列车离开了 T I R G U L O C N A 车站向东而去。我们和 2 2 预备步兵团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左翼夺取了 6 9 2 高地的敌军阵地。我把分队部署在向东突出的外围阵地上并向远至 N I C O R E S T I 的区域派出了侦察组，期望第二天能突破敌军防线抵达平原地区。在北面，强大的敌军仍然和 6 连和 5 连对阵。

我不停地忙到午夜以便为部队提供口粮，补充弹药并准备战斗报告，然后我和 G O S S L E R 上尉共用一个帐篷入睡。

作者观察：1 9 1 7 年 8 月 1 9 日，我们对相距半英里的两个拥有障碍区的罗马尼亚加固阵地展开攻击，这种攻击任务是符腾堡山地营所不熟悉的。根据计划，对阵地展开

---

进攻前将会进行一小时的炮击准备。但是当炮兵仍在炮击第一个阵地时，山地兵们以很小的伤亡突破了这两个阵地，并在 7 0 0 码宽的正面粉碎了敌军的第二道阵地。我们俘获了超过 5 0 0 名敌军，扫清了向东突破敌军防线的道路，因为罗马尼亚人在 C O S N A 山以东的低地上不太可能拥有第三道有人防守的加固阵地。

不幸的是，我们的巨大成功不能被有效利用，因为我们的预备队抵达地太晚，而且人数太少。

复杂的地形要求采用不比寻常的战术。在突破邻近 C O S A N 主峰的敌军阵地后，我们发现在从俄国山发射的重机枪火力支援下，很容易粉碎下方陡峭西坡上的敌军阵地。

尽管如此，先头部队在突破第一道阵地后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向纵深扩大突破口，而不应分散兵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实际上，在进攻第二道阵地时，我们一直收拢突击部队以便在预备队抵达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全部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

预先周密的计划使我们的野炮，迫击炮，重机枪火力能够协调一致。在野战炮兵进行炮火准备前，迫击炮连已经死死地压制了突破口的敌军，这使得 F R I E D E L 的攻击班能够在障碍区打开一条通道。在隆美尔分队突破第一道阵地的时候，突破口的敌人却不得不在野战炮兵的轰击下寻找掩蔽所；与此同时，一个机枪连和 5 连的一个排对突破口附近的敌军进行扫射以阻止他们妨碍突破行动。

德军炮兵对第一道敌军阵地的猛烈炮击迫使大批罗马尼亚

---

预备队撤到第二道阵地。隆美尔分队利用这个战术态势,先是使用机枪火力狠狠打击逃跑的敌军,然后紧随其后进行猛烈的追击,最终突进了第二道敌军阵地。在追击中,我们冒着被己方炮火误击的危险,因为我们不能很快地调动这些炮火。

---

## 第八节 再次进入防御

8月20日凌晨3点，敌人使用众多的炮兵展开猛烈的炮击，重启C O S N A山一带的战斗。一批重型炮弹落在分队指挥所和预备队附近，迫使我们撤出了这些受威胁地区，并在主峰以北半英里的山沟里寻找掩护。敌军的炮击密度稳步提升，大部分炮火指向位于C O S N A山东部那些被我们夺取的阵地上，罗马尼亚人估计我们仍在那儿。我很高兴只派了几个人在那儿坚守，因为敌军的炮火很快把阵地变成了一片狼籍。

上午7时，敌军开始向1连占据的警戒阵地推进，N I C O R E S T I附近的山沟里到处是罗马尼亚人。北面的6连报告，他们所在区域的敌军正进行攻击准备。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我们确定罗马尼亚人企图夺回他们在前一天失去的阵地。转入防御的时刻到了。

我们必须在这片崎岖的丛林山岳地形建立一条连续的防线。无人防守的北翼尤其需要保护。我决定放弃原有的罗马尼亚阵地，因为整个上午这些阵地都处在敌军的炮击下，而且罗马尼亚人一定非常了解这些阵地。如果我们凭借这些阵地防守将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尽管剩下的时间很短而需要完成的工作很多，我仍然偏好将正向山坡上的阵地挪到东面以及树林里。

我立即发出命令，1连的外围哨所阻滞敌人的行动，其他连队则进行工事作业。在松软的土壤里进行挖掘作业很容易，预备队帮助一线部队进行阵地作业并挖掘交通壕。当

---

战斗哨所被迫撤入阵地时，一切准备完毕。我们轻易地就击退了敌人的首次进攻，他们开始在50码以外进行工事作业。罗马尼亚人的炮兵试图轰击我们在正向山坡上的阵地，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样会误伤他们自己的部队。因此敌军限制对山脊上的原罗马尼亚阵地进行炮击。

我并不担心东部防线（1连和4连），但北部和西北部防线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我们在此处的防线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我们的左翼（第18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1营）沿COSNA山的东北坡部署在491高地和主峰之间的山脊上，罗马尼亚人利用山沟向上攀援抵达了我们阵地后方。此时担任预备队的3连不得不赶去填补5连左翼和18团1营之间的缺口。尽管敌军占据数量优势，地形对防守不利而且可视度很糟，他们守住了阵地。战斗的激烈程度以小时计上升，那天敌军至少展开了20次进攻；一些攻势前有短暂的炮火准备，一些则没有。罗马尼亚人的战线呈半圆形包围着我们，我们不得不迅速地将预备队从一个受到威胁的地点调到另一个。敌军炮兵猛烈炮击山脊上的部队，但山地兵们没有动摇。和敌人相比，我们的损失轻微；总共有20个。

大概过去几天太令人兴奋，我感到非常疲惫，以至于只能躺着发布命令。下午，我开始高烧说胡话，这使我确定我不能继续执行指挥任务。夜晚，我将指挥权移交给GOSSELER上尉并和他讨论了战况。天黑以后，我沿着山脊

---

穿越C O S N A山，回到司令部山西南方1 / 4英里的集群指挥所。

符腾堡山地营在罗马尼亚人的攻击面前坚守阵地直到8月25日被第11预备步兵团接替；山地营转移到战线后方担任师预备队。

C O S N A山的战斗使年轻的部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在两个星期内，我们有500名士兵负伤，60名勇敢的山地兵倒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尽管我军没有完成主要任务，也没能摧毁敌军的南翼，但是山地部队面对装备良好，顽强奋战的敌人卓越地执行了赋予他们的任务。回望那些担任山地部队指挥员的日子，我的心里仍然充满自豪和兴奋。

在C O S N A山的苦战后，我得到一个休假的机会。在北海（B A L T I C S E A）海滩上渡过了几个星期后，我又恢复到最佳状态。

作者观察：在1917年8月20日的防御中，为了避免预料中的敌军炮击，主要防御阵地被转移到正向山坡上的密集树林里。战斗的进程证明了这个行动的正确性，敌军炮兵试图用炮火覆盖这片隐蔽的区域，但没有成功。当战斗哨所边打边撤的同时，我们正忙于构筑主防御阵地；预备连队为一线部队挖掘了隐蔽良好的交通壕。这些战壕被证明非常重要，他们被用于输送各种补给，后撤伤员而避免伤亡，至少伤亡轻微。此后，预备连队在指定区域为自己挖掘了工事。

8月20日的防御战斗要求在不同的地点频繁地调动预备



---

队。一旦某处受到威胁，预备队就必须占领该处的纵深阵地。

---

## 第五章 托尔曼攻势（T O L M E I N）

亦即卡普利托（C A P O R E T T O）1 9 1 7 年

### 第 1 2 次意松左战役的部署和准备

1 0 月初，卡林地亚（C A R I N T H I A）美丽的乡村，符腾堡山地步兵营经过马塞多尼亚曲折的道路（S E N T B Y R O U N D A B O U T O F M A C E D O N I A）抵达这里，我恢复了对部队的指挥。我们在 C O S N A 山的损失被补充兵员弥补。由于新型机枪的服役，步兵连的火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但我们短暂的休整时间都被用来进行使用这种新武器的训练。

我们完全不了解陆军最高指挥部要把我们送往何方。意松左前线？

自从意大利于 1 9 1 5 年 5 月参战以来，意大利陆军的主要目标是夺取特里斯特（T R I S T E）。在头两年的战争中，意松左下游地区已经爆发了 1 0 次战役，奥地利军队被缓慢但持续被击退。在第六次战役中，意军在河东岸的格里兹亚（G O R I Z I A）附近夺取了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这个城市（草图 3 6）。

1 9 1 7 年 8 月，第 1 0 次战役爆发，意军的鲁奇·卡多纳（L U I G I C A D O R N A）将军应用了西线的战役模式。在 5 0 0 门大炮的支援下，5 0 个师在格里兹亚和大海之间的狭窄正面上发动攻势。奥地利军队的英勇作战抵消了意军初期的成功。但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意大利

---

人越过意松左河的中段占领了贝恩斯扎高原。我们的盟友在此地经过苦战挡住了敌军的攻势。意军全力以赴地进攻，一直到9月初战斗才逐渐平静下来。卡多纳开始为第12次意松左战役做准备。意军在意松左河中段东岸新夺取的阵地使他们赢得下一次战役，实现其战役目标的前景大为改观；占领特里斯特对意军来说不再遥远。奥地利人没有信心赢得下一次战役，因此不得不向德国人求援。尽管德国在西线的战斗中投入了数量巨大的部队（F L A N D E R，V E R D U N 佛兰德，凡尔登），德军最高指挥部还是派去了一个兵团（A R M Y）；该兵团拥有七个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师。德奥联军将在意松左上游发动一次攻势以缓解局势。战役目标是将意军驱逐出奥地利帝国的边界，可能的话，尽量穿越塔格里门托（T A G L I A M E N T O）（草图37）。

符腾堡山地营加入了新成立的第14兵团并被配属给阿尔卑斯军（A L P I N E C O R P S）。10月18日，我们开始从克林堡（K R A I N B U R G）附近的集结地向前线开进。在漆黑的夜里，伴随着经常性的倾盆大雨，S P R O E S S E R少校的部队集群（符腾堡山地营以及符腾堡山地营第4榴弹炮分队）途径B I S C H O F L A K，S A L I L O G，P O D B O R D O向K N E Z A开进，并于10月21日抵达K N E Z A。由于敌军的空中侦察，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抵达每个预定目的地，所有的士兵和动物都要以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不舒服的方式隐蔽起来。

---

这些夜行军使口粮不足的部队倍受折腾。

我的分队由三个山地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我通常在队伍的头部和参谋人员一起步行。K N E N A 位于托尔曼附近战线以东大约 5 英里。10 月 21 日下午，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和各分队指挥员们侦察了赋予我们的进攻集结区域。这个区域位于托尔曼以南 1 英里布真尼卡（B U Z E N I K A）山的北坡上。山坡向着意松左河急剧倾斜。几个意军炮兵连从高地上向我们发射猛烈而活跃的骚扰炮火，但炮弹远远地落在我们战线后面。看起来意大利人炮弹充足。要把全营（现在共有 11 个连）都部署在这些崎岖而难以通行的地域非常困难。部队只能集中在几片地表满是碎石的岩石坡上或是几条与意松左河垂直相交的冲刷沟。令人担心的是，托尔曼西北方默兹利（M R Z L I）峰制高点上的敌军几乎可以一眼就看到所有的布真尼卡北坡。此外，我们不禁注意到一旦山坡被炮弹击中，石块将象瀑布一般顺坡而下。全营将不得不在这个区域呆上 30 个小时。这岂不是自找麻烦？

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些不利的条件，因为没有其他选择，集结在托尔曼盆地的部队实在是太多了。意军炮兵向圣鲁兹亚（S T L U Z I A）和巴扎迪莫德里加（B A Z A D I M E D R E J A）附近的峡谷发起炮击，我们只好结束这次令人沮丧的侦察行动，转头向营指挥部返回以避免敌军炮火。对于这次攻势的总体了解，我们远远不如这天投敌的一个捷克叛徒；这个叛徒带走了一大堆地图以及关于托尔曼攻势的命令。

---

10月22—23日晚，我营向最终集结区域运动。意军设置在考罗法特（K O L O V R A T）和杰扎（J E Z A）高地上的巨大探照灯把我们的去路照得一片通明。猛烈的炮火不时地在我们中间爆炸，令人炫目的光束不时迫使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每次可达数分钟之久。一等探照灯的光束移开，我们就迅速通过这些危险区域。在这次进军中，我们都强烈地感到这些地区被装备良好，极端活跃的敌人所控制。

我们的驮马被迫留在布真尼卡的东坡上。午夜过后不久，我的分队吃力地扛着机枪和弹药抵达了碎石坡上的集结区域。行军令大家精疲力尽；大家卸下肩上的负重，不禁为自己不伤皮毛地安全抵达而高兴。我们不能休息，因为天明前的几个小时必须被用来进行工事作业以及寻找掩蔽所。我向各连指派了阵地。参谋人员和两个步枪连被分配在西部边缘一块20—40码长的碎石坡上，一条狭窄的小路将石坡一分为二。这个石坡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抵挡敌军从西北方进攻的掩蔽位置。其余的两个连队占据了东面100码以外狭小的冲刷沟。每个人，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疯狂地工作着。到天明时，阵地上一片寂静。士兵们躲在散兵坑里，头顶着灌木和树枝，试图把昨夜的觉给补上。

但是这份平和并没能维持多久。意军很快用重炮向我们炮击，炸飞的石块从我们身边滚过落到意松左河里。我们被迫放弃睡觉的念头，不禁怀疑意军是否觉察到我们的渗透并在调整他们的炮火。如果这个如同屋顶般陡峭的山坡受到猛烈炮击的话，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

炮火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平息下来；15分钟以后，在另一处地方响起了炮声。我们最终得到了一段安静的时光。

意军炮兵将他们的炮火集中在意松左山谷。那天我们观察到托尔曼附近的道路和设施被意军大口径火炮炮击后的惨状。相比之下，我们的炮兵只是偶尔开火（FIRE AT RARE INTERVALS）。这使我对那些把自己托付给我的士兵们更感到担心；这天过得非常慢。

往西几步之遥，在贯穿阵地的隐蔽小路外，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山谷里的敌军前沿阵地。敌军防线在托尔曼以西1.5英里的地方横穿意松左河，在圣丹尼尔（ST DANIEL）以东沿河向南一直延伸到沃尔兹察克（WOLTSCHACH）的最东端。这些阵地，尤其是铁丝网障碍区，看起来构筑良好。阴暗的天气使我们没能观察其他的敌军阵地。

意军的第二条防线应该在托尔曼西北6英里的塞利斯（SELISCHE）横穿意松左河，然后沿河向南穿越哈夫尼克（HAVNICK）高地直达杰扎（JEZA）。在意松左以南，意军沿着MATAJUR（马特加，1641），MRZLI（默兹利 1356），格罗壁（GLOBI），库克（KUK，1243），1192高地（HILL）以及1114高地建立了第三条，也许是最坚固的防线，这条防线急剧转向南方越过卡拉步扎罗（CLABUZZARO）与胡姆山（HUM）合为一体。这些情报来自航空照相。在这些防线之间的区域，据说还有一些

---

孤立的据点（草图 3 8 和 3 9）。

1 4 兵团的布置如下：

克劳斯（K R A U S）集团位于佛里兹（F L I T S C H，第 2 2 帝国皇家步兵师，埃德尔维斯（E D E L W E I S S）师，第 5 5 帝国皇家师，以及德国猎兵师），他们的突击方向（A B O V E S A G A）在斯托尔（S T O L）。

斯坦（S T E I N）集团位于托尔曼以南的桥头堡阵地（第 1 2 步兵师，阿尔卑斯军，1 1 7 步兵师），他们是我们的主攻集团。第 1 2 师将在意松左河两侧沿山谷向卡夫雷特（K A R F R E I T）突破；阿尔卑斯军将夺取意松左以南的高地沿线阵地，尤其是 1 1 1 4 高地，库克以及马特加。

在南部与斯坦集团相邻的是贝锐（B E R R E R）集团（第 2 0 0 师及 2 6 步兵师），他们将途径杰扎（J E Z A）和圣马提诺（S T M A R T I N O）进攻西佛德尔（C I V I D A L E）。

斯哥第集团（S C O T T I，第 1 帝国皇家步兵师和第 5 步兵师）部署在更远的南部。他们将首先夺取杰扎以南的阵地，然后夺取格罗波察克（G L O B O C H A K）和胡姆山以南的阵地。

在阿尔卑斯军所属意松左河以北的桥头堡阵地，巴伐利亚救生步兵（I N F E N T R Y L I F E G U A R D S）以及第 1 猎兵团接替了前线的奥地利部队。

---

救生步兵的攻击目标是：夺取途径科法克（K O V A K），哈夫尼克（H E V N I K），1 1 1 4 高地以及科罗夫拉特（K O L O V R A T）山脊通往格罗壁（G O L O B I），鲁西欧（L U C I O）和马特加（M A T A J U R）的道路。

第 1 猎兵团的攻击目标是：从东南方夺取沃尔兹察克（W O L T S C H A C H）以西的高地，攻占 7 3 2 山头以及 1 1 1 4 高地。

符腾堡山地营负责保护救生步兵的侧翼，压制佛尼（F O N I）附近的敌军炮兵，并随救生步兵前往马特加。

1 0 月 2 3 日，接近入夜时分，天气变得阴暗多云，雾气蒙蒙。一等夜幕开始落下，驮马迅速将口粮送到集结区。大家吃完后回到散兵坑，试图为未来几天的进攻“储存”一些睡眠。午夜过后，一场豪雨不期而至，迫使我们拉过单人帐篷盖在头上。多么适合进攻的天气！

作者观察：仅仅是向托尔曼行军及进行攻击准备已使部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经常性的瓢泼大雨伴随下，我们以夜行军的方式跨越了卡拉万肯山（K A R A W A N K E N）。夜行军使大家精疲力尽，所经过的路程仅按图上距离计算就有 6 3 英里。日间，部队凭借简陋的掩体躲避敌军的空中侦察。口粮不但奇缺而且单调乏味；尽管如此，大家的士气很高。在 3 年的战争中，部队已经学会忍受艰难困苦而不失乐观。

1 0 月 2 2 — 2 3 晚，在向集结地行军时，机枪连和步枪



---

连被迫亲自携带作为储备的机枪子弹带。在C O S A N山的战斗已清楚地表明在山地战斗中补充弹药是如何困难。

为了对付敌军对集结地的火力攻击，部队在夜间挖掘工事并在天明前仔细地对新阵地进行了伪装。

由于不能在白天对位于集结地的部队进行补给，所以只有在入夜后部队才得到了热食物。

---

## 第二节 进攻首日

### 哈夫尼克及 1 1 1 4 高地

1 9 1 7 年 1 0 月 2 4 日晚，这是个漆黑的雨夜。凌晨 2 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炮兵开始炮火准备。部署在托尔曼两侧的 1 0 0 0 门大炮在瞬间一起吐出火舌。炮弹击中敌军阵地，爆炸声如同最强烈的雷声一般响亮，在山谷里回响。这宏大的场景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喜。意军的探照灯光束无力地在雨中穿梭，我们预期的敌军阻击炮火并未出现；只有寥寥数个敌军炮兵连回应了德军的炮击。这点很使人宽心。我们迷迷糊糊地进入掩蔽所，听着我们的炮火渐渐平息。

天明时分，炮兵增大了炮击火力。在下方的圣丹尼尔，密集的炮弹粉碎了敌军阵地和障碍物；偶尔，炮火引发的烟雾笼罩了整个阵地。我们的野战炮和迫击炮火力变得越来越猛烈，而敌军的反击炮火看起来很弱。

天明后不久，符腾堡山地营冒着大雨出发，雨水大大降低了可视距离。隆美尔分队紧跟在前方匆匆赶路的 S P R O E S S E R 集群参谋部，沿着乱石散布的山坡向着意松左河下行。下山以后，沿意松左河陡峭的河岸上方，我们尾随巴伐利亚救生兵右翼向上运动。

几发炮弹落在队伍的两侧，但是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队伍在靠近前沿的地方停下。我们的衣服里外具湿，浑身冻僵，人人都希望进攻不要延迟。但是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

炮火在进攻前的最后一刻钟达到了及其猛烈的地步。密集的爆炸把我们正面几百码外的一个敌军阵地笼罩在一片水气和灰色烟幕里。低沉的雨云遮盖了哈夫尼克以及科罗夫拉特的山顶。

上午 8 点前不久，先于我们的攻击班离开阵地向敌军方向出击。在炮火打击下一片混乱的敌军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抵抗；我们利用这些新夺取的阵地为进攻做准备。

上午 8 时整，野战炮和迫击炮仍然向敌军倾泻着炮火。前方的救生兵们起身准备进攻。我们紧随他们的右翼向右侧前沿运动，占领了圣丹尼尔附近的敌军阵地。剩余的敌军守备部队从阵地废墟中钻出来，高举双手，带着一脸因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迅速向我们跑过来。我们急速向前穿越横卧在我当前位置和哈夫尼克北坡间的宽阔平地。从哈夫尼克东面支脉上发射的机枪火力不时地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继续攻击前进，穿越这片开阔地。

救生兵们向哈夫尼克的东坡运动，我们的目标则是西北坡。SPROESSER 少校和他的参谋部把士兵们拉在了后面；沉重的背包，机枪和弹药妨碍了士兵们的行动，使他们不能快速前进。

我们抵达了 179 高地附近区域，哈夫尼克一带树木覆盖的山坡使我们的左翼免于高地方向的火力袭击（草图 39）。

整个隆美尔分队都已经抵达这片掩蔽良好的山坡。根据 SPROESSER 少校的命令，分队作为符腾堡山地营的

---

前锋在哈夫尼克的北坡上沿小路朝着佛尼向上运动。技术军士塞特泽（S E I T Z E R）指挥下的一连一部是我们的尖兵。其后是分队的其余单位，各部队保持 1 5 0 码的间距。紧随尖兵的是第 1 机枪连的一个排，然后是分队参谋部，1 连，2 连，以及第 1 机枪连的其他单位。我和我的新副官斯特锐切（S T R E I C H E R）中尉一起走在尖兵部队随后几码的队伍里。

这条通向佛尼的小路非常狭窄，而且灌木丛生，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曾经从这儿经过。路两侧的山坡非常陡峭，而且树木非常茂密。虽然以是秋天，叶子仍然挂在树枝上。透过密集的灌木，我们只能看到几码外的情况，几乎看不到山谷。几条冲积沟向下直通意松左河。从山谷以及我们认为救生兵所在方位的左后方传来了德国炮弹爆炸后产生的沉闷的回声。面前的山坡出奇地宁静，我们期待着随时和敌人遭遇。炮兵没能进入阵地，因此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炮火支援。在这片山岳丛林，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尖兵极度谨慎地前进，不时地停下聆听前方树林里传来地声音，然后继续前进。但是所有的谨慎都毫无用处，因为敌军就在前方企图伏击我们。当前进到 8 2 4 高地以东 1 0 0 0 码的地方时，我们突然受到近距离的机枪火力射击。我得到报告：“前方敌军位于铁丝网障碍区后的预设阵地。尖兵部队有 5 人负伤。”（草图 4 0）。

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穿过密集灌木以及障碍区沿着

---

屋顶般陡峭地山坡向路两侧具有良好阵地的警觉之敌发起攻击进攻看起来没有什么成功地希望，至少也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我决定换个地方较量。

我们原先的尖兵部队留在原地和敌军保持接触，我命令 1 连的另外一个单位担任新的尖兵并要求他们沿敌军阵地前方 2 0 0 码的一条石质山沟向上跨过山坡往南。我试图从敌人的左侧和上方对敌发起攻击。我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通报了我的计划。

向上攀登非常困难。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跟在尖兵之后 4 0 码地地方，紧随着我们的是一个重机枪组，肩上扛着分解了的重机枪。

这时，一块重约 1 0 0 磅的巨石翻滚着向我们头顶压过来。山沟只有 1 0 英尺宽，即使要躲避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逃了。我们都明白任何人被它撞到都将粉身碎骨。因此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紧紧地贴着左侧的沟壁。这块岩石弯弯曲曲地从我们中间穿过向山下滚落，但是大家豪发无损。

令人高兴的是，有关意大利人故意将岩石滚落的臆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尖兵不小心触动了它。

我们沿山坡向上攀登了一段，另一块滚落的岩石撕掉了我右脚皮靴后跟上的带子（H E E L S T R A P）并严重地压伤了我的脚。脚上的伤使我疼痛难忍，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在两个士兵的帮助下才得以继续前进。

---

陡峭的山沟最终被我们拉在身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浑身湿漉漉地在密集的灌木中穿行，注视着四方的动静。

面前的树林逐渐变地稀疏。地图显示我们一定是在 8 2 4 高地以东半英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推进到树林边缘，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条经过伪装的小路沿着山坡通向东面。在路的另一侧是光秃秃的向上隆起的山坡，一条有良好铁丝网防护的阵地连续不断地向上蜿蜒，通向雷兹峰（L E I H Z E P E A K）。这块阵地上看起来无人防守，也没有被我军炮击的痕迹。我决定以左翼依靠树林边缘，在短促的重机枪火力准备后发起突然袭击。情况和 C O S N A 山（1 9 1 7 年 8 月 1 2 — 1 9 日）我们发起攻击前很相像。

重机枪排布置在灌木丛中的隐蔽位置上。在他们的掩护下，分队在距敌军障碍区 6 0 码树林里的一块小凹地里完成了攻击准备。感谢山地兵们优秀的战斗纪律，我们在暴雨中毫无声响地完成了向凹地的运动。远处（F A R O F F）的意松左山谷里响起了战斗的回声；在跟接近我们的左后方，救生兵们似乎陷入了苦战。在我们周围以及不远的草地上，却是一片和平的景象。

在敌军阵地上以及其后方，我们不时地看见一些敌军出出进进——这显示面前的敌军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一些德国炮弹开始落在我们左后方 6 0 0 码处。从方向判断，我们面前的敌军阵地一定和我们在 4 5 分钟前在小路两侧发

---

现的通往佛尼的阵地相连。我猜测这是意军二道防线的一部分。继续在密集的灌木丛中

前进而不被敌人觉察行动中发出的声响是不可能的。分队站在灌木丛里待命。我应该发出攻击命令吗？前面有60码宽的灌木，然后是铁丝网！如果敌军具有一定警惕性的话，我们不会轻易取得成功。

伪装良好的小路沿树林边缘蜿蜒而行，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条道路也许是意军和圣丹尼尔附近的一线部队，或是和哈夫尼克东坡上的守军以及炮兵观察哨相互运动的方式。自从我们抵达以来，还没有意军使用过这条通道。这条小路弯弯曲曲，被道路南侧的伪装遮地严严实实，从上坡方向或意军阵地方向很难辨别使用在路上的是敌是友。在敌人不进行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30秒钟内越过这条道路并进入敌军阵地。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我们可以不发一枪俘获全部守军。这样的行动正适合我们这些勇士。如果敌军抵抗的话，那我们将在机枪连的火力支援下执行已完成准备的进攻方案。

我选中了2连的一等兵克夫纳（K I E F N E R），一个真正的勇士。我让他带领8个士兵，伪装成从一线返回的意军士兵渗透进敌军阵地，并夺取小路两侧的阵地。我嘱咐他们尽量不开枪或使用手榴弹；万一他们和敌军发生战斗，他们会得到全分队的火力支援。克夫纳明白了我的意图，然后挑选了同行的伙伴。几分钟后，克夫纳和他的小组晃悠悠地沿小路往上出发。他们有节奏的脚步声慢慢消失了，这能奏效吗？我们紧张地侧耳倾听，随时准备进攻

---

或提供火力支援。只要有一声枪响，3个连将一起发起攻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什么也听不到，除了雨水打在树上的声音。一阵脚步声接近我们，接着一个士兵用低沉地声音报告，“克夫纳侦察班占领了一个敌军掩体，俘虏了17个意大利士兵，没有引起其他敌军的怀疑。”

随后，我引导整个隆美尔分队（2连，1连以及第一机枪连）沿小路而上，进入敌军阵地。斯莱分队（3连，6连以及第二机枪连）在克夫纳突破成功前已经与我们会合，这时也跟随我们前进。突击组悄无声息地向小路两侧扩大突破口，直到每侧的突破口宽达50码。7，80个意军正在掩体里躲避暴雨，因而被山地兵俘虏。感谢厚重的掩体，上方山坡上的敌军没有觉察到6个连的运动。

我必须作出决定，是应该继续扩大阵地呢还是向哈夫尼克峰方向突进。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因为一旦我们占领主峰后，很容易消灭这些阵地上的意军。我们向敌军防线渗透地越深，敌军守卫越没有准备而战斗也会越轻松。我并不为两侧担心，符腾堡山地营的6个连足以保护其的侧翼。进攻命令如下：“我们附近和身后有强大的预备队；不计时间和空间，向西持续前进。”

第一机枪连的梯队位置很靠近前，因为我希望在战斗发生使可以即时掌握一支重火力部队。重机枪手们，扛着重达90磅的武器，决定了大家向上攀登的速度。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只有那些曾经背负相似重量在相似条件下有过高山攀登体验的人才能理解。



---

我们这只长达一千码的队伍，在暴雨中向前奋进；跨过灌木，凹地以及山沟，夺取了一个个阵地。通常我们从后侧夺取敌军阵地，没有遇到意军有组织的抵抗。那些在我们的突然袭击时没有投降的敌军，扔下武器连滚带爬地跑进了下方的树林。我们没有向这些逃跑的敌军开枪，因为我们担心会惊醒高处阵地上的守军。

在进攻中，我们多次陷入自己的炮击范围。我们没有用灯光发信号指示炮兵转移火力，因为这同样会引起守军的警觉。炮弹炸松了一块岩石，这块滚落的岩石导致分队的一个士兵受伤。

我们缴获了一个 210 MM 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曾经受到毒气轰炸，炮组成员跑地无影无踪。在这些巨炮以及掩体周围是堆地满满的炮弹；用爆破法在岩石中构筑的弹药储存点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往上 300 英尺，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中口径炮兵连。这个炮兵连设置在绝对防弹的石壁里，通过炮眼向外射击；这儿的敌军也消失了。

上午 11 点，我们抵达由哈夫尼克峰向东延伸而出的山脊。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巴伐利亚救生兵 3 营的部队，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山脊上朝着哈夫尼克峰走了一段。这时，德国炮兵正朝哈夫尼克峰猛烈炮击。救生兵们停下休息，等待炮兵转移火力。我则带领我的连队转向哈夫尼克北坡并在中午时分抵达了主峰。虽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我们碰到很多小股的意军，于是顺带俘虏了他们。

雨已经停了，笼罩在头顶的云开始消散。我们偶尔可以看

---

到 1 1 1 4 高地以及格罗夫拉特山脊，意军从该处向哈夫尼克发射猛烈的炮火。显然，1 1 1 4 高地前方的意军炮兵观察员发现了我们。为避免无谓的损失，我将两个分队撤出了受威胁的区域并向北转移。为和我们的任务相一致，我命令部队清除哈夫尼克和佛尼之间的炮兵据点。侦察分队占领了哈夫尼克南坡以及主峰西南 3 0 0 码的纳拉德山窝。

我们用粉笔在战利品上打上标记。我们的战利品已经上升到 1 7 件，包括 1 2 门大口径重炮。意大利果酱和快餐平息了我们的饥饿感。

下午 3：3 0 分左右，救生兵团的一些部队抵达了纳拉德山窝，我带领两个集结完毕的分队和他们汇合。一个小时以后，救生兵 3 营（3 个步枪连）开始沿着通向 1 1 1 4 高地的主干道向上攀登，这条道路经过伪装，中途经过 1 0 6 6 高地。由于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他们的右翼，我带着 6 个连跟随其后。隆美尔分队先前，斯莱分队殿后。

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走在队伍的头部。天已经放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格罗夫拉特山脊，1 1 1 4 高地以及 1 1 1 4 高地和杰扎之间山脊的轮廓。暂时没有敌军妨碍我们攀登。下午 5 点左右，领先的救生兵接近 1 0 6 6 高地突出地面的岩层，但是遭到敌军射击，迫使其中的两个连掩蔽在道路以东的山崖下。

我命令隆美尔分队在路的右侧隐蔽地向 3 营的第二线阵地靠近，随后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侦察了 1 0 6 6 附近区域（草

---

图 4 1 ) 。

大股敌军占据了 1 1 1 4 高地及其西北东北 6 0 0 码一系列互相交错的阵地，第 1 2 救生兵连的士兵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意军同时占领了路右侧的阵地，这条道路也紧靠着 1 2 连的右翼。

我迅速指挥特锐勃格中尉（T R I E B I G）的 1 连向前并命令他们在 1 0 6 6 高地西南区域扫清道路右侧阵地上的敌军。1 连迅速而果断地执行了任务，我们夺取了阵地而没有损失。俘获的意军包括 7 个军官和 1 5 0 个士兵。

与此同时，2 连和第一机枪连根据我的命令清除了 1 0 6 6 高地以西的战壕，掩体和观察所。斯莱分队进入 1 0 6 6 高地西北 1 0 0 码，我们刚刚肃清敌人的石崖下担任预备队

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一同向第 1 2 救生兵连的右翼出发。我们原先认为他们的阵地更便于从近距离观察 1 1 1 4 高地，同时也试图和第 3 救生兵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距离 1 1 1 4 高地不到 5 0 码的前线，我们遇到几个 3 营的军官，他们正用手指着一个沿着一条山沟试图攀上最近的敌军阵地的侦察班，这条山沟通向 1 1 1 4 高地及其西北 6 0 0 码之间的一个山窝。侦察班的前景不佳，因为敌人很明显并不动摇，在混乱的机枪火力下仍不时跨越铁丝网障碍前方光秃秃的草地。这里的敌军看来很顽强，坚决不投降。

第三救生兵营的军官们，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一致认为只有

---

在炮兵支援下，我们才能夺取 1 1 1 4 高地上的关键阵地，以及高地西北 6 0 0 码一个有强敌据守的山头。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军阵地的细节，但 1 1 1 4 高地上的一挺机枪不时地迫使我卧倒。

夜幕缓慢地降临，1 连多次尝试夺取 1 1 1 4 高地西北 6 0 0 码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但都没有成功。我属下的符腾堡山地营的部队为入夜做好了准备，1 连和 2 连被命令在夜间进行战斗侦察。隆美尔分队的指挥所设立在 1 连后侧的一个原意军炮兵观察所。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以及救生兵 3 营的军官讨论了进攻 1 1 1 4 高地和格罗夫拉特的方案。

下午 7 点，刚刚抵达现场的救生兵 3 营营长康特 布马少校（C O U N T B O T H M E R）召唤我到 3 营营部。他的指挥所设置在接近 1 0 6 6 高地的一个掩体里，距离我的指挥所约 1 0 0 码。我向他汇报了属下 6 个连队的布置，他要求我的部队配属他指挥。我大胆地说，我接受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指挥；据我所知，S P R O E S S E R 少校要比救生兵营的首长级别高，而且 S P R O E S S E R 随时会抵达我的指挥所。作为对我的回答，康特 布马禁止我向西或向 1 1 1 4 高地移动分队的任何部队，并说任务只能由救生兵来完成。出于对我们的安慰，他允许在救生兵于 2 5 日攻占这些阵地后，符腾堡山地营的部队可以占领他们并担任阵地警戒；或者，我们可以在西侧救生兵主攻部队之后的第二线呆着。随后，我被解散了（参见 1 9 3 0 年春天出版的有关意松左战役的政府档案第一卷

---

和第二卷）。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指挥所。第二线的战斗对山地兵们没有一点吸引力，我试图找出一个可以允许我们自由行动的方法。但得出结论是只能等到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抵达。

晚上 9 点，山地营的军需官，奥腾里特（A U T E N R I E T H）中尉抵达了我的指挥所。他从第 1 2 救生兵连途径转第 3 救生兵营营部到我连，并在 3 营部参加了关于 1 0 月 2 5 日进攻方案的讨论。在炮火支援下，进攻将对格罗夫拉特山脊展开。他告诉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率领符腾堡山地营的分队持续地向佛尼进攻并在天黑前取得了突破。中尉并说第 1 2 步兵师在意松左山谷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向他描述了 1 1 1 4 高地的情况以及我们和救生兵部队的关系，敦促他尽快地向 S P R O E S S E R 报告并要求少校在天明前到达 1 0 6 6 高地，带或不带部队，以便恢复我分队的行动自由。中尉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向集群指挥部出发。在漆黑的夜晚，穿过尚有敌军活动的地形并不轻松。

浑身湿透的衣服以及寒冷的山风使得 1 0 月 2 4 / 2 5 日夜晚上呆在 1 0 6 6 高地的山地兵们非常难受。在一线巡逻的连队带回了几十个俘虏，巡逻队在敌军障碍区里捕获了他们。但是巡逻队没能成功地突破敌军障碍区进入最前方的敌军阵地。意军哨兵非常警觉，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

---

那天深夜，第3救生兵营通知我们，1066高地以北的预备队已经投入战斗，对西北坡左段的敌人展开行动，但他们没能和进攻732高地的第1猎兵团建立联系。我们未被告知斯欧纳（SCHÖRNER）的第12救生兵连已经占领了1114高地。（费迪南·斯欧纳由于攻占1114高地的战斗而获得了勇气勋章。他是个非常冷血的人，在向1114高地进攻时，他驱使部下进攻以至于一名士兵因劳累而死。在二战的最后几天他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在二战中以残暴出名，在芬兰北部指挥挪威山地军时，他要求部队遵守的格言是“北极不存在”。此后在东线，他严酷的纪律为他赢得了同胞之敌的称号。当他在1974年去世时，西德政府悄悄地禁止任何人表达对他的尊敬）。

我躺在硬木板床上半睡半醒，怀疑重新展开进攻的可能性。正面进攻？从我们占领的新阵地上继续向格罗夫拉特坚固的防御体系需要彻底的炮火准备，而10月25日清晨之前我们不会拥有这样的火力支援。更重要的是，救生兵部队不愿和符腾堡山地营共同作战。

如果我们不愿意花费时间等待炮火准备的话，可以考虑对意军第3道阵地进行奇袭，此前我们还没有进攻过这些阵地。或许可以从西面或西南进行进攻，他们距离1114高地不过1000码。在这个地段的成功攻击将自然地对较低的1114高地产生影响，这对山地营雄心勃勃的军官和士兵们很有吸引力。在西南面，敌人的阵地处在1114高地下方的山坡上，在该地的突破对山头上的情况几

---

乎没有影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从西南进攻因为我们位于救生兵们的右侧。至于从西面进攻，救生兵营的营长不是禁止山地营的部队向那么方向运动了吗？

夜晚平和地过去了，偶尔有短促的手榴弹交火打破夜空的寂静。

清晨时向敌军阵地派出了侦察班，但他们并没有比夜间巡逻队取得更大的进展，警惕的意军哨兵击退了他们。救生兵 3 营没有告诉我们情况在夜间已经发生了变化。凌晨 5 点，S P R O E S S E R 抵达了我的指挥所，天仍然一片漆黑。山地营的其他部队（4 连，第 3 机枪连）紧跟在少校身后。我描述了 1 1 1 4 高地的情况，我们和救生兵的关系以及我的进攻计划。我请求使用 4 个步枪连，2 个机枪连。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同意了我向第三道意军阵地进攻的计划，但是只给了我两个步枪连和一个机枪连，不过他同意在突破成功时给予额外的支援。当我忙着安排队伍出发时，救生兵 3 营营长抵达了我的指挥所，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和他达成了谅解。

作者观察：圣丹尼尔的第一道意军阵地包括位于一线의连续战壕，无数的掩体，掩蔽部以及铁丝网障碍区。在第一道和第二道阵地之间散布着单个的机枪阵地和据点。一线的伪装并不充分，但是一线阵地和二线阵地之间的设施几乎无法察觉。

德国炮火准备摧毁了一线阵地，但没有消灭守卫部队。一

---

线和二线之间的机枪阵地没有被炮火完全摧毁，但是仅存的几挺机枪并不能阻止我们在宽大正面上的进攻。如果意军在一线和二线之间布置大量的机枪，也许能阻止德军的进攻。为了摧毁有相当纵深的现代防御阵地，G A R G A N T U A N的炮火准备是必须的。

在陡峭而树木茂密的山坡上，我分队的尖兵部队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和意军的二线阵地遭遇，损失了五个士兵。如果我们能加大队伍的间距，损失大概会小些。在罗马尼亚，骑兵尖兵在开阔地形通常保持超过200码的间距。一旦第一个士兵有什么情况发生，下一个士兵能很快报告。步兵尖兵应该作类似安排，尖兵部队的指挥员必须克服群聚的本能而将部队散开。

位于通往佛尼道路上的意军二线阵地的守卫非常警觉，但东南半英里同一阵地上的意军守卫则缺乏警惕。只在主阵地上布置警惕的哨兵是不充分的，前进区域必须随时处于严密观察之下，尤其是在糟糕的天气或复杂有地表覆盖的地形。

---

10月25日天明时的战场情况：进攻佛里兹的克劳斯集群于10月24日晚抵达沙加，并与10月25日上午进攻斯托尔（1668）。

在意松左山谷，第12步兵师在10月24日途径爱得斯克（IDERSKO）和卡夫锐特（KARFREIT）



---

向克里达和罗比克附近的纳提松前进；在雨天，M U R K E Y 天气抵消了敌军从山区向山谷发射的火力。恩可尔兹集群（2 个营，一个炮兵排）离开大队向鲁西欧山隘出发。

1 0 月 2 5 日清晨，1 2 师的一支小部队（斯尼勃连队）攀登上了马他加附近的一个支脉；恩可尔兹集群和拥有巨大优势的意军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在阿尔派军，巴伐利亚救生兵团和符腾堡山地营在 1 1 1 4 高地一意军第 3 道防线的关键阵地，和敌人激战。斯欧纳的连队（1 2 连）占领了主峰 P R O P E R，但意军占领了主峰周围的阵地并发起反冲击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2 0 0 师所属的第 1 猎兵团仍然为夺取 7 3 2 高地一带的敌军第二道阵地而奋战。

2 0 0 师所属第 3 猎兵团已经夺取了杰扎，第 4 猎兵团仍处在战斗以夺取 4 9 7 高地以西的敌军第二道阵地。

斯格第集群在第 1 皇家重骑兵师的援助下，夺取了第一，第二道意军阵地并抵达欧斯全—克拉斯—普斯诺—斯拉底些—阿夫斯卡一线。

总结：意松左山谷以南（马他加，马至力，格罗比，库克，1 1 9 2 高地，1 1 1 4 高地，拉西姆，胡姆峰）坚固高地上的第三道意军阵地，除了 1 1 1 4 高地外，仍然在意军手中。他们的守卫部队很有生气，而且他们有充分足的预备队。这些阵地还没有受到过德军的炮击。

---

### 第三节 次日的进攻

1917年10月25日

#### 对格罗夫拉特阵地的奇袭突破

1917年10月25日，天刚刚破晓，我带着第二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从1066高地附近多石山冠的西部出发。我们朝着西北防线沿一条狭窄而陡峭的D E F I L E向下方150英尺一处密集的灌木前进。一个警觉的敌军立即觉察了我们的行动，几个士兵被随后的敌军机枪火力所轻伤。只用一个冲刺，我们全都抵达了灌木丛里的安全地带，不久分队的3连也和我们汇合。在我们上方靠近1114高地的地方，开始传来剧烈的火力射击声。

在出发之前，我已经通报各连连长我的意图。我们将沿着陡峭的山脊北坡向西知道我们位于格罗夫拉特敌军阵地正下方200—400码，这是我们将距离1114高地外围S K I R M I S H 1。25英里。根据地形，然后我会在意军的第三道防线上选择一个可能的地点，等待机会发起突然袭击。我们的运动不被敌军发觉对计划的成败绝对关键。

鲁德维格的2连派出了尖兵，我用手势直接指挥着他们。尖兵身后大约30码是参谋人员，包括副官，通信兵和电话分队；电话分队边走边假设电话线以便和10066高地上的S P R O E S S E R少校指挥所保持联系。再往后50码，分队的其他部队以双重队形紧随其后，包括第二步枪连，第一机枪连和第三步枪连。

---

凌晨用早餐时，吃的是意大利咸菜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咖啡；穿着湿衣服呆了一夜后，能起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感到不比寻常地高兴。随着天逐渐放亮，我们左后方 1 0 6 6 和 1 1 1 4 高地附近的战斗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分队默默地 F U R T I V E L Y 从一处灌木向另一处灌木，从一个山坡向另一个山坡匍匐前进，将 1 0 6 6 和 1 1 1 4 高地抛到身后。起初，地形和地表使我们得以在敌军阵地下方和他们保持 6 0 0 英尺的距离；但是意军在弯曲格罗夫拉特山脊附近的山包上设置了障碍区，这些障碍区视野良好，迫使我们向山谷方向绕行，耗费的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在敌军各障碍区之间，甚至障碍区内，大概都有无数警惕的哨兵监视着我们正穿越的山坡。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我们，我的冒险是否能成功将是个大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我不时地停下队伍以便亲自观察有否可能找到一条通向敌军阵地的近路。找到正确的道路对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我们谨慎地穿过了几条深沟，继续向一个青草覆盖的山坡前进。部队不但要躲避左侧和上方的敌人，而且还要避开正面和后方的敌人观察。这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只能想象敌人从上方高地察看时如何回避，而无法想象从其他角度观察时该如何回避。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判断，上方连续的障碍区显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可畏的阵地。我们越往上攀登，灌木越稀疏，最后我们只能隐藏在横穿山坡的众多狭小冲积沟里。

我们已经上路超过一个小时并到达了直线距离 1 0 6 6 高

---

地 1。5 英里的地方。自从出发以来，我们尚未遭到敌人射击，但现在从 1 1 1 4 高地方向传来了非常活跃的机枪火力。是救生兵们在进攻吗？

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今天会是一个明亮而温暖的秋日。经过加固的格罗夫拉特山脊就在我们的上方，我们周围是一片寂静。尖兵部队悄悄地穿过一片灌木进入敌军障碍区下方 2 0 0 码的凹地。于此同时，我考虑是否以及在何处我们可以穿过我们前方一段毫无掩蔽但突兀的山脊。从我身后传来一阵声响，我转头望去，看见在尖兵刚刚通过的道路下边 2 连的几个步枪兵正猛地扑倒在一堆灌木里（草图 4 3）。

发生了什么事？位于 2 连头部的士兵在山坡下发现了一些正在灌木丛里睡觉的意军士兵。在几分钟内，他们击溃了一个包括 4 0 个士兵和两挺机枪的意军战斗哨所。没有一声枪响，甚至没有大声说话声。几个敌军哨兵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山下跑去，幸运的是，他们大概太兴奋了而没有开枪或高喊通知上方的守卫部队。我下令禁止向这些逃跑的敌军射击。

这个敌军战斗哨所显然担负警戒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任务以防止从意松左山谷方向的突袭。我们下方约 3 0 0 英尺大概还有其余的哨所，但他们的注意力明显集中在意松左方向，却想不到我们会从 1 0 6 6 高地向西进攻。

由于担任阵地警戒的敌军部队大部已经被俘获，我的以奇袭突破格罗夫拉特阵地的计划具有极大的成功可能性。此

---

外，我们也很有可能接近上方的障碍区。最妙的是从山脊上的任何阵地都不能看到尖兵部队所在凹地的最深处。我决定赌一把。

战俘被送到队伍后方，尖兵部队被下令从凹地远侧攀援到距离敌军障碍区 1 0 0 码以内。我们只能看到铁丝网木桩的顶部。在分队余部为突破而集结时，尖兵将提供警戒。我小心翼翼，一个接一个地将连队带进凹地，并将他们并排部署在掩蔽处。地形狭小，使我们的队形很拥挤。我很快通告各连连长我的意图。随后我们向前出发进入尖兵身后的预设阵地。山坡很陡且成相当程度的拱型。

我们前方的敌军阵地没有一丝骚乱，但是从我们的左侧传来了越来越响亮的战斗声。

我的副官，斯特锐切中尉，要求前去侦察我们前面的障碍区，评估这些障碍区的难度并寻找可能的通道；如果可能的话，剪开一个缺口。我教给他 2 连的 5 个士兵以及一挺机枪，但指示他只能在迫不得已时使用这些武器。斯特锐切和他的士兵 C R E E P 向前。路德维格通过几个步枪兵和他保持联系。

于此同时，电话班架通了和 S P R O E S S A E R 少校指挥部（位于 1 0 6 6 高地附近）的电话联系。我向他报告了事态的发展，并通告他我决定立即对 1 1 9 2 高地以东 1.5 英里的格罗夫拉特阵地进行突破。我同时请求在突破成功时迅速派出支援部队并得到了批准。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一直从指挥所里用望远镜注视着我们

---

的行动。他告诉我 1 1 1 4 高地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股意军部队正在攻击救生兵。预定的救生兵在炮兵支援下展开进攻的计划流产了。我放下电话，正啃着一个意大利小白面包时，从斯特锐切哪边传来了报告“侦察班突破，缴获几个敌军和几条枪。”敌人阵地上毫无动静，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我用最快的速度执行预定的突破计划并指挥整个部队迅速行动。没一秒钟的迟疑都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已握在手心的胜利。

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攀援，离开凹地跨越了陡峭的山坡。不一会儿，我们抵达并穿过了敌军障碍区；然后迅速插入敌军阵地。意军大炮长长的炮管在我们面前时隐时现，斯特锐切中尉已经扫清了附近几个掩体里的敌人。几十个意军俘虏站在大炮边上。中尉说他们的攻击使意军出乎意料，这些意军当时正在洗澡。

我们现在位于一个狭小的山窝里。光秃秃的格罗夫拉特山脊上布满了无数的工事，沿北坡通向坚固阵地的交通壕也清晰可见。在我们阵地南面约 1 0 0 码就是途径鲁西欧—库克—1 1 1 4 高地通往克来的主要道路。道路本身有很好的伪装，从地面和空中很难发现它。

隆美尔分队越 1 / 3 的部队抵达了山窝。由于刚刚结束在陡峭山坡上奔跑，士兵们大口地喘着粗气。格罗夫拉特的守军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他们的阵地。他们还在睡觉吗？从 5 0 码宽山窝里的俘虏人数判断，阵地已经被占领。时间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下令：“隆美尔分队阻断

---

东侧阵地，向西面扩展突破口。”

“技术军士斯勃丁林节从 2 连带一个机枪班封锁北坡东侧的敌军阵地以及山脊公路，并掩护分队后部向西扩展。”

“路德维格中尉带领 2 连突破北坡西部的敌军阵地，尽可能避免开枪。”

“第 3 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跟随我向下进入山脊公路向西前进。斯特锐切中尉和他的小组重新负责前卫的警戒（草图 4 4）。”

“全速前进。”

分队的全体部队精神饱满但分外小心地出发执行任务。在路德维格中尉的有效指挥下，2 连的攻击班从一个掩体冲向另一个掩体，从一个哨所冲向另一个哨所。我们遭遇的大多数守卫部队都呆在掩体里。一个山地兵就足以解除掩体里敌军的武装，将他们押出掩体并占领掩体。意军哨兵仍然在哨位上注视着山谷方向；意松左河在一系列 6 0 0 0 英尺高的山峰衬托下，在清晨的阳光下呈现出令人着迷的美丽。

2 连的一个士兵突然出现在哨兵身后，这使他们恐惧地不能动弹；和发起进攻前我们所占领的战斗哨所一样，这些敌军没能发出警报。

分队的大部沿着山脊公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幸运的是，伪装使我们免与东侧和右侧高地上敌军的攻击。我们占领了几个炮兵据点，这些据点构筑在用炸药炸开的岩壁上。

---

清晨非常平静，从 1 1 1 4 高地远远地传来战斗声。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这使守军乱成一团。我最初的目标是突袭敌军预备队聚集处并占抵达一处阵地以便从该处击破任何北坡上的 2 连可能遇到的抵抗。

但是事情有了不同的变化。

自从我们渗透进格罗夫拉特阵地后，时间已经过去大约 1 0 — 1 5 分钟。3 连的尖兵越过了山脊公路接近 1 1 9 2 高地以东 3 0 0 码的一个山窝，但遭到从四面八方发出的火力射击。

已经进入山窝的斯特锐切侦察班受到 1 1 9 2 高地南坡上的机枪火力射击，很快遭到到从 1 1 9 2 高地西南坡出发的意军步兵的压迫。侦察班被迫沿 1 1 9 2 高地东北坡撤退，试图越过山脊向北突破。

第 3 步枪连以及第一机枪连沿着山脊公路推进，但是被 1 1 9 2 高地所发射的重机枪火力所阻。我们的机枪单位仓促地进入射击阵地，但是没有取得火力优势。猛烈的机枪火力穿过伪装，打在路的左侧。这使得向路的一侧发起（A T T A C K U P O N E S I D E）攻击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可能暴露在陡峭而毫无掩护的格罗拉夫特山脊南坡。不久，从右侧阵地传来了战斗声，我猜测那是 2 连所在。手榴弹爆炸后是山地兵激烈的卡宾枪火力，每个人似乎都处在火线上。

我什么也看不见，而要穿过光秃秃的山包到路的右侧必然会招徕 1 1 9 2 高地上的重机枪火力。2 连能守住吗？他



---

们只有 80 枝卡宾枪和 6 挺轻机枪。如果 2 连被敌人压倒，那么敌军将毫无困难地夺回他们在北坡上的阵地，将分队的其他部队分割出来并解放那些俘虏。从火力的密度判断，我们面临着强大的敌军。几分钟内局势从不利转为严峻。面对优势的敌军，我们需要坚守在快速推进中占领的部分格罗拉夫特阵地。目前最急切的是封锁向西的道路并紧急援助受到威胁的 2 连。

到 2 连最近的路径通过一个光秃的小小山包，但是这个山包被无数挺敌军机枪横扫。越过公路向西攻击 1192 高地也将受到相同火力的攻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我得出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个机枪排已经投入针对 1192 高地的战斗，3 连的一些步枪兵正担负着封锁西向山脊公路的任务。我带领 3 连其余的部队以及机枪连沿公路火速向东回到 1192 高地以东半英里的山窝，我们正是从那儿突破意军防线的。浓厚的伪装挡住了敌人的视线，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一运动也没有开火。偶尔有敌军的搜索火力穿过伪装，但没有妨碍我们的运动；我们抵达了山窝。

斯勃丁杰和他的 8 个士兵从此处威胁着东面的意军阵地。我给了他两个班的增援，然后继续呈两路纵队向西穿过先前被 2 连扫荡的意军阵地。大约走了 160 码后，我们碰到 2 个山地兵，他们正看守着阵地和铁丝障碍区之间的约 1000 个俘虏。我立即命令他们沿山坡将俘虏转移到铁丝网障碍区的下方，并留下一个小组。他们完成了任务！

---

擦着高地而过的意军机枪火力促使我们加快了俘虏的转移。

在我们前方 7 0 0 码接近 2 连的地方，战斗声达到了爆烈的程度。手榴弹不停地爆炸，机枪持续地射击，卡宾枪发出短促的火力。我要求身后的两个连用最快的速度前进，并在 1 1 9 2 高地以东 6 0 0 码的山包上观察了形势。

2 连坚守着东北坡上的部分壕沟并被 5 倍以上的敌军（一整个意军预备营）从西面，南面和东面包围。最近的敌军就聚集在 5 0 码以外。2 连的后方是又高又宽的障碍区，这使得向北坡撤退成为不可能。面对大股敌军，2 连为保全自己正竭尽全力，不间断的快速射击暂时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如果敌军不顾他们的火力坚持攻击的话，这只小队人马将会被压地粉碎。步兵一个个地攀援上来，我应该命令部队马上开火并随着部队的增加逐步投入火力吗？当然不！

情况很清楚。只有使用分队的全部力量突袭敌军的侧后才能解救 2 连。胜败将取决于敌军和人数处于劣势的山地兵之间的近战结果。

第一批单位急匆匆地穿过深深的战壕前进，紧接其后的是携带分解状态武器的机枪连先头部队。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指挥员们都明白形势的严峻以及他们的任务。我们在战壕左侧一个浅浅的凹地集合起 3 连。一个重机枪组迅速地在右侧的一个小山沟（D R A W）里架起武器，并报告他们以准备完毕。另一个重机枪组也气喘吁吁地上来了，山沟

---

里的 3 连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草图 4 5）。

来不及等第二挺重机枪假设完毕，密集的敌军在军官们的敦促下正从 1 0 0 码外的战壕里钻出来向着受到压迫（C O R N E R E D）的 2 连逼近。我向第三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发出进攻信号。第一挺重机枪从右侧的隐蔽阵地上开始持续射击，第二挺机枪也很快在此处加入战斗。左侧的山地兵们向敌军侧后发起了 S A V A G E 的进攻。大声的呼喊声开始在山沟里回荡起来。对敌军侧后的突袭震撼了他们。意军停止了对 2 连的攻击，试图转而面对 3 连。但是 2 连跳出战壕袭击了他们的右翼。敌军从两侧受到攻击，被压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放下了武器。直到我们冲到几码以内，意军军官们才试图用手枪自卫，但是他们也被我们完全压倒了。他们几乎被愤怒的山地兵杀死，我不得不介入，把他们解救出来。在 1 1 9 2 高地东北 3 0 0 码的山窝里，一整个意大利营向我们投降，包括 1 2 个军官和超过 5 0 0 个士兵。这使得我们的战俘总数达到了 1 5 0 0。我们占领了 1 1 9 2 高地主峰和南坡并俘获了另外一个意军炮兵连。

然而我们的惨重损失冲淡了胜利的喜悦。除掉 7 个负伤，两个英勇的战士在近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 2 连的上等兵（L A N C E C O R P O R A L）克夫纳，他先前在哈夫尼克战斗中的表现是如此突出；另一个是 3 连的技术军士克努尔。

至上午 9 点 1 5 分，隆美尔分队已经毫无争议地在格罗夫

---

拉特占领了长达半英里的阵地，包括 1 1 9 2 高地及其向东延伸的阵地。我们在敌军的主阵地上打开了一个半英里的缺口。敌军使用局部预备队向我们发动首次反击，但是被我们歼灭。我认识到敌军将会发动跟多的反击以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让他们来吧！山地兵绝不会放弃用鲜血换来的阵地。

敌军从西面，东南面和东面用机枪火力覆盖我们占领的高地。西面胡姆峰上的意军炮兵群也参与了在罗夫拉特和 1 1 9 2 高地的战斗。密集的炮火迫使我们撤到北坡上，在这儿我们找到一些掩护。

我所有的预备队并不足以继续进攻。我们必须坚守阵地直到增援到达。2 连和机枪连的一半占据着 1 1 9 2 高地，阵地朝向西面。斯勃丁杰带领一个排封锁了突破口以东半英里的阵地。在 1 1 9 2 高地的东北坡，我将 3 连和机枪连的一半保留在新占领的阵地上作为预备队。

随后我从 1 1 9 2 高地的一个山峰上观察了四周的地形。从第一眼看，库克方向的西面战线是对我们最有威胁的地域，除掉几十挺从相似地形上（T E R R A C E L I K E）向我们射击的机枪，最具威胁的是库克东北坡上的控制性阵地；在最高处和东南坡可以看到大批预备队。不久，几条散兵线开始穿过库克宽大的东坡向我们移动。我估计他们有 1 — 2 个营。在南面，胡姆峰 T E E M 看起来象一个蚁山，意军炮兵开始射击。从西佛戴尔穿出山脊公路跨过胡姆峰，公路上的双向车辆川流不息。公路两边的敌军正

---

朝着火线运动。在东面，我们可以俯视整个格罗夫拉特山脊，此处的山脊逐渐降低和 1 1 1 4 高地相连。1 1 1 4 高地的南坡和西南坡上，敌军大队清晰可见；意军显然正从该处发起攻击。长长的的机动车队从克来方向输送意军预备队，他们在 1 1 1 4 高地的西坡上跳下卡车。敌军也很快沿着山脊公路跨越山脊，从东面向我们接近。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将同时从两侧向我们进攻。（草图 4 6）

作者观察：1 9 1 7 年 1 0 月 2 5 日对格罗夫拉特阵地的突袭突破取得了成功，因为意军没有对第三道阵地前方的区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个罗马尼亚人在克斯纳（C O S N A）山其余屡次犯下的错误。

同时，阵地上的守军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距离 1 1 1 4 高地的战斗有 1.5 英里，这导致敌军认为很安全。因此，山地兵在战斗的初期享有一段轻松时刻。

2 连虚弱的火力挡住了意军预备营费劲力气发动的反击。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在关键时刻进攻意军密集队形侧后翼的话，2 连很可能被敌军消灭。仅使用小部队或仅使用火力向意军侧翼反击将是个错误。

在成功突破格罗夫拉特的敌军阵地后（0 9 1 5，1 9 1 7 年 1 0 月 2 5 日），战场态势如下：（草图 4 7）

克劳斯集团和第一帝国团从塞加（S A G A）成三路纵队展开攻击。他们的目标是斯托尔—1 4 5 0 高地一线。

在斯坦集团，1 2 师和 6 3 歩兵团已在前一天夜晚接近了

---

罗比克和克里达并击退了敌军的前卫。斯切也勃分队（SCHIEBER）报告他们距离马特加山的主峰只有1000码（斯切也勃中尉误将德拉 克罗纳山当成马特加山）。恩西霍尔兹（ENCHOLTZ）集团受到了优势意军从鲁西欧山口发起的攻击，和敌军展开了顽强的防御战。他们坚守着格罗比以北的阵地。

在阿尔卑斯军，隆美尔分队成功的突破了格罗夫拉特阵地，他们在1192高地以东打开了一个半英里的缺口。符腾堡山地营的大部正从1066高地向1192高地出发。救生兵们面对意军猛烈的进攻守卫着1114高地附近的阵地直到10月24日夜晩。第一猎兵团攻占了732高地，正向斯拉门（SLEMEN CHAPEL）教堂挺进。

200师的第三猎兵团占领了杰扎以西的942高地。

斯格地集团：第一帝国皇家师以及第七山地旅正在进攻格罗波卡克（GLOBOKAK）。

---

#### 第四节 进攻库克

阻断鲁西欧—萨佛格纳（L U C I O—S A V O G N A）山谷，打开鲁西欧山口

和我的预期相反，敌军停止了前进，先前他们以多波次越过库克东坡向我们推进。他们只是想把我们隔断吗？还是在做另外的进攻准备？事实证明是前一种情况。因为敌军步兵开始在三条战线上挖掘工事。三条战线相互平行，沿库克东坡和北坡上的阵地相连。如果敌军在高地上无数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进攻，那将使我很头痛。但是敌军采取了守势，战斗也随后停止，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知道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率领符腾堡山地营的大队人马正向 1 1 9 2 高地而来。

一旦等到更多的部队抵达 1 1 9 2 高地，我计划进攻库克的敌军。我们将尽可能的不给敌人时间挖掘工事，因为如果他们站住脚跟的话，我们将很难动摇他们。抓紧时间进行攻击准备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达成攻击的突然性，我没有使用火力干扰敌军的工事作业。多石的土质使挖掘很困难。由于营部人员仍在路上，我通过 1 0 6 6 高地上的电话交换台直接向阿尔卑斯军指挥部做了报告。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的行动成果并告诉他们我计划在援兵抵达后继续向 1 1 9 2 高地进攻。我进一步向阿尔卑斯军总参谋部的梅也（M E Y R）上尉解释了我进攻库克的计划，请求两个重炮连支援进攻。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几分钟内，我被转接给托尔曼附近一个炮兵

---

单位的火力控制军官。我们打成一致，重炮连将在 1 1 点 1 5 分和 1 1 点 4 5 分之间对库克宽大的东坡上的阵地以及东北坡上的阵地进行炮火准备。确保炮火支援后，我极大地期待重炮炮击将在石质的敌军阵地上引起石崩。

现在该轮到安排步兵火力支援了。我将 2 连的轻机枪以及整个第一机枪连布置在 1 1 9 2 高地的北坡和南坡上。他们的阵地隐蔽，不为库克方向的敌军所能观察。我计划在进攻是只使用少量部队而利用自动武器火力压制库克的敌军。每挺机枪都分配了射击目标。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于 1 0 点 3 0 分率领第四，第六步兵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抵达了 1 1 9 2 高地的东侧。我向他通报了最新情况以及为进攻库克所做的准备并请求为进攻配属更多的兵力。在观察了敌军阵地后，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命令侯尔（H O H L）中尉的 6 连向 1 1 1 4 高地方向沿格罗夫拉特山脊扩大阵地。我的进攻库克的计划得到了批准。除了我手里的第二，第三步兵连和第一机枪连，我得到了第四步兵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很快，我们救完成了攻击准备。

到 1 1 点，鲁格维格中尉率领的整个火力分队（2 连的 6 挺轻机枪，以及第一机枪连）已经进入了 1 1 9 2 高地北坡和南坡上的阵地，做好了对库克守敌开火的准备。由 2 连 2 个班构成的突击组进入了 1 1 9 2 高地北坡的出发位置；3 连 2 个班构成的攻击组在南坡待命出击。一旦开火，这两个突击队的任务是占领库克和 1 1 9 2 高地之间的山



---

窝，然后在猛烈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支援下沿北坡或南坡上的小山沟向库克的敌军推进。我希望用这些小分队试探出敌军阵地的布置。第三，第四步枪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位于 1 1 9 2 高地以东山窝里的隐蔽阵地上担任预备队。根据小分队的最初进攻成果，我计划在北坡和南坡将他们投入战斗。

救在攻击发起之前，救生兵的先头部队抵达了 1 1 9 2 高地以东的山窝。救生兵 2 营先前曾经尝试从 1 1 1 4 高地进攻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阵地，但被 1 1 1 4 高地西北 5 0 0 码阵地上的强大意军防御火力所阻；攻击前，救生兵营企图等待炮火支援，但是一无所获。由于 1 1 1 4 高地和 1 1 9 2 以东的山窝之间的阵地仍然在敌军的顽强防守之下，救生兵们随后在格罗夫拉特山脊的北坡稍低的位置沿着已被符腾堡山地营夺取的道路运动（到达了 1 1 9 2 高地以东的这个山窝）。在这儿，他们遇到了 1 5 0 0 个意军战俘在寥寥几个山地兵的护送下向后方转送。

1 1 点 1 5 分整，从托尔曼盆地发射的第一发重型炮弹呼啸着在库克北坡意军新构筑的阵地中间爆炸。乱石沿山坡滚滚而下。绝好的攻击前奏。1 1 9 2 高地上的机枪部队投入战斗，南北坡高地上的突击部队也同时展开行动。我从望远镜里紧张地追踪他们的进展。（草图 4 8）。

库克阵地上的敌军用机枪火力回击，一场机枪大战在 1 1 9 2 高地上的我们和库克的敌军之间展开。射击声令人震耳欲聋。我们的炮火不停地集中敌军阵地。炮弹爆炸产生

---

的碎片以及引发的石崩考验着敌军的神经。胡姆峰上的敌军炮兵也从左翼加入了合唱，但却未能击中 1 1 9 2 高地南坡上的我军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枪工事完备，敌军炮火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在右侧下方的北坡上，鲁德维格的突击分队沿着敌军阵地奋勇前进，手榴弹不断炸开。意大利守军顽强地守卫着每一片阵地（E V E R Y N O O K A N D C R A N N Y）虽然部队是沿山坡向下进攻，但是进展缓慢。

1 1 9 2 高地南坡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3 连的突击队沿着伪装的道路 V A U L T O U T 机枪阵地，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双方的机枪火力在他们头上横扫而过，突击队紧挨着伪装物前进，抵达了库克和 1 1 9 2 高地之间的山窝而没有受到有目标的火力射击。虽然受到己方的炮火及其导致的石崩威胁，3 连突击队从这个位置向着山顶的敌军阵地奋力攀登。我的观察组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炮火很准确，一发发炮弹击中意军战线。当 3 连的突击队接近敌军前线阵地时，我们加大了机枪火力密度。很快，突击队就进入了手榴弹投掷距离。我们的一些士兵开始向完全暴露在我方火力下的敌军挥舞手绢。这个诡计得逞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敌军士兵逃离了阵地。

发动主攻的时间到了。我手里有 4 个连。我向聚集在一起的连长们发出命令：

“南边的突击队正在攀登库克山，并俘虏了一些敌军。隆

---

美尔分队使用所属 4 个连沿库克的东南坡进攻。第三机枪连，第四，第三步枪连和第二机枪连跟随分队部以双重队形沿着经过伪装的山脊道路向下出发。”。

“ 1 1 9 2 高地上的火力支援组以最大火力支援，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跟上大队。”

我们沿着经过伪装的道路往下前进。如果库克山上的敌人细心的话，他们能够发现我们的行动。然后，一切情况显示，他们的注意力被系在 1 1 9 2 高地上的机枪以及当地的手榴弹战上。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但是只有即刻子弹飘向山脊公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过多久就抵达了 1 1 9 2 高地和库克之间的山窝，这儿是库克山上的意军火力不及的。整个分队以双重队伍紧跟而上。

正当我们前进的同时，突击队俘获的敌军人数已经达到 1 0 0 人。后方报告说救生兵一部将加入我们沿山脊向下前进。这只额外部队的加入使我指挥的部队超过了一个团，部队在我身后蜿蜒长达 2 英里。我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在接下来的 1 5 分钟里，我们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制在库克东面的阵地上。3 连突击队收拢了所有在我们火力打击下四散奔逃的意军。经过伪装的山脊公路，蜿蜒绕过库克的南坡及其守军，难道这不能吸引我从这进行一次远距离推进吗？我曾经考虑过切断库克的守军。但我必须考虑和库克南坡上的敌军强大的预备队对抗，以及敌军可以动员大规模部队沿陡峭的山坡向下冲击的事实。在另一

---

方面，我知道我们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因为山地兵在各个方面久经考验。我没有迟疑，发出了前进的命令。攻击继续进行。

我的目标是拉夫纳（R A V N A）附近区域，一个库克西南坡上的小山村。我和分队的先锋一起开劈道路。在几个尖兵身后是克劳（G R A U）的机枪连。士兵们大口喘着粗气，浑身大汗淋漓，肩膀上扛着重机枪。行军很艰难，他们从进攻开始就携带着这些机枪，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吝啬一点体力。

山脊公路伪装良好，向着拉夫纳往下延伸。公路被 B L A S T 成几乎陡峭的毫无掩蔽的库克山坡，山坡上的敌军守卫不能看到公路两侧发生的事情。敌军所有的注意力都击中在 1 1 9 2 高地的战斗上。另一方面，我们在公路方面的视野很小，而且众多的拐弯使我们的视野纵深不超过 1 0 0 码。竖直的石墙挡住了我们右侧的视线，左侧的伪装物限制我们在那一方向的视线。这种狭窄的视野对我们有利。

我们频繁地碰上毫不怀疑的士兵站在路旁或沿路行军，有时离我们只有几码远。这些敌军从没有机会使用他们的武器救被我们俘虏了。一个解除武装的信号以及让他们向东的手势就足以让这些失去武装的意军士兵顺着我们的队伍乖乖地向后朝 1 1 9 2 高地前进。我们的突然出现完全惊呆了他们。

我们迅速前进，一路路过了炮兵阵地，后勤车辆，封闭的

---

敌军步兵 F O R M A T I O N 队形，而没有被敌人所阻止或遭到敌军的射击。在我们的右后侧以及山坡上，1 1 9 2 高地和库克守军之间的战斗仍在进行，几颗流弹嗡嗡地从我们头顶高高穿过。库克山上的意军仍在等待德军向往常一样在宽大的正面越过 1 1 9 2 高地的山坡发动进攻。

道路左侧的伪装在即将抵达拉夫纳的时候消失了，使我们的视野骤然开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右侧上方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灌木，除此以外山坡依然缺少隐蔽物。我们会在这些灌木里或灌木后边发现意军预备队吗？拉夫纳最靠近我们的一幢房子大约在我们前方 3 0 0 码。左侧陡峭的山坡上，是几个农场，他们后面是树林覆盖的 1 0 7 7 山头（K N O L L）。我们再一次加快速度，以全速前进抵达了拉夫纳而没有受到射击。

时已正午，炎热的太阳曝晒着南坡。难怪拉夫纳的守军直到我们向几座建筑和谷仓发起突击时才发现我们，大概他们认为这里远离前线。惊恐的意军不叠地四散逃往鲁西欧和托坡罗（T O P O L O）山谷，他们的驮马也向四周逃散。令我们大敢疑惑的是，他们没有开响一枪；库克南坡上看起来没有人员活动。很显然，我们想象中的敌军预备队已经投入战斗以防御我们的突击队从 1 1 9 2 高地发起的进攻。

拉夫纳的最后一支守军，大概是一个驮马分队，消失在村子以西，鲁西欧方向的一个小山包哪边。我们紧跟着他们，我和分队最前端的士兵抵达了这个山头，发现了一个奇妙

---

的景象，尤其是在西面。（草图 4 9）。

在下方右侧，库克和莫兹里（M R Z L I）之间的山窝里坐落着鲁西欧村。村子本身以及与其外围相连的众多军营里布满了意军部队。鲁西欧内外象平常一样呈现出一副平和的大后方景象。鲁西欧—萨佛格纳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个驮马牵挽的重炮连 A T A W A L K 从鲁西欧向西行进。从村子北面传来响亮的战斗声，我估计他们来自 1 2 步兵师的攻击行动。（这是恩希霍尔兹集团，大约有三个营的兵力，面对意军的进攻坚守阵地。意军穿过意得斯科（I D E R S K O）和卡夫里特（K A R F R E I T）试图通过攻占 1 2 师在马特加山以北山谷里的阵地以包围 1 2 师的后翼和侧翼。）

在鲁西欧的另一面，蜿蜒的马特加公路向上穿越了部分为树林覆盖的莫兹里东坡，以及克拉格恩扎（C R A G O N Z A）。我们在那儿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员车辆往来。阿夫萨（A V S A）和匹莱（P E R A I）附近的意军炮兵阵地正向格罗壁附近 1 2 师的部队射击。

分队剩余的部队跟随我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因为我希望继续保持在拉夫纳的进攻势头，在决定性的方向作出迅速的行动。没有时间作耗时的讨论，我迅速地衡量了面临的三个行动选择。

我们可以攀上库克的南坡，俘获敌守军。守军的大部正在东面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其他部队作战，其余部在北面和 1 2 师的部队交战。我并不认为这些敌军是个威胁，所以把

---

他们留给了后面的山地部队或救生兵。在我看来，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进攻鲁西欧附近的敌军，为 1 2 师打开鲁西欧山口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我的两个机枪连可以从优越的阵地上提供很好的火力支援。我们大有可能悄悄的接近鲁西欧附近的敌军集群，并对敌军进行突袭。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俘获或者歼灭鲁西欧附近的敌军。莫兹里东坡上的崎岖，树木覆盖的地形给敌军提供了以较小代价撤离山口的可能性。我拒绝了这个选择，并决定封锁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以及在克拉公扎山（1 0 9 6）的马特拉公路。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两侧的山坡上树林遍布，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因为这使我们得以在鲁西欧附近的敌军发现我们之前抵达波拉法（P O L A V A）附近的山谷。如果我们封锁了山谷和公路，而阿尔卑斯军能到达鲁西欧，被围的敌军将无法逃脱被消灭或俘虏的命运。（草图 5 0）。

我们的分队是不是分布地太散了？一些部队沿着库克南坡的伪装公路前进，已不在我的视野内。快速行进很可能已经把队伍拉长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程度。不能再等了，每一分钟都是决定性的，很可能使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在拉夫纳，我们转了个大弯奔向西南方，分队的尖兵朝着波拉法附近的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1 0 7 7 高地树木覆盖的西坡）前进。我派通信兵带着指示回到拉夫纳，要求分队所属的所有连队向波拉法方向运动。

在匆匆赶路的同时，我们从俘获的意军驮马搭载的篮子里

---

抓起一把把鸡蛋和葡萄往自己身上装。分队以双重队伍前进。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左上方的 9 7 6 高地，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为敌军所占领。我不想在半路被敌军阻挡。如同几个小时前我们在格罗夫拉特山脊公路上所做的，我挑选那些灌木丛，小树林作为行军道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被鲁西欧和 9 7 6 高地上的敌军观察到我们的运动。迈着轻快的步伐，我们越过软软的草图向山底前进。我们希望能缴获那个位于萨佛格纳方向，离开鲁西欧时所观察到的重炮连。我们迅速地接近谷底。

12 点 30 分，队伍的头部抵达了鲁西欧西南 1.5 英里的山谷。我军尖兵，括克劳中尉，斯特锐切，瓦伦伯格（WAHRENBARGER）以及我自己，突然从路东 100 码的灌木丛中起身；我们的突然出现使一堆意军士兵目瞪口呆。这些意军毫无戒心地行进着，部分步行，部分乘坐在大车上。完全没有在格罗壁战线后方两英里的地方和敌人遭遇的准备，这些意军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路一侧的灌木丛里，唯恐我们会向他们射击。我们的脑子里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我们抵达了公路，在某处公路连拐两个大弯的地方开始挖掘工事。敌人设置的铁丝网被立即剪开。已经抵达的 4 连和第三机枪连被布置在山谷两侧山坡上的灌木和植被丛里。他们的阵地隐蔽，用火可以远远的控制南北两侧的山谷。

不幸的是，穿越拉夫纳后不久，当我们还在 1077 高地



---

西坡时，我们和分队的其他连队死去了联系。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需要至少 2 个或 3 个连以执行计划中的向克拉共扎山的推进并封锁马特加公路。我派遣华尔兹中尉返回以便尽可能快地将其他的连队带上来，并通知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我们的成功以及我们的方案。

同时，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鲁西欧—萨佛格纳公路上开始出现了意军。从北到南，不成群的士兵和车辆毫无戒心地向我们开来。几个山地兵在公路大拐弯处很礼貌地拦住并俘虏了他们。大家都很开心，一枪未发。我们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大车在公路拐弯处突然减速而惊动那些可能跟在后面的敌军。几个山地兵带走了车夫和卫兵，其他的抓住马匹或骡子把车队赶到预先指定的停靠地点。很快，我们就感到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往来意军。为了让出地方，我们被迫把大车和驮马脱开，然后将大车紧紧地排在一起。缴获的驮马和骡子被立即带到路障后的小山沟里。很快，我们就俘虏了超过 1 0 0 个俘虏和 5 0 辆大车。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缴获的大车为饥肠辘辘的大兵们提供了他们想向不到的美食，包括巧克力，鸡蛋，腌菜，水果（G R A P E S），葡萄酒和白面包。我们打开了食品包装，将食物分配给士兵。两侧山坡上的士兵们首先分到了这些食物。大家似乎忘记了过去几个小时里地磨难和战斗。在敌后 2 英里，大家士气高昂。

哨兵发出的警告驱散了我们的兴奋状态。一辆意军机动车

---

从南面高速向我们接近。我们拖过一辆大车，将它横在公路上。但是一个机枪手以为意军正在逃跑，于是违反我的直接命令，在50码的距离向他们开火了。这俩车猛然停下，卷起一大堆尘土。司机和三个军官从车上跳下来，向我们投降。我们俘获了车上所有的人，除了一个军官跑到路底下的灌木丛里逃脱了。一个敌军士兵躺在车上，受了致命伤。这些意军是萨佛格纳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他们为电话联系的中断而感到苦恼，于是亲自出发企图弄明白山脊上的情况。这俩汽车完好无损，由原来的司机开到了我们的停车点。

自从我们封锁了公路后，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是丝毫不见分队其他部队的踪迹。在鲁西欧方向和库克方向都没有听到激烈的战斗声。我们希望身后的敌军战线没有合拢。否则，我们只好冲破敌军阵地以回到己方战线。

山谷东侧的哨兵报告了新情况，这使我们将注意力击中到北面。一队长长的意军从鲁西欧方向接近我们他们大概认为他们远在战线后方行军，因此竟然没有派出警戒；意军先锋以最松松垮垮的态度向我们靠近

。

警报！准备战斗！我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150名山地兵将和数量上大大占优势的敌军展开战斗。我们的阵地很坚固，而且我们的机枪火力控制着相当长的一段山谷。我越是让敌人接近我们的路障，敌人就越没有机会展开它们的兵力。我命令全体直到听到我的哨声才能开火（草

---

图 5 1 ) 。

意军队伍的头部距离我们的路障不到 3 0 0 码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派出我的副手斯塔尔带着一个白色的袖套（A R M B A N D）作为军使向敌人走去。他的任务是命令敌人放下武器，避免战斗，并向敌军说明我们已经占领了山谷两侧的山坡。当斯塔尔迎着敌军队伍快步向前时，克劳中尉，瓦伦伯格，斯特瑞切，和我走上公路弯曲部。我们挥舞着手绢，想让敌军明白斯塔尔的话是真的。

斯塔尔和意军队伍的头部相遇了。敌军军官们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手枪和望远镜（因为匆忙，斯塔尔没来得及放下这些东西）。斯塔尔几乎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作了俘虏，我们挥舞手绢也没帮上什么忙。意军军官命令先头部队向我们开火，我们迅速地跳下公路隐蔽起来。我吹响了哨子，一道道火舌从两侧的山坡向敌军队伍扑去，几分钟内我们的火力就扫清了公路上的敌人。趁着敌人忙于寻找掩护，斯塔尔寻机逃脱并迅速回到了我方阵地。

由于我们不得不非常注意保存弹药，一分钟后，我下令士兵们停火。敌军的回击火力很弱。我们再次挥舞手绢要求他们投降。我们停火太早了！敌军利用这停火间隙冲出灌木丛布置好了队形。与此同时，几挺机枪从道路西侧的山坡上向我们开火。山地兵用不了多久就向他们证明了谁是更好的射手。我们的火力设置在控制性阵地上，而且位置隐蔽，对密密麻麻聚成一团的静止之敌以沉重打击。经过五分钟의 交火后，我再次要求敌军投降。又一次徒劳无功！

---

敌军的前方部队利用停火向我们发起冲锋，距离我们只有90码。

最终，在10分钟的激烈交火后，敌人被迫承认他们已被击败，向我们发出了投降的信号。我们随即停火。意军巴萨格利亚日旅的5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在山谷公路上放下武器，向我们靠拢。我命令斯塔尔负责集合俘虏并将俘虏经过拉格拉法（LAGLAVA）和1077高地后送到拉夫纳。我只能派出几个士兵去押送这些俘虏。

我们得到了3连的增援，在我们和巴萨格利亚日旅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们从山谷东面的山坡上加入了战斗。从鲁西欧方向不断传来激烈的交火声。为了弄清当地的情况，我在刚刚缴获的汽车上架起一挺重机枪向鲁西欧方向开去。大约3 / 4英里长的道路上满是意军丢弃的武器和装备，绕过他们费了我们好长时间。在鲁西欧南面，我们碰到了那个我们在拉夫纳观察到了重炮连，他们的驮码被击毙躺在公路上。当我向着1530高地方向前进抵达鲁西欧的时候，SPROESSER少校率领的符腾堡山地营余部和第二救生兵营也刚刚进入鲁西欧和山谷南部。我在村子的南部入口遇上了SPROESSER少校。第二救生兵营的部队沿着马特拉公路把敌人向阿夫萨（AVSA）方向驱赶。

我向SPROESSER少校建议由我率领我们当下掌握的山地营部队从波拉法（POLAFA）沿最短的路穿过乡村向克拉公扎山出发并占领克拉公扎主峰。如果我们占

---

领了克拉公扎山，莫兹里峰上的敌人将被迫寻找另外一条向南的出路，而我们可以趁其在北面和 1 2 师以及阿尔卑斯军部队交火之时从后方攻击他们。此外，控制克拉公扎山使我们可以切断通向马特加的唯一一条山脊公路，由此切断所有布置在公路附近以及在公路上运动的炮兵连。我们也可以沿马特拉公路经过阿夫萨和匹拉提（P E R A T I）向克拉公扎山出击，但这没有吸引我。敌军会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呢？放弃鲁西欧山口后，大批意军部队正相当有秩序地沿马特加公路向莫兹里—克拉公扎山东坡运动。可以认为他们想要占领那儿的预设后方阵地。在马特加公路上布置一只小部队就足以挡住追击的我军。这使得他们可以重新组织部队，不慌不忙地占领预设阵地。同时也可以认为马特加公路两侧的阵地已被敌军占领。所有这些考虑促使我建议从尽可能短的路径向克拉公扎山出击。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同意了我的建议，并教给我所有在鲁西欧及其以南地区的山地营所属部队（2，3，4 连，1，2，3 机枪连以及通信连）。与此同时，格斯勒（G O S S L E R）分队（1，5，6 连以及山地机枪 2 0 4，2 6 5 分队）奉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的命令向鲁西欧前进。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乘坐我们在波拉法缴获的意军汽车前往旅部，汇报我们在先前战斗中的进展并确保未来战斗所需的炮兵支援。

作者观察：库克的意军指挥官决定在库克东坡的几条战线上投入大量预备队以阻止德军在格罗夫拉特阵地的突破，这个据点是错误的。隆美尔分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战斗间

---

歇以重组部队，组织防御以及投入增援部队。如果意军使用这些兵力夺回 1 1 9 2 高地的话对他们将会有利地多。他们可以从库克北坡的众多阵地得到必要的火力支援。如果敌军指挥部能从东部组织起对隆美尔分队的进攻，后者的处境将会很困难。

此外，在陡峭，毫无掩蔽而多石的库克东坡上（正向坡）设置 3 道阵地是不可取的。敌军士兵化了几个小时挖掘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即使我们没有用火力阻拦他们工作。在 1 1 9 2 高地西坡（反向坡）上设置阵地对敌人将会更有利，因为我们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将不能够触及他们。

敌军没有即使封锁库克南坡上的山脊公路，也没有即使用火力覆盖山脊公路下方的光秃山坡。

在进攻库克的初期，2—3 个意军营凭借控制性阵地上的众多机枪和隆美尔分队对抗，部分阵地构筑完备，部分阵地则很粗糙。在一个机枪连，6 挺轻机枪以及 2 个重炮连的火力支援下，分队最初只使用了 2 个 16 人突击队展开进攻。这两支突击队试探了接近敌军的可能性，随后我使用主力包围了整个库克的守军。上午晚些时候，符腾堡山地营的攻击部队和巴伐利亚救生兵的一个连占领了这些阵地。

我们的机枪和重炮火力在步兵进攻的同时轰击了仓促挖壕据守的敌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地点的敌军在火力压迫下甚至不能直起身来。如果敌军能妥善地构筑工事的话，我们的火力将不会取得什么效果。

---

我们在 1 1 9 2 高地上的机枪火力象磁铁一样吸引了意军火力单位的全部注意力，这得以使我们的突击队然后是整个分队能够毫无损失地通过敌军观察下的伪装公路而抵达库克东坡，

在拉夫纳，隆美尔分队内部各单位的联系中断了。一个机枪连连长开始命令部队收拢缴获的骡子，其结果是当我抵达波拉夫附近的山谷时身边只有 1 / 3 的部队。这些部队只能够封锁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我只好放弃封锁克拉公扎山方向的马特加公路。D A L L Y 在拉夫纳的部队后来参加了对鲁西欧之敌的进攻；但是如果我们能在 1 0 月 2 5 日占领克拉公扎山的话，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原则：如果攻击部队突破进了防御区或部队突破成功的话，预备队必须和先头部队保持紧密联系，而不能因为搜括战利品分散注意力。所有后方部队需要用最快的速度紧跟前方的突击部队。

巴萨格良日旅的一个团以行军队形前进，并毫无戒心地撞上我们在狭窄山谷里设置的路障。虽然他们的先头部队被我们压制，后方的部队仍然可以通过进攻东西两侧山坡以重新掌握战局。但是敌军缺乏清晰的思维和果断的指挥。

---

---

1 9 1 7 年 1 0 月 2 5 日上午，战场形势如下：

克劳斯集团：第一帝国步枪团正从沙加（S A G A）进攻

---

斯托尔。2 营占领了库姆（CUM），一营占领了普伏利姆（PVRIHUM）。4 3 旅正攀登 1 4 5 0 高地。第三帝国猎兵团的突击连正攻占卡尔（CAAL），3 团 1 3 连正在进攻塔纳门（TANAMEN）山口。

斯坦集团：1 2 师所属第 6 3 步兵团沿着纳提孙（NATISONE）山谷推进到罗比克（ROBIC）以南 2 英里的边境，并击退了所有的意军增援部队。马特加北坡上的意军阵地没有受到攻击。在格罗壁以南一英里，恩希霍尔兹集团仍在奋战，但进展缓慢。他们在下午 5 点夺取了格罗比，在下午 6 点抵达了鲁西欧，但发现村子已经被巴伐利亚步兵救生兵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后卫部队占领。在阿尔卑斯军，和符腾堡山地营一部和巴伐利亚步兵救生兵一个连在下午 2 点占领了库克守备阵地。于此同时，符腾堡山地营 6 连扫清了 1 1 1 0 高地和 1 1 1 4 高地之间的格罗夫拉特山脊阵地。在包围库克并切断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后，隆美尔分队在波拉夫附近的战斗重俘获了意军第四巴萨格良日旅的大部。符腾堡山地营大部和第二救生兵营从拉夫纳出发攻占了鲁西欧。第一和第十猎兵营正在 1 1 1 4 高地的南坡上激战，并在下午占领了 1 0 4 4 高地和 1 1 1 4 高地全部。在第 2 0 0 师，第三猎兵团正在克莱附近的 1 1 1 4 高地以南激战；第四猎兵团在下午 6 点 1 1 1 4 高地以南半英里的拉西马（LACIMA）。

斯考地集团：第八榴弹兵团从普斯诺（PUSNO）出发进攻胡姆山，途中穿越朱得日欧（JUDRIO）。第二山地旅夺取了西舍（CICER），2 2 山地旅夺取了圣



---

保罗（S T P A U L）。

结果：在 1 0 月 2 5 日，西至鲁西欧山口，东至 1 1 1 4 高地，意军在意松左以南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第三道战线已被我军的攻势击破，尤其是符腾堡山地营的进攻。符腾堡山地营的成功使得位于鲁西欧以北的阿尔卑斯军和 1 2 师的部队能够继续推进。

---

## 第五节 突击克拉公扎山

我带领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在鲁西欧赋予我的山地营部队，以最快数度赶回波拉夫以北的路障。到达以后，我迅速把缴获的驮马分配给我指挥下的 7 个连。接着，我们毫不停顿地向杰夫西克（J E V S C E K）和克拉公扎。我们的行动越迅速，我们所将遭遇的敌军就越不可能有准备。

尽管在过去的几天里士兵们体力透支，而且食品匮乏，我们沿着无路可寻的陡峭坡壁向上迅速攀登。沿途部分是草地，部分是难以通行的荆棘树丛，还有部分是石质的山沟。我不得不要求精疲力尽的部队作出超乎常人的努力，我们的攻势不能停顿。

我们越往上攀登，向上前进就越困难。深深的山沟和荆棘往往迫使我们向低处绕道，消耗额外的体力。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登之后，黄昏来临了然后是黑暗。部队已经消耗了全部的体力。我要放弃我的目标吗？不，我们必须抵达杰夫西克。一旦我们抵达，我知道我能找到足够的勇士去进攻克拉公扎山。

圆圆的月亮照耀在象屋顶般陡峭的山坡上，在山坡表面的灌木和草地上镀上了一层银光，在一堆堆树木后投下黑色的阴影。我们的尖兵缓慢而警惕地向上攀登，最终找到了一条小路；分队拉在他们后面 5 0 码。不时地，我们停顿下来，倾听黑夜里的动静。

在小路边缘的一块呈草堆形状的阴影里，我们再一次停下。

---

我们前面是一个长满植被的深谷，在阴影里呈现出怪异的黑色；小路就从其中穿过。我们全神贯注地竖起耳朵，从山沟远端清晰地传来传来说话声，发号施令声以及部队行进的声音。敌军并没有向我们靠近，听起来他们正和山沟另一侧平行前进。如果他们占领位于该处的阵地，我们接近他们的唯一通道就只能是这条狭窄的小路，这并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情况。而且，这股敌军的出现挡住了我们从上方和右方进军杰夫西克和克拉公扎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绕向右方，避开小路是个较好的选择。在灌木丛产生的长长阴影里，尖兵们被迫再次和陡峭的山坡做斗争。很快，我们就看到下方有一大片草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并被高高的树木半包着。难道我们的眼睛欺骗了我们？树林边缘不是有障碍吗？那些障碍后边不是照明良好（B R I G H T L Y L I T）的敌军阵地吗？我们极度谨慎的悄悄向前接近，以确定这不是幻觉。从前方的树林里传来意军说话的声音。不幸的是，由于缺乏靠近侦察，我们不能确定敌军是否占据着那些阵地。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派出几个军官探路。同时收拢部队，命令部队休息。很快，前方传回报告，敌人实际上正在占领阵地，而且阵地前方的障碍很高。

即使对精力充沛的部队来说，通过光线良好的山坡进攻敌军坚固阵地也是个冒险的任务。体力消耗殆尽山地兵们自从攻势开始以来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即便是这些勇士，要求他们在几个小时内发起这样的攻击也是不可

---

能的。此外，初夜时分突破该处的敌军阵地是否有效以及是否能被充分利用是有争论的。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在几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对当前地形和敌军布置进行一次彻底的侦察。

整个分队悄无声息地进入一个宽大的山沟。这条山沟距离敌军阵地约 3 0 0 码，它为我们提供了底身之所，免受上方的火力袭击。我们向士兵们提供了食物，然后休息直到午夜。第四连和第二连呈半圆形布置了哨兵，为宿营地提供了警戒。驮马的嘶叫声使他们令人担心地惹人注意，我们拉下缰绳迫使他们蹲下。在部队向休息区域运动时，波拉夫山谷方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显示敌军仍留在山谷里（草图 5 2）。

我派出由几个军官组成的侦察组侦察进入敌军阵地的道路，障碍区的难度，深度和可能的缺口，守军阵地的类型，以及杰夫西克村的位置。他们必须在不晚于午夜前发回侦察结果。

我躺在一个缴获的意大利睡袋里，试图打个盹；向来细心的莱尔（R E I H E R）在波拉夫附近从一头骡子背上扯下了这条睡袋。尽管很疲劳，我那已经定性（W O U N D — U P）的神经却不允许我入睡。事实上，阿尔丁杰中尉的一份紧急报告（F I R S T C L A S S）使我一跃而起，他的报告如下：“杰夫西克位于我军宿营地西北半英里。村子里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四周有铁丝网围绕，但看起来敌军还没有进入这些阵地。在杰夫西克的西坡和村子的南

---

部，敌军正朝东北方向山下前进。”

我立即作出了决定：“向杰夫西克出发。” 我们也许能在意军意识到应该占领杰夫西克之前攻占这个村子。几分钟内，我们拆散宿营设备，召回警戒部队；各连集合，预备出发。这时，月亮已经落下，只有满天的星星在黑暗中提供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分队沿着阿尔丁杰中尉侦察出的道路默默地向杰夫西克攀登。我向领头的部队说明了我们的处境。第四和第三机枪连组成了前卫，其他五个连队紧跟其后，各连保持小间距。我们先穿过一处树丛，然后穿越林中空地向着险峻的山峰攀登。阿尔丁杰中尉宣布我们离杰夫西克只有 3 0 0 码了。我们停下队伍，聚精会神地聆听了几分钟。没有听到附近有任何物体移动的声音，但在 1 0 0 码以远的上坡上传来意军步兵向上攀登的脚步声。

阿尔丁杰中尉通过铁丝网之间的缺口溜进其后的阵地，发现阵地上空空如也。尖兵随即跟进。随后我指挥整个前卫部队进入阵地并将他们呈半圆形布置在阵地上。侦察班被派出观察附近的地形并向山坡上以及杰夫西克的敌军方向侦察前进。

同时，分队大部（第二，第三连，第一，第二机枪连）运动穿过障碍区并进入阵地。我把通信连和驮马分留在障碍区外侧的山坡上。

我带着一个侦察班沿山坡向上逼近敌军。能见度只有几码，几步之外的山坡看起来出乎意料地成黝黑一团。不到 1 0

---

0 码以外，我们的左下方，意军步兵正朝杰夫西克行进，也许是排成长队（IN COLUMN OF FILES）。我们悄悄地离敌人更近了，但是发现了敌军哨兵。我意识到敌军已经占领了阵地，这支敌军正开向其后方。

我们蹑手蹑脚地返回，转向左方向杰夫西克前进。当我们接近杰夫西克的第一批建筑物时，一个侦察班返回报告杰夫西克地北部没有敌军，但是意军步兵正通过村子地南部。我决定进入杰夫西克并俘虏那些村子南部的敌军步兵。

几分钟后，分队缓慢地向村子前进。最前端的部队到达了第一批建筑物所在位置，这时几个农场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不久，敌军从山坡上右侧的一个阵地从大约 100 码地距离开火。幸运地是，幸运地是，齐射火力大部分指向我们左边地树林。附近没有掩蔽物，我们只好紧紧地贴在地面上。我们打开机枪和卡宾枪的保险，随时准备开火，但仍保持绝对的寂静。除非敌人主动向我们进攻，否则我们决不主动开火。如果敌军不发起攻击（我认为是可能的），那他们会认为犯了个错误，然后很快便会停火。

在敌军开火的同时，分队主力一部以村子东部未被敌军占领的阵地做掩护进入了杰夫西克。几分钟后，敌军的火力停止了，分队很快全部进入村子。令人高兴的是，敌军的火力没有造成伤亡。

我们呈半圆形占领了村子北部，避免和杰夫西克西北山坡上的敌军接触。时间早已是午夜过后。在斯罗文（SLOVENE）一家所在的房子里，那些不担负哨兵勤务和守

---

卫阵地任务的士兵们里靠着他们的武器休息。我们都很了解，大股意军占领的阵地离我们只有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如果意军摸进村子的话，我们随时会陷入肉搏战。

自从敌军向我们开火以后，杰夫西克西北山坡上敌军以及村子南部的敌军停止了行动。此外，只有西北方向山坡上的敌军曾向我们开火，没有一颗子弹从村子南部发出。这是否意味着敌军阵地间有缺口，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一直到波拉法都是连续的？靠着火堆发出的摇晃不定的火光，我仔细研究了地区。我们大约在波拉法以北一英里，位于海拔 2 8 0 0 英尺的杰夫西克村北部。克拉共扎山在西面 6 0 0 码，高度差 9 0 0 码。杰夫西克的东面阵地得到了加固，意军占领了西北和东南方向山坡上的阵地，远至波拉法；我们面对的是意军用来阻挡经由鲁西欧山口渗透的预设阵地。先前夜间所发现的敌军运动使我们确信敌军正努力占领这个阵地；出于某种原因，原被应该占领杰夫西克的敌军守卫部队尚未到达，但他们随时会到达。我们应该继续等待吗？难道是战争之神又一次将这个机会置于勇敢的山地步兵们手中？如果我们占领了杰夫西克，我们就能占领部分敌军用来阻挡我军前进的阵地，并打开阿尔卑斯军向克拉共扎，莫兹里，和马特加进军的道路。

经过一番考虑，我吩咐鲁兹（L E U Z E）中尉去看看村子的西南部是否有敌军。如果西南部为敌军所占，那么他需要进一步侦察杰夫西克西北 6 0 0 码的山脊，以及村子西北意军阵地后方的情况（草图 5 3）。

---

精疲力尽的分队得到了延长的休息时间。距离敌军几码的房子里点起了火；大部分士兵坐在火堆前，喝着咖啡，吃着干果。斯罗文一家友好地向我们提供了这些东西。户外偶尔会响起一声枪响，然后是一阵意军投掷的手榴弹爆炸声。敌军显然无意向杰夫西克进行突出侦察。我们没有开枪。深沉的黑夜笼罩了紧紧靠在一起的德军和意军部队。

接近凌晨 4 点 3 0 分，鲁兹中尉从侦察任务返回，带回了一个意军俘虏。中尉向我报告：“杰夫西克西南端没有发现敌人，我们侦察了通往村子西北 6 0 0 码高地的道路。我在山上俘虏了这个意军士兵，但没有碰到其他敌人”。中尉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鲁兹的报告促使我决定立即使用 4 个连占领杰夫西克西北 6 0 0 码的山头，分队余部留在杰夫西克担任支援任务。我计划在黎明时进攻杰夫西克西北的敌军。

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决定。如果敌人利用他们在克拉共扎山上的控制性阵地用火向向我们射击，我们将陷入两面作战。事情很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但是，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

凌晨 5 点，天仍然漆黑，第二和第四步枪连以及第一，第二机枪连静静地离开了杰夫西克，沿着鲁兹中尉事先侦察好的道路前进。中尉走在长长队伍的前面。久经考验的克劳中尉率领 3 连和第三机枪连留在杰夫西克；一旦进攻，开始他们将负责用火压制杰夫西克西北阵地上的敌军。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保护我们不受东面的攻击。

在我下达命令的同时，分队离开了村子。当我赶上机枪 2



---

连的队伍时，克拉共扎山上已经出现了亮光。在山区，从黑夜到白天的转换非常迅速。我不详地预感到我们晚了半小时。在我前方，部队以通常的纵队（F I L E C O L U M N）在 8 3 0 高地下方毫无掩蔽的凹地里沿着一堆乱石攀登。克拉共扎山最上方的悬崖已经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心里不仅警觉起来。敌军阵地位于分队左上方几百码的地方。阵地已经被敌军占领，我甚至能看到守军的钢盔。如果敌军开火，分队目前所在的凹地没有任何掩护，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遭受重大损失。众多军官和士兵们的生命系于一身，这使我感到沉惦惦的。我必须带领他们脱离这他们尚未意识到的困境。

我尽可能多地召集了机枪 2 连，把他们布置在右侧并指示他们一旦敌军开始射击就用火力压制上方山坡上的敌人。随后我带领通信兵匆匆赶到前方，指引各连队转向右侧，杰夫西克西北 6 0 0 码的一个长满小灌木的高地。这正是关键的时候（H I G H T I M E），天色正逐渐大亮。

当凹地里的最后一批部队离开时，克拉共扎山上的敌人开始用快速猛烈的火力向分队扫射。我们仍然在山坡上，处在敌军阵地的控制下；无以防护敌军的扫射！只有低矮的荆棘树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在敌军注视下撤退的可能性。在机枪 2 连的快速火力掩护下，各个排分头行动，占领了杰夫西克西北 6 0 0 码的高地，并在该处投入战斗。

敌军从西北，西面和西南方的高地上成半圆形向我们开火，他们的火力大大超过了我方。2 连和 4 连的士兵们悄悄地

---

向侧方运动，并做短距离冲击以分散，减低敌军火力效果。我们的伤亡开始增加。2连连长，路德维格中尉受了重伤。与此同时，在我们后方的杰夫西克，战斗开始进入白热化。根据命令，克劳中尉率领3连和机枪3连冒着火力控制了杰夫西克西北方的敌人，把他们压制在阵地上以防止他们进攻和我一起行动的部队。

我带着几个卫兵抵达了杰夫西克西北600码的山头，我们在该处的一个小灌木丛里找到了掩护，免受敌军的精确射击。敌军机枪子弹瑟瑟地击中我们周围的地方。我手中的预备队已经不足一个班了。每个士兵都已经投入战斗，用最快的速度射击。我必须作出快速决定，否则就会失去我的部队。通过我的卫兵，我从2连和4连聚集起3个轻机枪班，并把他们带到指挥所以东60码的保护性山坡上。敌军阵地面对东方，朝向杰夫西克而背对我们；村子里的部队在克劳中尉指挥下用火力覆盖着他们。

我们穿过灌木向山下行进，带着机枪和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很快，下方的敌军阵地落入我们的视野。阵地上有重兵把守，钢盔一个挨着一个。我们从上方可以看到敌人战壕的底部，敌军对我们的火力毫无防护。在我们头顶，敌军向杰夫西克西北600码的山地兵发射的火力呼啸而过。我们下方300英尺靠近杰夫西克的地方，3连和机枪3连正向敌军开火。敌军没有预计到我们正威胁着他们。攻击班准备待命，随后我们大喝着冲向敌军，让他们投降。意军士兵惊恐地转身看着我们，步枪纷纷从他们手中滑落。

---

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完了，于是向我们发出投降的信号。攻击班未发一枪一弹，我们和杰夫西克之间的 3 个连的守军举手投降。使我们倍感惊讶的是，远至北面马特加公路之间战壕里的意军也放下了武器。发生在他们后方的激烈的战斗声，以及杰夫西克西北 6 0 0 码山坡上出现的小小攻击组使他们迷惑。克拉共扎山上的意军和隆美尔分队主力之间的火力对射大概使这些敌军以为德军正从克拉共扎方向攻击他们，并且占领了控制性高地。

意军一个团，包括 3 7 名军官和 1 6 0 0 名士兵，在杰夫西克以北 7 0 0 码的凹地里投降了。他们携带着所有的装备和武器，我几乎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在我们上方 3 0 0 英尺，战斗仍然如火如荼，激烈程度丝毫不减。

克拉共扎山上的意军对杰夫西克一带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继续向我们的正面进攻。但是我们后方的敌人已经扫清了。

在杰夫西克分兵的连队向上运动并很快对克拉共扎山发起正面攻击。战斗很艰难。敌人英勇地坚守他们坚固的控制性阵地；我们的火力对他们几乎没有效果。山地兵们冒着枪林弹雨（H A I L O F L E A D）越过毫无掩护，陡峭的山坡接近敌军。（草图 5 5）

由于我手中已经没有多余的部队可投入，所以我夹在 2 连中间跟随他们一同前进。阿尔丁杰中尉接替受伤的路德维格担任 2 连连长。我们抵达了马特加低处的环形公路，发

---

现 1 4 们被遗弃的 T E A M L E S S 野战炮和 2 5 大车的弹药。这是我们在阿夫萨和帕拉地（P E R A T I）看到的那个炮兵群吗？ 我们没有在此浪费时间。从北面发射的侧翼机枪火力开始落在我们中间。我们迅速前进。不久，2 连失去了他们的新连长；阿尔丁杰中尉被三颗子弹击中受了重伤。在马特加公路上，有一段时间我成为一个意军机枪手的目标。这里找不到掩护，我绕过 7 0 码外的一个公路弯曲部沿山坡往向上跑，避开了他的扇形火力。

伤亡使山地兵们怒火焚烧，他们夺取了一条条战壕和一个个机枪据点。大约上午 7 点 1 5 分，我们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英勇的 2 连在技术军士胡格尔（H U G E L）率领下占领了克拉共扎山主峰。莫兹里东北坡和东坡上的敌军已经在劫难逃。

我只能猜测友军的进展。从我们右方自黎明以来就不断增长的枪炮声来判断，我认为 1 2 师和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正从东北方和东面进攻莫兹里主峰，可能他们正沿着马特加公路从阿夫萨向克拉共扎攀登。

我应该等他们抵达吗？我应该在克拉共扎东坡上止步以重组建制被严重打乱的部队吗？不该让刚刚完成突击山顶的士兵们休息一下吗？另一方面，我必须考虑目前处境的危险性。如果我们右侧的强大意军预备队正准备一次反击以夺回克拉共扎山，我们又该如何？

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以全力继续进攻，为敌军的反击做准备——以半个连进攻连接莫兹里主峰的山脊。

---

作者观察：在夜间和杰夫西克相连的山坡上，意军部队的喊叫声及行军产生的噪音暴露了他们的行踪。这使我们转向一条正确的道路，避免了和敌军的无谓遭遇。

当精疲力尽的部队休息时，指挥员正积极地获取关于周围敌军和地形的准确信息。即使在午夜过后，军官们继续从杰夫西克出发进行侦察。他们为过后在杰夫西克西北的成功渗透以及夺取克拉共扎山奠定了基础。

在 10 月 25—26 日晚，我对友军所知甚少。我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任务，以及他们的计划。我们和他们的侦察部队也没有联系。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事很清楚，为了在 10 月 26 日继续攻击，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草图 56）。

山地部队在黎明时处于几乎绝望的处境，我们受到敌军火力射击，而且毫无掩护，但情况最终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几个班的勇敢士兵使这个变化成为可能。对克拉共扎山的意军控制性阵地和优势阵地的正面攻击突出地体现了符腾堡山地营士兵的攻击力。即使在所有的军官都伤亡后，2 连仍然完成了任务。

1917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7 时 15 分，我们夺取克拉共扎山时的战场态势如下：

克劳斯集团：10 月 25—26 凌晨 3 点 30 分，斯托尔（海拔 1668 米）落入第一帝国步枪团 2 营手中，他们于凌晨 6 时抵达波格纳（BERGOGNA）。该团 1 营

---

和 3 营在上午 8 时抵达波格纳。

斯坦集团：和前一天的情况一样，1 2 师的步兵 6 3 团部署在纳提松山谷的边境线上。步兵 6 2 团 2 营以及步兵 2 3 团接近救生兵 2 营在阿夫萨的警戒阵地，并准备出发。

阿尔卑斯军：符腾堡山地营在杰夫西克突破了莫兹里峰—杰夫西克—波拉夫一线的敌军阵地，往西北方向打开一个 1 1 0 0 码的缺口并于上午 7 点 1 5 分占领了克拉公扎山。山地营一部从鲁西欧出发穿过阿夫萨向克拉公扎山进军。救生兵 2 营和 3 营正准备出发，他们稍后加入了山地营 1，3 连向克拉公扎山的进军。救生兵 1 营在波拉法担任警戒任务。猎兵 2 团（除掉 1 0 连）从拉夫纳动身向鲁西欧出发。猎兵 1 团和猎兵 1 0 连在 1 1 1 4 高地过夜后，正准备从当地出发。2 0 0 师：猎兵 3 团通过德伦奇亚（D R E N C H I A）向特鲁斯年（T R U S G N E）进军，并于上午 8 时抵达。猎兵 4 团和 5 团在 1 1 1 4 高地过夜后于凌晨 4 点 3 0 分从该处向拉夫纳运动。他们呆在拉夫纳直到上午 8 点。

斯格地集团：榴弹兵 8 团以所属 1 营于凌晨 5 时占领了拉卡尔法（L A K A L V A），随后以所属的三个营全部对胡姆山发起攻击。

结果：在凌晨时分，意军在马特加北坡—莫兹里峰—杰夫西克—波拉法—圣马丁诺一线的阵地，和他们在格罗夫拉特山脊的阵地一样，在杰夫西克被符腾堡山地营的先头部队击破。山地营随后占领了莫兹里山和马特加山群所有意

---

军阵地的门户，克拉公扎山。

---

## 第六节 攻占 1 1 9 2 高地

### 莫兹里峰以及对马特加山的攻击

尽管夺取克拉公扎山后士兵们已完全精疲力尽，我却不能给予他们应得的休息时间在主峰上歇息一会。以精力充沛出名的技术军士胡格尔接受了新任务，最大限度的挖掘了他那只小部队的潜力。为了尽可能多地夺取阵地，他们来不及等待援军，沿着朝 1 1 9 2 高地和莫兹里峰上升的山脊向敌军发动攻击。

我派通信兵向分队的其余部队传达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迅速地赶到克拉公扎山并占领莫兹里峰方向的马特加公路。随后我加入 2 连的行列。前进 1 0 0 码后，我们和敌军遭遇了；他们在山脊上一个树林覆盖的山头挖壕据守。我们右边的东坡上，战斗身大大地加剧了。很显然，从杰夫西克向克拉公扎攀登的分队后方部队受到了射击或攻击。当然，也有可能是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沿马特加公路从鲁西欧向克拉公扎攀登。

技术军士胡格尔可称是阻挡敌军的老手（P A S T M A S T E R），他挡住了掌握优势兵力和装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以及敌军于同一时间使用小分队从侧后翼发起的攻击。敌军的进攻在几分钟内就被击退，撤向西北方面对鲁西欧的下坡。

由于我们遇敌即发起攻击，和后方的联系很快中断。我得到报告分队余部的行动受到克拉公扎西北方意军阵地上的猛烈火力的阻挡，部队拉在我们后方几乎有一英里。我和



---

2 连应该在此时此地停步吗？不，我们应该继续向莫兹里峰进攻直到遭遇敌军的顽强抵抗。

上午 8 点 3 0 分前，2 连占领了阿夫萨以西 1.5 英里的 1 1 9 2 高地。此时 2 连的实力已减少到一个排，携带 2 挺轻机枪。敌军挡住了我们的继续推进。相当数量的敌军从莫兹里东北半英里的阵地上用重机枪火力猛击我们的新阵地。右下方的山坡上，以及右后方的杰夫西克方向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正展开猛攻。

进攻莫兹里东北坡上的敌军最少需要 2 个步枪连以及一个机枪连。为了尽快集结部队，我沿着马特加公路向下赶向后侧。胡格尔得到我的命令坚守 1 1 9 2 高地。我在后方大区域搜索，但没有找到隆美尔分队的联络官。在 1 1 9 2 高地以南 7 0 0 码绕了个大圈后（ROUNDING A CURVE），我突然和一个意军分队遭遇。这股敌军来自阿夫萨方向，正穿越马特加公路。这些巴萨格里人（BERSAGLIER）抓起步枪开火了。我迅速的跨出一大步，躲进路下方的灌木，躲过了他们的预瞄射击。几个敌军跟着进了下坡上的灌木丛。当他们往山谷方向追赶的时候，我正朝着 1 1 9 2 高地攀登。抵达高地后，我命令派出一个较大的侦察班，和分队的其他部队建立联系；并将我的命令转达给各连连长，要求他们尽可能地靠近 1 1 9 2 高地。（这时，位于波拉提（PERATI）—阿夫萨—鲁西欧一带的阿尔卑斯军和 1 2 师一部已经开始沿马特加公路向克拉公扎方向前进。6 2 步兵团 2 营在队伍前方打头阵，他们在阿夫萨以南一英里和一个坚固的敌军

---

阵地遭遇并向敌军发起攻击。紧随其后的部队顺利地沿马特加公路向克拉公扎方

向前进（包括符腾堡山地营营部和格斯勒分队，步兵 2 3 团，救生兵 2 营和 3 营）。救生兵一营则被属于意军杰夫西克一波拉法—圣马丁诺战线一部分的一个敌军阵地阻挡在波拉法附近。）

我不得不等到上午 1 0 点才集合起一支相当于 2 个步枪连和一个机枪连的部队。这些士兵来自隆美尔分队的各个连队。由于多股敌军试图穿越克拉公扎山—1 1 9 2 高地一线向西南方撤退，部队不停地和这些敌军交战，向 1 1 9 2 高地的进军被大大地迟滞了。

我认为我们的力量已足以和莫兹里的意军守军交战。我们使用灯光发出信号，请求对莫兹里东南坡的敌军阵地进行炮击。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德国炮兵很快对那儿开火了。随后 1 1 9 2 高地上的机枪火力把敌军压制在阵地上；同时我率领 2 个步枪连和山脊公路下方的敌军展开进展战。我们成功地将敌军注意力转向西侧。然后我们掉头向敌军阵地的侧后进攻。但当敌军看到我们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匆匆地撤向莫兹里东坡。几十个敌军被我们俘虏。我并不打算追击那些正在莫兹里东坡和北坡上撤退的敌军。我下令部队脱离和敌军的接触，继续向莫兹里南坡的山脊公路进军并带上机枪连（草图 5 7）。

在方才进攻时，我们在莫兹里两个最高的山头之间的山窝里观察到一大片宿营地以及数以百计的意军士兵。这些士

---

兵四处站着，看起来无所是从，非常消极，象化石一样看着我们前进。他们没有预料到德军会从南面，也就是他们的后方开来。我们距离这股密集的敌军只有一英里之遥。马特加公路蜿蜒着越过部分被树木覆盖的莫兹里南坡。我们向西前往马特加，在这个敌军营地下方安然而过。

莫兹里山窝里的敌军数量继续增加，直到那儿聚集了有 2 至 3 个营的意军。既然他们无意出战，我沿着公路靠近他们，手里挥舞着一块手绢；分队以梯形队形纵深布置。3 天的攻势已经教会我们如何对付这些新对手。我们接近他们，距离他们不到 1 1 0 码，但是一片平静。他们是不是失去了战斗的意志？他们当然没有到毫无希望的地步。实际上，如果意军投入全部兵力，他们可以击破我这小小的分队并夺回克拉公扎山。或者，他们可以用几挺机枪做掩护，撤入马特加山群而逃之夭夭（A L M O S T U N S E E N）。但是，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敌军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好像化石一样，一动不动。我们挥舞手绢，但没有回应。

我们继续靠近，进入距离敌军 7 0 0 码的一个密集树林里。由于敌军位于我们上方 3 0 0 英尺的山坡上，因此我们脱离了他们的视线。公路在这儿急剧地向东拐了个大弯。上方的敌人会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决定要最后一战？如果他们沿山坡向下冲击的话，我们将被迫在树林里和他们肉搏。这些敌人是新生力量（F R E S H），在数量上占据上风，并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认为占领敌军营地下方的树林边缘极其重要。但是山地兵

---

们背着沉重的重机枪，已经耗尽体力，我毫不指望他们能穿过密集的灌木攀上陡峭的山坡。

因此，我允许部队大部继续沿着公路行军。与此同时，斯特锐切中尉，兰斯医生和我率领几个山地兵相互间隔 1 0 0 码抄树林中的近道在宽大的正面向上攀登。斯特锐切中尉突袭了一个意军机枪组并俘虏了他们。我们毫无阻碍地抵达了树林边缘。敌军在马特加公路上方，距离我们仍有 3 0 0 码。那儿聚集了一大堆人，有人在叫喊，有人在做手势。敌人手里都拿着武器。人群前面，好像是一堆军官。分队的先头部队一时半会儿上不来，我估计他们正在东面 7 0 0 码的公路U行急拐弯处。

我感觉我们必须在敌军作出决定前做些什么。我离开树林边缘，稳步走向敌军，以便叫喊一边挥舞手绢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人群紧盯着我，但没有动弹。我距离树林边缘有 1 0 0 码，如果敌人开火，想要撤回树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不能站着不动，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走到距离敌军 1 5 0 码的地方。突然，敌军人群开始挪动起来，在随后的骚动中，那些顽抗的军官被挤倒在山坡上。大多数士兵扔掉武器，数百人向我疾奔而来。不一会儿，我就被意军包围，被他们举过头顶。1 0 0 0 个喉咙里发出“德国万岁”的呼喊。一个犹豫不决的意军军官被自己地部队击毙。对于莫兹里峰上的意军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充满喜悦地高呼。

这时，从树林出发部队的先头兵已经沿着公路上来了。尽

---

管阳光炽热，背负沉重的装备，他们象往常一样迈着稳健的大步。通过一个说德语的意大利人，我命令俘虏们在马特加公路下方面向东方排好队伍。意军萨勒诺旅 1 团的 1 5 0 0 名士兵向我们投降。我没有让分队停步，但从队伍里挑出一个军官和三个士兵。两个山地步枪兵被命令负责将这个意大利团通过克拉共扎转移到鲁西欧。格平杰（G O P P I N G E R）军士负责隔离 4 3 个意军军官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当意军军官看到隆美尔分队人数寥寥无几后，变得非常冲动并试图重新控制部队。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尽心尽力的格平杰（G O P P I N G E R）军士完成了他的任务。

被解除武装的意军团往下朝山谷出发。隆美尔分队穿过意军营地下方继续前进。一些意军俘虏告诉我们，在马特加山坡上的是萨勒诺旅 2 团；这个团非常有名，由于作战表现突出，曾经多次得到卡多纳（C A R D O N A）的通令嘉奖。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这个团已一定会向我们开火，我们一定要小心。

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隆美尔分队的先头部队一进入莫兹里西坡，1 4 6 7 高地和 1 4 2 4 高地上的猛烈机枪火力就向他们开火。敌军机枪火力击中在公路上，迫使部队离开公路。公路下方的浓密灌木掩护我们免受敌军的精确射击。部队很快得到控制，我指挥部队重新出发。我们没有继续沿马特加公路下方向 1 4 0 7 高地出发，而是拐了个大弯转向西南。我希望快速穿过 1 1 2 3 高地，向 1 4 2 4 高地以南马特加公路的 U 型急转弯处前进。一旦我们到

---

达之后，萨勒诺旅 2 团将几乎不可能逃脱并落入和萨勒诺旅 1 团在半小时前相同的处境。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火力将阻止他们穿过毫无掩护的马特加山坡向南撤退；在莫兹里峰，意军仍然能在火力掩护下穿过树林撤退。（草图 5 8）

为了迷惑敌军，我命令几挺机枪从莫兹里西坡开火，然后带着分队余部抵达了 1 4 2 4 高地以南 7 0 0 码的公路拐弯。我们没有受到敌军火力射击，因为敌军不能穿过浓密的灌木丛观察到我们的运动。我准备对 1 4 2 4 高地的守军进行一次奇袭，这些守军仍然向隆美尔分队的后方部队以及我们在莫兹里的机枪射击。对莫兹里的成功突击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疲惫，酸痛的下肢以及被重物摩擦地发痛的肩膀。

当我正迅速的进行攻击准备时（命令机枪排进入阵地，组织攻击分队），从后方传来了命令：“符腾堡山地营撤退”。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已经抵达克拉公扎山，隆美尔分队俘获的大批敌军使他产生了马特加山的敌军防御已被突破的印象）。

营里要求撤退的命令导致隆美尔分队的所属各连重新回到克拉公扎山，除了跟随我的 1 0 0 个士兵个 6 挺机枪。我应该脱离和敌军的接触，返回克拉公扎山吗？

不！营里的命令是在不了解马特加南坡的情况下发出的。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没有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后方的支援。地形对进攻非常有利—我认为每一个山地兵都

---

顶得上 2 0 个意大利兵。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我决定冒险发起攻击。

在 1 4 2 4 高地和 1 4 6 7 高地上，当我们出其不意地以机枪火力从南面向他们射击时，守军正面对东方置身于大石块之间，我们的火力迫使他们寻找掩护。子弹打在石块上产生地碎片大大增加了射击效果。敌军的反应很弱。我们的机枪阵地藏身在密密的灌木丛里，敌人很难确定他们的位置。

我用望远镜观察了我方火力产生的绝妙效果。当第一批意军试图向 1 4 2 4 高地北坡撤退时，我指挥山地兵跨越马特加公路和 1 4 2 4 西坡。右上方的敌军完全撤出了 1 4 2 4 高地东坡上的阵地，敌军火力也停止了。（草图 5 9）

我们持续进攻。重机枪被拉到攻击梯队前侧。敌军一个营试图从 1 4 6 7 高地通过斯克里罗（S C R I L O）转向西南。但是我们队伍头部的一挺重机枪从 6 0 吗地距离向他们开火，迫使这个营停止。几分钟以后，我们挥舞着手绢接近 1 4 6 7 高地以南 6 0 0 码的这个多石地山头。我们身后有两挺重机枪掩护着我们前进。战场上出现一阵不自然的平静。我们不时地看到有意军士兵从石块间滑落。公路从这些石块之间穿过，使我们只能看到几码外的地形。当我们转过一个大弯后，左边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大约在我们前方 3 0 0 码，站着萨勒诺旅 2 团。他们正在集合放下武器。该团团长坐在路边，周围是他的军官们。团长

---

非常激动，对这个光荣团队的士兵们拒绝服从命令充满愤怒和屈辱。在敌军认清我们的数量前，我很快地从 1 2 0 0 个集结的敌军中分离出 3 5 个军官，并迅速地将他们沿马特加公路送往鲁西欧。被俘的上校看到我们不过只有几个人，显得暴跳如雷。

我们没有停留，继续向马特加主峰进攻。马特加主峰在我们上方 7 0 0 英尺，距离我们还有一英里。通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多石的主峰上地敌军。很显然，他们并不准备步马特加南坡上同僚地后尘而向我们投降，他们后撤了。我们试图从南面沿最短的道路进攻，鲁兹中尉使用几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但是敌军防御火力非常猛烈，攻击路径对我们很不利。我希望在敌军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转向东面的拱型山坡，从 1 4 6 7 高地对主峰发起攻击。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不停地有武装或未武装的意军小队朝着萨勒诺旅 2 团刚刚放下武器的位置前进。

在主峰以东 6 0 0 码的陡峭山脊上，我们的出现大出守军的意料。敌军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后方，他们面向北坡，正和 1 2 师的侦察队交战。1 2 师的一支侦察队正从德拉克龙纳（D E L L A C O L O N N A）朝着马特加攀登。我们在他们后方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这迫使敌军立刻投降而没有抵抗。

当鲁兹中尉率领的机枪手从东南方向主峰上的守军射击时，我和我的小分队从西面沿着山脊向主峰攀登。在主峰以东 1 / 4 英里的一个多石的山包上，其余的重机枪进入



---

阵地为南坡上的攻击组提供火力支援。但是就在我们开火之前，主峰上的守军发出要求投降的信号。在马特加主峰（海拔 1 6 4 1）一幢被摧毁的建筑物里（边境哨所），1 2 0 名士兵耐心地等待着被我们俘虏。步兵 2 3 团的一个侦察队，包括一个军士和 6 个士兵，从北面攀援而上和我们汇合。

1 9 1 7 年 1 0 月 2 6 日上午 1 1 点 1 4 分，3 颗绿色以及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马特加山群落入我们手中。我命令在主峰上休息一小时。这是大家期待已久而理所当然的。

（隆美尔攻占马特加山的战果没有立即得到承认。斯聂波（S C H N I E B E R）中尉先前报告距离主峰只有 1 0 0 码，后来报告占领了主峰。斯聂波中尉显然误将德拉克龙纳山当做马特加山。德拉克龙纳高度稍低，位于马特加西北 1 英里，和马也加属于同一个山群。这个错误对隆美尔产生了不幸的影响。陆军指挥官冯彼楼将军（V O N B E L O W）许诺夺取马特加的军官将被授予勇气勋章（蓝色马克斯）。斯聂波中尉获得了这个 C O V E T 的勋章。隆美尔对这个错误可以理解地感到非常沮丧，但这没有影响他继续努力作战。他后来由于表现卓越而获得蓝色马克斯。（F E A T O F A R M S））

眺望四周，我们看到群山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目光所及，我们可以看到西北方向 6 英里以外的斯托尔受到佛里奇（F L I T S C H）集团的攻击。在西面，我们看到低处的米亚山（M I A，1 2 2 8）。我们看不到纳提松山谷，虽然它在我们下方 4 7 0 0 英尺，距离我们只有 2 英里之

---

遥。西南方是一片围绕着乌丁（U D I N E）的不毛之地，卡多纳司令部所在地。向南可以看到亚得里亚海的波光。东南面和东面是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山峰：克拉公扎，圣马丁诺山，胡姆山，库克，1 1 1 4 高地。

一切迹象显示战争依然在进行，俘虏们散坐在我们中间，微弱的炮兵射击，以及有一架意军飞机燃烧着坠落的空战。我们仍然看不到友军的情况。我向斯特锐切中尉口述了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要求的每日战报。

作者观察：在托尔曼附近发起攻势后 5 2 小时，我们攻占了马特加山。在攻势开始后，山地部队几乎不间断地处于激战，成为阿尔卑斯军的先锋。山地兵们肩扛重机枪，在海拔 8 0 0 0 英尺的山峰和海拔 3 0 0 0 英尺的较低地带之间穿巡，越过一道道坚固的敌军阵地，直线距离达到 1 2 英里。

在 2 8 个小时内，小小的隆美尔连续击败了意军 5 个有生团（F R E S H）。俘虏和战利品总数达到 1 5 0 个军官，9 0 0 0 名士兵和 8 1 门炮（G U N）。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我军向托尔曼进军中志愿放下武器加入俘虏行列的敌军，包括在库克被切断的敌军，在鲁西欧周围的敌军，在莫兹里东坡和南坡阵地上的敌军，以及在马特加北坡的敌军。

我们最不能理解的敌军是莫兹里的萨勒诺旅 1 团。混乱和无所作为经常导致灾难性后果。群聚效应减低了领导层的

---

权威。当时即使是一个军官操起一挺机枪开火都能挽救这个团，或至少能让这个团虽败仍犹荣。如果这个团的军官能率领他们的 1 5 0 0 名士兵和隆美尔分队对阵，我们肯定不能在 1 0 月 2 6 日夺取马特加山。

在 1 9 1 7 年 1 0 月 2 4 — 2 6 日的战斗中，当我们从敌军侧后进攻时，多个意大利团认为他们所处的局势无可救药，并早早地放弃了战斗。意军指挥官缺少果断性。他们不适应我们灵活的攻击战术，此外，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部下。尤其是，和德国人开战并不受欢迎。很多意军士兵战前在德国工作，把德国当成第二故乡。普通士兵对德国的态度可以从莫兹里意军士兵喊出的“德国万岁”的口号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几个星期以后，山地兵和意军在格拉帕（G R A P P A）地区再次交战。在那儿意军战斗地很顽强，无愧于士兵地称号，我们没能重复在托尔曼地成功。

对于符腾堡山地营在战役初期成功的评价，可以从阿尔卑斯军（指挥官冯图斯切克 V O N T U T S C H E K）1 9 1 7 年 1 1 月 3 日的每日通报（O R D E R S O F T H E D A Y）中体现出来。其有关通报如下：“攻占格罗夫拉特山脊导致了整个敌军防御结构的崩溃。在果断的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以及其他勇敢的军官指挥下的符腾堡山地营是其中的主导力量。隆美尔分队对库克，鲁西欧的占领，以及对马特加阵地的渗透引发了我军对敌军的大规模追击。

---

令人高兴的是，隆美尔分队在 3 天攻势中的损失很小：死亡 6 人，包括一个军官；30 人负伤，包括一个军官。

---

---

1917 年 10 月 26 日正午佛里奇—托尔曼一线的战场态势如下：草图 60

克劳斯集团：前进部队在波格纳休息。敌军对塔纳米山口（PASSO DI TANAMEA）的进攻被击退。

斯坦集团：在 12 师的地段上，纳提松山谷里的步兵 62 和 63 团正准备从边境穿越斯图匹兹（STUOIZZE）向罗克（LOCH）进攻。他们在下午 2 时抵达了罗克。在北面，我们没有部队可以用来进攻马特加—莫兹里一线的意军阵地。越过克拉公扎向马特加进军的步兵 223 团大约于正午抵达克拉公扎。在阿尔卑斯军，符腾堡山地营所属的隆美尔分队攻占了莫兹里和马特加。山地营大部在 SPROESSER 少校带领下从克拉公扎山向下朝马西里斯（MASSRIS）出发。救生兵 2 营和 3 营跟随 SPROESSER 少校行动；在波拉法附近的敌军放弃他们的阵地后，救生兵一营和预备猎兵 10 团在上午十点开始向波拉法前进。在第 200 师，猎兵 4 团在 9 点 30 分以前占领了圣马丁诺山，随后向阿兹达方向进军。

。

斯格地集团：榴弹兵 8 团在上午占领了胡姆山。第一帝国皇家师继续通过卡姆布里斯克（CAMBRESKO）向

---

圣杰克波进攻。

结果：只有在克拉公扎山的意军阵地被攻占，莫兹里和马特加的意军萨勒诺旅被符腾堡山地营的先头部队击破以后，鲁西欧附近的 1 2 师和阿尔卑斯军所属部队才能够继续向西南方前进。1 2 师所属部队在 1 0 月 2 4 — 2 5 日晚抵达马特加山群西北的纳提松山谷，他们的进攻只有在马特加被攻占后才取得进展。

我们尽量避免使用预备队直接增援一线部队。

---

## 第六章 越过塔格里阿门托河

(TAGLIAMENTO) 和匹亚夫 (PIAVE) 河  
追击敌军

1917—1918

### 第一节 马瑟里斯

(MASSERIS) —卡姆匹格里欧 (CAMPEGLIO) —托河 (TORRE RIVER) —塔格里阿门托河 (TAGLIAMENTO) —克劳塔纳山口 (KLAUTANA PASS)

当我们还在马特加时，奥腾里特中尉 (AUTENRIETH) 带着营里地命令抵达了，命令要求我们向山底下大约 2600 英尺的马瑟里斯运动。下山的路很艰难，抽干了早已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我们带上了被我们俘虏的萨勒诺旅 2 团的军官们；他们显得非常不愿意接受这种命运，我不敢让一小队士兵护送他们穿过这片散落着几千支被遗弃武器的地形。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攀援而下，于下午早些时候抵达了风光迷人的马瑟里斯村，一路上并没有和敌人遭遇。几个连队迅速分散到附近的几个农场里，我们采取了最谨慎的警戒措施并努力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其他部队重新建立联系；他们已经先于我们向匹其尼 (PECHINIE) 方向出发。随后部队就地休息。

我邀请被俘的意军军官们一起参加简单的晚餐。席间没有

---

激烈的言语，客人们几乎没有动我们提供的简朴的食物。这些人仍然震惊于自己和他们光荣团队的不幸遭遇。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没有请他们在餐桌前多停留。

在黎明到来前，分队已经在向纳提松山谷赶路。营里的其他部队已经向西佛戴尔（C I V I D A L E）出发，把我们拉下了好长一段路。纳提松以西高地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着，但隆美尔分队马不停蹄地向下沿着向西佛戴尔开进。我策马骑在队伍头部。正午时分，我们在圣夸左（S A N Q U A R Z O）附近赶上了格罗斯分队和营部，他们在此地与依然坚守着普基斯诺（P U R G E S S I N O）的敌军交战。我河和斯特锐切中尉策马穿过战场。偶尔有意军的机枪火力响起，迫使我们加快步伐。在圣夸左稍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S P R O E S S E R少校，分队尚未投入战斗。

普基斯诺的战斗在下午2点之前结束。隆美尔分队在火焰冲天的西佛戴尔北部边界附近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息后于午夜时分开进卡姆匹格里欧；山地营的其他部队正从该地出发向法地斯（F A D I S）和荣奇斯（R O N C H I S）方向侦察。

10月28日凌晨，追击重新开始，我们继续向西推进。暴雨（R A I N O F C L O U D B U R S T P R O P O R T I O N S）倾盆而下，把我们淋得湿透。有一段时间一些士兵用不知从哪儿找到的雨伞避雨，但很快上级就下令禁止使用这种非标准装备。我们在雨流中前进，没有和

---

敌军相遇。

下午，意军的后卫部队在普里姆拉科（P R I M U L A C C O）附近切断了河水暴涨的托河对面的公路。由于持续不断的的大雨，这条通常浅浅的小溪变成了一条600码宽的汹涌河流。对面的敌军向着东岸一切会动的物体射击。

我们往下进入普里姆拉科，在一个意军被服储存点为自己换上了干衣服，然后开始入睡休息。过去几天后的战斗已经大大地消耗了我们的体力。午夜前一小时，传来了S P R O E S S E R少校的命令：“隆美尔分队在得到一个山地炮兵排的增援后，必须在夜间或至少在破晓前突破前方的河流。”全体集合！分队在下半夜疯狂地运转起来。当炮兵排向西岸的守军零星地发射炮弹时，我们使用各种所能到手的材料构筑了一条仅可供人行走的便桥，架在托河的各个支流上（A R M S O F S T R E A M）。敌军没有打扰我们的工作。很显然他们从受到炮击的阵地上后撤了。当天开始破晓时，我们的便桥还差100码才能抵达西岸。这时敌军已经主动撤退。

克劳中尉第一个跨过了那些湍流。由于配发的材料不足以构筑一座抵达西岸的便桥，我们在最后一段水面上架起一条绳索。步枪兵们拽着绳索趟过水面，水流很急，足已将无外力帮助的人冲走。过河的时候，一个扛着一大箱医疗用品的意军战俘被水流冲跑，仰面朝天地向下游漂去。这个人显然不会游泳，此外他的背包使劲地将他往下拽。我不禁为这个可怜的调皮鬼感到难过，于是使劲用马刺夹了



---

夹马，快步追赶这个意大利人，并成功地赶上了他。吓得要死的意大利人使劲抓住马蹬，马儿将我们安全地带到陆地上。

分队在15分钟内就渡过了河。我们穿过日左罗（RIZZOLO，在那儿我们受到热烈欢迎），塔法格纳科（TAVAGNOCÀ）抵达凡勒托（FLETTO）和营里的其他部队汇合（他们在萨尔特SALT附近过的桥）。我们没有和敌军接触，全营朝西向塔格里阿们托前进并于夜晚到达法嘎格纳（FAGGANA）。指挥部人员和我找到了一处上好的宿营地。主人已经抛下房子搬走了。我们吃完饭后睡觉休息。

10月30日，全营穿过（CISTERNA）西斯特纳抵达了底格纳诺（DIGNANO）附近的塔格里阿们托。那儿的桥梁已经被摧毁了。强大的敌军占领了宽大汹涌的河流的西岸，我们渡河地尝试失败了。在北面，我们发现穿过圣丹尼尔通向匹特罗（PIETRO）的桥梁的路上充斥着意军各种各样的车辆；汽车中间挤进了众多的大车，驮马，难民车辆以及重炮。这些车辆堵塞了公路的双向车道，长达几英里；互相交织在一起，谁都动弹不得，即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看不到意军士兵的影子，他们都躲到安全地点去了。那些骡马大概被困住好几天了，只要在所及范围，他们饿得什么都吃，包括毯子，帆布，和皮嚼子！

分队预先计划在夜间穿过战场向匹特罗的桥梁前进，但这个计划不幸被上级否决了；我们只好为赶不上这个热闹而

---

遗憾。我们转而向底格纳诺前进并在那儿过了夜。

第二天我们了解到，军的通报里提到 1 2 师的一支部队占领了马特加上。这个错误很快在上一级指挥部得到纠正。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多次尝试越过塔格里阿门托河，但是都失败了。直到 1 9 1 7 年 1 1 月 2 — 3 日晚间，第四波斯尼亚步兵团的里德尔营（R E D L）才成功地在克尼诺（C O R I N O）附近的西岸占领了一块立足点。1 1 月 3 日，符腾堡山地营脱离阿尔卑斯山的序列，配属给第 2 2 帝国皇家步兵师；作为他们的前卫部队，山地营被命令途径米度诺—克劳特（M E D U N O — K L A U T）突破卡尼克阿尔卑斯山（C A R N I C A L P S 位于奥地利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山脉），并尽快地抵达朗格荣（L O N G A R O N E）附近的匹亚夫和上游段的山谷以切断多罗米特斯（D O L O M I T E S）意军的运动并组织他们向南撤退。草图 6 1。

符腾堡山地营是首批在克尼诺渡河的部队之一。大股的巡逻分队，骑着缴获的意军折叠式自行车，向米度诺前进。在越过米度诺后，山地营前卫部队在日多纳（R E D O N A）成功地俘虏了 2 0 名军官和 3 0 0 名敌军士兵。我们沿着克劳塔纳阿尔卑斯山（K L A U T A N A A L P S）冰川裂口中的一条狭窄小路追赶一小股意军后卫，把他们向克劳塔纳山口驱赶。我分队和营主力一起行进，格斯勒分队担当前卫。1 1 月 6 日晚上，部队抵达了匹可拉特（P E C O L A T）。

---

11月7日早，山地营以通常队形向着克劳塔纳山口攀登。接近海拔4900英尺的山口时，前卫部队的先头遭到山口附近高地上的射击。部队呆在匹可拉特和山口之间（落差达3000英尺）的小路上，饱受机枪和炮兵火力的袭扰。意军炮火很快将我们压倒在路上以及路两侧的多石地形里动弹不得。敌军高高地据守在拉几阿利纳山（MOUNT LAGIALINA，1634）几乎垂直的石壁上方，以及罗斯兰山西北山脊上（MOUNT ROSSELAN）。这两个敌军阵地之间相距1.5英里，分别在山口的两侧，看起来坚不可摧。

SPROESSER少校命令随营主力的隆美尔分队（1，2，3连，以及机枪1连）通过罗斯兰山向南运动包抄山口上的敌军。但是我们攀登斯里斯亚（SILISIA）的行动也极大地受到了敌军火力的妨碍，我们被迫以岩石为掩护，迅速的从一块岩石后冲过另一块岩石后。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一个通向942高地的横向山谷里，在敌军火力下得到掩护。但罗斯兰山几百码高的绝壁横在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从南面包围敌人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唯一的选择是从正面进攻山口。

我们化了几个小时穿过岩石攀援而上，抵达了山口公路南面的敌军阵地。步枪兵们肩膀上扛着重机枪穿越了那些我不带背包就觉得困难的地形。直到夜幕降临，疲惫的部队才到达山口东南700码的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包；随后我们和位于山口公路以北几百码同样高度上的格斯勒分队所属部队取得了联系。低矮的松树林遮盖了我军的身影，使

---

敌军没发看到我们。敌军占领勒我们正前方一块半原形的阵地。

我下令让精疲力尽的部队休息，然后和斯特锐切中尉以及几个侦察班一起对山口进行勒观察。天很黑，天空也很阴暗。幸运的是，灌木丛间的白雪起了一点作用。我们脚底的雪被我们压地嘎吱作响，招徕勒守军的射击，不过敌人的开火至少使我能确定敌军的火力分布。

在距离山口 1 0 0 码的地势较高处，我勉强找到几个可用于设置机枪阵地的位置。我们花费了几个小时仔细地准备进攻时的火力支援方案。我使用了整个机枪连来进行火力支援。1，3 连预备在机枪火力支援下从距敌 3 0 0 码的阵地上发起攻击。

机枪连的所有机枪将于午夜时分开火，要求压制山口上的敌人两分钟后，然后将火力转移到山口两侧的敌人身上。一旦机枪开火，1 连和 3 连将在一条通向山口的山沟两侧往上出击，用手榴弹和刺刀占领山口。草图 6 2。

不幸的是，我呆在这些火力支援排的时间太久久了。当机枪支援火力打响的时候，我还在距离 2 个攻击连几百码的多石的山坡上。攻击连应该不用等我抵达就已经发起了进攻，但我实在非常想和他们一起行动。我赶紧冲上前，出乎我意料的是，攻击连仍然呆在出发线后。是连长们没能执行命令，还是士兵们出了问题？机枪连提供的两分钟的火力支援已经过去了，攻击部队和机枪连失去了配合，山口上的敌人不再受到压制。毫不奇怪，我们的进攻在一阵

---

手榴弹战后被击退了。进攻不成后，两个连撤回到出发阵地。

我对于这次失败感到非常愤怒。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由我指挥的进攻失败还是第一次。几个小时的辛苦工作付之东流。在夜间进行再一次进攻毫无意义，而且也是累得象狗一样的部队所做不到的。他们付出的太多了，只有在得到充分的休息和食物后，他们才能重新投入战斗。但是在海拔 4 5 0 0 英尺，冰雪围绕的山上，我们什么都没有，面临的只是对面的敌军。对部队于白天近以密集队形集结在山口附近的可行性，我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因此我带领部队和敌军脱离了接触。5 连为部队的后撤提供了警戒，就像他们在部队抵达前所做的一样。我带着四个连返回匹克拉特附近的山谷。在路上，我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报告了夜袭的失败。

部队在拂晓前抵达了匹克拉特，发现仅有的几个小屋挤满了部队。于是我们只好在开阔地里宿营。后勤驮马分队跟上来；厨师们煮了足量的咖啡，大受士兵们的欢迎。两个小时以后，天破晓了，第一缕阳光照进了山谷。我被教到电话机旁接受来自营部的信息：“敌人已经撤离了克劳塔纳山口。隆美尔分队迅速前进和格斯勒分队汇合，不得延误。营主力将途径克劳特紧随你们。（F O L L O W T H R O U G H K L A U T）。”

天亮后不久，5 连派出的侦察班发现山口空无敌军。敌军不战而放弃了一个如此坚固的阵地，使我们感到很高兴，

---

也使我们感到了新的力量。隆美尔分队很快上路了。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抵达了山口。这次我们走的是公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机枪一连的火力给敌军阵地造成的打击。显然，其中的一停机枪控制了山口稍北一段大约 1 0 0 码的公路；公路两边有很多血迹斑斑的绷带，证明这给敌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作者观察：由于机枪连的火力支援和攻击连的行动不协调，隆美尔分队对克劳塔纳山口的夜袭失败了。

---

## 第二节 向西莫拉斯追击（C I M O L A I S）

山地部队不动声色地重行军的能力让我惊叹。在缺乏足够休息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处在行军或作战状态长达28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两次攀登了克劳塔纳山口，总共的落差约有6000英尺。我们甩开大步向山下走去；作为前卫的格斯勒分队已经把我们拉下好大一段路。正午时分，我们在克劳特村赶上了他们，然后继续前进。格斯勒分队在意尔波特（I L P O R T O）附近和敌军遭遇；他们向敌军发起了攻击。但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因为敌军随后向北撤退。在格斯勒分队（5连，机枪3连）向意尔波特前进的同时，隆美尔分队（1，2，3连，机枪一连）作为山地营的前卫离开圣格他多（S T G O T T A R D O）。山地营此时已得到第26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的增援，正向西莫拉斯前进。

追击敌军沿着山谷西侧向西莫拉斯撤退，隆美尔分队成追击这股敌军的态势。山谷两侧是纯粹的石壁，高达6000英尺。当我们接近村子的时候，山谷大大地缩窄了。山谷两侧的茂密植被挡住了敌军的视线，给我们提供了掩护。斯欧菲尔中尉率领几个士兵骑着自行车，以及所有骑马的营部人员走在连队前面权当警戒。

当我们将将抵达西莫拉斯以东的西林纳河河岸时，夜色降临了。满是沙砾的河床大约有100码宽，几乎已经干涸。看来敌军已经向龙格荣（L O N G A R O N E）方向转移了，因为西莫拉斯显然没有敌军占领。我把自行车兵布置

---

在宽大的正面上，然后率领部队穿过了河床。没有人开枪，一切都很平静。斯特锐切中尉和我骑马进了村子；当地的司法官（MAGISTRATE）非常礼貌地向我们致意，告诉我他们已经为德军准备好了一切，并试图把市政大厅的钥匙塞到我手里。我们能信任他们吗？如果不能，说不定敌军正准备伏击我们。

我让自行车兵沿西面的公路朝着龙格荣骑了一小段路以提供警戒。随后，疲惫的部队开进村子。出于谨慎，我们在村子南部宿营；从这儿，我们可以控制到龙格荣的公路以及通向佛纳斯（FURNACE）车站的道路。在经过32个小时几乎不间断的行军和作战后（期间只有很短的间隔），隆美尔分队急需几个小时的睡眠以恢复战斗所需的体力。我们不知道前方的匹亚夫山谷里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山地营营部，通信连，斯莱（SCHIELEIN）分队（4，6连，机枪2连）以及第26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进入西莫拉斯的北部。一营担负了北部地区的警戒。黑夜已经来临了。斯欧非尔中尉率领的自行车兵报告敌军在罗地纳（LODINA，1996）和克纳托（CORNETTO，1793）的山坡上据守。我将这个报告转达给营里。

接近午夜，营里的命令抵达了。部分命令如下：

“三连于11月9日晨从西莫拉斯西部边缘出发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隆美尔分队（1，2连，机枪1连）于



---

同时通过罗地纳山（需要在破晓前完成攀登）包抄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斯莱分队和格斯勒分队得到了相似的穿插任务。斯莱分队（4，6连，机枪2连）通过克纳托山以及舍腾山（C E R T E N，1 8 8 2）包抄敌军；格斯勒分队（5连，机枪3连）通过9 9 5高地，1 4 8 3高地和额托（E R T O）包抄敌军。”草图6 3。

对于我属下的精疲力尽的士兵来说，要求他们在夜间穿越落差达4 9 0 0英尺，几乎难以通过的崎岖多石山地地形是不现实的。午夜后不久，我找到S P R O E S S E R少校，要求他更改命令。我建议用我的分队全部从正面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S P R O E S S E R少校不情愿地改变了他的作战命令。结果隆美尔分队只有一个连需要执行这个通过罗地纳山的穿插任务，其他连队将在我的指挥下进攻正面攻击。

### 第三节 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意军阵地

拂晓前三小时，培尔（P A Y E R）中尉指挥下的2连以一个当地人为向导，出发前往罗地纳包抄北面的敌军阵地。凌晨5时，斯欧菲尔中尉发现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一片寂静。根据前一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敌军已经放弃了阵地。

我当时正在做战斗准备，命令骑马的各连指挥员到西莫拉斯的南端。我骑马和骑着车的卫兵们出发确定敌军是否真的放弃了阵地并侦察敌军阵地前方，山口公路两侧的地形。

---

当从西莫拉斯的南侧出口走出时，第一缕亮光刚刚升起。公路朝着山区方向微微隆起，士兵们骑车行走在我们前方 50—100 码的地方。

当我们抵达西莫拉斯以西 160 码的拉克罗瑟特教堂时（L A C R O S E T T C H A P E L），前方的山坡开始闪光。步机枪活力击中公路，或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几秒钟内，骑车的士兵抛下了自行车，骑兵也下了马，马匹往回向西莫拉斯跑去。很快，整个侦察分队就聚集在拉克罗瑟特教堂，没有人受伤。小小教堂的墙壁挡住了向这个避难所集中射击的活力。在意军机枪火力扫射下，屋顶的石板瓦很快开始破裂，碎片哗哗地往下掉。我们在敌军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距离我们最近的敌军阵地不过在 200 码外。敌军的一颗炮弹足以送我们上天堂。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儿，这样的命运是逃脱不了的。草图 6 4。

趁着敌军活力稍微缓解，我确定了我们凭借掩护逐个撤回西莫拉斯的次序。布鲁克纳军士首先出发，然后是我。敌军向我们两个猛烈射击，但我们向不同的方向行动，并时刻不离开掩蔽物。我们都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西莫拉斯，只有几匹马受了伤。如果意大利人再放我们走近 100 码，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在劫难逃。

黎明已经到来。在和敌人的冲突中，技术军士多倍尔曼（D O B E L M A N N）指挥下的分队指挥部观察组使用观察望远镜（在塔格里阿门托缴获的 40 倍望远镜）确定了西莫拉斯以西敌军阵地的分布。敌军在晨曦中射击发出的火

---

光帮了他们一个忙。多倍尔曼带着我到了西莫拉斯一个教堂的顶楼，手指着敌军方向。敌军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西莫拉斯—额托（E R T O）公路两侧工事齐全的完备阵地上；他们的阵地位于西莫拉斯西北罗地纳山直插云霄的悬崖石壁上。敌军阵地在石质山坡上蜿蜒，穿过西莫拉斯以西 6 0 0 码的主要公路；主阵地及附属阵地终止于公路以南 1 6 0 码处。此处至克罗纳特（C O R O N E T T E）山之间由大约一个连的敌军及几挺机枪以散兵队形占领。最左侧的敌军步兵位于谷底向上 6 0 0 码处。步兵们非常有技巧地挖掘了面对西莫拉斯的掩体，但是石质地貌妨碍了他们加深工事。他们的工事主要由堆高在周围的石块构成。罗地纳山坡和公路两侧的敌军阵地并带有铁丝网障碍区。克罗纳特山坡上的敌军阵地并不需要这种额外保护，因为竖直的石壁和极为陡峭的山坡使人几乎不可能接近。草图 6 5。

我在夜间向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承诺要通过正面进攻夺取这些阵地。我能履行这些诺言吗？我原先认为任务要比这轻松得多。现在，我们必须在这些困难条件下加倍努力以完成任务。跨越公路沿宽大的正面进攻只适用于罗地纳山坡上那些有铁丝网的阵地，但这样的进攻将受到克罗纳特山的侧翼火力袭击。当然，在西莫拉斯以北 8 0 0 码罗地纳山脚下有一个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山头，我们可以在山头制高点上设置几挺机枪以部分抵消这些侧翼火力，但我们不太可能提供攻击行动所需的充足火力支援。向克罗纳特山突击看起来毫无希望。守军并不需要来自罗地纳山

---

的侧翼火力支援，它们只要造成一阵石崩就能阻止我们的攻击。在大白天，我们是不可能从罗地纳山迂回包抄敌军的；从克罗纳特山包抄则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克罗纳特山的东坡是些大概从来无人攀爬过的垂直石壁。

2 连在夜间出发攀登罗地纳山，但现在看不到他们的任何迹象；我猜测他们向北面行进，直到入夜才能做好进攻准备。我也认为斯莱和格斯勒的穿插部队不可能在天黑前发起进攻。唯一能够提供适当的支援火力以压制西莫拉斯以西阵地上敌军的位置在村子以北 8 0 0 码的一个小山头上。这是罗地纳山山脚的一个山包，海拔大约有 3 0 0 0 英尺，山顶覆盖着低矮的灌木。从西莫拉斯教堂顶楼仔细地观察了地形之后，我作出了如下决定：在西莫拉斯以北 8 0 0 码的山头上集中几挺机枪，以火力压制克罗纳特山上的敌军，然后沿山谷向上进攻并跨越公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在不为敌军所知的情况下，我将 1 连的轻机枪调动到西莫拉斯以北 8 0 0 码山头上的灌木丛里。我向他们的指挥员特里别格中尉（T R I E B I G）详细解释了我的进攻方案，尤其的他所属的部队将扮演的角色。分队的剩余部队（1 连余部，3 连，机枪 1 连）在西莫拉斯西北的隐蔽山坡上集结，各部队都赋予了任务。暂时还没有部队投入行动。指挥所设置在机枪 1 连附近；通信班架设了和轻机枪分队，1 连，以及三连的电话联系。在我们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四们山地榴弹炮以及第 2 6 帝国皇家步枪团 1 营的几挺机枪从西莫拉斯教堂附近

---

向山口的意军阵地开火了；他们事先没有和隆美尔分队联系或制定任何协同方案。由于他们的开火不符合我的计划，我亲自到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设在西莫拉斯的指挥所，阻止了他们继续开火。

上午 9 时，我命令 1 连的火力分队开火。根据命令，四挺轻机枪覆盖了克罗纳特山坡最左侧的敌军步兵阵地，其他两挺机枪则压制剩余的克罗纳特守军。虽然射击距离对于轻机枪的射程来说是太远了（大约 1 5 0 0 码），但是射击效果非常好。我们从不同的阵地上用望远镜作了观察。我方控制性阵地发射的火力并没能杀伤西南侧的敌军，但是他们的阵地完全在我们的火力覆盖下，所以他们很快放弃了他们的散兵壕，撤到尚未受到射击位于其左侧的阵地上。山地兵的轻机枪火力紧随着他们，很快敌军在这些新的阵地也待不住了。敌军迅速地向山口公路以南的预设阵地转移，希望能躲避我们的火力打击。草图 6 6。

起先，只有几个意军士兵转移，很快整个排也开始挪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机枪 1 连奉命从西莫拉斯偏西的山头上投入战斗。知道这时为止，我们还未能占领那个阵地，因为这个阵地暴露在克罗纳特山的敌军火力打击下。随后，克罗纳特山上的守军被赶跑了。当第一批重机枪响起时，在距离我们 7 0 0 码远的克罗纳特山上，有一大批敌军（至少有一个连）惊慌失措地向山口公路以南悬崖南端的预设阵地冲过去。这使得我们的机枪扫射效果顿时大大提升。我们重机枪一挺接一挺地投入战斗。此外，我们还有制高点上的 6 挺轻机枪。我们对面的敌军士兵向着狭

---

窄的战壕逃窜。战壕里很快就人满为患，在机枪火力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我们的轻机枪射击产生了最大的效果。

此时，三连奉命跨越公路进攻敌军。克罗纳特山坡上的敌军已经不能威胁他们，机枪连压制了其他的敌军

。机枪部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当三连以纵深梯队冒着罗地纳山坡敌军发射的火力攻击前进时，设置在第一线以及高处阵地上的自动武器覆盖了公路以南满是敌军的意军阵地。他们压制了公路以北的敌军并分散了他们的火力。敌军开始逐渐地放弃公路以南的阵地，向后方撤退。我们机枪在距离意军 550 码的近距离开火，阻止了他们的撤离。几分钟内，大多数逃跑的敌军都被击倒在地。由于我和机枪连呆在一起，并且和后侧高地上的轻机枪分队保持电话联系，我们的机枪支援火力在我的完全控制之下。

在轻机枪火力的密切配合下，三连抵达敌军障碍区后杀开一条路，冲进山口的敌军阵地。我们得手了！

我命令火力分队继续射击，然后带着剩余的所有部队沿着三连的道路冲上山口被我军占领的阵地。罗地纳山坡上的敌军仍然坚持不退。我们向营里提交了战地报告；与此同时，自行车兵和骑兵被命令向前靠拢。当我抵达落入我军手中的阵地时，罗地纳山上的守军也放下了武器，包括两名军官和 200 名士兵。尤其让人高兴地是，我们的损失轻微，只有士兵负了轻伤。我们以如此小的代价就夺取了敌军阵地，这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

一些敌军守军部队向西逃窜。我的下一个任务是紧跟他们，

---

消灭他们，并尽快地夺取匹亚夫山谷。

作者观察：11月8—9日夜晩，如果我们对西莫拉斯以西敌军的侦察能更深入的话，敌军对侦察组的火力袭击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敌军的火力袭击使我们确定了他们的准确位置。在利用敌军火力确定敌军位置时，分队的独立观察员—多倍尔曼技术军士，尤其富于技巧。

从技术角度，进攻西莫拉斯是个令人头痛的活，直到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们考虑到轻机枪即使在远距离射击，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果。第一批意军士兵放弃克罗纳特山使他们的同伴产生了恐慌。

在对西莫拉斯以西敌军的进攻中，各种武器的协调天衣无缝。在三连发起攻击前的一刻，我们在突破区域击中了强大的支援火力。离开预先设置的电话网，我们的协调进攻是不可能的。

#### 第四节

向额托（E R T O）和法将特（V A J O N T）山谷追击  
我们没有时间重组，因为即使我们置逃敌于不顾只有几分钟，这将给敌军指挥官一个可能的机会重整他的部队。我派出手头所有的部队展开追击。后卫部队和火力分队被命令以最高的速度运动到公路上。

在被我军占领阵地以西300码的罗地纳山坡上发射的机

---

枪火力迟滞了我们的追击。这些火力来自 2 连所属部队；由于他们所处的高度，他们难以分辨敌我，勿将我军当做意军。我们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火力打击下，接下去的几分钟是最令人不快的。幸运的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转移了火力。由于这个插曲，我们失去了和敌军的接触，不得不加快速度，以便将时间赶回来。我们不想在抵达龙格荣（LONGARONE）之前再有任何耽搁（NO MORE DELAYS SHORT OF LONGARONE）。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跟随 3 连的先头部队抵达了圣马提诺（ST MARTINO）。与此同时，从西莫拉斯出发的自行车兵和骑马的通信兵带着指挥部的马匹也抵达了此地。

在额托卡索村（ERTO—E—CASSO），公路拐了个大弯转向北面，圣马提诺以西半英里。（MADE A WIDE CURVE TO THE NORTH AND WIDENED HALF A MILE WEST OF ST MARTINO IN THE VILLAGE OF ERTO—CASSO）。两侧的山脉开始 RECED E，在我们前方 600 码，小股的意军沿着公路奔跑。（SMALL CLOSED COLUMNS OF ITALIAN）。我迅速地布置了一挺轻机枪担任火力支援，但命令他只有在我们 SCRAP 的时候才能开火。随后我们沿着公路追赶敌军。我们的骑兵和自行车兵很快赶上了拉在最后的敌军士兵。我们没有开火，一声投降的大喝，一个解除武装的手势，以及指指俘虏该走的方向已经足够了。



---

我们随后骑马抵达并穿过了额托。走散的驮马驻留在大街上，但是没有人射击。被我们赶上的敌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从队伍的头上看去，追击象是骑兵和自行车兵的比赛。从队伍后头看像是部队的后勤车队。士兵们扛着轻重机枪，大口地喘着粗气。隆美尔分队的队伍前后延展长达几英里。每个士兵都认识到我们在和敌军赛跑，胜利的关键就是速度。

我们离开额托后，山谷开始变窄，公路向下进入法将特山谷。我们和目的地匹亚夫山谷之间仍相距 2.5 英里；最困难的地形—法将特山谷还在我们前面。这个山谷有两英里长，非常狭窄，而且很深。山谷起始端的公路悬挂在山谷北侧的垂直石壁上，距离谷底约 400—600 英尺。在一条小溪上方，一座 130 英尺长的桥梁横跨山谷。公路穿过这座桥梁后沿山谷南侧的石壁蜿蜒而行。沿途有多个横向的山沟及横越其上的多座桥梁；还有几段长长的隧道，一次仔细策划的爆破行动足以封锁到这条龙格荣的公路达数天之久。实际上，在隧道入口架设一挺机枪就可以阻挡我们很久。这些情况很容易就能从地图上判断出来，但我当时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地图。

相较于骑兵，通过额托之后的公路下坡赋予自行车兵相当大的优势。在一个公路拐弯处，他们俘获了更多的敌军；他们随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久，我们听到了枪响。我们看到一辆意军汽车向西驶去。在下坡公路上，我们不

---

停地策马以尽可能快地跑。我们骑马进了一个漆黑的隧道，但前方100码处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几乎将我们抛下马来。我们在隧道里朝着出口摸索着，后来知道隧道里满是意军士兵。向前走了50码后，我们见识到了爆炸的结果。我们面前是一个大沟。敌军成功地炸塌了架在法将特山谷内一条山沟上的桥梁。

我们的自行车兵在哪？ 远处西面的战斗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下马之后，我让通信骑兵沃恩（W O R N）通知所有追赶上来的部队立即向前靠拢。我们沿着山沟右侧下到底部，越过桥梁的残骸之后爬上了另一侧的公路；然后向着枪响的地方迅速跑去。

我们在一座横跨法将特山谷的单孔桥北端的房子后面找到了自行车兵。他们正朝着意军车组成员开火，这俩汽车刚刚驶进另一端的隧道。从各种迹象看，这是个被意军留在最后以执行预设爆破任务，摧毁所有桥梁和隧道的爆破小组。自行车兵们告诉我，他们在爆破前几秒钟将将通过那个大桥，费切（F I S C H E R）军士在试图拔除冒烟的导火索时和大桥一起被炸飞了。

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座桥。桥身跨越奔腾的溪水，长越130英尺，高越400英尺。据说这是意大利最高的桥。从桥的两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桥面正中凿成的四方炸药孔，孔很深，可以看到其中的炸药。（E X P L O S I V E C H A R G E S）。难道导火索已经被点燃了吗。桥另一端的敌人已经停火，隧道入口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

他们真的撤退了？如果大桥在我们面前爆炸，那我们在几天之内将不能赶到近在咫尺的匹亚夫山谷。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我知道2连的布鲁克纳军士是个非常勇敢而可靠的士兵，于是我向他发出如下命令：拿一把斧子，跑过桥，砍断所有从侧面通向桥面的导线。这个任务完成后，其他人将紧跟着你拔掉所有的导火索。”

几条悬挂在低空的电缆通往大桥，我担心意大利人可能把他们作为起爆器的导线。布鲁克纳真是好样的，他完成了任务。当最后一根电缆被砍断时，我和自行车兵们一涌而上，拔掉了沿途的导火索。就这样，我们完好无损地占领了这座桥。

我们向着匹亚夫山谷急匆匆地前进。我们必须防止敌军爆破组故意沿路破坏。布鲁克纳军士和几个自行车兵被派到前方打前站。拉在后头的分队接到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前进。通过几个隧道后，公路开始向着山谷出口向下倾斜。公路完全是在竖直的石壁上凿出来的，此处的石壁高达1500英尺。布鲁克纳的小组没有射击，我想他们已经抵达了山谷出口。

上午11点，我和一些自行车兵以及3连以及分队直属的一些步枪兵到达了山口，总共10条卡宾枪。距离龙格荣只有不到一英里了。此处风光秀丽。匹亚夫山谷在日中的阳光下横卧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下方400英尺，闪亮的水流冲刷着石质的宽大河床，突出的河床将溪水分割成几

---

条支流。远处就是龙格荣，一个狭长的村子，村子背后是高达 6 0 0 0 英尺，直入云霄的悬崖绝壁。意军爆破组的汽车正穿越匹亚夫桥。山谷的西侧是一条望不到边的意军纵队；他们行进在山谷的主干公路上，队伍里有各种各样的装备。敌军队伍来自背面的多罗米特，向南开往龙格荣。龙格荣村及其铁路车站，充斥着军队和各式的队伍；里法尔塔（R I V A L T A）的情况也是如此。草图 6 7。

### 在龙格荣的战斗

我们所处的境遇并不是每个参与了一次大战的士兵都能遇上的。在狭窄的山谷里，成千上万井井有条正在撤退的敌军从左右两侧受到高达 6 6 0 0 英尺的巨大山脉挤压，完全意识不到他们侧翼所面临的威胁。

山地兵们高兴地几乎连心也要跳出来。毫无疑问，不能在这些敌军再跑远了。我迅速地把 1 0 支卡宾枪布置在公路以南 1 0 0 码密密的灌木丛里，随后我们向 1 4 0 0 码以外里法尔塔—匹拉公（P I R A G O）公路上的敌军纵队开火了。我们把火力集中在敌军难以躲避的地点；比如右侧的石壁，左侧的匹亚夫河。3 连的先头部队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山谷出口，他们的到来增强了我们的火力。草图 6 8。

几分钟内，我们的快速火力把敌人的纵队打成两截。北侧的纵队开始缩回龙格荣，南侧的纵队则加快步伐继续前进。数分钟后，敌军调动大批机枪火力向我们射击。敌人的火力对我们毫无影响，因为意军只是向公路以及上方的法将

---

特山谷射击，而我们占领了正向坡上灌木丛里的良好阵地，远离法将特山谷入口。但是敌军的射击延缓了分队后续部队的前进。

龙格荣的小股敌军试图将冒险向南面试探。3 连的一个排携带两挺轻机枪正位于法将特山谷以南的阵地上，他们很快打消了敌军冒险的念头。

突然，我的一个通信员注意到一个连的意军步兵从我们后方的石壁上攀爬下来（从 8 5 4 高地方向）。我调了几个步枪兵和一挺轻机枪去对付这股新的威胁。敌军继续以纵队（IN COLUMN OF FILES）向下攀爬，并进入距离我们 3 0 0 码内。情况看起来不错，因为每一个意军被击中后从悬崖上掉下来时，都会顺带扯落几个同伴。我对胜利有完全的把握。但我没有立即开枪，我向敌军高喊要求他们投降。当敌人看到游戏已经结束时便投降了。如果我们晚发现几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会爬下石壁，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

匹亚夫山谷的敌军炸毁了龙格荣以东的一座桥梁。敌军试图向木杜（MUDU）方向转进（IN CLOSED COLUMNS），但被我们的火力击退。只有小股的敌军才得以在木杜—倍鲁诺（BELLUNO）公路上移动，或沿铁路向西逃窜。几个营的意军从龙格荣以南的山包上加入战斗，但是没有改变这一态势；敌军也没有发现我们在法将特山谷以南的阵地。几十发炮弹落在法将特山谷之内以及山谷前的公路上，或是落在公路顶上的悬崖。尽管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及其引发的落石造成了困扰，3

---

连余部，1 连，以及机枪 1 连一个排在 11 点 45 分抵达了法将特山谷入口公路以南 100 码的高地。

为了切断匹亚夫河西岸通向倍鲁诺的公路和铁路，并俘虏所有北向而来的敌军，我派一连在一个重机枪排的加强下通过多格纳（D O G N A）前出至匹拉格附近的匹亚夫河西岸。3 连全连为这一行动提供火力支援。并防止敌军有组织地逃离。

1 连成间隔很小的班组队形（I N F I L E）向着多格纳方向匆匆前进。一路上有一个陡峭的草坡；这个草坡缺乏掩护，完全处在敌军的观察下。敌军的机枪和炮兵向 1 连猛烈开火，但 1 连几乎毫无损失地进入多格纳的建筑物，从而脱离了他们的火力直射。敌军火力明显增强，但大部分落在了法将特山谷里。

随后我们看到进发至多格纳以西的一连穿越匹亚夫河；他们在河床上毫无掩蔽，暴露在敌军的观察下。很快，龙格荣周围的敌军向一连倾泻了暴风雨般的火力，一连被迫撤回多格纳以避免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我带着分队指挥部赶往多格纳。和 3 连的电话线已经架通，该连此时仍留在原先的阵地上。敌军炮兵和机枪火力一路上追逐着（S P E D）我们，迫使我们快速前进。敌军向我们每个士兵开火。

在多格纳，我碰上了刚刚从匹亚夫河退回的一连。失败并没有使我灰心。1 连没有突破敌军在匹亚夫河上的火力区并不表明敌军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少数几个士兵也许可

---

以更好的利用地形，通过绕向河的南侧造成突破。

重机枪连设置在一幢建筑的顶楼地板上，其火力覆盖了匹拉格的铁路和公路桥；1 0 0 0 码外，对面的小股敌军正向南移动。重机枪排的任务是阻止敌军大部队从公路上通过。但是每挺机枪只剩下不到1 0 0 0 发子弹，我们必须节省弹药。

我派出几个侦察组，选择精明能干的组长率领他们横渡匹亚夫河。他们将以非常松散的队形渡河；到达西岸之后，他们将向匹拉格邻近区域运动，俘虏所有在向南撤退时掉队的小股敌军。如果俘获的敌军达到一定数目，他们需要俘虏送到多格纳方向的东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要求每个士兵及组长都具备高度的作战技能和精力（D A S H）。

五个侦察组在火力支援下出发了，但是他们的进展很慢。这不禁使我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人能抵达匹亚夫河西岸。

这时，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率领和通信连以及配属的第26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抵达了山口。在我们的请求下，通信连接替了山口以南阵地上的3连。3连分成多股，以快速的动作和我们在多格纳汇合。

我们在河床上看不到侦察组的影子；敌军的机枪拼命地向半英里宽，毫无掩蔽的砾石河床和河岸倾泻火力（G R A V E L B A N K）。接近下午2点时，1连和3连从多格纳出发在宽大的正面上向匹拉格方向发起了进攻。我的意图是让部分部队渡河，同时使用分队余部的火力切断西岸

---

的公路。但我们走出几百码后就被敌军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压制，不得不挖掘掩体以躲避敌军火力。我们取得的唯一战果是我们现在部署在敌军后撤路线上，阵地宽达 6 0 0 码，而且我们的进攻吸引了南面敌军针对侦察组的火力。

对于 5 个侦察组中是否有一个抵达匹亚夫河对岸，我仍然疑虑不定，因此我派出了斯特锐切中尉和特里别格中尉率领的另外两个组。第一组在敌军炮击匹亚夫河主干时丧失了战斗力，第二组为敌军机枪火力所伤；看起来渡河是不可能的了。意军炮兵从两侧向我们所在的地区猛烈开火，其炮兵阵地就在龙格荣以南，德里格农山（MOUNT DREGNON）附近西北方向。他们看起来不缺乏弹药。

分队指挥部在匹亚夫河床上的一个小石壁后面挖掘了掩体；这个地方成了敌军炮兵最热衷的目标。岩石上的缺口显示了敌军炮兵的成果，但这些弹坑却反被我们利用。

技术军士多倍尔曼用他的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龙格荣以南地区的情况。我的副官在外执行侦察任务，因此我向受过分队文书训练的布拉特曼军士口述了战斗报告。敌军炮火强度不减，3 连首当其冲（BEFORE THE BLUNT OF IT）。我们不时地看到西岸的小股敌军，有时还有车辆，匆忙地穿过我们的火力封锁区向南疾进。

接近下午 2 点 3 0 分，前来增援我们的第 2 6 帝国皇家步枪团所属 3 连和机枪 1 连抵达了多格纳；部队长到我的指



---

挥所报到。我并不想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河床上，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因此我让这些新到的部队担任预备队。我只命令一个重机枪排投入战斗以增加符腾堡山地营对龙格荣—倍鲁诺公路和铁路的火力封锁强度。我期望能在天黑前过河。

向匹亚夫河远处派出 7 个侦察组已经有数个小时之久，但没有一个组传回任何消息。难道他们都不能成功渡河？河对岸不停地有一些敌军向南溜走，我们却无力阻止。弹药，尤其是机枪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节约使用。时间每拖长一分钟，敌人的火力就会持续一分钟，我们就会多一些伤亡。

接近下午 3 点时，技术军士多倍尔曼报告他认为他在西岸的西南侧看到了渡河成功的山地兵。他说一个士兵在铁路附近的一幢建筑后面俘虏了一个从法以（F A E）方向来的意军士兵。我抓起我的望远镜，仔细观察后确信一切如我们所意。没有一个意大利人将从法以逃脱！

我们等待着约定中的送往东岸的大批战俘，却只是徒劳无功。我原先期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成功，在战俘渡河的一刻让其他部队同时渡河。

最终，在接近下午 3 点 30 分时，我们看到南面 1.5 英里的宽大河床上有一股密集的意军俘虏。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抵达了东岸，向着多格纳运动。龙格荣附近的意军炮兵向着这股人群开火，我们失去了渡河的机会；这使我变得焦躁不安。敌军炮兵显然把他们当成了德国人。

---

炮火迫使俘虏们回到法以附近的西岸。这个插曲没有改变我们的处境，和过去一样，我们被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所压制。

天黑后不久，在法以以北 1 英里的 4 3 1 高地附近，一大群敌军战俘出现在匹亚夫最西面支流的一个旧堤坝周围并开始渡河。我期待一整天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将分队大部调往大坝。敌军依然向着我们的旧阵地以及多格纳西端射击，但他们不再使我们担心。

在匹亚夫河的干流上，几百个敌军俘虏的出现使敌军停止开火，我们趁机渡河。部队的调动几乎立即就完成了。战俘们向我们显示了渡过匹亚夫河众多支流的最佳方式：一些支流的水流很急，有些地方深达胸部。单个士兵，即使是个游泳好手，也只能勉强到达对岸；强大的水流会把人冲地远远地。意军俘虏相互抓着对方地手腕 O B L I Q U E L Y 走进河里；他们面对上游，根据水流冲击大小调整身子前倾的程度。我们模仿他们的姿势很快过了河。抵达对岸之后，我们随即向法以出发；刚刚在河里洗的冰水澡不由地使我们加快步伐前进。

我们很高兴在法以碰到了侦察组。他们迅速地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1 连的 1 6 个士兵在副连长（D E P U T Y O F F I C E R）胡伯（H U B E R）中尉和技术军士洪纳克（H O H N E C K E R）率领下冒着龙格荣敌军的机枪火力，成功地在匹拉格以南 1 英里处涉水游过匹亚夫河，并占领了法以城堡。列兵希尔德布朗德特不幸阵

---

亡（H I L D E B R A N D T）。在法以，他们组切断了通往倍鲁诺的公路和铁路，俘虏了一些从龙格荣而来的小股意军，这些敌军误以为他们抵达了安全地带。斯欧非尔中尉在他们后不久也抵达了。1 连的部队整个下午在法以总共俘虏了 5 0 个敌军军官和 7 8 0 个士兵，以及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车辆。

他们很高兴看到增援部队的到来。用这么少的人手看顾如此多的战俘使他们很不轻松。首先，军官们需要被严加看管。转移俘虏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将他们关押在城堡顶楼，并派两个山地兵看押。没有时间为他们操心，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侦察组已经切断了龙格荣和倍鲁诺之间的所有电话线。但我确信增援龙格荣被围敌军的敌军已经出发，至少德格农山的敌军炮兵完全了解龙格荣附近的情况。因此，我命令第 2 6 帝国皇家步枪团 3 连在山地营一个重机枪排的加强下担负向南的警戒和侦察任务；最外围的阵地设置在法以以南半英里，部队大部部署在法以周围。

我不指望有额外的援军。执行包抄任务的山地营其他部队（格斯勒分队，斯莱分队及 2 连）即使没有和敌军遭遇也不可能在午夜之前抵达龙格荣以东 1 1 0 0 码的法将特山谷山嘴部。目前驻扎在此处的部队是 S P R O E S E R 少校率领的第 2 6 帝国皇家步枪团 1 营余部，山地营通信连以及 3 7 7 山地榴弹炮分队。炮兵分队的炮弹已经消耗殆尽。

---

我应该满足于在西岸切断匹亚夫山谷通向南北的联系吗？我应该等待敌军进攻吗？不，那不是我的风格。为了迅速在龙格荣占据主动，我决定运用手中的部队（山地营 1，3 连，26 团机枪一连）向龙格荣发起夜袭。

夜幕来临了。从龙格荣向法以后撤的敌军在我们过河后不久就中断了撤退行动。意军炮兵向我们渡河点附近区域快速开火。敌军大概知道通向倍鲁诺的公路已被切断。他们一定在黄昏的光亮中看见了那 800 个俘虏以及渡河的隆美尔分队。敌军意欲何为？在夜间进行突破？我必须推测敌军的下一步行动。

多格纳的重机枪排不时地向匹拉格附近的公路和铁路桥以及村子北面 100 码的公路涵洞（ROAD CUT）发射骚扰火力。我用电话发出指令，让他们停火，因为分队即将沿着公路向龙格荣进发。

部队向北出发了，我带领尖兵在前。部队的行军次序如下：轻机枪手沿路右侧行军，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持续射击；在左边的路沟里是以间隔 10 码的小组集群行进的步枪兵。各连跟随其后以小组集群行军。分队指挥部走在各连前面。我们尽可能快地行军，因为在这样安静平和的夜晚敌军哨兵可以听到很远的动静。

尽管我们尽可能地谨慎，在匹拉格以南 300 码，尖兵仍然受到意军哨兵的射击。在漆黑的夜晚，我们看到了几点火光闪烁，随后右侧的轻机枪打响了。子弹打在公路上，右侧的石壁，以及路左侧的岩石上溅起

---

点点火星。敌军没有还击，他们已经被机枪火力赶跑了。

我们继续行军直抵匹拉格，并跨越了白天被我们用火力封锁的大桥；一路上没有和敌军进一步遭遇。我们在多格纳的重机枪保持沉默，应该是收到了我用电话发出的指令。

部队继续在公路上摸索前进。在我们左边几百码的悬崖上，敌军炮兵仍然向着我们渡河的地点一发接一发地发射炮弹，炮弹引信在黑暗的夜空中留下一条尤其明亮的尾迹。真是一场毫无必要的烟花表演！

龙格荣的第一批建筑距离我们只有约 1 0 0 码了，我们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敌军炮弹尾迹火光的映照下，我们看到一堵黑墙横跨在公路上，距离我们有 1 0 0 码。不知道这是公路的曲折处还是路障。当我们走进距其 7 0 码时，我确认这是个路障。敌军显然预测到我们的到来。

我命令部队停步并下令调上机枪连。机枪连长（一个少尉）得到命令，要求不出动静地将几挺重机枪布置在路的两侧，准备以火力袭击路障。我意图在短暂的火力打击后使用 1，3 连攻占龙格荣的南部入口。

部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准备。4 个重机枪组的成员正准备将机枪转移到距离路障 8 0 码的位置，这时一阵突然的机枪火力从侧翼袭击了我们。我们在多格纳的重机枪开火了，他们显然没有接到停火的命令。到处是子弹撞击的火星；我们试图寻找掩护，但四周的机枪装备叮当作响，产生了相当的混乱（R U M P U S）。前方路障后

---

的敌军也开火了；我们掩蔽的区域受到几挺机枪的同时扫射。敌军机枪在 80 码外的近距离开火使我们无法寻找掩蔽所，这情景真是令人发狂。死亡近在咫尺！这时我们却不能开火还击，因为各机枪部件还没有被拼装起来。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交叉火力，部队被迫卧倒达几分钟之久。我们试图用手榴弹攻击路障后的敌军，但是没有成功。敌军距离我们太远了。冒着几挺机枪的火力在狭窄的公路上向敌军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一侧石壁上半圆形的凹陷里找到掩护；当侧翼火力开火时，我们就跳到左边的沟里。向敌军投掷手榴弹除了使路障后的敌军火力更为猛烈外一无用处。我们的伤亡在增加。敌 26 帝国皇家步枪团所属机枪连的连长也在左边的沟渠里受了重伤。好在黑夜大大降低了敌军射击的准确度。这次行动是个彻底的失败，我们需要尽快和敌军脱离以避免过多的损失。由于我被敌军的火力压制，只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达命令，要求部队向匹拉格附近的桥梁撤退。后方的部队轻易地和敌军脱离了接触，但对前沿的部队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敌军机枪很少停火，这时我们借机猛跑。每次我们只能前进几码，然后就再次被重新开火的敌军火力压制在地上。

经过几个冲刺后，我们毫毛不损地抵达了公路拐弯处的安全地带，至少我们脱离了敌军的火力扫射。不幸的是，多格纳的重机枪排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他们封锁了匹拉格的公路桥。我身边只剩下几个山地兵；部分部队已经退向匹拉格，但还有相当多的人留在路障附近的前沿。

---

非常奇怪的是，敌军停火了。不久，从那个方向穿来了说话的声音，这声音并迅速接近。他们不是山地兵！奇怪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分队的士兵向后撤。我火速向匹拉格返回；一路上，我聚拢了几个山地兵，其中一个拿着一把照明弹发射枪。我在匹拉格的大桥附近没有发现任何人，部队显然没有接到撤退到此处的命令。

一大批意军沿着公路走下来，不知是俘虏还是前来进攻我们的。我对先头部队（3连及26团的一个机枪连）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此决定发射几颗照明弹以弄清状况。

我向着公路桥的右侧一堵通向磨房的矮墙附近发射了几颗照明弹。借着亮光，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一块，挥舞着手绢直奔匹拉格而来；人群头部大约在100码外。在照明弹的照耀下，我成了绝好的靶子。大叫大嚷逐渐接近的意大利人没有开枪，对他们的身分我依旧迷惑不清。

跟随我的那4—5个兵并不足以挡住这群人，分队其他部队好像向法以撤退了。我沿着公路奔跑，希望能追上大队（FACE ABOUT），以挡住这些蜂拥而来的敌军。

几分钟后，我在匹拉格以南300—600码远的一组建筑物附近聚拢了大约50个士兵。斯特锐切中尉率领一半人马占据了路右侧的一幢建筑，其余的士兵用来封锁公路。大家整理好队伍，手里的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斯欧非尔中尉在左侧紧贴着石壁，技术军士多倍尔曼和我在右侧靠近建筑物。步枪兵们得到命令只有我一声令下才能开火。这会儿我们没有照明弹也没有发射枪。敌军不可能转向左

---

侧，但是黑暗和紧迫的时间使我们不能确定右侧的情况，那是我们假定的匹亚夫河所在。我们只有几秒钟来完成战斗准备，敌军大队人马距离我们更近了。

黑暗使我们只能顺着公路看到50码开外，路的两侧则一片漆黑。当敌人走进50码以内时，我大喝一声“站住”，并要求他们投降。人群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没有人开枪，吵吵嚷嚷的敌军走地更近了。我重复了我的要求，但得到的回答还是照旧。在距离我们10码的时候，意军开火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侧响起了S L A V O，在我们完成子弹重装前（我们的轻重机枪不幸给弄丢了），防线被敌军压垮了并受到巨大人流的挤压。几乎所有在共路上的士兵都落到了敌军手中。由于右侧建筑物顶楼的窗户都漆上了黑漆，因此位于其中的部队非常不适合防御作战。这批部队趁着天黑越过匹亚夫河逃脱了。敌军则顺着公路向南疾奔。

我在最后一刻跳过了路墙，躲过了被敌军俘虏的命运；随后我和公路上的敌军展开了赛跑。我穿过刚被犁过的地，小溪，灌木和篱笆，一路急跑。第26帝国皇家步枪团3连和山地营的一个重机枪排仍在一英里之外的法以。他们面对南方，对即将从北而来的危险一无所知。一想到我可能失去我所有的部队，我浑身充满了超人般的力量。好像有一条路在我脚下展开，我朝着法以飞奔。

我成功地赶在敌军之前到达法以，随即调动所有的部队构成一条对北的防线。我决心要战到最后一枪一卒。当我们



---

听到敌军沿路而来的响声时，26团3连刚刚占领法以北端。敌军立即降低了行军速度，他们的机枪即刻打响，向着给斯提里安（S T Y R I A N）部队提供掩护的石墙拼命开火。敌军看起来向着公路左右两侧展开了进攻，1000个敌军高喊“前进，前进”。

要希望击退敌军向南的突击，我们必须沿着这条漫长的战线。该战线从法以城堡以东400码的匹亚夫河上的磨房开始，穿过法以的北端，沿展至法以以西300码的德格农山悬崖，总长达700码。位于战线中部的26团3连已经在公路的两侧投入战斗；法以一匹亚夫河—德格农山一线存在着极大的空档。我最后的预备队包括1连和3连的1—2个班，他们是先前向龙格荣攻击部队余部。草图70。

为了试探敌军是否有包围我们的企图及获取更好的视距，我命令一个班的地兵沿匹亚夫至德格农山一线点起火。步枪兵们知道艰苦的时刻就要到来。很快，匹亚夫河上的磨房开始燃烧；路右侧50码的一大堆干草，以及路左侧上方的几幢建筑物也燃起熊熊大火。

我从前沿撤回了26团3连，并利用他们构筑了一条虽然稀疏但是连续的防线。尽管敌军的火力很猛，我们还是弥补了防线上的缺口。英勇的勤务兵伍格（U N G E R）自告奋勇要到匹亚夫河东岸求援。他是个游泳好手，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机会能游过去。这时，几十挺敌军机枪开始向城堡的石墙开火。敌军步兵密集地聚集在我们面前100

---

码外的浅沟里准备进攻。透过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我们听到一次又一次的高喊“前进，前进”。斯特里安部队和山地部队的快速开火降低了敌军进攻的士气；敌军开始散开，他们的火线开始变宽。

技术军士多倍尔曼在这场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然拖着沉重的躯体越过了磨房附近的地形加入我们的防御战斗。这个杰出的士兵先前在法以以北一英里处的公路夜战中胸部负伤，但在黑暗中却幸免于被敌军俘虏，并且返回了部队。

我预备了几个步枪兵，准备当敌军于某处突破我们单薄的防线时使用。两个士兵仍然在城堡的顶楼看守着那 50 个敌军军官；这些军官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接近，变得非常好斗，但还不敢袭击那两个士兵。

我预备了几个步枪兵，准备当敌军于某处突破我们单薄的防线时使用。两个士兵仍然在城堡的顶楼看守着那 50 个敌军军官；这些军官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接近，变得非常好斗，但还不敢袭击那两个士兵。

敌军的子弹象暴风雨一样地击中城堡北部。斯特里安部队的大部分部署在法以北端城墙上的阵地，他们一发接一发地越过城墙向敌军盲射。当意军喊声大作时，我们就加强火力。这种战斗自然要求大量的弹药。如果我们不是得到城堡空地上储存的大量枪械和弹药的话，我们的供应早就枯竭了；多亏了胡伯—洪纳克侦察分队在下午缴获的战利品。在战斗过程中，山地兵们承担向前方部队补给缴获的意军枪支和弹药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部署在公路两侧

---

的重机枪每挺只有 5 0 个弹夹。

军官只剩下了 2 6 团 3 连的连长和副官胡伯。其他所有的军官看起来都被敌军俘虏了。我深深的怀念斯特锐切中尉。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丝毫缓和。匹亚夫和及德格农山之间的前沿满是敌军（F I L L E D），他们妄图凭借数量优势压倒我们。但是我们不间断的快数射击阻止了他们的突破。我们的南部警戒由 2 6 团 3 连的 6 个士兵担任；我们实在派不出其他人手。时间已经接近午夜。旧的火堆快熄灭了，所以前沿点起了新的火堆。我们徒劳地等待着急切需要的增援。我们和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的指挥所没有电话联系。但我们相信第 2 2 帝国皇家步兵师的部队正陆续抵达匹亚夫河的东岸，山地营的其他分队也应该在那儿。

午夜后不久，敌人的火力开始变弱了；这使我们得以喘一口气。我们的损失中等，这得归功于那些少量的地形掩护。我们积极地工作以加强我们的阵地。哨所报告敌军正在撤退；待到火力完全停止后，我们向和敌人接触主要地点派出巡逻队。其中一个巡逻队的队长在近距离战斗中牺牲了；另外一个巡逻队在凌晨 1 点返回，带回了 6 0 0 名俘虏。这些敌军在我们阵地附近向他们投降。敌军大部撤向龙格荣。

配尔中尉率领的 2 连全练在凌晨 2 时抵达，他们绕着罗地纳山走了一大圈； 3 连一部和 1 连一部在经历了匹拉格以南的夜战后，撤退到匹亚夫河东岸。机枪一连余部以及 2

---

6 团的一连和 2 连到达了，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其中机枪一连带着充足的弹药。

我们重新组织了防御，城堡本身被构筑成一个据点。现在有了大量的弹药。26 团的一个连担负向南的警戒和侦察。那 50 个默默地见证了法以战斗的意大利军官被送往匹亚夫河东岸。卫兵们不得不敦促他们才让他们跨过刺骨的匹亚夫河。

凌晨 3 时，敌军近距离集中炮火的伴随下再一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为了进攻预先作了准备，因而他们的进攻并不让我们惊讶。几十枚炮弹沿着我们的阵地爆炸，炸垮的城墙和瓦砾哗哗地塌下来。敌军随即对多个阵地展开冲击。但是我们的前沿巍然不动，因为我们总是能迅速地将兵力调送到关键的地点。实际上，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动用预备队；整个进攻在 15 分钟内结束了。敌军会再次进攻吗？草图 7 1。

然而，对于敌军指挥官来说，这最后一次攻击已经足够了。重大的损失迫使意军脱离战斗向龙格荣撤退。不幸的是，我们几个人被意军炮火击杀。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我们颤抖着围坐在一起等待天明的到来。我们和斯特里安部队（COMRADES—IN—ARMS）一起靠着几瓶香提酒（CHIANTI）勉强使自己变得暖和些。1 连在天明前在远至匹拉格桥梁的范围内侦察了铁路上方的公路。2 连和 3 连的侦察组报告，向北远至匹拉格，匹亚夫河及龙格荣之间已经没有敌军活动。

---

和往常一样，侦察组带回了一些俘虏。

凌晨 6 点 30 分，26 团的另外一个营抵达了法以城堡，他们被命令担负南面的警戒。与此同时，隆美尔分队重新向龙格荣进军。第 2，第 3 步枪连和机枪一连沿着公路开进，1 连沿着铁路上方的山坡行动。我们的意图是牢牢地卡住隆格荣的敌军。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斯特锐切中尉。在匹拉格以南的夜战中，他幸免于被敌军俘虏；但在横越匹亚夫河时，他被水流带到下游半英里，不省人事地被冲上岸。

当我们接近匹拉格大桥是，敌军把它炸毁了。在左侧山坡上的一连掩护下，我们很快抵达了被炸毁的大桥，在烧地半焦的残骸下，我们发现一个负了重伤的山地兵；大桥两侧并没有敌军。

重机枪被布置在大桥南侧的陡峭山坡上；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急急忙忙地沿着铁桥残骸过了河。当我们接近前一天晚上的路障所在时，我们看到斯欧菲尔中尉骑着骡子从龙格荣向我们跑来。他的身后是几百个挥舞着手绢的敌军士兵。斯欧菲尔中尉于前一天晚上在匹拉格以南的战斗中被俘虏了，他带来了龙格荣附近的敌军全体投降的好消息。敌军指挥官的手书如下：

“龙格荣堡垒指挥部

致德匈联军指挥官：

位于龙格荣的我军以无力继续战斗。本指挥部将归阁下处置，并等待您对本部队的处置决定。

---

少校 莱 (L A Y)

”

苦战几天后得到的这个喜悦的结局使我们感觉很好，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匹拉格被俘的战友又获得了自由。敌军在公路两边列队，我们在意军“德国万岁 (E V V I V A G E R M A N I A)”的叫喊中开入龙格荣。26团机枪一连的连长在匹拉格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和连队的大部一起被意军俘虏，这时他乘坐一辆救护汽车向我们开过来。在拥挤的街道上，我们的进展很慢。我转而乘坐救护车向前，在龙格荣的市场找到了分队被俘士兵。敌军归还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守着村子等待我们的到来。我的分队是首批进入龙格荣的德军。我们开进村子，在教堂以南的一簇建筑物里宿营。天开始下雨。这儿有几千个意大利人，我们缓慢地把他们朝东面的匹亚夫平坦地形 (F L A T S) 转移。山地营余部和22帝国皇家师离开了法将特山谷。

在我们追击敌军以及和敌军在匹亚夫西岸战斗时，营里的其他部队试图增援我们。在夺取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阵地后，S P R O E S S E R少校立即带领山地营之通信连以及26团1营展开追击。他们的行动违反了第43步兵旅的命令。由于地形限制以及我们所卷入的战斗形式，要求其他部队救援我们几乎是不现实的。在抵达圣马丁诺时，S P R O E S S E R少校再一次接到了第43步枪旅的命令：符腾堡山地营停止前进，在额托的M I L L宿营并过夜。由第26团担任前卫。

---

S P R O E S S E R少校回答到：得到其他部队加强的符腾堡山地营正在龙格荣和敌军战斗，请求对山口公路进行步兵增援，请求将第3 6 6帝国皇家山地榴弹炮分队前置。

S P R O E S S E R少校执着于他的任务，拒绝了第4 3步兵旅要求分兵的命令。这使得2 6团一营营长克里姆林上尉这样评价他：“我不知道那个更值得敬佩，你在敌军前表现的勇气还是你在上级面前的勇气。”

邻近正午，S P R O E S S E R少校抵达了龙格荣以东1 1 0 0码的法将特山谷出口。由于山谷受到敌军猛烈的火力袭击，通信连和2 6团一营的部队花了一些时间才走出来。随后通信连接替了3连；3连当时正向龙格荣进军，从法将特山谷公路的D E B O U N C E M E N T以南的高地上向撤退之敌射击。

在2 6团一营先头连于下午4时清除了法将特山谷的敌军后，他们被派到多格纳增援隆美尔分队。S P R O E S S E R手下几乎没有可动用的部队了。格斯勒分队（5连及机枪3连）正从伊尔波多跨越海拔9 5 5的克拉法罗纳（C R A F E R R O N A）向海拔1 4 8 3的佛西拉西蒙（F O R C E L A S I M O N）攀登。就在这儿，分队指挥员格斯勒上尉，一个优秀的山地兵，在分队头部率先跨越冰冻的山坡时不幸摔死。斯莱分队（4连，6连以及机枪2连）从佛纳斯车站出发（F O R N A C E）穿过海拔1 3 0 3的加里努特山（M O U N T G A L L I N U T）途径克拉法罗纳抵达了法将特山谷。2连在配尔中尉率领下沿着罗地纳山向额托方向前进。

---

隆美尔分队在匹亚夫西岸的夜袭失败后，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报告传到了设置在山隘出口附近的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指挥所“敌军在龙格荣以南达成突破—隆美尔分队大部和隆美尔一起被俘”。但是不久以后，法以的枪声和大火结束了这些谣传。

当我们的信使，伍格列兵抵达营指挥所时，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派遣 2 6 团的其他部队通过多格纳向法以增援；不久，执行包抄罗地纳任务的 2 连也到达了。2 6 团一营开始在多格纳以西搭建便桥。

1 1 月 1 0 日，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敦促手上可动用的部队已经作好了在里法尔塔以东 1 0 0 0 码的高地上进行战斗的准备。这些部队包括斯莱分队（4 连，6 连和机枪 2 连），山地营所属通信连，2 6 团一营的 4 门步兵炮以及第 3 7 7 帝国皇家山地榴弹炮分队。克劳分队（5 连，机枪三连）也从额托开过来

。

在夜间，S P R O E S S E R 少校派遣一个意大利战俘带着斯坦莫（S T E M M E R）医生用意大利语写的纸条返回龙格荣。纸条上写的是：“龙格荣已经被德—奥联合师的部队包围，一切抵抗是徒劳的。”

当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在黎明时发现隆美尔分队已重新向龙格荣进军，而当地的敌军正放下武器时，他带着部署在里法尔塔以东 1 0 0 0 码的山地营部队向龙格荣出发，第 2 2 帝国皇家步枪团 4 3 旅跟在他



---

们后面。

11月10日是个雨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龙格荣大街上的敌军清理干净。一堆堆的武器堆放在公共广场，甚至连意军的大炮也送到那儿去了。龙格荣以东的低地上充满了俘虏。总共有超过10000名意大利士兵放下了武器，几乎是一个整师。我们的战利品达到200挺机枪，18门山炮，2挺半自动炮，超过600匹驮马，250辆满载的大车，10辆卡车以及两辆救护车。

我分队在西莫拉斯，法将特山谷，匹拉格以及法以的战斗中有6人阵亡，2人重伤，19人轻伤，一人失踪。第26团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的损失不详。

斯欧菲尔中尉在里法尔塔以南阻击敌军的战斗中被俘。起先，他被意大利人殴打。在他发出抗议后，他被带到一个连长跟前；这个连长根本没有为他的恶劣处境道歉，而是想从德国军官身上找一点个人纪念品。斯欧菲尔不得不和长长的敌军队伍一起向法以行军。当战斗爆发时，他和一个敌军军官紧紧地躺在公路边上；这个敌军军官挫败了他的种种逃跑尝试。斯欧菲尔对自己受到德军火力射击赶到特别不痛快。当敌军于午夜时分在法以脱离战斗时，他被带回了龙格荣；在那儿，他遇到了其他被俘的山地兵和斯特里安人。将近凌晨时，在重重警卫下，俘虏们不得不再次向南行军。不过，他们很快就再次停住了，因为意大利人的突击又一次失败了。俘虏们又被带回了龙格荣。上午，敌军军官开始对斯欧菲尔变得非常友好，斯欧菲尔大大地

---

夸大了我们的力量。最后，敌军派他带着龙格荣意军投降的纸条返向我方。

接近 11 月 10 日正午时，龙格荣已满是德国和奥地利部队，我们的哨兵不得不上了刺刀才保住我们先前占据的营房。大多数士兵脱掉湿漉漉的衣服，在舒适的营房里全副身心地享受那久违的轻松一刻。晚上，士兵们坚持要手持火炬列队向我致敬（TORCHLIGHT PROCESSION）。

作者观察：在成功地突破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阵地后，机动分队（骑兵及自行车兵）担负了追击撤退之敌的任务。他们追上了敌军，并成功地阻止了意军爆破组的沿途破坏（除掉一座桥梁）。如果没有这些机动兵力，我们的追击是不可能的。

部署在山谷出口的几个步枪兵阻止了敌军一个师。意大利人用重机枪和炮兵向这几个士兵猛烈射击。但他们很好地隐蔽起来，敌军火力几乎没有给他们造成损失。敌军采用防御战术是不正确的。敌军只要派出一部兵力进攻法将特山谷的西侧出口就能挽救他们。

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下，隆美尔分队穿越多格纳以西无人防守的匹亚夫山谷发起攻击。部队迅速地使用铁锹构筑了工事。同时，我们的小股侦察部队在西岸俘虏了一些在遭受我军火力打击后向南逃窜的敌军。

在法以的夜战中，巨大的火堆给我们提供了照明；在随后的战斗中，我们用缴获的意军枪械和子弹弥补了弹药不足。

---

所有这些都是敌军猛烈火力下完成的，是山地兵们的一个巨大成就。

## 格拉帕山区域的战斗

根据第 22 帝国皇家步枪团的命令，山地营于 1917 年 11 月 11 日转移到第二线并得到一天的修整。在龙格荣的墓地，我们埋葬了阵亡的战友。

我们的攻击势头开始下降。虽然敌人没有进行正经的抵抗，追击的速度逐渐疲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山地兵穿过贝鲁诺抵达费尔特（FELTRE），配属给德国猎兵师。11 月 17 日，我们沿匹亚夫河而下。激烈的战斗正在库罗（QUERO）和通巴山一带展开。我们很快在通过狭小的匹亚夫山谷里遇到麻烦；山谷里挤满了部队。我们进入了意军炮兵射程，敌军炮兵不时地向山谷公路发射压制火力。传来的消息说率先的奥地利部队在通巴山和大批敌军遭遇。

在西拉登（CILDON），师里命令我们越过格拉帕山向远至巴萨纳（BASSANA）的敌军阵地渗透。

下午，山地营（DEPLOYED）以战斗队形进入库罗稍北的区域；该地处于敌军极其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意军在帕龙（PALLONE）山和通巴山上设置了良好的观察所；他们很好地标定了库罗山中小道的位置，附近的要点都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SPROESSER 少校派隆美尔分队（2 连，4 连，机枪 3 连，1 / 3 的通信连，两个山地炮兵连和电台组）越

---

过库罗—卡姆泊（C A M P O）—无申（U S O N）—斯匹努西亚峰（M T S P I N U C I A）—1 2 0 8，1 1 9 3 高地一线前出至1 3 0 6 高地，山地营大部沿斯文宁（S C H I E V E N I N）—罗卡西沙（R O C C A C I S A）—1 1 9 3 高地一线前出至1 3 0 6 高地。草图 7 2。

当夜幕降临时，我们正穿过库罗加速前进。库罗已经受到相当的轰击，并仍然受到意军炮击。直径 5 — 1 0 码宽的弹坑并不少见；沿途有一大批死伤的猎兵。无数的意军探照灯将黑夜变成了白昼。意军同时向库罗，卡姆泊，无申和阿拉诺一带发起最猛烈的炮击。探照灯不断地从斯匹努西亚，帕龙，和通巴方向扫过山谷，远处发射的密集炮弹只允许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向敌军方向猛冲。在这儿，我们失去了和两个山地炮兵连的联系。温伯勒（W I N D B U H L E R）军士奉令要找到炮兵连并把他们带到无申。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成功地抵达无申，没有受到损失。无申和库罗，卡姆泊一样已经被居民遗弃，房舍里充满了幽灵般的空荡。斯匹努西亚，帕龙山方向的探照灯不停地向我们照射过来。分队分散在建筑物和树木的阴影里休息。炮火开始离我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近。弹片呼啸着刺破空气，土块和石头朝我们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敌军的炮击考验着我们的神经。

我们向各个方向派出了携带电话班的巡逻组。瓦尔兹中尉（W A L Z）带一个组向斯匹努西亚方向出发。我认为我们已经不可能穿过格拉帕山向巴萨诺渗透了。敌军的阵地

---

连续而坚固，我们来得太晚了。据说有 6 个法国师和 5 个英国师前来救援意大利人。

午夜时分，各种报告开始陆续到来。我们和阿拉诺的友军建立了联系。瓦尔兹中尉攀上了斯匹努西亚的东支，没有和敌军遭遇。温伯勒军士找到了炮兵连，并把他们带到了无申。他带着他们先向无申—破特（P O N T E）—德拉（D E L L A）—土阿（T U A）山谷一带行军。他们在当地发现了一个照明良好的兵营。温伯勒叫停炮兵连，自己独自一人溜向那些营房，发现里面满是熟睡的意军士兵。无畏的温伯勒拔出手枪，叫醒并俘虏了大约 1 5 0 个士兵，包括两挺机枪。

1 9 1 7 年 1 1 月 1 7 — 1 8 日的后半夜，隆美尔分队攀上了斯匹努西亚山的东支；先头部队在凌晨和一股工事完备的敌军相遇，这些敌军盘踞在斯匹努西亚山东面的陡峭山脊上。敌军阵地的主峰以东不到半英里。在没有炮兵和迫击炮支援下，对敌军进行正面攻击是不现实的。无数敌军机器以纵深梯队布置，其火力完全覆盖了这片陡峭，多石的山脊；他们并且得到布置在方塔纳时卡（F O N T A N A S E C C A）和帕龙山的山地炮兵的支援。这儿也没有进行包抄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到达了公路的尽头。

一直到 1 1 月 2 3 日，我们一直努力向斯匹努西亚山的山坡前进。由于缺乏炮兵和迫击炮支援，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成效。1 1 月 2 1 日，6 连的保罗马丁军士在进行前出观察时，被意军山炮炮弹的弹片击中，救我身边的阵亡。

---

一个匈牙利炮兵中尉于同时受了重伤。1917年11月23日，隆美尔分队转移到罗卡西沙（ROCCA CIS A）和营里汇合。11月21日，佛其特纳（FUTCHNER）分队和奥地利，波斯尼亚步兵从此地出发联合进攻了方塔纳西卡和1222高地上的敌军阵地。

1917年11月24日黎明，山地营全营在我指挥下布置在方塔纳西卡东北坡上的第二线阵地。我们担任SPROESSER集群预备队，帝国步兵（IMPERIAL INFANTRY）一营部署在我们前方。在一营进攻所拉若罗山（SOLARODO）山成功后，山地营将向格拉帕山方向奋勇突进。我们冒着意军恼人的炮火，站在方塔纳西卡的冰天雪地里达几个小时，等待着奥地利人突破成功。但是对所拉罗多山的进攻毫无进展。我们的炮兵支援太弱了，而敌军的炮兵支援太强。中午时分，从SPROESSER集群传来了报告，第25帝国皇家山地旅从西面攻占了所拉若罗山。

由于方塔纳西卡南坡的局势完全没有变化，帝国步枪团没有任何进展；我并不认为情况在白天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请求将部队转移到25山地旅的右侧的所拉若罗山区域，尔后向格拉帕进攻。SPROESSER少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山地营全营很快上路了。我们发现走所谓的近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穿越方塔纳西卡西坡几乎竖直的石壁。另外一个选择是向下进入斯提宗（STIZZONE）山谷。我们轻快地出发了，当我们到达戴西尔法斯特里（DAI SILVESTRI）时，夜幕降临了。我让

---

疲惫的部队在该地修整，派出 6 连的阿曼中尉侦察所拉若罗山我军的情况。我计划让山地营及早出发，这样修整后的部队可以在 1 1 月 2 5 日天明时抵达所拉若罗山，并做好继续攻击的准备。当阿曼中尉成功地完成侦察任务返回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山地营由于进入进展顺利的皇家山地旅的战斗区域而受到严厉批评。SPROESSER 无法应付上级的斥责，不得不向第 2 2 帝国皇家步兵师请求配属给他们。要求得到了批准。山地营在法尔特里（FELTRE）以东的修整地呆了几天，于 1 2 月 1 0 日再次顺匹亚夫而下进入方塔纳西卡附近的前线。

1 2 月 1 5 — 1 6 日晚，隆美尔分队在海拔 4 3 0 0 英尺的冰天雪地里野营。1 2 月 1 6 日，我们对匹拉米德多姆（PYRAMID DOME），所拉若罗山（1 6 7 2）以及斯塔多姆（STAR DOME）的阵地进行了侦察。敌军仍然顽强地坚守这些控制性高地上最重要的阵地。1 2 月 1 6 — 1 7 晚，由于下雪，我们被迫躲进帐篷。第二天，SPROESSER 集群发起了攻击。我们成功地渗透进斯塔多姆的阵地，俘虏了拉法纳（RAVENNA）旅的 1 2 0 个巴萨格里日兵（BERSAGLIERI），并击退了敌军的猛烈反击。然而，我们自身也有相当的损失。2 连的优秀军士，匡德特（QUANTE）没有能从一次巡逻任务返回。毫无疑问，他负伤后阵亡。

冒着意军的炮火，我们在冰冷的天气里坚守斯塔多姆的陡坡一直到 1 9 1 7 年 1 2 月 1 8 日晚，然后山地营向山谷行军，开向斯文宁。在那儿，我们的邮件已经早于我们

---

抵达了，其中有两个小包裹。那时颁发给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和我的勇气勋章（蓝色 M A X）。一个营同时获得两个这样的奖励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法尔特里以北的小村子里渡过了圣诞夜。第二天圣诞节，山地兵们在阿尔卑斯老头（O L D A L P I N O，我们都这么叫 S P R O E S S E R 少校）的带领下再次沿狭小的匹亚夫山谷出发。隆美尔分队部署在匹龙地段，其左翼位于通巴山。我们接替了普鲁士步兵。正儿八经的阵地其实并不存在。步枪和机枪据点就设立在陡坡上的小凹陷里，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几乎没有掩护。到处是雪！但寒冷到还能忍受。部队必须在白天到来之前躲进帐篷里，整个地域都处在敌军的良好观察下。我们不能点火，食物只能在夜间送上来；雪地上的脚印必须仔细地扫除。最糟糕的时候是敌军炮兵瞄准我们的火力点开火。有的连减员到只有 2 5 或 3 5 个兵。尽管如此，部队以最大的信心坚守岗位，完成艰苦而危险的任务。

1 9 1 7 年 1 2 月 2 8 日，山地营击退了意军的一次正面攻击。第二天，我们受到了猛烈的炮兵和迫击炮火的袭击。在 2 3 0 0 码外开火的意军的重迫击炮最令人讨厌。在这一天，敌军炮兵也轰击了 S P R O E S S E R 指挥部所在的阿拉诺附近的后方区域。

1 9 1 7 年 1 2 月 3 0 日，敌军以最大限度的炮火向通巴山炮击。敌军飞机俯冲到距离我们阵地只有几英尺的地方，用机枪向阵地射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以后，法军阿尔



---

卑斯部队成功地夺取了我们左侧第3帝国皇家山地旅的阵地。我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失去了左翼。如果敌军从通巴向阿拉诺方向再前进一步就会把我们切断，并迫使我们在夜间放弃阵地（CUT OUR WAY OUT）。天在下雪，变得更冷了。

12月31日清晨，预备队开进了我们左侧的缺口。但是他们在从帕隆山向此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意军炮兵的猛烈杀伤。指挥部决定将前沿阵地向北收缩1.5英里。我们在帕隆山和通巴山坚守阵地直到1918年1月1日深夜。天非常冷。两个最勇敢的士兵于最后一刻牺牲在前沿的机枪据点里，他们是莫罗克（MORLOK）军士和斯德尔列兵。在防御一股约30人的敌军进攻时，一挺重机枪不能开火，部队被迫展开徒手搏斗。部分部队用手枪和手榴弹挡住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军，莫罗克和斯德尔则试图让冰冻的机枪重新开火。意军的一颗卵形手榴弹落到他们中间爆炸，给他们造成了致命伤。敌军最终被打退了。

午夜前不久，担任山地营后卫的隆美尔分队带着他们二人的遗体抵达阿拉诺，随后默默地顺匹亚夫河而上，穿过卡姆坡和库罗一带满是尸体的战场。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SPROESSER少校休假，通过特伦托（TRENTO）返家。让我悲痛的是，从那以后，我就没能回到山地部队。根据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我被调到第64突击队，担任营地助理并充任参谋部的一员。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注着符腾堡山地营

---

(团)所经历的各次战斗：在法国的大战，夺取CHEMIN DES DAMES，进攻康德堡(FORT CONDE)，在夏则尔(CHAZELLE)和巴黎的阵地战，维勒斯——考特里特斯(VILLERS-COTTERETS)森林战役，穿越马恩河(MARNE)，跨过马恩河的撤退，凡尔敦战役。在克斯纳山，科罗夫拉特，马特加，西莫拉斯以及龙格荣战功赫赫的山地营在这些战役中损失惨重。只有很少几个士兵能够再次看到他们的祖国。

在西线，东线和南线，到处都能找到这些德国士兵的安息地；为了他们的家园和祖国，这些德国士兵忠实地履行职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不停地提醒我们这些幸存者，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当面临着是否为德国作出牺牲的抉择时，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WE MUST NOT FAIL THEM WHEN IT BECAME A QUESTION OF MAKING SACRIFICES FOR GERMANY)。

THE END。